武俠世界



$2.00

725

· 特別介紹 ·



一期完巨型遊俠傳奇軼事：**黑道行** 諸葛青雲·著



"黑道行"是諸葛青雲先生別開生面的一篇民初遊俠軼事，故事內容刻劃正邪之間的分野，也道盡手足情深之真情，故事可歌可泣，哀艷悱惻，誠屬不可多得之佳作，是期刊出，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2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往訪鶯鶯姑娘，值有莽漢到來滋事，李中元正欲挺身護法，却爲易釵而弁的簡又青搶先一步，將莽漢逐走，唯鶯鶯經此一擾，已嚇昏過去，李中元只得怏怏離去。那晚，李中元往戚公府偵查，一神秘客向他打出一段枯枝，這一輕微聲响，驚動在廳中聚談的郭倩霞和簡又青，迫得李中元急速離去。翌日，李憕來訪，說受鶯鶯之托，邀請李中元赴宴，李憕並爲李中元置辦大批日用衣物，一批男男女女，捧的捧，抬的抬，送了進來，李中元被感動得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醉鄉乾坤大　江湖風浪惡

李憕笑着叫過常昆道：「你領着他們去把東西放好，把你們公子交給他們就行。」笑着把李中元一推，便有兩個年紀稍大的老媽子走過來，左右一扶，把李中元擁走了。

李中元領略過一番新奇的享受之後，再出現在人前時，李憕命人把一面大鏡子照着他，哈哈大笑道：「你自己說吧，你現在是個什麼樣子了。」

李中元從鏡子裏幾乎不認識自己了，除了自己的面孔變化不大之外，連外形的氣質都改變了，他那張面孔，配合着這身打扮竟然連書卷氣都有了。

李中元驚愕得只知張着嘴吧，話都說不出來了。

常言道：「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現在的李中元與李憕走在一起，雖沒有李憕的面孔英俊，却另有一種迥然超拔的氣質，相形之下，毫不遜色。

鶯鶯姑娘請客的地點，就在她住的「蟾桂宮」。

李中元打扮好，到得「蟾桂宮」時，天色已經薄暮，只見整個的天香院都照耀在火樹銀花之中，尤其通往「蟾桂宮」的路上，兩旁都張燈結綵，一直引到「蟾桂宮」前。

李中元與李憕一到前門，便有人一路傳呼了進去，那種氣派好不感人。

鶯鶯姑娘急步出來，親自前來迎接。

進入「蟾桂宮」，只見衣香鬢影，滿眼都是人，而所有的人，又都一齊向他注目迎來，流露着說不盡的羨慕之色。

鶯鶯姑娘先請李中元進入一間特別休息室，她就和李憕兩人陪着他清談。

不久之後，只聽外面報道：「簡公子與郭公子駕到。」

鶯鶯告罪出迎，把兩位女扮男裝的簡又青姑娘與郭倩霞接了進來。

李憕替他們彼此正式引見介紹，簡又青倒是出奇的大方，不待李中元找話說，先自抱拳笑道：「請恕小妹昨天有眼不識泰山，失敬！失敬！罪甚！罪甚！」

李中元笑着還禮道：「簡姑娘這樣說來，小弟是慚愧了。」

鶯鶯姑娘誠摯的欠身一禮，道：「請三位入席。」

轉出廳中，只見廳中之人，都已入席就座，只空着最上首的席位等待他們。

全廳除了主席之外，陪客竟請了十席之多，李中元冷眼一掠，只見那五大錢莊東主亦在陪客之列。

李中元與簡又青同爲主客，被安排着併肩坐在主客首席之上。

李憕與郭倩霞分坐左右相陪，鶯鶯姑娘今天是主人，正正式式的坐在主客對面主人席上。

主客互敬，酒過三巡之後，鶯鶯姑娘端起酒杯緩緩從座位上站起來，輕啓朱唇，口吐清音，道：「賤妾以蒲柳之姿，應客以來，多承各方公祖老爺靑睞雅愛，幸侍左右，私心銘感，寸衷難宣。不幸日昨，賤妾一時失禮失察，致觸雷霆之怒，事後荷蒙各位公祖老爺宣慰交加，隆情高誼，愧莫難當，因此畧備水酒一杯，以報簡公子相救之德與各位顧拂之情，聊表寸心。請！」

舉起酒杯，敬了一個滿堂紅。

敬過大家的酒，鶯鶯姑娘並未就此回座，先是黛眉輕顰，接着是深沉的一聲長嘆，又道：「際此杯酒聯歡，錦衣玉食之際，使賤妾不禁想起此時此刻黃河兩旁洪水滔天，災黎千里，何等凄慘景象……」說到這裏，聲音忽然一啞，已是滿面戚苦之色，珠淚沿頰而下。

一時同情之心大起，一片嗟嘆之聲。

鶯鶯姑娘更是悲不成聲，當席哭了起來。

整個的宴會氣氛，頓時變得一片凄涼，食難下咽。

賺足了大家眼淚，打動了大家惻隱之心以後，鶯鶯姑娘忽然螓首微揚，彈去珠淚，話聲一肅道：「賤妾近年以來，多蒙各位厚賜，已積得萬兩黃金，意欲以此拋磚引玉，捐出以作黃河賑災之用，尚望各位大解善囊，共襄義舉，區區之意有請各位俯納。」

此話一出，大家先是一愣，接着，便「轟！」的一聲，大家呼叫了起來，道：「鶯鶯姑娘仁心格天，昌此善舉，我等理當共襄認捐。」

當時，便有人這個報數一萬，那個報數五千，鬧成一片。

鶯鶯姑娘戚容微收，連聲道謝之後，接着輕抬玉手，做了一個請大家靜止的手式，道：「各位善心義舉，令人感動，且待賤妾準備一份捐册，再請各位認捐登記如何？」

鶯鶯話聲一落，便有一位使女，送上一份賑災捐册交到鶯鶯姑娘手中。

鶯鶯姑娘微一沉吟，便將那捐册送到李中元面前，萬福一禮，道：「請公子首昌善舉。」

接着，一位侍女從旁送上一隻朱漆紅管墨筆。

李中元接筆在手，只見座上各人表情各異，眼睛却是同樣睜得又大又圓，守着他筆下將要寫出來的數字。

李中元執筆的手似乎有點顫動不止，猶豫老半天，却又在大家萬般期待下，寫出了幾個叫大家驚震得張口瞪目的數字。

無名氏捐紋銀一千萬兩。

李愷虛脫似的叫了一聲：「宗兄……」但覺口齒打顫，下面的話便再也說不出口了。

鶯鶯姑娘狠狠的在自己大腿上揑了一把，才把自己痛得恢復神智，當她唸出李中元所寫的數字「無名氏捐紋銀一千萬兩」時，整個的大廳又一度陷入窒息。

這種大手筆，在當時人們心理上，實在有着叫人承受不住的震力之撼。

一陣沉寂之後，接着下來便是無止無休的歡呼和敬酒，李中元也不知自己到底喝了多少，更不知宴會是怎樣結束的，但覺腦中一陣盤旋，一顆心便掉入了永無盡止的深淵。

只覺沉呀沉的，最後便甚麼都不知道了。

猛然，他醒過來了，拾回了自己的記憶，睜開眼來，只見自己已置身在一張錦榻之上，輕霧似的羅帳外面，點燃着一對火燄高燒的大紅燭。

燭影搖紅的光影裏，他又看出這是一間佈置得華麗絕倫的閨房。

閨房之中，而又點着一對龍鳳大燭，這不正是洞房花燭之夜的景象，李中元心神一震，猛的一抬手，就要從床上反身坐了起來。

詎料翻身之下，碰在一條柔若無骨，滑如凝脂的胴體之上，同時自己身上錦被翻落，才發覺到自己全身赤裸，一絲不掛，驚急，氣惱之下，不由得脫口謾罵一聲，道：「哼！你這臭婊子，想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我，那你是自找侮辱，瞎了眼。」

罵聲中，一把將那身子扳了過來，看清面貌之後，不由得雙目一楞，爲之氣結不已。

敢情，這條赤裸裸的胴體，並非他猜想中的鶯鶯，而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簡又靑。

簡又靑原是睡意正濃，但被李中元這又罵又拉的一弄，人也立時驚醒過來，起初她神智不清之下，還沒有過急的反應，但是當她看清自己處境之後，口中驚叫一聲，右手一掄，纖纖玉手，頓時化作追魂鐵掌，「拍！」的一聲，打得李中元滾瓜似的滾出錦榻之下。

簡又靑一掌打飛李中元後，自己抓起錦被，裹住身子，虎的從床上坐了起來，戟指着李中元罵道：「你這惡魔，本姑娘可不是吃了虧就認的人，你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本姑娘，那你是瞎了眼了。」

聽她罵人的語氣，竟然完全和李中元一樣，但不知她這時的心裏，是否也像李中元罵人時一樣的堅定。

李中元這一掌被打得眞不輕，翻落床下之後，半天沒有爬起來。

簡又靑一掌打飛李中元之後，情緒慢慢由激動而恢復了平靜，首先她伸手一摸自己，繼之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她這長聲一吁，李中元聽了之後，心頭也放下一顆千斤重石，知道自己沒有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是，他這時伏臥在地上，仍然不敢坐身起來，因爲他全身一絲不掛，叫他怎敢在簡姑娘面前坐了起來？

如果，簡姑娘換了鶯鶯，李中元的想法和做法，那就很難逆料了。

簡又靑自己寬慰一陣之後，猛然想起自己含怒出手一擊的厲害，只怕這一掌，已把李中元打得一命歸陰，當下又不忍的長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他竟然沒有侵犯我，可能他也和我一樣，完全是着了別人的圈套，要是這樣的話，他可就死得太寃枉了。」

同時，慢慢掀開被角，伸出螓首，向地上的李中元望去。

李中元伏在地上不動，倒不是完全傷得不能動彈，剛才說的，羞愧之心，是其

原因之一，其次，則正在目光四搜，想找得自己衣服，準備先穿好衣服之後，再與簡姑娘作一懇談，然後視其結果，再作處置。

簡又靑伸頭向他望去之際，正好李中元的目光也搜向相對的方向，兩人四道目光一接，李中元一伏頭，簡又靑却又怒火一冲，罵了一聲，道：「你就裝死，本姑娘也饒不了你。」

李中元因在威公府暗中偷聽過她與李愷的談話，原本懷疑她是與李愷串通好的，這時再一聽到她自語心聲，才知她也同樣的上了當，當下壯胆叫了一聲道：「簡姑娘請聽在下一言如何？」

簡又靑冷「哼！」一聲，道：「我看你能承受本姑娘一掌，而仍能活了下來，想必也不是無能之輩等閒之人了。」

李中元挨了簡又靑一掌，可知道簡又靑有多厲害，要不是自己身懷絕學，換了另外一個功力火候不够的人，簡姑娘的話可說得一點不誇張，那是必死無疑。

這是事實，絕對沒有僥倖，李中元縱有蘇秦之舌，也無從否認，何況，他還沒有。

李中元不能否認自己的武功不弱，只有退而求其次，苦笑一聲，道：「在下雖然幸得不死，但這一掌也傷得在下無法動彈了。」這種說法，當然有點誇張，不過要不這樣說，又如何消得了簡又靑姑娘心頭之氣。

李中元已是相當成熟的男子漢，知道言語上的保留，有時，是有其必要的。

簡又靑語氣較爲和緩的道：「那你說，你是何門何派出身，那位高人門下？」

李中元坦然道：「我不能告訴你。」

簡又靑剛和緩下來的語氣，立時又變得冷竣的說道：「你不坦白，心中一定有鬼。」

李中元苦笑一聲，道：「在下不是不坦白，而是怕再上一次當，中了人家『苦肉計』。」

簡又靑氣得一踢錦被道：「你說本姑娘會下流得向你施用『苦肉計』？」

李中元道：「我說的是老實話，我不能沒有這點顧慮，如果姑娘無此存心，希望姑娘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在下該不該有這層顧慮。」

簡又靑半天沒有做聲，很久很久之後，才嘆了一口氣，道：「你說的也許有道理，不說就不說吧。」

李中元脫口贊道：「姑娘明理識非。在下從衷敬佩。」

簡又靑冷冷的道：「這一套你也少來。」李中元訕訕的笑着，道：「是。」

簡又靑道：「那你有甚麼話，直接了當說出來吧。」

李中元道：「看來在下與姑娘乃是同病之人，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簡又靑道：「如果你不是別有用心。本姑娘有此同感。」

李中元道：「不管在下有無別的用心，在下也不管你簡姑娘如何，咱們暫時合作，渡過這次難關再說如何？」

簡又靑爽然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你快把衣服穿好，也請你替我把衣服找來。」

李中元料想簡又靑又是躲在被中去了，這才站起身來找尋衣服，可是全房都找遍了，却找不到衣服。

這時，簡又靑已是不耐煩地問道：「你穿好了衣服沒有？快點呀！」

李中元道：「沒有，我們的衣服都不見啦！」

「有別的衣服沒有，隨便弄一套穿了再說吧！」

「甚麼衣服都沒有這却如何是好？」

簡又靑微一沉吟，頗有決斷地道：「我看這樣，我們撕被單！你背過身去！」

李中元心中一動，道：「且慢，我們得多想一想。」

簡又靑道：「你這樣子，難道還能出去找衣服？」

李中元道：「他們既然把衣服藏了起來，就是到外面去只怕也找不到衣服。」

簡又靑道：「你知道就好，我們還不這時用被單裏住身子逃出去，難道眞要等他們進來取笑不成。」

李中元道：「你說得雖然不錯，但這種態度太消極了，在下有點不甘心受此捉弄。」

簡又靑一嘆道：「看來你也不過如此，連這點點氣都忍捺不下去。」

李中元一笑，道：「姑娘所說正好相反，在下的意思是準備承受更多的壓力，倒要看看他們下一步有甚麼惡毒手法使出來。」

簡又靑馬上就明白了李中元的意思。一怔道：「你要『將計就計』？」

李中元道：「只是委屈姑娘，在下於心不安。」

簡又靑發出一聲凄然慘笑道：「事已如此，我這身淸白，就是跳在黃河也洗不淸了，還有甚麼委屈不委屈……。」

猛然銀牙咬得一陣沙沙作响，恨聲道：「好，就依你的吧！咱們和他們來個『將計就計』！……。」

話聲忽然又一頓，接着冷肅的道：「不過本姑娘可有話要說在前面，今日事後，你如果不是好東西，本姑娘可要親手制裁你。」

李中元面容一肅道：「將來姑娘如認爲在下死有應得，在下願意引頸受戮，絕不反抗。」

簡又靑道：「本姑娘記着你的話，咱們走着瞧吧！」

身子一翻，把臉轉向床裏，不再多說廢話，但却騰出一半被子給李中元。

李中元望着簡又靑腦後靑絲，出了一會神，暗嘆一聲，忖道：「看來這簡又靑不但深明是非，且是個處變不驚的奇女子，如能把她引爲臂助，倒眞是一個絕好的人選……。」

念動如飛，這時他已不好意思再與簡又靑共被而眠，便坐在椅子上調息起來。

夜長如年，好容易金鷄唱曉，一天過去又是一天了。

這時，房中那對龍鳳大燭，已被燒得只剩寸來長，燭光昏昏，再沒鼎盛時，那股照人光輝了。

外面有了脚步之聲，李中元不能再坐在椅子上做功夫，一皺眉頭，飄身上床，鑽入錦被之內。



簡又青玉手一揮，「拍」的一聲，實實在在打了李愷一個耳光。

兩人肌膚相觸，李中元只覺簡又青如遭蛇蠍發出一陣顫慄。

「依呀！」一聲，房門被推開了。

只聽一聲驚叫，接着氣忿忿的說道：「兩位倒好呀，小妹因見兩位爛醉如泥，不便回家，好意將你們留住在小妹這裏，想不到，兩位倒會檢方便，一起睡到一張床上來了。」

「哼！」眞沒想到這說話的人，就是鶯鶯姑娘，她也未免太大胆和不知畏忌。

簡又青驚叫一聲，羞得螓首一縮，縮到被子裏面，再也不伸出來了。

李中元頗出意外的一笑道：「這裏就是『天香院』麼？」

鶯鶯姑娘冷然點頭道：「不錯，這裏就是『天香院』！」

李中元吁了一口長氣道：「這就好了，我還以爲是在威公府哩！」

鶯鶯姑娘柳眉輕輕一挑，怒聲道：「李公子，聽你口氣，好像『天香院』就可以隨便胡來似的嗎？」

李中元笑着道：「我想總比較好說話吧！」

鶯鶯姑娘語氣一緩，也笑道：「李公子這倒沒說錯，只要不被別人撞上，小妹又何樂不成人之美……。」

詎料，一語未了，門外忽然又响起郭倩霞的呼聲，道：「表姊，時間已經不早了，快回去吧……。」

「我的天啦！」郭倩霞冒冒失失的衝進房來，睹狀之下，不由得驚叫了起來。

「甚麼事？」李愷猛的隨身而入。

「啊！」李愷也楞住了。

郭倩霞玉面羞紅的勃然大怒，戟指着李中元跺脚罵道：「你……你……。」

李愷拉住郭倩霞道：「別說了，快出去！」他不但把郭倩霞拉出去了，而且也把鶯鶯姑娘拉出房外，反手帶住了房門。

奇怪，剛才遍找不着的衣服，這時却悄沒聲的出現椅子上了。

李中元忽穿好衣服，背過臉去，又讓簡又青穿好了衣裳。

兩人各自將衣服穿好之後，四目相對之下，都不由得一陣靦覥，不勝忸怩之至，苦笑不已。

兩人剛穿好衣服，來不及交換意見，李愷已在房外叫道：「宗兒，你先出來吧，小弟有話和你說。」

李中元先出房去，李愷把他帶到鶯鶯私室，埋怨李中元道：「宗兒，你眞是又糊塗又胆大，爲甚麼會跑到簡姑娘房中去了？」

李中元知道，這裏不是辯別是非的時間和地點，當然，也不能就此滿口承認下來，他漲紅着臉望了鶯鶯一眼，嘆了一口氣，說不出來。

這時，鶯鶯房中只有鶯鶯一人在座，郭倩霞却在李中元離開簡又青後，跑去陪簡又青去了。

李愷發急的道：「宗兒，你爲甚麼不說話，你要知道，這件事情很是棘手！」

李中元長嘆一聲，道：「我能說甚麼呢？」

李愷道：「事情到底是怎樣發生的？你說明白之後，我們也好替你想辦法呀！」眞是熱心的好朋友。

李中元被他說得，只好訥訥地道：「我眞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跑到她房中去，我一直以爲她就是鶯鶯姑娘，所以……。」

鶯鶯姑娘接口道：「所以你就胆大包天了是不是？」

李中元苦笑道：「當時，我還以爲是你……。」

鶯鶯姑娘冷笑一聲道：「你以爲天香院的姑娘，像別地方一樣，人盡可夫。」

李愷搖手道：「鶯鶯，我們宗兒，初次來到長安，那裏知道『天香院』的規矩，你怎樣可以生他的氣。」

鶯鶯嬌聲格格一笑道：「我那裏是生他的氣，只是怪不是味而已。」

李愷接着又問李中元道：「簡姑娘對你，是不是心甘情願？」

李中元一怔道：「宗兒，事情已經出了，你還問這些做甚麼？」

李愷正色道：「宗兒，這一點很重要，你要老老實實說出來，她如果對你有感情，這就好說話得多了。」

李中元緊皺着雙眉道：「這個很難說，說她不願意嗎，她當時並沒叫喊，說她願意嗎，事後她又是悔恨不已。」

李愷凝着眼神，自言自語的道：「這位簡姑娘的爲人，一向自視甚高，而且甚是守禮，這樣說來，又似乎不像是她？」

鶯鶯姑娘忽然接口道：「她當時神智淸不淸楚？」

李中元道：「當時我自己就迷迷糊糊，只怕她也不會太淸醒吧。」

鶯鶯姑娘微微一側頭道：「簡姑娘只怕是被人下了藥物了。」言外之意，一聽就明白在指謫。

李愷雙眉一皺，道：「鶯鶯，現在不知簡姑娘怎樣了，你去看看她好不好。」

鶯鶯嫣然一笑，走出房去了。

李愷望着鶯鶯背影，搖了搖頭道：「她對你很是不諒解哩，不過你放心，小弟一定幫你把這件事辦好。」

李中元抱拳一禮道：「那就一切拜托宗兄了，不論多少錢，但憑吩咐就是。」

李愷微微一笑道：「只怕不是錢的問題……小弟倒有一個想法，必須先請問你一件事。」

李中元道：「甚麼事？」

李愷沉吟着道：「如果我們大家能够說動簡姑娘，將錯就錯，下嫁於你，不知你願不願意娶她？」

李中元嘆了一口氣道：「我能不願意麼？」很勉強的算是願意了。

李愷以力肩巨任的氣概，從座上一站而起道：「好，宗兄你請稍坐，小弟但願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而且正正式式喝你們一杯喜酒。」

李中元用苦笑送走了李愷，獨自一人苦等在鶯鶯房中。

房裏沒有其他的人，李中元迅快的檢視了一番鶯鶯的房間，沒有發現任何可資起疑的地方。

李愷很快的就回來了，重重的在椅子上一坐，嘆了一口氣，搖頭道：「這一來問題可大了。」

李中元如斯响應的一震道：「她不願意？」

李愷長聲一嘆，神色凝重的道：「她願不了啦，眞想不到她已經有了婆家。」

李中元爽然道：「現在怎樣辦呢？」

李愷道：「她現在哭着只要尋死，甚麼話也說不進去，唉！」說不出有多爲難的樣子。

李中元頓足長嘆，憂心忡忡的道：「這却如何是好，這却如何是好？」

李愷也來回在房中走了一陣，想不出辦法來，最後忽然下定決心道：「宗兒，你先回去吧！小弟再替你找找有力人士替你從中進言。」

李中元猶豫了一下道：「我就這樣走了？她們這裏呢？」

李愷道：「這裏沒關係，小弟替你担待下來就是了。」

李中元暗暗一怔，忖道：「就這樣讓我去了，他們到底玩甚麼把戲？」他也不免滿腹迷惑了。

李中元自己回去不提，却說簡又青見李中元被李愷拉走之後，心中是越想越氣，氣得大叫一聲，玉掌一落，硬把一隻桌角用掌力切去了一邊。

「轟！」响聲中，只見郭倩霞跑進來驚叫一聲道：「表姊，你怎樣啦！」

簡又青玉面一寒道：「表妹，我問你，我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使你和他們一起合計着對付我？」

郭倩霞急口叫道：「表姊，你想到那裏去了，我完全不知道。」看她矢口否認的樣子，實是情眞意切，不可能假話。

簡又青一皺黛眉道：「你眞的不知道嗎？」

郭倩霞道：「表姊，我眞的不知道。」

簡又青道：「那你把昨天晚上的情形，說一遍給我聽。」

郭倩霞於是把昨天晚上情形說出來道：「昨天晚上，你和李公子兩人，都被大家敬得爛醉如泥，小妹也醉得不能照顧你了，李愷來要送我們回去，又怕媽見了不高興，鶯鶯誠心待客，於是替我們一個人準備了一間客房，就留我們住下了，入睡後，我是一覺睡到大天亮，起床來叫你回去，才知道你出了事情，表姊，你們……。」不必再問下去了。

簡又青冷然道：「表妹，我問你，你信不信得過表姊？」

郭倩霞道：「當然信得過。」

簡又青道：「你信得過就好，走，我們回去！」

兩人剛要走出房去，只見鶯鶯姑娘一聲長嘆，走進房來，道：「你們說氣不氣人，那沒良心的東西，現在反咬一口，說我們故意佈下『仙人跳』的圈套叫他上當哩！」

簡又青冷笑一聲道：「難道這不是『仙人跳』？」

鶯鶯姑娘臉色一變，嘴角倏的掀起一抹冷笑，只見李愷一步跨進房中道：「好了，小弟已經把他打發走了，而且，他已經答應娶……」

一聲未了，只見簡又青玉手一揮，「拍！」的一聲，實實在在的打了李愷一個耳光。

那一耳光，她乃是含怒出手，用力極大，李愷被打得慘叫一聲，當時臉上就墳起了五條血痕。

李愷被打得一聲慘叫之後，但立時又冷靜得像冰塊一樣，摸着臉上的指痕，苦笑道：「青姊，小弟知道你這時很是怒惱，你打了小弟這一掌，也該出了氣吧。」

簡又青怒笑一聲道：「你這樣作賤我，就是殺了你也難出我心頭之氣。」

李愷死不要臉的陪着笑道：「青姊，你既然殺了小弟，也難消心頭之恨，那就請你饒了小弟吧！」

「好呀！原來計算我表姊的是你！」「拍！」的一聲，郭倩霞又在他另外一邊面孔上賞了一記耳光。

李愷依然忍着，帶着笑道：「打得好，打得好！兩位都消了氣吧？」

鶯鶯姑娘笑着，在一旁打圓場道：「好了，好了，打的已打了，罵的也罵了，大家平心靜氣的坐下來，好好的商量一下吧。」

簡又青嘿嘿一聲冷笑道：「沒有甚麼好談的了，表妹，我們走。」

霍的站了起來，但這時郭倩霞却猶豫了一下，正給了鶯鶯又一次說話的機會，只聽她冷言冷語的道：「簡姑娘好氣性，也好大的肚量，自己的身子被人糟蹋了，竟然一點不在乎。」

簡又青杏目一橫道：「本姑娘自會找他算帳，用不着你們管。」

鶯鶯姑娘微微一笑道：「如果令師一心神尼知道了，問起來但不知你簡姑娘又怎樣說法？」

簡又青神情猛然一震道：「你……你……怎樣知道家師的？……」眼中現出了畏忌的神色，說話之間，不由得向郭倩霞望去。

郭倩霞急得大叫道：「表姊，我沒有告訴他們甚麼啊！」

鶯鶯姑娘笑着接道：「天下的女人多的是，你要不是有一個好師父，只怕還輪不到你陪他睡哩！」

簡又青氣得一張秀臉慘白如紙，立在當地進退不得。

李愷仰着臉笑道：「青姊，你不是答應幫小弟的忙麼，現在生米已經成了熟飯，就請你好人做到底，幫忙幫到底吧！」

簡又青喪然一嘆，頹然坐倒椅子上，兩串淚珠，像斷綫珍珠般倏忽滾滾而下，她不得不接受命運的安排了。

李愷與鶯鶯姑娘眉目傳意，相視一笑，俯身簡又青耳前，好言慰藉道：「你放心，令師我們誰也惹不起，絕不會讓她知道就是。」

話聲微微一頓，凝視着簡又青心情稍安，接着話鋒一轉，又道：「不過，常言道『紙包不住火』，又道『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是否能永遠瞞住令師，那就很難說了，所以，要免後患之憂，你只有嫁給他，那時令師就是知道了，也無話可說了。」

李愷眞厲害，分明在用高壓手段威脅，但從他口中說出來，却在情在理，處處爲簡又青着想。

簡又青豈有聽不出來之理，心裏眞是恨到了極點。可是想到師父的脾氣，可也眞的束手無策，想了一想，除此之外，再無良圖。

簡又青長聲一嘆道：「嫁給他就嫁給他罷，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先說明，我嫁給他之後，他就是我的丈夫，你們不能再殺害他，我要和他終身厮守。」

李愷笑道：「青姊放心，我們再蠢也不會做那『殺鷄取卵』的蠢事，我們的目的，只不過是想分享他一點『翠谷之秘』而已。」

鶯鶯姑娘接着也笑道：「『翠谷之秘』藏珍無數，見了眼紅耳熱的人，不知其數，今後我們結成一體，換一句話說，更可保護他的安全呀。」

簡又青不願再和他們囉嗦，站起來餘恨未消的冷然道：「我們可以走了吧？」

李愷連聲道：「青姊，你請先回，其他的事，自有小弟安排，請你靜候佳音好了。」

簡又青不再說一句話，帶着郭倩霞在李愷與鶯鶯暗中得意的恭送之下回了府。

路上簡又青也沒有說一句話，回到威公府，老夫人對她們非常放心，也沒有說甚麼。

兩人回到簡又青房中，簡又青面對郭倩霞正色問道：「表妹，你要老老實實回答我一句話。」

郭倩霞以爲她又要追問昨晚事情，急口答道：「表姊，我眞的不知道他們的安排！」

簡又青道：「我知道你不知道，李愷那人也不會讓你知道，我現在要問你的是，李愷糟蹋過你沒有？」

這話問得有點近乎粗野，但簡又青以切身之痛，顧不得這樣多了。

郭倩霞玉面緋紅的一低，搖了搖螓首，輕聲道：「他對我一向很尊敬。」

簡又青有力地點頭道：「沒有就好，現在你該看出了他的眞面目了吧！」

郭倩霞點了點頭道：「從明天起，我就不和他來往了。」

簡又青長嘆一聲，搖着頭道：「這種心狠手辣的人，你倒不能說斷就斷，做法太明顯，反會招來飛天橫禍，你心裏有數，多小心謹慎就是了。」

郭倩霞道：「可是我心裏實在藏不住呀！」

簡又青撫慰着郭倩霞秀髮道：「表妹，這件事情非常嚴重，你忍不住也要忍下去，否則，我眞替你担心。」

郭倩霞雖然也有一身不俗的武功，說到江湖經驗，可就差得太多了。

簡又青把話說完之後，回心一想，覺得自己都上了李愷一個大當，她縱是小心謹慎，如果不能離開李愷，又怎樣鬥得過他。

她是眞的替她提心吊胆了。

簡又青沉思了一下，又道：「還有，你以後要盡量避免和他單獨相處。」

郭倩霞掩不住心中憂慮，欲言又止的長聲嘆了一口氣，少女的心事，她是一點主意也沒有了。

簡又青憐憫的望了她一眼，輕輕的道：「表妹，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我要好好的想一想了。」

郭倩霞另一種憂心，突然出現在腦際，忽然向前抱着簡又青，哀聲道：「表姊，你要好好保重啊！」

簡又青感動欲泣的哭中帶笑道：「表妹，你想到那裏去了，你讓我好好的靜一下吧！」

郭倩霞不敢再看簡又青一眼，轉身跑出房去了。

郭倩霞回到自己房中，心裏煩躁得坐立不是，腦子裏更是一團糟糕，她一直在順境中長大，自幼嬌生慣養，滿眼都是金黃色的美夢，那裏知道人生的艱苦，可是這樣一來，她的美夢完全幻滅了，眼看簡又青的遭遇，眞比她自己遇上了這種事，還叫她傷心難過。

突然，她忽然自言自語道：「對了，我爲什麼不去找他商量商量去！」

此念一生，她覺得心裏好過了一點。她認爲他一定想得出辦法來，於是，她便立時奔向了小弟念書的書房。

小弟松齡這時正在苦讀一遍古文，背誦了三四次都沒有背出，痛苦得不得了，一見姊姊來到，如逢皇恩大赦，高興得大叫道：「姊姊，是不是媽有事叫我？」

郭倩霞氣得一瞪眼道：「你就不知用功，去，去，去你的吧！」小弟一聲「得令」，拋下書本，飛也似的跑開了。

這時，郭松齡的老師看得搖頭一嘆，苦笑相迎道：「小姐，你們這樣溺愛，令弟那一天能夠上路啊！」

郭倩霞窘澀的一笑道：「先生，請原諒，這次我實在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請你出個主意，留他在旁不大方便，所以把他趕走了。」

這位先生年紀不大，看來不過二十多歲，因爲學問好，人又隨和，平時與郭倩霞也還談得來，所以她想到了他。

先生請郭倩霞相對坐下，微微一笑道：「小生看小姐，神色不寧，心亂如麻，如果事情太重大了，只怕小生也難以爲謀，小姐最好請示令堂才是。」

郭倩霞變眉一皺，道：「這事不能和她老人家提啦！我又沒有一個可以商量的人。」

先生臉上笑容一收道：「那麼令表姊呢？」

郭倩霞道：「她呀……唉！更不要提了！」

先生神色凝重的道：「你不信任令表姊？」

郭倩霞幽幽的一嘆道：「不是不信任她，這正是她的事哩！」

先生一怔道：「她的事？」

郭倩霞面色一正，點頭道：「也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我說出之後，不管先生拿不拿得出主意，都請先生守口如瓶。」

先生迂腐得長身一揖，對天發起誓來，說道：「小生得蒙郭小姐信任有加，深感榮幸，此話出君之口，入小生之耳，小生如有……」

話聲未了，郭倩霞已是被逗得心情一暢，笑道：「先生，請你不要做作了吧，明人眼裏不夾砂子，你是什麼人，你道我們眞的不知道麼？」

他是什麼人，她眞的知道嗎？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過去，她只覺這位先生年紀雖不大，却被幾本破書迷得又迂腐又老實，除了一心想中狀元之外，眼睛裏別無他物，對她更是沒有絲毫野心，只是一個調節心情時最理想的朋友，所以，一向相處得很坦然，也有了相當的友誼。

自從簡又青來後，簡又青偏說他是一個深藏不露的奇人，且暗中教了她一套暗試的方法，要她有機會的時候，不妨試一試。

來時，郭倩霞心情鬱結，眞沒想到要試他，但被那先生逗得情緒一暢，靈感也就來了，於是脫口打了他一悶棍。

平時，那先生非常瞭解她的爲人，知道她是一個心直口快，心地善良的好姑娘，除了有點千金小姐脾氣外，對人向來誠誠實實，尤其不會使用心機。

因其如此，郭倩霞這一唬，確然使他心神猛震，大感意外了。

他當時楞了一楞，訕訕的笑道：「小姐，小生是什麼人，你們當然已經調查得清清楚楚了，否則，府上又怎樣放心請小生前來執教。」

郭倩霞過去不知使用心機，那並不是說她不夠聰明，只是因爲她生長富豪之家，要什麼有什麼，根本無需動腦筋去求取所愛，可是現在簡又青教了她一套，出口一唬，便看出那先生神情有點不對了，覺得非常有趣，暗中也更是佩服表姊的明察秋毫了。

郭倩霞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道：「當然調查得很清楚了，而且也知道你用的是假名假姓。」

那先生心潮波動了一下，放聲一笑道：「小姐說笑話了，小生周吉人就是周吉人，生有地，住有家，假得了麼？」

郭倩霞秀眉一挑，清笑一聲，道：「先生，你這笑聲又露出馬脚來了。」

周吉人一怔，道：「小生的笑聲有什麼不對？」被她說得自己懷疑起自己的笑聲了。

郭倩霞臉上始終保持着微笑，鎭靜的不作解釋，却從懷中取出一隻翠玉瓶，倒出一粒綠豆似的藥丸，托在掌中道：「先生，這是一粒家藏大內『保和丹』，常人服之可以延年益壽，但練功的人服了，一身功力，就要慢慢喪失，這本是皇上配來保全囂張武將之用，家祖因深得聖寵，蒙賜此丹，權宜使用，因此尚留得一粒，先生敢不敢試一試此丹的力量。」

周吉人這一下可傻了，愣然望着郭倩霞久久沒有答話。

事情演變至此，已經洞若觀火，他也用不着說話了。

郭倩霞玉瓶一收，肅然起座，萬福一禮道：「倩霞有難，請先生義伸援手。」

周吉人苦笑還禮道：「小生一向都看錯小姐了。小姐的事，小生義不容辭，理當効力。」

郭倩霞回座一笑道：「多謝先生。」

周吉人笑道：「小生深受老夫人知遇之恩，些微小事，何足言謝。」

郭倩霞反過來一楞道：「家母早就知道先生了。」

周吉人點了一點頭，道：「令堂認識小生很早了。」

郭倩霞臉上忽然現出爲難之色，猶豫起來。

周吉人微微一笑道：「小姐有話怎麼不說了。」

（未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大小姐和蓋雪松互較內勁，蓋雪松就要落敗之際，桑南圃暗中用隔空傳力玄功為蓋雪松解圍，譚大小姐並沒有因此而動怒，反之在臨去前，當衆宣佈邀請各皮貨商往譚府赴宴，那晚，譚府賬房胡先生果然送來請帖，交予花四姑發給各皮貨商。胡先在返回譚府途中，驀見一青年施展八步趕蟬絕頂輕功，踏波渡河，躍登譚府瓦面，胡先生向他打出二枚棗核鏢，青年聽風辨位，飛脚把棗核鏢踢飛，但似為身形敗露而震怒，反身撲向胡先生，嗆的一聲龍吟，三尺青鋒，已撤在了掌中——

＊＊＊＊＊＊＊＊＊＊＊＊＊＊

紅花濺春雨

新派俠情中篇

蕭逸·文

盧令·圖



狠心殲故雨　含笑遣妻兒

胡先生一聲狂笑道：「朋友，你也太猖狂了，這是什麼地方，豈能容得爾鼠子猖狂！」

那人陡然聞得對方出聲喝叫，似乎心中一驚，掌中劍一抖，分心就刺。

胡先生順着對方的劍頭，滴溜溜一個快轉，陡駢二指，照着這人眉心就點。

來客嘿嘿一笑，左手向上一翻，猛撩胡先生的腕子，掌中劍向左一個側轉，如同扇面也似的，劃出了一片弧形光華，冷光如電，斜劈向胡先生！

可能是胡某人太輕敵了，也可能是彼此距離太近了一點，劍芒吞吐之間，只聽得「嘶——」的一聲，鋒利的劍鋒，在胡先生的長襖上留下了半尺來長的一道大口子。

胡先生打了個冷戰，錯身回步的剎那，來人已施展「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撲上了圍牆，身子再閃，已撲出牆外。

譚府已驚動了，七八條人影，自前後院分別的撲到！

胡先生道：「你們別動，看着家！」說時由一人手上接過了一口「魚鱗刀」，快閃一下，已經縱撲出牆外！

他身子落外的一剎間，已看見對方夜行客身勢倏起倏落的直向西邊那片冰河上撲去。

這人身子確實够快的，剎時間已來到了河邊，他似乎仍思施展「八步淩波」的故技，由水面上回去，這時候胡先生已由身後風也似的撲到了近前！

來人向前一上步，方自要向河面上落去。

就在這一瞬間，河面上人影一閃，一人如同鬼魅般的現身而出——

一個面相淸癯，身披銀色長衣的老者，捷如拍翅水鳥般的躍身岸上，由於上來的勢子太猛，差一點和這人撞了個滿懷，這人大吃一驚，掌中劍不假思索的，照着銀衣老者面門上就劈！

劍光一閃，劈臉砍到！

銀衣老者冷笑聲中，但只見他那隻鳥爪般的長手向前一遞，銀光爍目間，不知是一種什麼樣的手法，總之，那口光華奪目的長劍，已到了老者手中！

夜行客大吃一驚，銀衣老者一聲叱道：「去！」

左手長袖向外一拂一捲，夜行客身軀一個倒翻，已被捲出了丈許以外！

所幸這人身手畢竟不弱，在老人一片袖風之中，僅僅受了一下虛驚，可是當他身子直立站起時，却已經嚇得面無人色！

面前這個銀衣老者，用着一雙細長，含蓄着無限神光的眸子，直直的逼視着對方來人——

「朋友——來到了靑松嶺，就是我譚雁翎的客人，你又何必慌在一時？」

銀衣老者不愧是大家之風，上來就自己報出了字號，敢情就是這所宅子的東家主人！

來客臉色一陣子發白，由他那雙鋒芒畢露的三角眼裡，可以看出他內在的情虛，以及膺胸的忿怒！

「譚雁翎？——嘿嘿！好一個譚雁翎！光棍一點就透，譚老頭，你幌的是什麼花槍呀！」

一口道地的山西土腔調，聽在耳朵裡的，說不出的一種刺耳感覺——

這人說了幾句，後退一步，原本就不高的身子，向下微微一蹲，兩隻手拉開架式，閃爍的瞳子既要打量着正面的譚雁翎，却也忘不了側面的譚家賬房胡先生。

銀衣老者一聽對方口音，以及聞知語意之後，微微的楞了一下！

這時胡先生已來到近前，先向着銀衣老者抱了一下拳道：「東翁來得正好，這廝深夜進府，不知意欲何爲，却不可放他逃走！」

說到這裡，臉色一沉，回看着來人冷冷笑道：「相好的，有話說淸楚一點，當着太爺的面，今夜你還想走麼？」

來客雖然居於極爲不利的形勢之下，可是那番狂傲的神態却是絲毫不減。

像是夜貓子般的怪笑了一聲，這個人打着哈哈道：「胡子玉，你他媽的少給老子來這一套，你以爲脫了那層血衣裳，老子就不認識你了？」

胡先生與譚老爺陡然大吃了一驚，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在隱居靑松嶺將近二十年之後，還會被人識穿了本來面目，胡先生目光一掃譚老太爺——

兩個人內心是同樣的吃驚，目光裡同樣顯現着驚懼，疑惑，和隱隱的殺機！

「胡子玉」這個名字，已經近廿年不曾聽人說過了，難怪胡先生的那張蒼白的面頰上，顯得那麼的不自在！

他仔細的打量了一下來人的狀貌——

在對方那層短髮下，是一張如同棗核般尖長的臉，一對閃爍的眼睛珠子又小又圓，彷彿每一眨動間，都會滾出來一般模樣！

……這人約有五十歲，或許還不止這個年歲。

胡子玉陡地由記憶深處，想起了一個人，像是在一團亂絲裡找到了絲頭一般模樣！

「足下莫非是姜……」他還有點舉棋不定，不敢確定對方是不是這個人，是以只說了一個「姜」字，就臨時吞住！

來人怪笑了一聲，那雙如同巴豆一般的眸子，一陣子眨動，怪腔怪調的說道：

「胡老七，這就對了，足見得咱們過去，還有點交情……兄弟正是昔日的小九子姜維！」

胡子玉「啊——」一聲，後退一步，却用眼睛去看一旁的譚老太爺！

譚老爺子的一張臉，在此一刹時，似乎也有所曲扭了。可是，廿年心如止水的歲月，早已磨練成此老的「處變不驚」。他陡然感覺到，最可怕的事情可能就要來到了……

——儘管如此，他仍然還有相當的自信！

「姜維，廿年來，你也變了很多啊……」譚老太爺那雙凌人的雙瞳裡，不僅僅是悲憤，仇讎，更多的是淒涼感傷。

姓「姜」的後退一步，棗核臉上帶着說不出的尖酸刻薄，他向着譚老爺子看了一眼，兩隻手抱了一下，深深冷笑着道：

「譚老二，靑山不改，綠水長流，想不到咱們兄弟，還會在這裡見面吧！」

胡子玉在一旁沉聲道：「姜維，你敢對二哥這般無禮麼？」

「哈哈……」姓姜的把尖臉一拉，不屑的道：「二哥——不錯，二十年前的二大哥，二太爺，二當家的……可是胡老七你要攪淸楚，那是二十年前，二十年前憑我小九子敢對你這麼說話，論家法就該得上一個死字，可是二十年後，嘿嘿……」

姓姜的那一嘴山西音調，聽得人實在難受，就只是末尾的幾聲笑，就令人毛髮悚然。

笑聲一斂，他目射兇光的道：「……廿年後，咱們不是兄弟，是寃家了！」

胡子玉面色一沉，轉向譚老太爺抱拳道：「東翁豈容得這廝如此猖狂？不如下手剪了他！」

譚老太爺伸出一隻手阻止胡子玉再說下去，事實上他那雙閃爍着鋒芒的眸子，早已爲淚水浸滿！

往事使得他不勝感傷——

喟然長嘆了一聲，他吶吶道：「老九，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廿年來我和胡七弟韜光隱晦，創下了這份家當，可謂之得來不易……這廿年，我二人對與昔日幾位死生與共的兄弟，十分的惦念……老九，大哥三弟他們還好麼？」

「託福，託福……」

姜維說話的時候，身子骨那麼不自在的幌着，打着哈哈，頭上那層灰白的短髮，眞像個活刺蝟似的——一個勁的分着他身上的那些個刺！

「大哥已是近八十的人了，三哥也七十了，四哥五哥的墳頭草都老高了——」

「怎麼老四老五已作古了？」譚老太爺伸出一隻留着長指甲的手，在眼睛下抹了抹，像是流出了淚。

「哧——姓譚的，你這不是貓哭耗子假掉淚吧！」

「住口！」胡子玉身子一閃，已到了姜維面前，右手五指乂開，一掌向着姓姜的臉上打去！

姓姜的也不含糊，左手斜着探出去，和胡子玉的手乍一交接，兩個人的骨節，俱都「咭！」的响了一聲，彼此的身子大大的幌了一下！

「胡老七，你這身功夫，亦不過和姜

某人也相差不多，怎麼，來到了你們家門口了，欺侮人是不是？」

胡子玉怒聲道：「你胡說！」

「先別冒氣，」姓姜的冷森森的道：「該冒的是我，還輪不着你……怎麼着，今天你姓胡的搖身一變，有了錢了，是十八家皮貨商行的二東家，大賬房，眼睛裡就看不起以前的窮兄弟了！」

「老九——」這一次，發怒的是譚老太爺，他到底不同於胡子玉，確是有些個威！

姜維頓時住口，只是那雙巴豆眼珠子，却上上下下的滴溜着譚老太爺。

他心裡不服，滿腔的不服！

冷笑了一聲，譚老太爺凄苦的一笑道：「這麼說，這些年你把我們摸得很淸楚了。」

「嘿嘿……」姜維冷冷說：「够淸楚了！」

「打算什麼時候動手？」

「這個——」姜維一雙小眼機警的看着面前的大敵，冷笑着道：「那要看大哥怎麼個指示！」

說到「大哥」時，他的兩隻手抱了一下拳。

譚老太爺很顯明的由這個昔日的拜弟「老九」身上，看出來失去了廿年的江湖氣味，對方身上依然籠罩着那麼沉重的兇殺氣味，可以猜得出廿年來，他們依然沒有離開那種刀口黏血，風裡來，雨裡去，見不得人的黑道生活。

他想說話，可是却也明白如今自己已失去了說這些話的立場，再想到這些哥兒們那種殺人的手段，禁不住脊骨裡有些冷嗖嗖的感覺！

「大哥他們現在那裡？」

「在……」姜維冷冷的道：「不在靑松嶺，却也不太遠！」

「各位兄弟呢！」

姜維道：「除了四哥五哥以外，都托福健在！」

譚老太爺冷冷一笑，道：「還是老行業？」

「哈哈……問得好！」

「那還用問？」胡子玉在一旁岔嘴道：「只要瞧瞧他這份德性就知道了！」

姓姜的重重啐了一口：「呸！別他娘的狗眼看人低了，怎麼就許你們發財，人家就得受一輩子窮，胡老七，我告訴你一聲，咱們兄弟今天很襯當子了，家當不比你們小！」

譚老太爺怔了一下，點點頭，嘆道：「這就好……能早一天脫離江湖，總是好的！」

「老頭，那你可錯了！咱們兄弟論家當不比你小，可是飲水思源，一輩子也忘不了本兒，一天喝江湖水，身子可就賣給江湖了……」

「一句話不是，還是老行業。」胡子玉悶了半天了，冷笑着道：「姜維，你聽淸楚，我和譚二哥廿年前叛離舵子窰，乃是情非得已，刀傷老八和大娘子，也是勢非得已，我們出來的時候，腰裡可是一個毛錢兒沒帶，這些年能够有此成就，全是二哥領導有方，我們是一土一石疊起來的，廿年來，我們安份守己，難道你們就眞的放不過？非要幹個你死我活？」

平常難得說上一句話的胡先生，一下子說了這麼些話，可眞是一件希罕事兒，話裡可就暴現出鮮爲外人所知的一件秘聞往事了。

這番話對眼前這位姜老九來說，可就等於「東風驢耳」，「對牛彈琴」，一點用也沒有。

「胡老七，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姜維嗞着碎碗碴似的一嘴爛牙，桀桀怪笑着道：「實在告訴你吧，大嫂子死了，八哥現在是個活瞎子——」

「怎麼說？」

譚老太爺一驚，道：「大嫂……她……死了？」

「反穿皮襖，你裝的是那門子羊？譚老頭，這該謝謝你那一手『燕子翻雲手』，大嫂子當時確實還留着一口氣，可等到大哥回來的時候，才斷下了氣，一屍二命，譚老頭，你知道吧，一屍二命呀！」

「一屍二命……」譚老太爺臉上發靑的道：「這話怎麼說？」

姜老九獰笑道：「怎麼說？大嫂子當時已懷了五個月的身孕，不是一屍二命是怎麼着？」

像是晴空裏面响了一個焦雷般的，譚老爺子，胡先生，兩個人登時都傻住了。

姜維那一嘴碎碗碴的牙齒，一個勁兒的向裏面倒吸着氣，一種獰人的怪笑——喝風的怪笑！

「譚老二，你可知道大哥那時六十的人了，眼巴巴的等着那個兒子，你……你這老小子可給他斷了後啦！」

「住口！」胡先生氣忿的道：「那個不要臉的女人，當時我在場，是她糾纏着二哥要帶她走，帶着金珠細軟跟定了二哥，二哥怎麼能做這種事？當時死不答應，那個女人，就死着撒野，說要在老大面前洩底，還用『梭子鏢』，傷了我的胳膊，——」

他拉開了袖子，又道：「傷還在這裏呢！」

「你——你放狗屁！」姜維像瘋了似的撲了過來，兩隻手朝着胡先生雙肋上猛插下來！

胡先生雙手一格他的兩腕，前進一步，用「童子拜觀音」，雙手一合，「拍」的一聲直向姜維腦門上磕來！

姜維使了一招「蜉蝣戲水」，身子一個旋轉，飄出丈許以外。

胡先生正要縱上去，譚老太爺喝道：「住手——」

胡先生頓時止住，姜維身子一幌，就想向水面上縱落，可是譚老太爺身子就在河邊上站着，那裏容得他就此脫逃？

他手裏尙拿着姜維方才的那一口寶劍，這時向上一翻，嘴裏冷笑道：「你還不能走！」

劍身一指，由劍尖上匹練般的射出了一道白光，即所謂劍道中最具威力的「劍炁」！

白光一閃，姜維想是知道厲害，嚇得凌空一個倒翻，又飄向原處！

身子一站定，他那兩道疏密不一的眉毛，往上一挑，恨聲道：「怎麼着，譚老二，你……你還不叫我走？」

譚老太爺哈哈一笑道：「姜維，你剛說的好，我們早已不是兄弟，而是寃家了，你要仔細的答話，否則莫怪愚兄劍下無情！」

姜維嘿嘿連聲笑着，足下頻頻後退，由他的閃爍的目光裏，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怯處！

譚老太爺道：「說，今天晚上是誰要你來的？」

「是我自己來的！」

「你來幹什麼？是來臥底？」

「既知道何必多問！」姜維哈哈笑着，道：「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我找着了你們，廿年前的一筆血帳，該好好算一算了！」

「這應說老大老三他們還不知道我住在這裏？」譚老太爺試探着問！

姜維怪笑道：「快了，等我回去，他們也就知道了，那時候我們『江南九鳥』又該聚一聚了！」

「你還回得去麼？」譚老太爺這一刹間，臉上猝然現出凌厲的殺機！

姜維猝然吃了一驚，忽然想到自己話說的太直了，只怕眼前一言之失，大難降臨了。

一念之間，姜維頓時失去了那番傲態，後退了幾步，他驚愕的道：「你想……殺人滅口？譚老二……你……你還敢這麼做？」

「我怎麼不敢？」譚老太爺深邃的目光，一掃胡子玉，說道：「子玉，你斷後路——」

胡子玉早已不耐，聞言縱身兩丈以外，落向石板道中，守住了姜維的退勢。

姜維面色一變，怪笑一聲，道：「譚老二，你敢向我下毒手？莫非你不怕大哥、三哥他們放不過你——」

「他們早已經放不過我了。」譚老爺子無限悽涼的道：「老九，這是你們逼我下手的，當年事是非不分，就算譚某人說破了嘴，只怕也難以取得老大老三的信任，我不能眼看着你們這般不法之徒，把我眼前基業毀了，說不得只好放手一拚！」

「譚雁翎，你是作夢——」

由說話的聲音裏，已可以聽出他內在的怯處！

人到了危機時候，總會有幾分機智，來設法保護自己，姜維當然也不例外！

「大哥武功高過你十倍，譚老二，你還想拚？嘿嘿你再想想，三哥的『追魂指』你敵得了麼？還有六哥的『天狼釘』，八……八哥雖然瞎了，這些年人稱『瞽目閻羅』，武功更是一日千里，嘿嘿……這裏那一個只怕也不會比你差……」

譚雁翎森森一笑道：「這麼說就更放不得你了！」

劍尖一指，指向姜維前心！

姜維霍地一呆，道：「我此來靑松嶺……大哥他們是知道的……萬一出了差錯，你更脫不了干係！」

譚老爺子一聲叱道：「姓姜的，你拿命來！」

劍光一閃，快斬姜維咽喉！

姓姜的人稱「過天星」，輕功上有極佳的造詣，這時隨着譚雁翎的劍勢，身子霍地向後一個平倒，就勢以掌擊地，「唰！」一聲，擊起了一天的泥砂，直向譚雁翎身上飛去！

譚老爺子二十年納福古松嶺，却沒有一天把功夫擱下，日下武功正是登峯造極地步，他原打算着「化干戈爲玉帛」的一天，可是自由姜維嘴裏得悉一切，他這種想法完全幻滅了。

昔日的同盟兄弟，說開了，正是今日的要命寃家！

他深深瞭解這幫子人的個性，多說無用，只有以實力相拚，才有生存之機，躲避再也不是好辦法。

二十年了，這些人仍然操持着打家刦舍，無惡不爲的舊行業，算算看，他們每個人手上的血腥，身上揹的命案，又將是一個何等的驚人數目——

一刹時，他內心充滿了痛恨，他恨這批舊日的兄弟的墮落，不長進！

他不能再忍下去了。

二十年……二十年的韜晦，心平氣和，都不能化解的怨恨，也只有以武力應付了。

眼前這個人——「過天星」姜維，是個既奸猾又邪惡的傢伙，絕不可能希冀着他的改過自新，或是爲自己化解甚麼！不如除去的好！

譚雁翎轉念之間，心如怒潮澎湃，那顆「古井無波」的心，就像是陡然爲人投下了一塊大石頭，激起了汹湧的浪花！

他不再對眼前這個人，心存姑息了！

「過天星」姜維借着地面砂土爲掩護，骨子裏自然是存着逃走的意圖！

掌勢一出，身似旋風而起！

「譚老二，你眞下毒手——」足下一頓，雙掌同出，施展出他這些年來練就的掌功「探雲手」。

空中響起了一股子疾風，雙掌之上，各夾着一團白氣，直向着譚雁翎的身上擊去！

譚老爺子身起如風，閃過了他的兜心雙掌，他起在空中的身子，拖曳着迤邐的長衣，姿態之美，有如雲海仙翁，在落下一刹間，左手五指已弧形的落下來！

血光一現——姜維身子打了一個踉蹌



譚雁翎縱身遞劍，把姜維殺斃。

！右手臂上，已爲譚雁翎五指劃傷，留下了深深的五道爪痕！

「過天星」姜維怪叫了一聲，斜着身子穿出去！

可是這一面有胡子玉把守，那能容他輕易逃走！

「過天星」姜維身子方一縱出，胡子玉迎面而來，當胸一掌，「碰！」一聲擊中在姜維前胸上！

這等內家高手人物，不出手則已，出手絕無便宜好佔，姜維身子一個倒翻，高高的拋起，重重的落下來，「噗！」地坐了個屁股頓兒。

胡子玉一向練的是「綿掌」，姜維當然知道，中了這種掌，千萬不能開口說話，能夠耐過了那一股上翻的血流，即可保無傷，否則可就更落下終身的癆傷！

姜維死咬着牙不開口，鼻子裏却發出了淒厲的一聲悶哼，擰腰縱起，向着道旁的松樹上落下去！

借着樹梢的一點彈力，姜維的身子二次騰起來，像是一道鬼影般的，直往冰河水面上墜去！

譚雁翎雙肩一搖，風也似的跟上去。

「過天星」姜維在空中施了一招「細胸巧翻雲」，折過身子來，用一雙足尖飛點譚雁翎的小腹。

可是他回身的勢子太猛了，氣機一鬨，再也難以壓制着肺腹的一腔熱血，「噗——」一聲，血箭子噴出了老高。

此同時，譚雁翎的劍也遞了出去，不過是一捲一挑，姜維慘叫一聲，已爲自己的那口劍劈爲兩半。

屍身「噗通！」的落在了冰河裏，譚雁翎身子向下一沉，足尖在姜維的屍身上輕輕一點，雙手闔開之間，已如大雁般，重復落在石板道上。

胡子玉趕前一步，面色駭然！

「死了麼？」

「死了！」

低頭看着手上這一口染滿了鮮血的長劍，譚老爺子振臂一擲，就像是一道閃電般的，這口三尺靑鋒，足足飛出了二三十丈以外，「哧——」的扎落冰河之內！

姜維的兩截屍身在河水裏漂浮着！

譚雁翎注視良久，陡地提吸起一口氣，只見他身軀平着向水面上落去——

就在他足尖一沾水面的刹那之間，雙手已撈住了姜維兩截身子。

帶起了一片血水，冰河面上嘩啦！的一聲水响！譚老爺子已落在了地面！

這等精湛的輕功，就連一向追隨他左右的胡子玉，也看直了眼——

他上前一步，由譚老手裏接過了姜維的身子，道：「交給我吧！」

身子拔起來，在樹梢上，如同星丸跳擲一般的，連連幾個起落，已隱失於太華山麓！

× ×

就像本來沒事一般的，譚老爺子那等安閑的坐在鋪有熊皮褥子的太師椅上！

風門拉開，胡子玉匆匆進來！

大廳裏只亮着一盞燈，燈光閃爍着兩個人的臉！

譚家賬房胡先生——胡子玉，看上去似乎沒有譚老先生那般的遇事鎭定！

他一直走到老先生座前，站定！

「料理好了？」

「好了——」胡先生慢慢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在平常有人的時候，他從來不敢這麼失禮的，也許是姜維點醒了他，使他想到了他曾經與這裏的主人，廿年前曾經是結盟的兄弟……儘管現在，他們之間的距離差別得那麼遠！

「譚二哥——」叫了這麼一聲，他發覺到譚老臉色不對，趕忙改口道：「東翁，這件事只怕不大妙——」

「胡駿！」譚老一直這麼稱呼他，却不願提起他以往的名字胡子玉——

歇了一下，他接下去道：「從今天起，你我要加緊防守！看樣子，等不了多久，他們總會找來的！」

胡駿怔了一下，他腦子裏想到了昔日的大拜兄——「鬼太歲」司徒火，雖然時隔了遙遠的廿年，仍然由不住地打上一個冷戰！

……那時間人稱的「江南九鳥」，事實上也就是聞名喪胆的九名巨寇！横行的範圍其實不止江南，整個的長江九省，全在哥兒九個手裏！

哥兒九個，都有一身好功夫，各有來頭，依順序是——

「鬼太歲」司徒火。

「九現雲龍」譚霜飛。

「怪鵝」孫波。

「出山虎」方人豪。

「十二連鐶」杜希平。

「人面狼」萬嘯山。

「神手箭」胡子玉。

「來如風」簡兵。

「過天星」姜維。

這其中「九現雲龍」譚霜飛，也就是今天靑松嶺的譚雁翎老善人，「神手箭」胡子玉搖身一變，也就是譚家的賬房胡駿，胡先生！

至於這兩個人何以會洗手黑道，棄暗投明，由殺人放火的滾馬大盜，搖身一變而為安份守己的良善商民，其中的血淚經過，套一句俗話，那已經「事過境遷」，不過由二人與「過天星」姜維方才一番對白，不難知悉一個大概！

事情大概是這樣的！

「九現雲龍」譚霜飛和「神手箭」胡子玉，厭棄黑道生涯，限於帮規嚴厲，始終無法脫逃，此其中身爲大嫂，亦即「鬼太歲」司徒火的年輕妻子，却一直暗戀着這比其夫英俊的譚霜飛，時時與之糾纏，使得譚霜飛精神不勝其苦，於是不得不加速的暗圖脫逃！

於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譚霜飛聯合胡子玉意圖脫離，偏偏事爲大嫂所悉，久已厭煩盜婦生涯的大嫂，硬磨着譚霜飛帶她一塊走！

這件事當然是不可能的，譚霜飛不得不表露他光明的心跡，無論如何，他不能揹上拐誘大嫂，一輩子洗刷不淸的罪名，尖酸刻薄的大嫂子，羞怒之下，乃以告發二人爲脅迫，迫使譚霜飛不得不向她出手，打鬥中「來如風」簡兵突然返回，在大嫂一面之詞的蠱動之下，也向譚，胡二人出手，混戰中，簡兵和大嫂不是譚，胡二人對手，雙雙受傷，「來如風」簡兵爲胡子玉的「神手箭」射瞎了雙眼，大嫂子却爲譚霜飛的「燕子翻雲手」，傷了兩脇，大禍鑄成，更只有逃走之一途了！

往後的廿年歲月，譚霜飛化名譚雁翎，胡子玉化名爲胡駿，他二人爲免於遭「鬼太歲」司徒火一干舊的兄弟的毒手，不辭關心萬里，由內陸逃到了極邊的甘肅地面，從事堅苦的新生事業！

皇天不負苦心人，由於譚霜飛的擅於經營，開始的時候，他們只是從事皮貨的轉手工作，漸漸摸淸了門路，而主動的從事販賣經營！

辛苦工作的結果，幾年下來，終於有所成就。

於是他們乃以多年集蓄的資金，在河西四郡開設皮貨商行，終於有了今日的大成，成了皮貨業中的巨商翹楚！

這時候的譚霜飛早已娶妻成家，生了一個女兒。

女兒冰雪聰明，貌美如花，譚霜飛自幼傳授了她一身武功，可是，却深深的約束着她！

他知道，昔日的一夥兄弟，幾乎沒有一日放過他，勢必還再找尋他們，意圖報仇！

江湖黑道裏，對於叛離組織的夥伴，處置之辣手，譚，胡是再淸楚不過的了。

當然，他們更淸楚昔日的大拜兄「鬼太歲」司徒火，以及衆家兄弟的殺人技倆，所以這二十年來，處處掩飾着鋒芒——

他們雖然從事大盤的皮貨買賣生意，可是對外却決不出名，雖有一身傑出的武功，却從不敢輕易施展！

——只是有一次！

那是前年的事了，譚家小姐路打不平，打傷了幾個馬賊，引起了馬賊的大舉復仇，逼得譚霜飛不得不出手，於是掩飾多年的心血白費了。

從那一天開始，譚老太爺擅武的名聲張揚了出去，事後譚霜飛深深的懺悔着，他担心這一次的疏忽，可能爲自己帶來一場未來的大難！

現在，他的這一番隱慮，似乎果然不幸而實驗了。

× ×

譚霜飛臉頰上，帶出了一片深沉的顏色！

「現在我們第一步，要打探出他們的動向！」譚霜飛注視着胡子玉道：「明天請完客以後，你出去一趟！」

胡先生點着頭道：「是！」

譚老長嘆了一聲，道：「二十年啦——我算計着他們也應該來了！」

胡先生吁口氣，說道：「東翁看看，我們該——？」

「逃不是個辦法，好在這些年，你我功夫都還沒有拉下，司徒火想要我們的命，也不是這麼容易的事，他自己也得小心一點！」

「可是嫂夫人那邊……」

譚老爺子臉上變了一下顏色，道：「——我也正在爲這個發愁，我自己的事，不能連累上她！」

「我看這麼吧，靑草湖那邊，我們不是還有爿馬場麼，我看不如請小姐同着嫂夫人到那邊先去住些日子，等着風聲平定下來，再搬回來！」

譚老爺子點點頭，道：「這個主意不錯，明天一早就要她們趕快動身……貴芝那孩子雖然好動，可是這些年，她那身功夫却也很有長進，有她陪着她娘，我倒也放心了！」

說着，他步下位來，推開一扇窗戶，徐徐注視着窗外，心裏的事，老是擱放不下——

譚霜飛道：「子玉，那一年的事，你還記得嗎？」

胡子玉點點頭：「怎麼會忘得了？」

「杜三娘眞的會死了？」

「要是眞中了二哥你的『燕子翻雲手』，那只怕是活不成了！」

譚老爺子眸子裏現出了一些淚痕，冷然的嘆息着道：「本不該用重手法傷她，可是……那種情形下又怎能……咳……咳……誰又知道他肚子裏會有老大的種？……作孽……我眞是作了大孽……」

老淚由眸子裏滾滾而出，一滴滴都掛在他銀色的鬍鬚上，他本來不是一個容易傷感的人，可是在回憶起昔年的那件痛心往事時，竟然情不自禁的激動至此！

胡子玉嘆息了一聲，道：「東翁保重……過去的事何必再去想它……現在他們幾個聯手，不要咱們活，咱們可得想個法子對付他們才行！」

「命——造化！」譚老爺子嘴裏不停的叨叨着：「老大叫他來吧……我得跟他評評這個理去！二十年了，二十年……了，我不能一直揹着這個黑鍋呀！」

胡子玉道：「東翁……東翁……你怎麼啦！」

「來吧……都來吧！我誰也不怕了……」譚老爺子把身子歪倒在太師椅上，慢慢他的聲音愈來愈小，像是睡着的樣子！

胡子玉本有滿腹的話想對他說，見他如此，也只好暫時不談，輕輕嘆息了一聲，轉身而去。

× ×

第二天淸晨——是一個淒風苦雨的日子！

譚家表面上和平常一樣，看上去靜靜的，沒有一些異狀，「巳」時不久，譚家的賬房胡先生，把府裏兩個最得力的武術師傅「混元掌」喬泰，「金槍」徐升平兩個人找來！

喬，徐二人來譚家有三五年了，過去在凉州鏢局子裏是幹保鏢的鏢師，在譚家是負責護院的工作。

兩個人已經事先得到了指示，要護送譚夫人和小姐出一趟遠門！

這是一趟新鮮着事，可是却也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的地方！

見面的時候，譚老太爺也在座上。

喬，徐二人行了大禮，一邊站定。

胡先生首先開口問道：「車套好了沒有？」

喬泰道：「套好了！」

胡先生說：「譚夫人和小姐要到靑草湖馬場去住些日子，你們兩個跟着，請兩位多注意——」

譚老太爺子一隻手摸着鬍子，囑咐道：「二位多辛苦了，爲免驚動外人，二位口頭上不宜張揚——」

「金槍」徐升平道：「你老不必掛心，這是小事，我們會料理的！」

胡先生道：「約束着一點小姐，不要她太任性了！」

喬泰恭聲應道：「是！」

胡先生就由袖筒裏拿出了桑皮紙裝着的兩封銀子，遞過去，喬泰雙手接住，怔了怔——

「先生——那用得了這麼多？」

譚老爺子道：「收下吧，也許還得住些日子！」

喬泰收下了兩封銀子，胡先生在一旁道：「老爺子所以挑選二位師傅去，是想借重二位身上的本事，淸草湖馬場一向沒甚麼人照顧，二位去了以後，好好把那裏整頓一下，馬場裏外都該有專人照顧！」

喬，徐二人應了一聲。

譚老太爺點點頭道：「你們先下去吧，記住，這件事千萬不可張揚出去！」

「是！」二武師行禮告退！

二人剛剛退出，一個穿着葱色小襖的丫環跑出來，向着譚，胡請了個安道：「太太小姐來了！」

胡先生趕忙站起來，就見軟簾揭處，那位拾掇得異常標緻的譚家大小姐譚貴芝，同着一位中年美婦人由室內步出！

那婦人高高的身材，白白的皮膚，娥眉淡掃，櫻口瑤鼻，身上披着一襲銀狐披風，想係平素養尊處優，看上去比她實際年歲要顯得年輕得多，望之不過三十許人，其實她實際上已有四十五六了。

譚霜飛五旬成家，對於這位比他年輕過二十歲的妻子，自然是格外的寵愛，從來不會分離過。

婦人娘家姓陶，小字錦璧，父親是著名的鏢頭「雲中客」陶松，自幼家學淵源，也曾練了一身武藝，只是拿來跟今天她自己的女兒貴芝比起來，可就差得遠了。

胡先生抱拳喚了聲：「嫂夫人——」

譚夫人含笑點首，道：「胡兄弟也在！坐吧！」

譚貴芝充着胡先生叫了聲：「大叔！」就看着她父親，撒嬌的道：「我就知道爹明天請客，怕我搗亂，故意把我和媽支走！哼！」

胡子玉最疼這位大姪女，聞言一笑道：「姑娘，在家裏住久了，能換個地方散散心不是挺好麼？」

譚貴芝噘着嘴道：「外面又下着雨，幹甚麼不等天晴了以後再走，媽——」她用手推了陶氏一下道：「妳勸勸爹，叫晚兩天再走嘛！」

陶氏笑了笑，道：「你這孩子早怎麼不說，現在車都套好了，走吧，你不是喜歡騎馬麼，到了馬場，可由着你的性子騎吧！」

說這些話的時候，她偷偷看了丈夫一眼，由譚霜飛的神態上可就看出來，一定是有甚麼困繞着他了，身爲賢妻，處處她都依順着他。

譚霜飛這時沉下臉來，看着女兒道：「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一個姑娘家，性子這麼野怎麼好？到了淸草湖，好好聽你娘和喬，徐二位師傅的話，平常在馬場裏散散心無所謂，可不許往遠處跑去，知道了嗎？」

（未完）

天壞王郎傳奇故事之二

血扇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陽典當東主蘇戎洵，三十年前被尊爲武林第一高手，因事退隱，那日當店中來了名少女，要當碎玉指武功，少東蘇少達如數當給她萬五千両，事後向蘇戎洵禀報，蘇戎洵大驚，急命蘇少達遠避隱名，但却不說原委，蘇少達不敢違命，臨走前店中朝奉指導他往找王岩弭禍。五祖廟空前熱鬧，一進香少婦爲一對黑道高手調戲，少婦引至郊外殺之，忽一老者率二大漢到來，二大漢聯手攻擊少婦，急危間，恰蘇少達經過將少婦救出，知少婦是王岩夫人朱玫，蘇少達乃將找尋王岩原因向朱玫道出——

黃梅雙結義　萬劍驚奸謀

朱玫道：「是什麼人威脅令尊？」

蘇少達道：「喬曉春喬浣蓮母女。」

「是兩個女人？難道她們的功力較八臂天王還要可怕？」

「在下見過喬浣蓮，她武功雖是不弱，在下自信尚有一搏之能。」

「是令尊不准你跟喬浣蓮一拚？」

「是的，家父還要在下隱姓埋名，以避奇禍。」

「原來如此複雜，看來除了王岩，別人只怕無能爲力。」

「這就是在下必須要尋找王大俠的原因。」

「他家住襄陽。」

「在下去過襄陽，只可惜緣慳一面。」

「不錯，他可能遷居別處了。」

「希望王夫人指示迷津。」

「我只怕會使你失望。」



「王夫人不願意告訴在下？」

「不，我也正在找他。」

「這個——咳，王夫人可知道王大俠去了何處？」

「不知道，不過，你如果願意，咱們不妨結伴而行。」

「這——只怕有些不便。」

「這有什麼要緊，咱們認作姐弟就是了。」

「夫人何等身份，在下怎敢高攀。」

「你也是闖江湖的人了，爲什麼這麼婆婆媽媽的！」

「姊姊旣如此說，小弟只好遵命了，見過姊姊。」

「這才像話，兄弟，咱們走。」

「是，但咱們去那兒？」

「萬劍山。」

「萬劍山？」

「是的，萬劍山屬於大巴山脈，是一個人跡罕至的所在。因爲它石筍如林，江湖中遂稱它爲萬劍山。」

「咱們去萬劍山做什麼？」

「自然是找你姐夫了，說不定咱們還有點意外的收穫。」

「什麼意外收穫？」

「你聽說過命運之鑰？」

「什麼是命運之鑰？」

「江湖中如此重大之事你都不知道，當眞是孤陋寡聞。」

「小弟初入江湖，還望姊姊多多教誨。」

「嗯，你的嘴原來是很甜的，告訴你吧，聽說有一股功力出神入化，而又極端神秘的武林人物，在萬劍山舉行萬劍派開派大典，凡參加萬劍派大典之人，都可以參加參與三級競試。」

「什麼叫三級競試？」

「三級競試是以三個功力獨到之人把守三關。闖過第一關者即具有三級武師的身份，並由萬劍派贈送花紅三千両。闖過第二關者爲二級武師，花紅是六千両，闖過第三關者爲一級武師，除獲得花紅一萬両外，並可一試命運之鑰。」

「命運之鑰怎樣試法？」

「萬劍山的萬劍洞中，有三十六根石筍，每一石筍之內都藏有一份獨步當代的武功秘笈，用命運之鑰可以開啓石筍，能得到何種絕藝，就要各憑命運了。相傳任何一項秘笈，都是武林絕响，得到一項秘笈之人，卽可功力大進甚至可與絕頂高手一爭長短。」

「萬劍派能以三十六種絕代武功逸人，該派武功之高，豈不駭人聽聞！」

「自然是，否則它怎能轟動江湖！」

「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姊姊認爲姐夫會去麼？」

「我想會的，因爲他是一個喜愛追求刺激之人。」

「好吧，咱們去試試。」

×　×

登高一望，羣山低頭，萬劍山的形勢實在雄偉無比。

可惜它太孤僻了一點，但如若用作幫會總壇，却是一個十分理想的所在。

山峯的中央石筍林立，如同萬劍插天，這些石筍被萬劍派列爲禁地，非經准許，擅入者立予搏殺。

石筍四週全是平坦的石地，但山峯外緣却陡峻異常，除了一條由人工開闢的磴地，可以說猿猱難登。

峯麓建有不少臨時搭蓋的木屋，是萬劍派招待參與開派大典的賓客的所在。

木屋雖爲臨時搭建，陳設佈置依然應有盡有，每幢木屋，均派有兩名伶俐的少女伺候賓客。

蘭陵郡主朱玫，及她的義弟蘇少達是住在一幢一明兩暗的賓館之內，他們到達此地，已經過了兩日。

蘇少達初涉江湖，識人不多，蘭陵郡主不願與人交往，自然也少有相識之人，在賓館的羣雄之中，他們是最少與人往來的一對。

這天的傍晚時分，他們正準備分別就寢，伺候他們的少女之一忽然向他們稟報道：「蘇少俠朱姑娘，有一位客人前來拜訪兩位。」

蘭陵郡主一怔道：「誰？」

女婢道：「是一個公子，他沒有道出他的姓名。」

蘭陵郡主道：「請他進來。」

女婢道：「是。」

片刻之後，女婢引進一名身材修長，玉面紫衣的青年。

蘭陵郡主面色微變，道：「是你！」

紫衣青年抱拳長揖道：「裴世澤參見郡主。」

蘭陵郡主冷冷道：「不敢當，裴大人也是來參加萬劍派開派大會的麼？」

裴世澤道：「下官是奉王爺之命，來迎接郡主返回京師的。」

蘭陵郡主道：「是麼？但勞動裴大人跋涉萬里，朱玫怎敢承當！」

裴世澤道：「這是王爺瞧得起下官，也是下官無比的榮幸。」

蘭陵郡主一哼，道：「我爹只叫我回去？」

裴世澤吶吶道：「這個……王爺只吩咐下官……」

蘭陵郡主道：「朱玫是有丈夫的人了，嫁鷄隨鷄，實在身不由己。」

裴世澤目光一瞥蘇少達，說道：「這位是……」

蘭陵郡主道：「他名蘇少達，是我的義弟。」

蘇少達雙拳一抱道：「粗人不知禮數，請裴大人勿怪。」

裴世澤道：「好說。」

語音一頓，回顧蘭陵郡主道：「郡主是住在這兒？」

蘭陵郡主道：「這兒是萬劍派接待來賓的賓館，我自然要住在這裏了，難道裴大人另有居處？」

裴世澤道：「下官是說……」

蘭陵郡主道：「拙夫行踪不明，我正在尋找於他。」

裴世澤面色一喜道：「下官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郡主不要見怪。」

蘭陵郡主道：「你說！」

裴世澤道：「王大俠功力精湛，在年青一代中堪稱傑出的人物。但他恃才傲物，目無餘子，終日厠身恩怨仇殺之中，縱能風雲一時，難免名高招妒……」

蘭陵郡主冷哼一聲道：「連你裴大人也妒恨於他，是麼？」

裴世澤面色一紅道：「郡主誤會了，下官身份不同於王大俠，怎能談到妒恨二字。」

蘭陵郡主冷冷道：「自然，裴大人世代簪纓，門第顯赫，拙夫只不過是一個江湖浪子罷了，怎能與裴大人相提並論？」

裴世澤訕訕的道：「郡主言重了，下官怎敢如此狂妄。不過，王爺王妃都在日夜思念郡主，王大俠既是行踪不明，郡主何不先回王府。」

蘭陵郡主道：「朱玫不孝，但人各有志，請裴大人上覆我爹娘，不要以我這個不孝的女兒爲念，裴大人如無別事，請回去歇息吧。」

裴世澤道：「郡主既如此堅決，下官自是不敢勉强，但江湖之上，詭詐百出，郡主千金之體，似不宜參與萬劍派明日之會。」

蘭陵郡主冷冷道：「你聽到了一些什麼？」

裴世澤道：「整個江湖，沒有人知道萬劍派掌門是何許人物。但參與開派大典的，包括當今武林的各大門派，而且全是名震江湖的一方雄主，依下官猜想，此中可能別有蹊蹺！」

蘭陵郡主道：「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你不知道命運之鑰？」

裴世澤道：「下官知道，但對萬劍派的用心不無懷疑。」

蘭陵郡主說道：「謝謝你，我會小心的。」

裴世澤費盡唇舌，也無法使蘭陵郡主心回意轉，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廢然告退。

翌晨艷陽高照，是一個萬里無雲的好天色。

在山的南麓搭有一座金碧輝煌的高台，是萬劍派開派大典的所在。

台前的觀禮席上已坐滿了各門各派的高人，人數雖多，却靜悄悄的聽不到半點聲息。

蘭陵郡主與蘇少達無門無派，又不是什麼名噪湖海的人物，他們的席位自然是敬陪末座了。

辰初時分，萬劍峯頭揚起一陣响亮的鐘聲，一隊衣色艷明的男女，由磴道步下峯麓。

領頭的是二十名白衣金帶，面如美玉的男童，他們分作兩行，每人抱着一桿黃

底紅邊三角旂，上面以金綫織成形似菊花的萬劍圖。

男童之後是百名身着天青勁裝的彪形大漢，這般人全是目蘊神光，太陽穴高高隆起，論功力，可能是些內外兼修的傑出高手。

百名大漢身後，是十名年逾五旬的灰衣老者，他們佈滿風塵痕跡的面頰之上，顯得一片冷肅。

緊跟着是由八名黑衣大漢抬着的一頂褐金軟轎，轎前珠簾高捲，裏面坐着一位身着青衫的蒙面之人。

轎後是三十名綺年玉貌的紅衣少女，分執干羽彩旂，簇擁着軟轎緩緩前進。

走在最後的是六十名黑衣人，他們有男有女，年齡也老少不一，瞧他們那雙冷傲凌人的眼神，必然都具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這是一個驚人的陣仗，足可以威懾江湖。

不過，對一般大門大派來說，這點威儀，不見得眞能嚇人。

但那些觀禮的來賓，幾乎每一個兩眼發直，縱然借他們三分胆量，也沒人敢喘出一聲大氣。

原因很簡單，萬劍派的人數不算太多，却網羅了不少人見人怕的魔頭。

轎前的十名老者，有八名是窮兇極惡，功力一等一的惡魔，當今任何一個門派，見了他們也得忍讓三分。現在居然一起投歸在萬劍門下，那能不使觀禮者悖然失色！

另兩名老者稍覺臉生，其實他們的來頭更是驚人。

在苗疆，這兩人的大名可以說家喻戶曉。

一般人爲了證實自己的淸白，常以這兩人作爲發誓的口頭語，所謂「鐵心無情，夜半拘魂」。

他們一個叫鐵心，一個叫無情，是兩個正直無私，冷面鐵心的前輩高人，只因他們很少離開苗疆，中原道上鮮有人識罷了！

除了這十名灰衣老者，最後的六十名男女，也有不少來歷不凡之人。萬劍派擁有這般威震江湖的高手，勿怪他們的開派大典能够盛况空前了。

這隊緩緩前進的行列，在衆矚目視之下，走向那座高台。

童男少女分立台前，百名壯漢在中央佈成一個方陣，最後的六十名男女分散於左右後三方，使慶典高台更是雄偉莊嚴，象徵一種睥睨四方的氣概。

高台中央設有一張虎皮交椅，青衫蒙面的萬劍派掌門，神態雍容的坐在那張交椅之上。

他的身後，肅立着十名灰衣老者，好像十個木雕泥塑的雕像，一動不動的在這兒兀立着。

一陣嘹亮的鐘聲，忽然由峯頂傳來，觀禮席上的羣雄，神色爲之一肅。

鐘聲纔落，四名白衣男童，及四名紅衣少女，身形陡的一轉，像彩燕般掠上高台。

他們先向萬劍派掌門躬身一禮，然後左右一分，簇擁於虎皮交椅的兩旁。

接着由萬劍派掌門身後，走出一位身材高大，面色木訥的老者。

他直趨台前，沉聲宣佈道：「本派開派大典，業於昨晚舉行，繁文褥節，不便請各位參加，敬請鑒諒。」

語音一頓，接道：「自今日起，萬劍派卽已宣佈成立，今後本派門下行走江湖之時，還望各位多多關照。」

此人語音不高，但字字淸晰，如雷貫耳，其內力之深，使在場各派高手，無不心頭暗懾。

他目光一轉，續道：「本派掌門爲了酬謝各位參加開派之情，特地準備了一點菲薄的謝禮……」

所謂謝禮，就是早已轟傳江湖的三級競試及命運之鑰，競試的場地就是這座高台，主試之人是由萬劍派選派。

他的宣佈，與江湖上的傳言全部相同，惟一不同的是獲得武師頭銜的高手，萬劍派願意從優錄用。

他這裏宣佈剛完，來賓席上已响起一股破鑼似的聲音。

「我說老頭兒，什麼三級競試，命運之鑰待會兒再說，你們萬劍派既是有意逐鹿江湖，還請咱們來湊湊熱鬧，貴掌門總該亮亮相，好讓咱們見識見識。」

台上宣佈的灰衣老者，是數十年前就已成名的黑道巨擘。如果不知道他就是黑煞神江淮，那就不能算作闖江湖跑碼頭的人了。

現在居然有人喊他老頭兒，豈不是一件怪事！

因此，台上台下數百雙眼光，不約而同的向發聲之處瞧去。

在人們的想法，此人口氣如此之大，必然也是一個名震江湖的前輩高人，誰知目光所及，不由大爲失望。

論長像，蓬髮四飛，滿臉油泥，連俊醜老少都分辨不出。

瞧他的穿着，那一襲破衫，可能經年沒有洗滌，憑他這副寒酸像，怎能配當江湖高人？

不過，他說的是理，黑煞神江淮雖是目露兇光，可也不便就此發作。

此時萬劍掌門輕咳一聲，緩緩由交椅中站了起來，道：「江護法。」

黑煞神江淮身形急轉，垂手躬身道：「屬下在。」

「你退下去。」

「是。」

黑煞神退立一旁，萬劍掌門已緩步於台口，面罩內目光如電，向台下羣雄匆匆一瞥，道：「這位朋友還有什麼問題？」

萬劍派雖是初創的門派，掌門人仍屬一派之尊。他能够依從一個名不見經傳之人提議，親臨台口亮相，這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難道眞要弄個灰頭土臉不成？

誰知那位不識相的寒酸並不以此而滿足，他嘻嘻一笑道：「在下還有兩點不情之請，希望掌門人不要見怪。」

萬劍掌門冷冷一哼道：「什麼事？朋友請說。」

窮酸道：「萬劍派崛起江湖，門下網羅的無一不是當代武林的精英，咱們有幸能參加貴派的開派大典，但如若不知掌門的姓氏及廬山眞面目，豈不是一件遺憾之



事!」

萬劍掌門緩緩抬起右手，摘下覆蓋面部的紗巾，道：「各位應該知道兄弟是誰了，還有什麼疑問麼?」

「啊，是他……」

「想不到他就是萬劍派的掌門……」

「………」

萬劍派掌門的眞面目竟使數百來賓造成一片騷動，他究竟是何許人物?

其實何止騷動而已，甚至心悸神搖，面色大變的也大有人在。

最衝動的莫過於蘭陵郡主，這位出身高貴，而又為情所累的女人，竟然嬌軀一陣顫抖，現出一臉憤恨之色。

她身旁的蘇少達見狀愕然道：「怎麼啦?姊姊，有什麼不對?」

蘭陵郡主銀牙一挫道：「我流浪江湖，到處尋找於他，想不到他却在這裏開山立寨，將我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蘇少達啊了一聲道：「妳說萬劍派的掌門是姐夫?」

蘭陵郡主恨恨的道：「不是他還有誰?走，咱們找那負心人去。」

不待蘇少達答言，她已衝出來賓席，像一陣急風，一逕衝向高台。

忽然一聲叱喝：「回去。」

刀光疾閃，勁風獵衣，兩名身着天青勁裝的大漢，掄刀分襲蘭陵郡主姊弟。

蘭陵郡主雖是心情激動，一身功力，究屬不凡，當刀光一閃之際，她已倒退三尺。

蘇少達更是家學淵源，造詣極深，待得刀光臨體，他才出手如風，以食中二指截向青衣大漢的脉門。

青衣大漢心頭一懍，手腕一翻，刀光斜划，以急如閃電的攻勢，再斬蘇少達的左脇。

此人變招雖快，蘇少達仍有反擊之力，但對方既是姐夫天壞王郎的屬下，他不便傷了彼此的和氣，因而錯步旋身，避開青衣大漢凌厲的一擊，同時連連搖手道：「兄台且慢，這是誤會。」

誰知蘭陵郡主大聲嬌叱道：「這不是誤會，兄弟，咱們走。」

嬌軀一擰，逕向山下急馳而去。

蘇少達呆了一呆，顧不得再向青衣大漢解釋，轉身一躍，逕向蘭陵郡主去處急追。

臨行之際，他以眞力向呆立台上的萬劍派掌門，高聲呼叫道：「糟糠之妻不可棄，姓王的，你當了掌門，就不要自己的妻子了!」

語音嬝嬝送向高台，他已置身數十丈外。

失去丈夫，是女人最為傷心之事。對義姊，他不得不盡保護的責任。

這雖是萬劍派開派時的一個插曲，但也是一樁極端尷尬之事。

闖江湖，仁義第一，信守為先，如若天壞王郎當眞拋棄糟糠之妻，他如何能統御屬下，行道江湖?

於是，萬劍掌門咳了一聲，道：「兄弟為了對武林同道盡一份心力，對拙荊難免冷落了些，各位如不介意，兄弟去去就來。」

語音一停，回顧黑煞神江淮道：「此間之事仍按原訂計劃進行，咱們走。」

語音一落，身形由台上急掠而起，他帶着兩名紅衣少女，向蘭陵郡主消失之處追去。

× ×

為了喜愛一個她認為值得去愛的男人，她不惜背叛父母，放棄尊榮的地位和享受，雖然她驕狂，她固執，但她的勇氣和情操，還是值得稱道的。

蘭陵郡主朱玫，她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

現在那高台之上，不正是她日思夜想，夢寐以求的男人麼?

她為什麼因為他部屬的攔阻就絕裾而去呢?

而且她像逃命似的飛奔，將輕功展至極限，一口氣翻越五座山頭，才將速度緩了下來。

蘇少達追上了她，以眩惑的目光向她一瞥，道：「姊姊，其實……」

蘭陵郡主擺擺手道：「不要說了，咱們還得緊趕一程。」

不容蘇少達詢問，她再度領先急奔。

而且她改變了方向，沿山脊直奔西北。

直到紅日含山，夜色將臨之際，她才輕舒一口長氣，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了下來。

蘇少達抹了一把額頭的汗水，吶吶道：「姊姊，咱們要不要找點吃的?」

蘭陵郡主道：「好的，咱們也該找一個歇息之處了。」

蘇少達道：「那邊一片竹林，也許有人居住……」

蘭陵郡主道：「好，你去瞧瞧。」

竹林是靠着澗邊，澗裏還有潺潺流水，襯着落霞晚照，當眞美麗已極。

蘇少達穿過竹林，迎面是一幢紅牆綠瓦的尼庵，庵前以竹根綴成梅花庵三個大字，原來是佛門尼僧修行的處所。

蘇少達不敢造次，退回歇息之處告訴蘭陵郡主道：「姊姊，那兒有一座尼庵，咱們要不要去求宿?」

蘭陵郡主道：「天色已經入暮，除了尼庵咱們很難找到寄宿之處了，走，咱們去求求庵主。」

蘇少達道：「好的。」

朱玫和蘇少達擬躍登台上，但為兩名黑衣持刀大漢所阻。

庵門是虛掩着的，蘭陵郡主推開庵門道：「有人麼?咱們是借宿的。」

「誰呀?」

隨着話聲，由佛堂後進走出一個妙齡女尼。她向蘭陵郡主及蘇少達打量一眼道：「兩位是……」

蘭陵郡主道：「咱們是姊弟，因訪友迷路，請小師父行個方便。」

妙齡女尼道：「出門在外誰都會有個不便，兩位請到佛堂待茶，貧尼去替兩位稟告師父。」

蘭陵郡主道：「有勞小師父了。」

妙齡女尼走後，蘭陵郡主瞅着她的背影道：「估不到荒山之中，竟然隱有武林高人。」

蘇少達道：「不錯，這位小師父目蘊神光，內力可能具有極高火候。」

蘭陵郡主道：「咱們才脫虎穴，不要又進龍潭，一切要小心一點。」

蘇少達道：「這位小師父滿臉正氣，絕對不會是包藏禍心之人，我看姊姊不必過慮。」

一頓接道：「姊姊，小弟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妳不要見怪。」

蘭陵郡主道：「不要緊，你說吧。」

蘇少達道：「咱們好不容易找到姐夫，姊姊為什麼這般絕裂?」

蘭陵郡主長長一嘆道：「那是因為我太瞭解他了。」

蘇少達道：「小弟不懂。」

蘭陵郡主道：「天壞王郎視功名如草芥，視富貴如浮雲，他豈是開山立寨，沽名釣譽之人!」

蘇少達愕然道：「姊姊是說那萬劍掌門不是姐夫?」

蘭陵郡主道：「不錯，他不是王岩，你想想，如若我不及時逃走，今後將遇到怎樣一個尷尬的局面?」

蘇少達心頭一懍，暗忖：「好險，咱們身在虎穴，人單勢孤，那萬劍掌門如是硬說姊姊是他的夫人，那……」

蘭陵郡主見蘇少達面色大變，不由微微一笑道：「你急什麼?咱們不是好好的麼?」

蘇少達道：「咱們能够安然逃脫，實在徼天之幸，姊姊是怎樣發覺破綻的?」

蘭陵郡主道：「你忘不了王岩是我的丈夫了，萬劍掌門無論怎樣善裝扮，他却無法學到王岩那超人的氣質。唉，只怪我最初太過衝動，幾乎造成難以洗滌的終身憾事!」

蘇少達道：「萬劍掌門能够網羅那麼多的黑道巨擘，可見他必是一個頗有來歷之人，他為什麼要冒充姐夫?」

蘭陵郡主道：「這就難說了，如果你姐夫能來，他必可查出其中眞像。」

他們說話之間，妙齡女尼已返回佛堂，她笑笑道：「兩位施主餓了吧，請隨貧尼來用飯。」

一日未進飲食，他們也實在餓了，遂跟隨妙齡女尼到食堂用膳。

飯後，妙齡女尼道：「貧尼淨塵，請問兩位施主怎樣稱呼?」

蘭陵郡主道：「我叫朱玫，他是我義弟蘇少達，咱們是來參加萬劍派開派的大典的，誰知却迷失了道路。」

淨塵女尼面色微變道：「兩位施主原來是萬劍派的貴賓，貧尼倒是失敬了。」

蘭陵郡主笑着搖搖頭道：「咱們如若是萬劍派的貴賓，就不會向貴庵乞食借宿了。」

淨塵女尼道：「施主不是前往萬劍峯參加開派大典的麼？」

蘭陵郡主道：「不錯，不過……咳，咱們姊弟決非壞人，小師父放心就是。」

淨塵女尼道：「敝庵與萬劍派近在遐邇，出家人不願惹上江湖恩怨，不是貧尼多疑，實是情非得已。」

蘇少達道：「咱們姊弟天亮就走，不會給貴庵帶來痲煩的。」

淨塵女尼道：「但願如此。」

一頓接道：「食堂後面有兩間臥房，兩位施主早點安歇吧。」

蘇少達道：「多謝小師父。」

淨塵女尼辭出後，蘭陵郡主冷哼一聲道：「她對咱們像審強盜似的，實在叫人瞧不順眼。」

蘇少達道：「這也難怪，萬劍派她們實在招惹不起。」

蘭陵郡主道：「好啦，咱們早些歇息吧。」

翌晨天色還未破曉，庵外忽然響起一片吵雜之聲。

蘭陵郡主及蘇少達原已存有戒心，吵聲剛剛入耳，他們已躍下床榻。

在走廊正好碰到淨塵女尼，蘭陵郡主道：「小師父，出了什麼事？」

淨塵女尼道：「不知道，可能是萬劍派前來惹事。」

蘭陵郡主道：「咱們姊弟與萬劍派發生了一點誤會，一時之間又無法說個明白，如當眞是萬劍門下，請小師父不要說出咱們在這裏借宿。」

淨塵女尼道：「那麼兩位施主就避一避吧，這般人八成是由萬劍派來的。」

蘭陵郡主道：「既然如此，咱們不如就此告辭。」

淨塵女尼道：「如此甚好，敝庵招待不週之處，還望兩位施主原諒，廚房有一袋乾糧，兩位可備作不時之需。」

蘭陵郡主道：「多謝小師父。」

此時庵門已傳來呼喝之聲，不容他們多作交談。

蘭陵郡主與蘇少達奔進廚房，果然發現一袋食物，蘇少達抓起食物袋，便雙雙穿窗而出。

到達後院，蘭陵郡主朱玫腳下一窒，說道：「兄弟，咱們暗中去聽聽他們說些什麼。」

蘇少達道：「不必了，姊姊，狗嘴裏還會長出象牙來麼？如若咱們不愼露了痕跡，豈不替梅花庵招來是非了！」

蘭陵郡主道：「說的是，咱們走。」

× ×

仙人渡，在漢水西岸，是光化至樊城之間的一個鎭集。

這天晌午時分，蘭陵郡主姐弟正在鎭中朱家小店中進食。

蘇少達想跟蘭陵郡主說些什麼，但一瞧她的面色，他竟將要說的言語，嚥了回去。

因爲他發現蘭陵郡主雙目圓睜，傻楞楞的瞧着店門，櫻唇微張，在上下不停的顫抖。

一個正常之人，除了嚇極喜極，不會有這等現象的。

以蘭陵郡主的性格，刀擱在脖子上，她也不會皺一下眉頭的，是什麼事會使她這般震驚？

蘇少達在訝異之際，也順着蘭陵郡主的目光瞧向店門。

「啊……」

他沒有蘭陵郡主沉着，又瞧了一眼，便忍不住驚呼出聲。

這也難怪，一個人乍逢意外之事，總難免駭極而呼的。

究竟是什麼會使他們這般錯愕？

原來店門之外立着一個修長的人影。

那人影眉目英朗，是一個塵寰罕見的突出人物，雖然他一身青衫之上佈滿風塵的痕跡，仍令人有着從容不迫，沉穩如山的感覺。

他不正是萬劍派的掌門麼？勿怪蘭陵郡主姊弟會這等駭異的了。

他們雙方在瞧看着，誰也沒有移動半分。

良久……

「姊姊！他是……」

「他是你姐夫，王岩。」

「眞的？」

「自然是眞的了，難道你瞧不出他與萬劍掌門之間，有着截然不同的氣質？」

「姊姊說的對，但，妳還等什麼？」

他們對答之際，王岩已走了過來。

「玫妹妹！當眞是妳？」

她撇撇嘴，報以一聲冷哼道：「不認識我了，對麼？哼，這些日子你跑到那裏去了？」

王岩微微一笑道：「我走遍中原，到了京師，又到了關外，這麼一來一去，就溜去了個把年頭。」

蘭陵郡主道：「踏遍名山勝水，好興緻！」

王岩長長一吁道：「妳姑奶奶負氣一走，我的兩條腿就受夠了活罪，這種興緻，還不是拜妳之賜！」

蘭陵郡主呆了一呆，歉然道：「對不起，相公，我錯怪你了，兄弟，快見過你姐夫。」

蘇少達雙拳一抱道：「小弟蘇少達見過姐夫。」

王岩還了一禮道：「蘇兄弟不必客套，咱們似乎沒有見過？」

蘭陵郡主道：「蘇兄弟初涉江湖，你自然沒有見過，坐下來先吃點什麼，我再慢慢的告訴你。」

王岩坐了下來，要店家添上杯筷，再加上幾味菜餚，慢慢的飲食着，當他酒足飯飽之後，蘭陵郡主才嘆息一聲道：「一波剛平，一波又起，這世界之上，似乎永無寧日。」

王岩道：「又發生了什麼事？」

蘭陵郡主道：「你整天在江湖上跑，就沒有聽到又出了一個萬劍派？」

王岩道：「聽說過，開山立寨，平常得很，妳何必這麼緊張。」

蘭陵郡主道：「萬劍派的掌門姓王名岩，我不緊張行麼？」

王岩道：「天下如此之大，同名同姓在所難免。」

蘭陵郡主道：「如若他還叫天壞王郎呢？」

王岩一怔道：「有這等事？」

蘭陵郡主道：「豈止有這等事，他的容貌服色，也跟你毫無差異。」

王岩駭然道：「妳怎樣知道的？」

蘭陵郡主幽幽道：「爲了舅父之事，使我心灰意冷，我原想青燈木魚，終了此身的，但禁不住師姊苦勸，也實在放你不下……」

接着她將到襄陽找不着他，順便至黃梅五祖寺進香遇到蘇少達，以及百祥典當的怪異之事，與參加萬劍派開派大典等一一詳述。

聽罷蘭陵郡主的叙述，王岩的眉峯不由鎖了起來，半晌，他才咳了一聲道：「妳說的不錯，江湖之上果然永無寧日，而且同一時間發生兩大奇案，辦起來難免要顧此失彼了。」

蘭陵郡主道：「你說是兩大奇案？」

王岩說道：「是的，這不止是個人恩怨，一個處理失當，可能會演變成武林浩刦！」

蘭陵郡主朱玫道：「你說咱們該怎樣辦？」

王岩道：「蘇兄弟。」

蘇少達道：「姐夫有什麼指示？」

「令尊對那雙典當武功的母女，似乎早已相識。」

「由家父的言語及神情推測，那喬曉春可能是相識之人。」

「令尊不肯說出他們之間的恩怨？」

「家父似有難言之隱。」

「府上還有人認識喬氏母女麼？」

「有，奉朝查喧，他跟隨家父已有多年了。」

「他也不肯告訴你？」

「是的，他除了要小弟尋找姐夫，任什麼都不敢說。」

王岩默思良久，道：「三十年前令尊是當代武林的第一高手，但在日正當中之際，竟忽銷聲匿跡，依常情而論，這已經夠耐人尋味的了，再說，憑令尊當年獨闖巫山朝陽峯，連敗當世五大掌門，這等胆識與武功，怎能對喬氏母女這般畏懼？」

蘇少達道：「是的，喬浣蓮的碎玉指雖爲武林一絕，但小弟家傳旋風連環掌絕不會輸於此等指力，家父的退讓，必與胆識武功無關。」

王岩道：「不管眞象如何，令尊惹上的必是一樁絕門絕戶的深仇大恨，否則他就不會要你遠走他鄉，隱姓埋名了。」

蘇少達愁容滿面道：「姐夫……」

王岩道：「不必發急，兄弟，待一會咱們就趕往岳陽。」

蘇少達大喜道：「多謝姐夫。」

王岩道：「既是自己人，你就不必客氣了，玫妹妹……」

蘭陵郡主道：「什麼事？相公。」

「那萬劍掌門眞的像我麼？」

「除了神韻，很難分出眞僞。」

「參加萬劍派開派大典的，都是何方高人？」

「有少林寺的監堂主持宏法大師，武當派的掌門師弟恢弘道長，青城掌門無憂眞人，長風門主白浪，南暝世家的主人賀白冰，綠林巨擘絕戶掌舒尚義，湖海王魯異鱗，其他黑白兩道的高人還很多，只是我一時記憶不起。」

「他的部屬呢？」

「天宇八魔，還有名震苗疆的兩位高人……」

「鐵心無情？」

「是的。」

王岩長長一嘆道：「江湖果然是一個風濤險惡的所在，咱們又將面臨一次無邊刦運了。」

蘭陵郡主道：「你發現了什麼？」

王岩道：「此時說來徒亂人意，咱們還是解決了蘇兄弟的難關再作後計。」

× ×

他們在樊城買了三匹坐騎，然後沿荆襄官道直趨岳陽。家門近在咫尺，王岩也無暇返家一探。

好在除了一幢破房子，別無牽掛之人，不回去也沒有什麼要緊。

但在這一路之上，他們遭到了不少的困擾，萬劍派的掌門，別人自然會側目而視。

這時他們住在沙市，那悠悠流水，與震耳的濤聲，使王岩與起滿腹愁緒。

蘭陵郡主瞧着他柔聲道：「早點睡吧，相公，這幾天夠勞累的了。」

王岩道：「妳先睡吧，我想靜靜的想它一想。」

蘭陵郡主道：「不必想了，該來的終歸要來的，怕痲煩，咱們就搭江船吧。」

王岩道：「我知道，我是想在岳陽事了之後，親赴各大門派予以解說，咱們如不能搶先一步，今後就只有被人牽着鼻子走了。」

蘭陵郡主道：「如此甚好，岳陽近在咫尺，咱們處理完了蘇兄弟的事後，就儘快向各大門派解說。」

翌晨，他們到江邊搭上一艘專走岳陽一帶的烏篷單桅船，船老大是當地人，約莫五十上下，船夥是他的老妻，及一個女兒。

同船的客人一共七個，除了王岩一行三人，另有兩名老者及一對年青夫婦。

這是一艘客貨船，前艙頗爲寬大，七名客人是可以容納下來的。

但自開船後，那對年青夫婦便已走出前艙，他們似乎貪看沿岸景色，在指指點點的笑談着。

令人岔眼的是那位青年神色冷峻，目蘊兇光，雖然他穿得一表斯文，仍掩不住一股江湖人的習性。

那女的穿着入時，生就一副水汪汪的桃花眼，她雖是貌僅中姿，但雙目流轉之際，仍有勾魂攝魄的魔力。

那男的從不肯輕易瞧看王岩他們，女的却在輕顰淺笑之間時常投給王岩嫣然一瞥。

對這等女人，王岩自然不會理睬，可是蘭陵郡主却有點瞧不順眼，秀眉一掀，幾次要想發作。

王岩握着她的雙手，輕輕道：「忍耐一點，妹子，咱們任重道遠，此時不宜節外生枝。」

（未完）

民間遊俠事故

朱羽·文
盧令·圖



曉山風雲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道往曉山鎮找范五爺報殺父之仇，詎范五爺早已埋刀洗手長齋禮佛，且雙目又盲，譚道終於不忍下手，在他剛要離去之際，突有二店漢子衝進鎮中，要求范五爺庇護，其子范長順拒之，譚道見追緝的北洋軍特務隊已至鎮外，乃擅作主命二漢子躲入油坊。徐隊長進入鎮中下令搜索，譚道阻之，說出軍警執法處長武瑤軍是他拜兄，徐隊長不敢無禮，又不敢相信，遂命士兵回省報告，未幾，武處長二姨太坐汽車到來，堅邀譚道進城，譚道諉稱有事，準定明早進城謁見武瑤軍——

****

香閨驚噩夢　鐵壁走蛟龍

「嫂子別說啦！」譚道心裏頭已經有些不耐煩了。「妳快些請回吧！」

「你明天中午準定來？」她又釘了一句。

「準定。」譚道點點頭。

「好！」她咬咬牙，手中短鞭又空抽了兩下。「你要是不來，我就敎你大哥派炮隊來轟平曉山鎭……走！」

「二姨太請先回，」徐成龍連忙跑過去拉開汽車門。「小的還有差事未了。」

「什麼差事？」二姨太惡狠狠地釘了他一眼。

「追緝兩名要犯……」

「追你娘的頭，」唰地一鞭抽在徐成龍的胳臂上。「你少待在這兒惹咱們小弟噁心，滾！滾！滾！」

「是！是！是！」徐成龍彎腰鞠躬，前額幾乎觸到了地。

小汽車開走了，徐成龍所率領的馬隊也相繼而去，鎭東頭的大路上揚起一陣塵烟。

范長順來到譚道的身邊，輕聲說：「譚老弟請裏面坐，該吃晌午啦！」

「不了！」譚道緩緩旋過身子，語氣冷冷地說：「請轉告五爺一聲，我姓譚的不吃花言巧語，只是信服一個理字。他是禮佛吃齋的人，應該不會說假話。如果往後讓我發現他是假貌僞善，沽名釣譽，他那顆白髮皓首仍然要擰它下來。」

「譚老弟！你……」

「至於那兩個人，」譚道走去他那匹白色健馬的旁邊，準備要跨上去，却又停了下來。「是我作主留下來的，如今特務隊的人馬已經由我擋了回去，該怎麼發落，那是你們的事了。」

「喂！」一聲嬌喚，只見范秀雲從范氏家廟那邊跑了過來。「我爺爺說，請您到佛堂裏去坐一坐。」

「不了！」譚道搖搖頭。「古話說得好，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他縱然有一萬個理，先父總是死在他手裏的，多一見不如少一見。」

范長順面上不禁浮現了訕訕之色，他向女兒秀雲打了一個眼色，緩緩說道：「家父長齋禮佛，就是爲了追贖前愆，老弟能夠不究既往，范家一門感戴無涯，家父此刻要請老弟到佛堂一晤，必然有什麼重大之事相商，老弟還是勉爲其難吧！」

譚道輕微地一皺眉頭，沉默不語。終於他還是丟下了馬韁，向范氏家廟那邊走了過去。

家廟的院落中，這時已擺下了兩張籐椅，兩椅之間設了一個茶几，几上放着兩盞香茗。范松正安詳地坐在籐椅上。

范長順跟在譚道身後，待譚道進門後，他就帶上了朱門，留在廟外了。

院子裏兩株虬松散發淸香，佛堂內香烟嫋嫋，氣氛顯得靜穆，將譚道心中的那股敵意冲淡了不少。

范松的眼睛看不見，而他的聽覺却十分敏銳，待家廟的朱門一關上，他就站了起來，朝他對面那張空籐椅一擺手，輕輕地說：「請坐！」

譚道一言不發，默然坐下。

范松跟着落座，一隻手捻動着胸前的唸珠，緩緩說道：「老朽以待罪之身，本不該多問什麼。但是這件事非比尋常，所以要冒昧一問——你和武瑤軍究竟是什麼關保？」

譚道凝視着范松，久久不語，似是對這一問，多少感到一些意外。

范松雙手合十，先誦唸了一聲佛號，然後告罪道：「請恕老朽冒昧，而且也要請你據實相告。」

譚道被范松那種誠懇的態度所感動，於是敍述他和武瑤軍交往的來龍去脈：「去年三月，武瑤軍最寵愛的二姨太彭淑娥遠赴關外省親，在途中遇上了鬍匪。那幾個混球竟然不知這個娘們是北洋軍中顯赫大員的愛妾，將同行保護的四名侍衛全部槍殺，財物搶刦一空，還要對彭淑娥輪番凌辱。適巧被我撞見，才救了她一命，當時武瑤軍駐紮在張家口，因見彭淑娥受驚過度，我於是親自將她送到武處長武瑤軍雖然是一個顯赫大員，倒有幾分江湖味，先是留我給他當副官主任，後來又要我幹特務隊長，被我拒絕了之後，他又堅持要我結拜兄弟。爲了想安然脫走，我才勉強地叫了他一聲大哥。他盛宴欵待，就是不讓走，後來還是偷偷溜掉的。老實說，今天如果不是爲了救一時之急，我根本就不會攀這層關係，北洋軍人作威作福，魚肉百姓，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哦！原來如此。」聽口氣，范松好像放下了心。

「不知范五爺因何動問？」

范松在袖筒裏面抽出一張摺叠成小四方塊的紙遞到譚道面前：「你先看看這封信。」

譚道這才注意到那張紙片完全是依照江湖上傳遞密函的摺叠方式，他不想去閱覽內容，那樣或者可以置身事外，如果展閱這封密函，他就免不了要牽涉其中了。因此，他猶豫着沒有伸手去接。

范松那隻懸空舉着的手是枯槁而瘦弱的，也是穩定的，說話的聲音更是出奇的穩定：「前輩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人在江湖，心存魏闕——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務必要以救天下蒼生爲己任。以你的爲人，你絕對應該看看這封信。」

譚道沒有說話，心頭也不再猶豫，將那件密函接了過來。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書拜五爺范松前輩：睽違教誨，十有五年，閱悉前輩健朗如昔，不勝欣慰。力君幼未讀書，不曉春秋大義，然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乃於今春投効革命軍軍法執行處。落拓江湖一草芥，能有此報國之機，前輩當也能代力君而喜也。玆有懇者：今有本處密使薛濟羣，丁彥剛二君北來公幹，尚祈鼎力襄助爲禱。耑此奉聞。

陳力君頓首」

看到最後的署名，譚道心頭不禁暗暗一動：鐵拳鋼爪陳力君在江湖上是個响叮噹的人物，如今竟然有了這樣一個正規的出路，眞是值得一喜。

「譚小哥！」范松的聲調很輕，却是字字有力：「你方才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北洋軍作威作福，魚肉百姓，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可是出自肺腑？」

譚道不禁兩眼一翻，沉聲說道：「五爺，我自從牙牙學語到今天，還不曾說過假話。」

「聽到你這句話，我很放心，」范松吁了一口氣，接着嗓門一壓：「對於那兩位密使，你打算……？」

「我！由我護送他們離境。」譚道回答得十分爽快。

「問題是——他倆北來公幹，如今任務尚未達成，不能一走了之。」

「哦！」譚道不禁倒吸了一口長氣。

「小哥！不是我用大帽子壓你，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你可千萬不能推諉。」范松的聲調雖很平和，却是義正辭嚴。

譚道一時沒有說話，表面上他是十分平靜，心中却是思潮起伏。從關外到關內，他對北洋軍醜惡的嘴臉看得太多，北洋軍的劣行也見得太多……

「小哥！」范松以嚴正的語氣釘着他：「你可得好好想想。」

「以五爺的意思……」

「我要你留在曉山鎭，不但要保護這兩位密使，還要協助他們。人生短短數十寒暑，如像我這樣，活到白髮皓首，兩眼漆黑，而沒有作過一件額手稱慶的事，豈不是一大遺憾？」

「譚壯士！」朱門推開，范秀雲一個大步跨進了門檻。「你是應該留下來…」

「秀雲！」范松輕輕一聲吆喝：「不許妳插嘴。」

「爺爺……」范秀雲受委屈似地叫了一聲。

「五爺！」譚道的語氣畧顯激動：「令孫女的話說得對，我是應該留下來。五爺，就這麼說定了。」

「哦！」范秀雲目光中透現欣喜的神色。「你眞了不起！」

「小哥！你的確了不起。」范松讚了一句，然後又吩咐他的孫女兒：「秀雲！告訴妳爹，從今天起，鄉團交給譚小哥提調。」

「這樣不行，」譚道連忙加以拒絕。「我身在客位，一旦攬此大權，反倒引人側目，不如……」

「小哥！你眞是少年老成。」范松舉起枯槁的手，似乎想摸摸這個年輕小伙子，終於，他那隻手又放了下去。緩緩地說：「好吧！明處你是客，在暗處，我會吩咐長順，一切都聽你的。」

「不敢。」儘管對方看不見，譚道仍抱拳行禮。

「秀雲！」范松問：「那兩位客人安頓好了麼？」

「安頓好了……」

「妳先帶譚小哥跟那兩位客人談談，再作計較。」

「是的，爺爺。」范秀雲一面應着，一面向譚道打了一個手勢。

譚道沒說話，跟隨她向家廟外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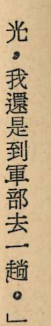
× × ×

皮靴子擦得雪亮，靴底的鐵釘也是亮晶晶的。武瑤軍的兩隻脚高高蹺起擱在枱子上，站在一旁的徐成龍心頭一直在發寒；釘着鐵釘的靴子踢在身上一定不好受。

坐在一旁的二姨太可沒有閒着，手中的皮鞭抽個不停，唰唰唰唰响！更敎徐成龍心煩。

那雙皮靴落了地，武瑤軍在屋子裏兜了一個圈。徐成龍咬着牙，準備皮靴隨時踢到身上來。意外得很，一向暴戾的武瑤軍竟然沒發脾氣。他冷冷地問道：「你說——那兩個奸細是逃到曉山鎭上去了？」

「沒錯。」徐成龍回答得非常肯定，



生怕一猶豫就會招來橫禍。

「淑娥！」武瑤軍瞅着他心愛的二姨太。「譚道那小子突然來到了曉山，是不是有點蹊蹺？」

「喲——」二姨太的尖嗓子又嚷了起來。「咱們高高在上的執法處長，你敢情將譚小弟和革命軍的奸細，扯到一塊兒去了。」

武瑤軍皺皺濃眉：「我是在猜疑。」

「我看你呀！」二姨太的語氣透着奚落：「比四郎探母裏面的鐵鏡公主還要會猜哩！革命軍的奸細打從南邊來，咱們的譚小弟打從北邊來，兩下裏說什麼也扯不到一塊兒去。你猜錯啦！」

「淑娥！」武瑤軍陪上了笑臉。「我可不是有意去猜忌妳那位譚小弟……」

「甚麼？」她一掄眼珠子，站了起來。手中皮鞭唰地一聲從武瑤軍眼面前劃過，嚇得他連忙退後了一步。「話要說淸楚點！什麼我的譚小弟？你跟他燒的香，你跟他磕的頭……」

「好！好！好！」武瑤軍一連串地打躬作揖。「算我說錯，行不行……」

外面突然响起了吆喝聲：「報……報告二姨太，東來順的酒菜送到，是擺在花廳？還是擺……？」

「擺你娘的！」二姨太肚子內似乎滿是火氣，這會兒一股腦發洩出來。「倒在狗盆裏餵狗！」

外面那人傳述：「二姨太吩咐，東來順送來的酒席倒了餵狗。」

武瑤軍向徐成龍作了一個聳肩苦笑，徐成龍却不敢作任何表示。他知道這是一個最危險的時候，稍一不愼，不但要挨皮靴，還要挨鞭子。

今天武瑤軍的脾氣格外好，他向徐成龍揮了揮手：「這樣吧！一來那瞎眼老傢伙挺不好鬥，二來嘛！咱們的譚小弟又在鎭上。所以今天暫時不要動手，暫時先派人在曉山鎭附近放哨，別讓那兩個奸細走脫。」

「是！」徐成龍脚跟用力一靠。

「去吧！」武瑤軍再度揮手。「今天沒有抓到那兩名奸細，算是重大過失；遇上咱們的譚小弟算是一功，功過兩抵，往後你小心點。」

「謝謝處長！」徐成龍轉身要走。

「站住！」二譚太却又叫住了他。

「在！」徐成龍一個向後轉，脚跟再度靠攏。

二姨太將皮鞭倒過來，戳在徐成龍的鼻尖上，兇狠狠地說道：「徐成龍！我也給你一道命令，你要是再惹得咱們譚小弟冒火，我非剝你的皮不可。」

「是！是！是！」徐成龍彎着腰，倒着退了出去。

「淑娥！」武瑤軍仍是陪着笑臉。「妳是發的那一門子火？」

「哼！」二姨太的鼻孔裏直冒冷氣。

「淑娥！」武瑤軍皺起了眉頭。「公是公，私的私，妳也不想想看，革命軍派兩個奸細來幹麼？一定有什麼不良企圖，這非得抓來拷問出一個結果來不可。萬一出了漏子，是要掉腦袋的啊！」

二姨太白了他一眼，沒好聲地說：「別拿兇話嚇人，你想想看，以往我什麼時候問過你的公事？剛好譚小弟來到曉山鎭你就要抓奸細，豈不是有意令他心煩？」

「唉！」釘着鐵釘的皮靴連連在地上跺了兩下。「我眞不知道要怎樣才能跟你說得淸楚。妳左一聲譚小弟，右一聲譚小弟，好像……」

「好像什麼？」她手裏的皮鞭繞空轉圈兒，似乎隨時都可能抽出去。

「嘿嘿！」堂堂的執法處長在心愛的二姨太面前竟然只有乾笑的份。「好像譚道那小子比我還重要。」

「喲——」這一聲尖叫幾乎要劃破人的耳鼓，她一隻手叉着腰，連連向前逼了三步，逼得武瑤軍後退不迭。「你倒找起我的碴兒來了！你不想想看，若不是譚小弟，我早就失身在那幾個鬍匪手裏啦！所以……」

「所以你拿他當恩人看對不對？」

「我不但拿他當恩人，簡直就拿他當菩薩。」皮鞭梢險些又戳到武瑤軍的鼻尖上。「往後你若是再喊他小子長，小子短的，我可不依。」

「好！好！好！我叫他譚小弟，行了吧？」武瑤軍陪着笑臉打圓場，然後又掏出銀鍊掛錶瞧了瞧，一本正經地說：「淑娥！我要到軍部去一趟……」

「又是軍部，那來那麼多事？」二姨太噘起了嘴。

「淑娥！」武瑤軍嗓門壓得低低的：「這半個月來，革命軍進展得很快，咱們再不扎緊點，就要踹進咱們防地了。本來今天中午軍部有個要緊的會議，妳一個電話才將我叫了回來。既然今天譚小弟不賞光，我還是到軍部去一趟。」

「好——我的武處長！」她這一聲嬌滴滴的喊叫，酥到人的骨子裏，接着粉臉兒又是一繃。「告訴你那位寶貝隊長，敎他少惹咱們譚小弟心煩。」

「是！」武瑤軍雙脚靠攏，像小丑似地行了一個軍禮。

武瑤軍那種嬉皮笑臉的神色，在踏出內廳的那一瞬間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般肅殺的寒霜。

馬弁立刻迎了過來，垂首候示。

「備車！」武瑤軍邊說邊往外走，嗓門壓得低低的：「告訴徐成龍，我在東來順飯莊，要他立刻來。」

「是！」馬弁雙脚一靠，行了個軍禮，趕到前面了。

坐在內廳的彭淑娥托腮沉吟着，她的雙眉不時輕蹙，目光直直地瞪着滿是字畫的牆壁，看上去，她好像有什麼心事。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突然大叫一聲：「虎妞兒！」一個身高體健，約莫二十出頭的姑娘立刻應聲而出。

彭淑娥向她招招手，待她來到身邊，才低聲問道：「曉山妳熟不熟？」

「熟得很！我……」

彭淑娥截住了她的話：「到曉山鎭去跟我辦一件事……」以下的話，她愈說愈輕，只見虎妞連連地點頭。

虎妞退去，彭淑娥仍在托腮沉吟。不過，她的眉尖已不再輕蹙，面上也浮現了一股淡淡的笑意。

× ×

晌午過後，曉山鎭上逐漸熱鬧起來。

酒樓茶舖是高朋滿座，街上行人穿梭不絕。在東邊的一塊空地上，馬家班扯開了場子，開始了首度演出。

一根綫索絞在兩根大木柱上，離地丈餘，馬班主的大女兒巧妞在震天响的鑼鼓聲中一躍上了鋼索，就憑這一手功夫，就博得了轟雷般的掌聲。

巧妞落在鋼索上幌了幌，穩住身子，緩慢地在索上走着，她的兩手伸張出去，平衡身體，纖巧的細腰不時在左右扭動，姿勢非常美妙。

在一大羣屏息凝神的觀衆中，譚道也在；但是他所觀賞的不是巧妞在鋼索上的美妙身法，而是班主馬正風那張滿是風霜的面孔。

譚道彷彿在馬正風茫然的眼神中窺探到了什麼奧秘，然而他又摸不着究竟是些什麼奧秘。他只是覺得：馬正風不是一個尋常的跑碼頭的藝人。

巧妞走完鋼索，從上面跳了下來，如雷鳴般的掌聲從四面八方响起，銅板，零錢，叮叮噹噹地落滿了一地。

馬家班的人都在抱拳道謝，班主馬正風自然也不例外。不過，他那雙眼睛並沒有盯着地上亮晃晃的銅元，而是瞅着人羣中的譚道。

譚道似有所覺，摸出一塊大洋，噹地一聲丟在場子裏，抽身走了，眞不知吸引了多少目光。

一個人快步走到了他的身邊，低聲說：「暧！我爹讓我來告訴你，省城來了一位女客要見你。」

譚道轉頭一看，發現說話的人是范秀雲。先沖她笑笑，然後以不屑的語氣說：「敢情是那位二姨太派來的人。」

「誰知道？」范秀雲撇撇嘴。「身高馬大，一點也不像是個女人，頭髮不長不短，眞是怪模怪樣。」

譚道偏轉頭，笑着說：「秀雲姑娘！女孩兒是不是都喜歡說自己美別人醜？」

范秀雲雙目瞪得溜圓，脚步也停了下來。突然一跺脚，掉頭就走。

譚道聳肩微笑，沒有去理會她；在他的心目中，范秀雲只不過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女孩子。

廣濟油廠門口拴着匹高頭健馬，馬身濕漉漉的，必然是一路上疾奔而來。譚道心頭暗暗一動：是什麼大不了的要緊事？

來客正是二姨太彭淑娥的貼身心腹女侍虎妞，正有些不耐煩地在院落裏踱來踱去，一見譚道踏上台階，就迎了上去問道：「你可是譚道？」

「不錯，」譚道一邊應着，一邊打量對方：「姑娘是……」

「來！」虎妞一把抓住了譚道的手腕，就往門外拖。「我有話跟你說。」

譚道很想甩脫那隻手，試了試，竟然鬆不脫，這位姑娘家還眞有幾分蠻勁兒。

來到外面的粉牆下，虎妞才鬆了手，以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我叫虎妞兒，是二姨太跟前的女侍，二姨太吩咐我趕來跟你說句話。」

「說吧！」譚道勾着頸子，眼觀鞋尖似乎不願見到對方那種口沫橫飛的樣子。

「二姨太讓我告訴你，」虎妞嗓門一且壓低，就粗啞得像是一個男人。「省城南門邊有家戲園子，名叫金桂樓，今晚落子戲名伶白玉霜頭晚登台，打泡戲是潘金蓮，二姨太要你今晚去金桂樓看戲。」

譚道抬起頭來，翻了虎妞一眼，冷冷地說：「請回覆二姨太，落子戲我看不懂，今晚不想去。」

「二姨太說，你一定要去。」虎妞的語氣很強硬。

「為什麼？」譚道生來就不喜歡受壓迫。一聽虎妞說話的口氣，他就不禁頭上冒火。

「因為二姨太有很要緊的事告訴你，」虎妞人粗心眼兒可不粗，臨了又加上一句：「二姨太說，如果你今晚不去，只怕你會後悔。」

譚道不禁楞住了，就在他雙眼瞪得溜圓的一瞬間，虎妞已轉身走到健馬旁邊，解開韁索，上馬而去。譚道默然注視着她的背影，心中暗道：這妞兒可眞不簡單，不但膂力驚人，騎術也相當精。……

「譚老弟！」范長順突然出現在他的身邊，目光也是望着那一縷騎蹄揚起的塵烟。「是省城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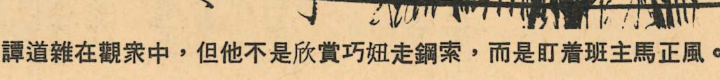
「唔！」譚道漫應了一聲，似乎不願對方再追問下去，於是轉過了話題：「范掌櫃！依你看，鎭上是不是有人作了北洋軍的狗腿子？」

范長順的眉毛聳動了一下，緩慢地說道：「這……倒難說，曉山鎭五、六千人口，總會有幾個見錢眼開，不知死活的東西。」

「范掌櫃！」譚道的語氣非常凝重：「今兒那兩位貴客是明着來的，當時也有許多人瞧見，一傳十，十傳百，油紙終歸包不住火。遲早會傳到徐成龍耳朵裏去。這件事咱們該早作算計才好。」

「是！是！」范長順連連地點頭。「您看……？」

「想用咱們幾隻手去掩住五、六千張嘴巴，只怕也辦不到。這麼着，平日裏愛往省城跑，和北洋軍人走得勤的人，您多留點意就行了。」



譚道雜在觀衆中，但他不是欣賞巧妞走鋼索，而是盯着班主馬正風。

「嗯！我會留神。」

譚道突然語氣一轉：「您看，那個雜要班子怎麼樣？」

「聽說玩藝兒還不太好。」

「我說的不是玩藝兒。」

「哦！」范長順不由得吃了一驚。「你是說……？」

「范掌櫃！」譚道面上浮現了笑意。「說穿了就不值錢啦！您多留意點！」

「是！是！我會吩咐下去。」

「我要兩個人。」

「什麼樣兒的？」

「拳脚刀槍上的功夫不一定怎麼好，人精明一點，平日裏不大露臉的，鄉團裏有嗎？」

「待會兒我親自去挑，什麼時候派用處？」

「日落前。」

「誤不了，誤不了！」

「對啦！」譚道又將話題轉開：「我這幾年在外浪蕩慣了，住在油坊裏反倒受拘束。我方才在鎭上溜溜，發現那家『安居客棧』還挺潔淨，我已經定了房……」

「那怎麼成？」范長順急急地說：「您是遠道貴客，怎能讓您住客棧？有什麼不如意的，請儘管吩咐。」

「范掌櫃！」譚道滿面含笑地說：「一客氣反倒顯得生疏。您就讓我住在客棧裏吧！那樣我還自由自在些……人選妥了，就帶他們到客棧裏來。」

「譚老弟！你已然這麼說，我也不便勉强了。只是……」范長順趦趄了一陣，才緩緩接着說：「……你住在油坊，一定會照顧得週全一點。」

「那兒話？憑范掌櫃手中鄉團的實力，那兩位貴客可說保險得很。好！就這麼說定了。」譚道抱拳拱拱手。「我要去歇會兒，夜裏說不定要跑一趟省城。」

「去省城？是剛才那位女客帶來了口信……？」

「不！」譚道連忙截住他的話。「去走走，瞧瞧……回頭見！」

譚道發現自己在曉山鎭已經成為一個新鮮人物，孩童們跟在他身後，年輕的姑娘躲在門縫後面偷偷地打量他。男人也都含笑向他打招呼。一個默默無聞的天涯浪子突然受了好幾千人的重視，他感覺自己肩頭上的責任太重了。

來到安居客棧，店家迎接他不下於迎接欽差大臣，腰彎得像蝦子，額頭差點觸到地。

這一切的一切，並不使譚道感覺神氣活現，反而形成一種壓力，壓着他的肩頭，壓着他的心房。直到進入房中，和衣往床上一躺，他才鬆了一口氣。

他眞想睡一會兒，誰知他剛一闔眼，就有人在敲門。很輕、很緩，篤篤篤……篤篤篤……連敲了好幾遍。

「誰？」他翻身坐起。

房門呀然推開，是一個大姑娘。緊緊的粉紅緞子褂褲將豐腴的身子繃得脹鼓鼓的。她就那麼靠在門上的，右手高舉着，白嫩的手指間夾着一支長長的象牙烟嘴，烟捲兒冒出一縷筆直的青烟。水汪汪的眼珠兒瞪着譚道眨都沒有眨一下。

譚道也看得入了神，除了月份牌上，

他還沒有見過這麼嬌，這麼媚的大美人。

「我叫小桃紅，」一旋身，她進了屋子，靈活的眼珠子朝譚道一掃。「是個賣的。」

「賣的？」譚道皺起了眉頭，顯然不懂。

「賣的你都不懂，哈哈……」她的笑聲像一串銀鈴在風中顫動，輕脆已極。「就是專門陪男人睡覺的，你懂了吧？」

「哦——」譚道吁了一口氣，臉上在發燒。

「你名叫譚道。」她那水汪汪的眼珠兒一個勁地瞅着他。「打從關外來，是不是？鎮上幾千口人，沒有不知道的。你若是看上我，我可眞够面子。」

譚道嚥了一口垂沫，沒有接腔，他也不敢接腔。

「千萬別拿我和那些暗門子的土娼比。」她吸一口烟，鮮紅的嘴唇一噘，連連吐了一長串烟圈兒。「她們得讓客人挑，我可是挑客人。光是有白花花的大洋還不成，得讓我瞧着順眼。那個姓徐的甚麼隊長，想要狠，拿匣子炮，抵着我的小肚子。去他娘！硬要玩也只有玩我小桃花的屍首。」

小桃花那種粗鄙的言辭實在令譚道聽不入耳，但是她那種爽朗的性格却令他激賞。突然，他感覺彼此間並不生疏了，笑着道：「妳眞的敢頂撞徐隊長？」

「他算老幾？」小桃花不屑地撇撇嘴。「披着一張虎皮耀武揚威，這種貨色我見多啦！」

「姑娘是本地人？」譚道想談點正經話題。

「別問外行話，賣身當娼的絕不會在家鄉丟人現醜。」她那媚眼兒又是一轉。「怎麼樣？是你搬到我屋子裏去？還是我搬過來？」

譚道眞料不到她直截了當到這種程度，眞不知道該如何應付。

「小桃紅！」一聲粗暴的吆喝，老店家出現在房門口。「別來歪纏，妳也不想想看，譚壯士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漢子，妳怎配？」

「喲——」小桃紅尖聲尖氣地嚷了起來。「店家！你老啦！再也摸不透年輕爺們的心事。你若不信，你就問問，若是這位譚爺不喜歡我，我立刻拿起小包袱離開曉山鎮，成不成？」

店家瞪大了眼，手指戳到了小桃紅的鼻尖上：「這可是妳說的？」

「店家！」譚道被一種莫名的衝動，迫使他開了口：「聽她說話倒蠻有意思的，就讓她在這兒陪我聊聊吧！」

「聽見沒有了？」小桃紅樂得拍手大叫。

老店家也笑了，挺和氣地說：「譚爺！只要你不嫌棄就行啦……小桃紅！譚爺可不是一般客人，妳可要好生侍候啊！」

「不用你吩咐，」小桃紅一擺手：「請吧！」

老店家必恭必敬地退了出去，還順手帶上了房門。

小桃紅嬉笑的神色突然在一瞬間收斂了，很正經地道：「譚爺，你的事我都聽說了。像你這種人，應該來去都像一陣風，怎麼會留了下來呢？」

譚道雖不是一個很有心機的人，此時此際他却非常小心，因此回答得不着邊際：「也許我和曉山鎮有緣。」

小桃紅白了他一眼，神色冷冷地道：「我從來不相信緣份，有緣的人匆匆一唔就散，是寃家才老是聚在一起。我倒挺喜歡露水姻緣，一夕恩愛，明朝各自東西。此生再不見面，唉！……所以我命中註定要當娼。」

譚道倒喜歡她的笑語，一且辭色正經，他反而無以答對了。楞了一會兒，才找着話題問道：「妳唸過書？」

「唸過一部女兒經，書上全是三從四德。」小桃紅聳聳肩，作了一個自嘲的笑。「那有啥用？我現在過的日子和書上說的正好相反。」

「妳家裏還有甚麼人？」

「不提！不提！」她連連揮手，顯得很不耐煩。

「妳怎麼會流落到……？」

「不提！不提！」她的眉頭也皺了起來。

「這也不提，那也不提！」譚道站起來，走到她面前。「那麼，咱們聊甚麼才好？」

「聊風花雪月，」她挨了過去，一股香粉味直往譚道的鼻孔裏鑽，紅紅的嘴唇差點咬住了他的耳朵。「說實話，你有過相好的女人沒有？」

如果眞要說實話，譚道還是一個魯男子。那股香粉味薰得他暈暈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壓根兒就答不上話來。

「說嘛！」小桃紅挽着他的胳臂一陣輕輕地搖幌。「房裏就咱們倆，還害甚麼臊？快告訴我……」

譚道的心房幾乎要炸，他連忙一吸氣，擺脫了她的糾纏，走到窗邊，推開了窗戶。迎面吹來一陣涼風，這才使他輕鬆過來。

他幾乎連正視她的勇氣都沒有，背着身子道：「小桃紅！別逗啦！我不慣。」

「甚麼叫不慣，」小桃紅追了過去，軟綿綿的軀體靠在他身上。「難道你一輩子不娶媳婦？」

譚道想伸手將她推開，說甚麼也使不出力。他固然是一個鐵漢，而她却是一塊磁鐵，就那麼强而有力地黏牢了。

從窗子望出去，是一道矮牆，牆外就是大街。譚道突然看見范長順領着兩個健壯漢子飛快地走過來。這倒是一帖靈藥，頓時將他心中的魔鬼撵走了。

他推開了小桃花，緊張地道：「快回房去，有客人來了。」

小桃紅自然也看見了范長順，她倒還識得大體，點點頭，擠擠眼，一流烟似地跑了出去。

想必是那個老店家咬了范長順的耳根，雖然房門虛掩着，他仍然屈指在門板上輕輕敲着，並未冒失地推門而進。

「請進！」譚道站在窗前沒有動。他總希望自己的語氣能够鎭定一些，然而多少有那麼一個點兒不對勁。

范長順跨進房門之後，身子往房門一側，讓身後那兩個年輕漢子進了屋，招手向譚道一指：「見過譚爺。」

那兩個年輕漢子立刻就要行大禮，譚道連忙揮手攔住：「別這麼稱呼，也別來甚麼大禮參拜。大家隨和些，才不會生疏。二位姓甚麼叫甚麼來着？」

「我姓劉，名叫光俊。請譚爺多教導。」人如其名，眞是生得挺俊，濃眉，大眼，透發出一股迫人英氣。

「我叫程福，譚爺你……」

「我方才就說過了，別爺呀爺地稱呼。」譚道向二人打量了一眼，又接着問道：「你二人多大年紀？」

「過了年二十。」劉光俊說。

程福也接着說道：「我比光俊大三個月。」

「若是二位看得起，不妨叫我一聲大哥。」譚道突然將嗓門一壓：「你們兩常去省城麼？」

「不常去。」二人同聲回答。

「練過功不曾？」

「我練過螳螂拳，拐子腿，」劉光俊眉飛色舞地說，「刀叉棍棒，匣槍……」

范長順接了下去：「小俊兒是咱們鎭上一等一的神槍。小福子甩飛刀的功夫格外了得，他……」

譚道一擺手，使得范長順不得不將話打住。他沉下了臉，很愼重地道：「今晚咱們去省城可不是鬥狠的，你們倆誰也不許帶傢伙。我一看，就知道你兩挺伶俐，萬一遇到甚麼情況要見機，隨時隨地留意我的眼色，千萬莽撞不得。」

「是！」二人必恭必敬地回答。

「這會兒還早，你們去歇會。」譚道瞅了一下窗外的天色。「等到太陽靠近西山再到這兒來會合，今晚我請你倆到省城下館子，聽戲。」

范長順還有些不放心地問道：「這兩個小子還管用麼？」

「行！」譚道臉上露出了眞摯的笑。顯然他對這兩個小伙子非常賞識。「范掌櫃選的人絕對錯不了。」

「你誇捧！」范長順很謙虛地彎了彎腰，然後一打眼色，領着那兩個小伙子退了出去。

三人一走，譚道立刻門上了房門。只不過一前一後，小桃紅就來敲門了。

「別鬧，」譚道在房裏道：「我要睡一會兒。」

「噯！」小桃紅嬌滴滴的聲音從門縫裏飄了進來：「我也要跟你去省城下館子，聽戲。」

「不行，等下一回。」

停了一陣，小桃紅又問：「那麼，夜裏回不回？」

「說不準。」

「不管！」小桃紅在門外撒嬌。「等到明天天亮我都要等，要是你今夜不回，我這一輩子再也不理你。」

譚道靠在門板上，心房中漾着甜蜜的滋味。儘管小桃紅是個賣的，却是那麼柔媚多情。

譚道那一身打扮可眞不賴，青緞夾長袍，袖口翻出一圈白，頭上戴一頂褐色呢帽，眞像是一個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

劉光俊和程福二人也是穿戴得週週整整，任誰也會猜想他們準是有錢人家的子弟。

三個人有先有後地走進戲園子，所受到的盛遇却完全相同。領位的茶房眼睛最勢力，一瞧這身穿戴，就分別往好座頭上領。

譚道坐在靠文武場那邊的台角上，他說他喜歡斜着看戲。其實，他要的位子正好縱觀全場，而又不受別人注目。

劉光俊和程福則分坐二處，彼此都裝得互不相識。

就在鑼鼓喧天開始鬧台的那一瞬間，武遙軍最寵愛的二姨太到了。瞧那份陣仗，除了兩個身高體健的妞兒隨侍左右之外，還帶了一個副官，四個衞士，正好佔滿了戲園子中央那張大桌子。茶房殷勤地送上了雪白潔淨的手巾把子，端上了香噴噴的茗茶以及瓜子花生之類，那張八仙桌擺得連一絲空隙也沒有。

鬧台的鑼鼓一收，好戲開始登台。白玉霜扮演的潘金蓮一亮相就贏得了滿堂彩。二姨太彭淑娥那雙眼睛又沒有往台上瞧，她東一瞟，西一掃地在找尋譚道。搜索了許久，總算讓她找着了。不免有些發怔，瞧那身打扮，那點像是一個跑江湖的天涯浪子。

台上的戲正進入了高潮：武松在大雪紛飛中回了家，作嫂子的潘金蓮燙酒熱菜大獻殷勤。這是一段養眼又養耳的好戲。然而彭淑娥却無心去欣賞，她一直心神不寧，老是暗暗滴咕着：該用個甚麼法兒和譚道打個照面，說句話呢？

主意終於被她想出來了。她低低地叱喝了一聲：「曹副官！」

「在！」看戲看得入了神的副官曹斌連忙站了起來，必恭必敬地站着，等候指示。

「聞聞看，」彭淑娥取出手帕來捂住鼻子。「是甚麼味兒？」

曹斌深深吸了兩口氣，煞有介事地道：「烟捲味兒，眞嗆人，我下令教看戲的人不許抽烟……」

「胡扯！」彭淑娥扳着臉，嚴厲地說：「我說的是汗酸味，你手下的衞士，有多少天沒有換衣服了？還不快些給我撤出去！」

曹斌又楞住了，撤走衞士，萬一二姨太被人輕薄或者出甚麼漏子，那還得了？

「怎麼！你還不動？」彭淑娥的嗓門提高了許多。

本來他們這張桌子就已引人注目了，如此一來，整個戲園子的看客都將目光投射過來，這使得曹斌很窘。他勾着腰，陪着笑臉道：「二姨太！撤走衞士，萬一有個甚麼差池，我可担待不了……」

「啊！」彭淑娥尖聲尖氣地嚷了起來。「我指使不動你，對不對？不看戲了，回家！……」

「撤！撤！撤！」曹斌一連聲地答應，手臂一揮：「快！撤到戲園子外邊去，你們身上的味道快將二姨太薰死了。」

四個衞士紛紛離座而起，彭淑娥又追上一句：「你也給我滾！」

曹斌苦着臉，連忙溜了。

彭淑娥很開心，朝那兩個女侍一笑。冲着虎妞低聲說：「妳瞧見沒有？」

「好像沒有來。」虎妞的目光還在四處搜索。

「哼！他敢不來。」彭淑娥的語氣似甚得意。「啊！瞧那邊。」

這回虎妞看見了，她脫口讚道：「喲！簡直是脫胎換骨了嘛！」

另一個名叫葵仙的女侍，也瞧見了，討好地說：「好俊！比台上的武松强得多哦！」

「胡說！」彭淑娥低叱了一聲。「妳怎麼拿譚小弟跟戲子比。」

葵仙一見討好不成反挨駡，趕緊閉上了嘴。

「虎妞！」彭淑娥開始安排她與譚道的幽會。「告訴戲園子的趙管事，待會兒帶譚小弟到白玉霜扮戲的屋子裏候着。叮囑老趙，機伶點，別扎眼。」

「我這就去。」虎妞離開了座位。

彭淑娥小心翼翼地回頭看看戲園子門口，曹斌帶着四個衞士站在大門外，根本就看不清楚這兒的情況。

隔了不多久，一個茶房爲譚道冲茶時向他低語了一陣。又過了一陣，譚道也離座而起，走進了戲園子的後院。

彭淑娥很沉得住氣，並沒有立刻跟進去。

好不容易捱過一段時光，白玉霜下了台。

老奸巨滑經常得彭淑娥厚賞的趙管事走了過來，笑着說：「二姨太！承你賞光，白玉霜要親自謝你啦！」

「唱得眞好，我瞧瞧她去。」彭淑娥站了起來。「虎妞跟我去，葵仙留在這兒。要是曹副官問起，就說我去和白玉霜說幾句話，不許他們到後台來。」

走過側院時，趙管事討好賣乖地說：「二姨太！後院都清過了，一個閒雜人也沒有。就連白玉霜也躲得遠遠的，你儘管放心多待一會兒……」

「別亂嚼舌根，他是咱們處長的把兄弟。拿去。」彭淑娥一揚手，虎妞立刻遞了一捲大洋到趙管事的手裏。「給你打酒喝。」

「謝賞！謝賞！」趙管事彎着腰站在原地，再沒有跟進去。

到了白玉霜扮戲換衣的那間屋子門口，彭淑娥向虎妞打了個眼色，然後一掀簾走了進去。

譚道很沉靜地站在屋子中央，見彭淑娥進來，已沒有打招呼，也沒有說話，面上連一點笑容也沒有。

彭淑娥原本儲備好的笑客在這種情況下也擠不出來了。她冷冷地道：「譚小弟！你是存心和你武大哥過不去？還是跟我這個作嫂子的爲難？」

「這是甚麼話？」譚道緩緩地背過了身子。

「問你呀！」她毫不示弱地繞到譚道的面前去。

「妳差人教我漏夜到省城裏來，就是爲了問我這句話？」

「嗳！」彭淑娥氣呼呼地一頓脚。「南邊革命軍派來的兩個奸細明明躲在曉山鎭上，你會不知道？我接你到省城來，就是要你避開是非圈，你却有意跟我唱反調。說吧！你到底存甚麼心？」

譚道所以肯潛來省城與彭淑娥晤面，就是想從她口中探取一點虛實，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他故意反問：「妳眞相信那兩個奸細藏在曉山鎭？」

「譚小弟！別拿徐成龍當飯桶，不然他憑甚麼當特務隊長？」彭淑娥緩和了語氣，又接着說：「聽我一句勸，這種是非千萬沾不得。你武大哥奉命行事，萬一出了漏子，想護你也護不了。」

「嫂子！」這一聲稱喚，譚道感到非常蹩扭，非常心不甘，情不願。「妳的話簡直把我弄糊塗了，曉山鎭根本就沒有甚麼革命軍的奸細。」

「小弟！你以爲你嫂子是個女流之輩啥也不懂，是不是？」彭淑娥一根手指戳到了譚道的額頭上。「你錯啦！你那武大哥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我若是不够精明，那能教他服服貼貼？我可不管你心裏打的甚麼主意，只想告訴你一句話：行不通。你大哥不是草包，曉山鎭上那帮人絕對門不過他；加上你還是門不過。」

譚道心頭是暗暗吃驚的，他掂得出彭淑娥這番話的份量。

而他表面上却裝得非常輕鬆肩頭一聳，笑着說：「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在這個節骨眼上來到曉山鎭。嫂子！妳要是信得過我，最好跟大哥說一聲，那兩個奸細絕對不在曉山鎭上。」

「小弟！」彭淑娥的語氣非常緩慢。「你這番話，你那大哥不會信，徐成龍也不會信，連我都不會信。」

「唉！」譚道裝模作樣地嘆了一口氣。「妳教我說什麼好呢？」

「別在我面前作戲，方才看白玉霜已經看够了。我再告訴你一件事……」說到這裏，彭淑娥壓低了嗓門：「晌午你大哥說是要去軍部開會，實際上却是和徐成龍在東來順飯莊雅座上密談。想想看：這種事他爲啥要瞞我？是在防你啊！」

紙總是包不住火的，譚道似乎已經聞到了焦味，這種情況的確是非常嚴重，武瑤軍的行動連最寵愛的二姨太都要瞞過，用意是很明顯了。

見他沉吟不語，彭淑娥又追了一句：「信了吧？」

譚道正想再作搪塞，忽聽門外的虎妞叫了一聲：「什麼人？」

緊接著，又是一陣拳脚相較之聲。

譚道正想衝將出去，已聽見劉光俊在外面低聲叫道：「譚大哥！有槍兵衝進來了……」

話聲未落，人已進屋。

彭淑娥氣呼呼地罵道：「曹斌這狗東西好大的胆子，虎妞……」

虎妞在門外接上了口：「二姨太！是處長……」

彭淑娥就像掉了魂，面色發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院子裏沉重的脚步聲已愈來愈近。

譚道非常冷靜，低聲詢問道：「程福呢？」

「他守在外面。」劉光俊也很沉得住氣。

譚道目光飛快地一掃，推開了窗子，一躍而出，劉光俊也緊跟着縱了出去。

彭淑娥畢竟是見過場面的女人，心神一正，走向門口，只見武瑤軍，徐成龍以及特務隊的十幾個槍兵已來到了面前。

從目光中可以看以武瑤軍的來意不善，然而他面上却浮着笑容，嚷叫道：「淑娥！妳的興緻可眞不淺，看戲看到後台來了。」

「我跟白玉霜說幾句話兒，」彭淑娥把住了門口，繃着臉，裝着生氣的樣子。「瞧你這份緊張勁頭，就好像我在和那個小白臉幽會似的。」

「別瞎說……」武瑤軍邊說邊往屋裏闖。

「嗳！嗳！嗳！」彭淑娥硬生生將他攔住。「幹嗎呀？人家白玉霜還在換衣服呢。」

她自然不會讓武瑤軍進來，窗子開着，屋內空無一人，武瑤軍能不生疑嗎？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瞬間，屋裏一座衣櫥門打開了，白玉霜從裏面走了出來。原來那是一道暗門，看起來彭淑娥以前在這間屋子裏還玩過花樣。

白玉霜衣服原是穿得好好的，這時却故意鬆開了幾顆鈕子，笑呵呵地嚷叫道：「二姨太！武處長又不是外人，幹嗎攔着呀？」

彭淑娥一顆懸起來的心這才放了下來，身子一側，讓武瑤軍進了屋。

「你瞧！人家玉霜多大方。」武瑤軍仍是笑容可掬的，然而他的目光却在四下掃動。不過，他什麼破綻也沒有看出來。

「屋裏該沒有藏着小白臉吧？」彭淑娥的語氣硬了起來。

「淑娥！別說得那麼難聽，幸好玉霜跟咱們挺熟，不然豈不是笑話？」武瑤軍邊說邊往外走。「我經過戲園子，看見曹副官帶着衞士站在大門外，吃了一驚，才進來看看。好啦！我還有事，妳留在這兒盡興玩玩吧！」

「哼！」彭淑娥得理不讓，打從孔鼻裏噴出一股冷氣。

武瑤軍走得很快，徐成龍跟得更緊。出了戲園子，來到大街上，他才停住了脚，扳着臉罵道：「徐成龍！你他娘的，消息是打那兒來的？」

徐成龍雙腿夾得緊，其間連一條縫也沒有，小心翼翼地回答：「報告處長！在曉山鎭我也安得有人，是那邊來的消息，絕不會錯。」

「絕不會錯？」

「錯不了，」徐成龍似是很有把握，因此語氣一絲兒也不猶豫，「說是要到省城來上館子，聽戲。」

「就是譚道到了省城，也不一定要和二姨太見面的呀！」武瑤軍火氣十足地大罵道：「混賬東西！你以爲二姨太是什麼人？」

「處長！」徐成龍的雙腿有些打顫，「我可不敢那樣猜疑，我只是想……只是想……」

「想什麼？」

「二姨太人老實，心地又好，怕她上那姓譚的當。」

「胡說！譚道在關外救二姨太的事你也聽說了，倘若他有歪心眼，還會將二姨太送回來？」

「是！是！是！我只是……想……只是想……」

「你又想什麼？」

徐成龍壓低了聲音：「我是怕譚道和那邊有關係。」

「更扯不上邊，譚道從關外來，革命軍在南邊，怎麼扯得上？」

「他說他從關外來，誰也沒瞧見。二姨太坐車去請他來省城，他回了，却在夜裏摸了來，怎不教人生疑？」徐成龍愈說聲音愈低：「年輕人作事難免衝動，被人一煽動，就會分不出南北西東，防着點總要好些。」

「唔！」武瑤軍的火氣不像先前那樣大了。「趕快傳令下去，封閉城門，仔細盤查。千萬別再驚動二姨太。」

「是！」

「還有，」武瑤軍不厭其煩地一再加以囑咐道：「倘若譚道眞的是趁黑摸進了省城，也別驚動他。咱們心裏有個底就行了。」

「是！」

「唔——待會兒二姨太說不定還要盤問你，你可得小心應付。」

「處長請放心，」徐成龍一副奴顏婢膝的神態。「了不起多挨幾皮鞭。」

武瑤軍看他那副可憐相，眞想發笑，爲了顧及作長官的威嚴，他可沒有笑出聲來。

徐成龍立刻牽領部下展開了盤查行動。但是譚道他們三個人早已安全出城了。

× ×

三更天！

曉山鎭早已變成了一座黑城，四下裏一絲燈光也沒有。除了偶而傳來幾聲狗吠之外，全鎭無半點聲息。

就在這萬籟俱靜的深夜裏，一條人影矯捷地躍過了廣濟油坊的矮牆，進入了內院。

夜色雖然很黑，仍有些微星光。從他那魁偉的身影看來，他自然是一個健壯的男人，從他那機警的行動看來，更是一個久走江湖的老手。他進入院中之後，蟄伏在堆集豆餅的竹棚下，屏息凝神地觀察四週動靜，直到確認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才一縱身跳上了長廊。

他貼着牆壁，試試推動二道門，門沒有上門，一推就吱地一聲滑開了。裏面一遍墨黑，一股菜花油的香味撲鼻而來。他一閃身，飛快地踏了進去。

這是榨油坊，當中一個大石碾子，四面堆的全是一裝一裝的黃豆，正中一大排油缸，憑他那雙利眼一掃之下，就已斷定這座榨油坊內一個人也沒有。

他吁了口氣，站直了身子，緩緩地通過榨油坊，走出一道小門，進入了中院。

他剛一出門，就看見有人提着燈籠走過來。他連忙向門邊一閃，藏在暗影中。

那是一個巡更守夜的人，看樣子是剛接班，一隻手提着燈籠，另一隻手捂着嘴吧直打呵欠。當他要穿過那道小門，進入榨油坊瞧瞧的時候，突然有一隻强而有力的手臂將他的頸頦勾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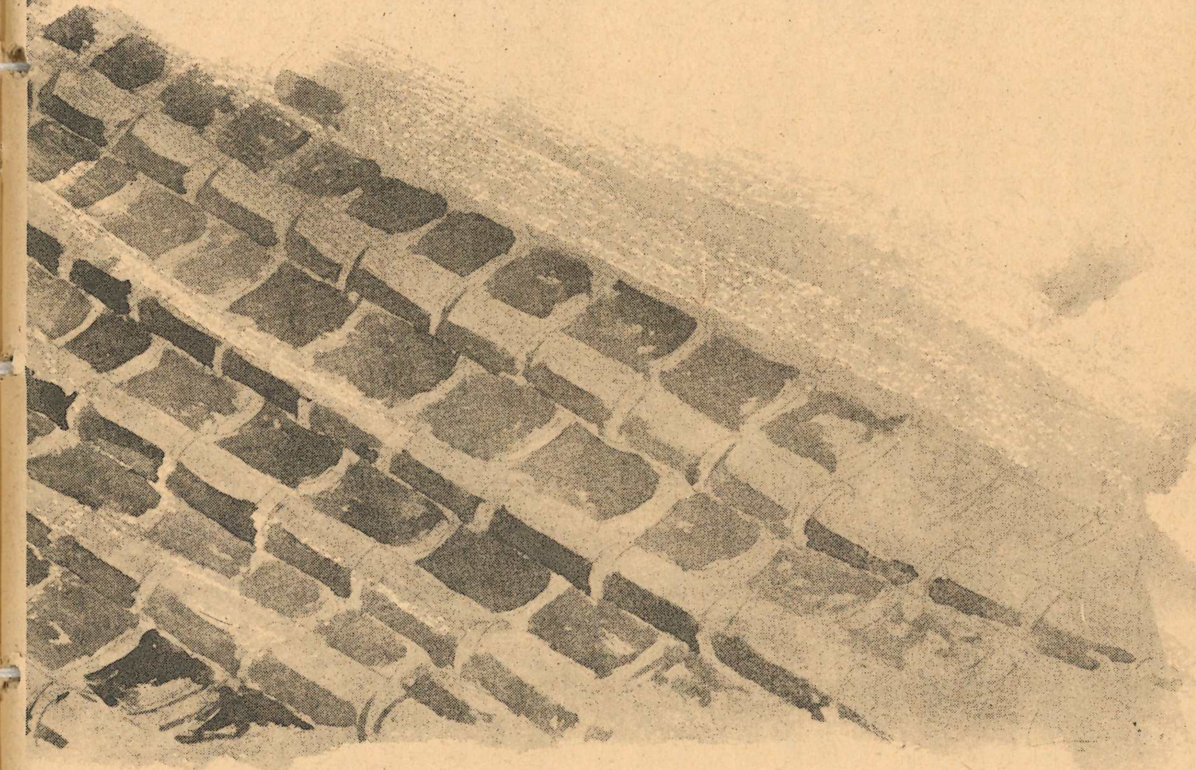
噗的一聲，燈籠熄了火。接着，他耳邊響起一個沉悶的聲音：「相好的！別嚷嚷，我只問你幾句話。要是你不乖乖點，扭斷你的頸子可別怪我心狠手辣。」

巡更守夜的頸頦被勒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點頭的份兒。（未完）

民初俠義傳奇軼事

諸葛青雲·文
培　新·圖

黑道行



劫牢越獄　仁兄悖弟

深夜，月黑風高。

山間的小屋裏，燈油將盡，火頭在作最後的掙扎，微弱的，跳躍的燈光……

喬大整夜沒有闔上眼睛，睜得大大的，像屋前樹上那隻夜梟的一對怪眼！

躺在他身邊的郭守芬也睡不着。

可是她比喬大更痛苦，因爲她不得不佯作已經熟睡，連變換個睡姿都不敢，以免驚動喬大。

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滋味更難受的了。

跳躍的燈光裏，幻出喬二被五花大綁，推向刑場中央跪下，劊子手手起刀落，人頭落地！「啊！」喬大夢囈似地失聲大叫。

他一驚而起，驚出了一身冷汗。轉頭看看那女人，她好像睡的很熟。

喬大輕嘆聲，起身下了床，走向窗前。

窗外夜色朦朧，萬籟俱寂，好一個死沉沉的靜夜！喬大的心煩意亂，喬二明天中午就要正法，他能無動於衷，不聞不問？

殺人償命，這原是天經地義的事，何況喬二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可是，他偏偏是喬大的弟弟，又是喬大把他從小一手帶大的。

爲了手足之情，喬大能見死不救？

要是喬二落在別人手裏，喬大就會毫不猶豫，不顧一切後果，也要冒險去把他救出來了。

偏偏他落在了鄭矩的手裏！

鄭矩是洪澤湖這一帶，聯保隊的隊長，外號叫「鎮洪澤」。顧名思義，洪澤湖這一帶的牛鬼蛇神，都懾於他的鐵腕作風，不敢輕舉妄動了。

他一向鐵面無私，卽使喬大跟他是磕頭弟兄，抓住了喬二也絲毫不放交情，照樣公事公辦絕不徇私。喬大陷於極端矛盾中。

夜更沉了。

喬大悄然溜出小屋，溜進草棚。

草棚裏拴着馬，喬大揭下馬披着的蔴袋，一拍馬頭，抓住馬鬃竄上了背脊。

一帶馬韁，剛出草棚，突見棚外站着個女人。

夜色朦朧下，這女人臉色蒼白，面帶戚容，彷彿半夜三更出現的幽靈。

她就是喬大的女人——郭守芬！

喬大一忙，把馬勒住了。

郭守芬幽然道：「非去不可嗎？」

喬大應了聲：「嗯！」

他沒有說話，這一聲「嗯」已表示出他的決心，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他是非去救出喬二不可的。

郭守芬輕撫着馬頭，道：「你答應過鄭矩，絕不插手的吧？」她抬眼看看喬大，提醒他對鄭矩的承諾。

喬大道：「我不能看着人家把他的頭割下來，不管他犯了什麼天條國法，他總是我的弟弟！」

郭守芬眼珠子一轉道：「你救得了他嗎？」

喬大茫然道：「我……不知道。」

郭守芬輕喟一聲，道：「弄不出來的，喬大，認了吧！」

喬大道：「我不能認！」

郭守芬問道：「爲什麼？」

喬大沉聲道：「我跟他是一田所生！」

郭守芬抓住喬大的手，抬頭問他：「我呢？」她的手冰冷，但喬大感覺那是温暖的。這女人出身不算太好，可是她自從跟了喬大，便決心安份守己，情願過粗茶淡飯的苦日子，再也不讓他去闖蕩江湖。

喬大這幾年是眞的收了心，買了塊地，準備務農爲生，跟這深愛他的女人厮守在一起。

偏偏喬二闖出了禍，又偏偏落在鎭洪澤鄭矩的手裏，使得喬大不得不帶着他的女人，從老遠趕到洪澤湖來，營救喬二，在他是義無反顧，勢在必行的，誰也無法勸阻。卽使是郭守芬，也不能改變他的決心。

喬大把心一橫，道：「萬一我回不來算我辜負了你！」

郭守芬含淚叫道：「喬大……」

喬大深深一嘆，突然撥開她的雙手，雙腿一夾馬腹，把馬韁一提，撥馬飛奔而去。

郭守芬邊追着，邊叫道：「喬大！喬大……」

喬大充耳不聞，連頭也不回。

蹄聲漸遠……

郭守芬目送一人一馬，消失在茫茫夜色裏，絕望地啜泣起來。

聯保隊部駐紮在鄭家老祠，監房是利用祠後柴房改建的，今晚特別加派了兩名衞兵看守。

月黑風高，萬籟俱寂。

祠堂大門口掛着一方木牌，寫着「洪澤聯保隊部」。

風吹木牌，「刮答刮答」地响着……

夜色朦朧，喬大在老祠附近下了馬，將馬牽至一株樹下拴住。

他查看一下，附近沒有動靜，大門口只有一個衞兵把身體靠着牆角在打瞌睡。

這鄭家老祠的地形，喬大非常熟悉。他直接掩向祠後，攀上牆頭，利用搭鈎上了房。

他雖沒有飛牆走壁的本領，跨牆爬屋還難不了他。

上了屋，監房就在下面。

他的心裏雖不免有點緊張，但很沉得住氣，並不急於採取行動。

靜伏一陣，沒有任何動靜，他才開始動手，小心翼翼地把瓦一塊塊揭開……

監房裏，草堆上蜷伏着兩個人，喬二和朱天貴。

「噓！噓！」屋頂上傳來的聲音。

朱天貴先驚醒，抬眼一看，屋頂上扒開一個洞口，一條長繩正緩緩垂放下來。

他急忙推醒喬二，指給喬二看。

屋頂上的喬大在輕喚：「老二……」

喬二笑了，從心底發出的笑。

他知道喬大絕不會見死不救的，喬大終於來了！

喬二剛跨起身來，突被朱天貴一把拖住。

朱天貴央求道：「帶我一起走！」

喬二一楞，隨卽咧嘴笑笑，問：「出多少？」

朱天貴道：「你說！」

喬二搖搖頭道：「這沒有行情，我不好開價！」

朱天貴急道：「鴻慶樓算你的！」

喬二獰笑道：「你值不了那麼多，可見你是信口開河，毫無誠意！」

朱天貴陪着笑道：「那麼……算你一半？」

喬二道：「你自己說的！」

朱天貴點點頭，應道：「嗯！」

喬二又呲牙咧嘴一笑，突將他當胸一把抓住：「不兌現我要剝你皮！」

朱天貴仍然陪着笑臉，道：「抽筋都可以！」

「好！」喬二放開了手：「咱們君子一言——」

朱天貴接口道：「駟馬難追！」

喬大又在上面輕聲催促道：「老二，快些抓緊繩子，我拉你上來。」

喬二答道：「拉吧！」喬大一脚踩實屋樑，一腿半彎，使上身向後仰。他抓緊繩子，一把一把地向上拉。

人上來了，整個身體冒出洞口。喬大如釋重負，但定神一看，却不是喬二。

喬大驚詫道：「呀，你是誰？」

朱天貴湊近道：「大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人在那兒不交朋友呵…」

喬大急道：「他呢？」

朱天貴朝洞口一指：「在下面——」

喬大再放下長繩，朱天貴眼珠子一轉，趁他不備，突然出其不意地撞去，企圖把他撞下洞口。

但喬大眼急手快，反手就是一掌，迎面擊個正着。

朱天貴剛出聲：「啊！……」喬大轉身飛起一脚，把他踹跌下屋去。朱天貴的身手居然不錯，落地一個滾身，爬起來就朝黑暗中竄。

衞兵已被驚動，提着馬燈趕來。

屋上的喬大暗驚，急向洞口下招呼：「老二，快！」喬二無暇答話，雙手抓緊繩子，讓喬大用力往上拉。

他的身體剛冒出洞口，下面的衞兵已在大嚷：「喬二跑啦！」另一個舉燈高叫：「在屋上！……」

這一嚷一叫，頓時驚動整個隊部，紛紛提着槍桿趕來，把柴房團團圍住。

喬二見狀，不由地驚怒交加，破口大罵：「姓朱的這狗雜種！」

喬大抓起一塊瓦片，揚手飛擲而出。他的出手奇準，擊中了衞兵高挑的馬燈。

「波」地一聲爆碎，整個祠內又陷於黑暗。

喬大一拍喬二肩膀，急道：「闖！」一聲「闖！」才出口他已縱身下屋。

喬二那敢怠慢，跟着縱下。

衆衞兵一湧而上，交起手來。

兩兄弟已情急拚命，奮力搶攻聯保隊的十來個隊員，企圖突圍逃出。

雙方大打出手之際，朱天貴却躲在黑暗的牆角裏，暗自發出冷笑，道：「嘿嘿！分你一半？做夢！你挨人家一刀分成兩半！」

一名隊員直奔隊長室外，用拳頭使勁擊門：「隊長不好了，喬二破牢啦！」

鄭矩已驚醒，正在匆忙套上馬褲：「快抓，死活不論，絕不能給他跑了！」

馬褲的褲脚管太窄，愈急愈穿不進去。費了好大勁，總算穿上了。

鄭矩來不及穿馬靴，那更費事，從枕頭下摸出一把短槍光着脚就開門往外衝。

趕到後院，混戰仍在黑暗中進行。

鄭矩朝天鳴放一槍喝道：「住手！住手！」

衆隊員一齊住了手。

裏面幾個隊員提着馬燈跟來，舉燈一照，喬家兩兄弟早已不知去向。

鄭矩眼光四下一搜，吩咐道：「走不遠的，快追！」他一馬當先，領着一二十個隊員，急急追了出去。

其實喬大和喬二還在祠內，他們躲在暗處，眼看鄭矩率衆追出，才閃身出來，竄向走廊。

剛好一隊員迎面奔來雙方撞個正着。

「啊！」隊員輕呼一聲，嚇得魂飛天外。

喬大挺身上前，沉聲道：「朋友，够交情的讓個路，我喬某人記在心上！」

隊員不知所措，噤若寒蟬。

喬大從隊員身邊走過去，隊員忙不迭閃身一旁，不敢輕舉妄動。

喬二呲牙咧嘴一笑，跟着喬大走了過去。

隊員剛要轉身，冷不防被喬二雙手揑住脖子，勒得額上青筋直冒，舌頭伸出口外。

喬二心狠心辣，下手毫不留情，雙手仍在加力。

隊員幾乎喘不過氣來，急急喘叫道：「喬，喬二……我沒虧待過你……你要憑良心……」

喬二獰聲道：「我的良心讓狗吃！」

喬大一回頭，見狀急忙沉聲喝道：「老二！……」

但他已制阻不及，喬二一橫心，把隊員的頭朝牆上一撞，頓時頭破血流。

喬二手一撤，隊員倒了下去，氣絕而亡。

喬大怒問：「老二！這是幹什麼？人家又沒……」

喬二的回答很乾脆：「滅口！」

喬大氣得啞口無言，一把拖了喬二就往外走。

鄭矩親率大批人馬，趕到山間小屋來，團團圍住。

屋裏的油燈已滅，一片黑暗。

草堆裏藏着喬大和喬二，他們靜伏不動。

鄭矩跨下馬背，他已穿上馬靴。

他走向站在小屋門前低泣的郭守芬，輕聲道：「沒有外人，說！是不是喬大幹的？」

郭守芬更泣不成聲了。

鄭矩憤聲道：「我跟喬大磕頭，換帖，一塊兒闖過。我跟他的交情，妳是知道的，如果是他，我有我的處置。不是他的話，我也另有處置。妳最好說實話，好教我心裏事先有個譜！」

郭守芬仍然泣不成聲，沒有回答一個字。

鄭矩有些冒火了：「你們不把我當自己人，我只有公事公辦了。洪澤湖的聯保隊長我可以不幹，喬二我非弄到手不可！不管他是在喬大手上，或者在閻王手上，我鎭洪澤把話留在這裏！」

草堆裏的喬二已按捺不住，蠢蠢欲動，幾乎忍不住要衝出去跟鄭矩拚命，但被喬大制止。

鄭矩看看郭守芬，又道：「妳實在不肯說，我就走了。不過希望妳放明白些，喬二是沒救的，喬大可犯不着受累，爲他掉進坑裏划不來也教我這磕頭弟兄爲難。

說完，他深深一嘆，轉身就走。

郭守芬失聲叫道：「隊長！……」

鄭矩止步回身：「妳想通了？」

郭守芬黯然點點頭。

鄭矩追問道：「是喬大？」

郭守芬輕咬着下唇，輕輕應了聲：「嗯——」

鄭矩毫不放鬆：「現在人呢？」

郭守芬搖搖頭道：「還沒回來……」

鄭矩眼光向屋裏一瞥，裏面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

他不打算進屋去搜，並不是存心放喬大一馬，而是惟恐喬二情急拚命，難免損失他的弟兄。喬二死有餘辜，爲這傢伙使聯保隊員有所傷亡，實在是得不償失！

鄭矩只說聲：「我信妳就是！」

他剛轉身，郭守芬又趕上一步，一把拖住他的胳臂道：「隊長，你得手下留情呵……」

鄭矩沉聲道：「可是，喬大答應過我，這檔子事他絕不插手的！」

郭守芬泣道：「他們總是兄弟嘛，從小又沒爹娘，喬二是他一手帶大的……他答應過隊長不插手，又何嘗沒跟我賭過血咒，發誓要好好種田過日子呢？……隊長千不看萬不看，請你念在……念在……」

她愈說愈悲，最後已泣不成聲。

鄭矩道：「不要哭了，喬大回來好好勸勸他，對喬二死了心吧，那個人已無可救藥的了！」

郭守芬激動道：「能綁，我就把喬二綁給你……可是，喬大說，他，他不能看着人家把喬二的頭殺下來！」

鄭矩反問她：「喬二殺了人家的頭呢？難道別人就不是父母生養的！」

郭守芬啞口無言，又哭泣起來。

「我走了！」鄭矩掉頭而去。

郭守芬目送他上了馬，把馬鞭一揮，率衆飛奔而去，直到蹄聲逐漸去遠。她收斂了哭泣，深深一嘆，轉身拖着乏力的脚步回進小屋。

一進門，喬大和喬二已站在她面前。

「啊！……」她出其不意地一驚，隨卽撲進喬大的懷裏。

喬二一雙賊眼轉動着：「哦唷，這就是我的嫂子嗎？」郭守芬輕輕推開喬大的身體，窘迫地勉強笑笑。

喬大也不替他們介紹，頻促道：「老二，沒時間了，快準備一下，多帶些吃的，用的……」

喬二仍然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兩眼色迷迷地打量着郭守芬的全身，尤其注意她豐滿的胸部，和那盈盈一握的纖腰，以及渾圓的豐臀……

喬大喝道：「老二！」

喬二這才收回眼光，笑道：「在牢裏，有人對我說，喂！喬二，你哥哥弄了個標緻女人吶！你猜我怎麼說？哈哈，我說想不到我哥哥總算開了竅呵！」

郭守芬低下頭，喬大怒目瞪着喬二。

喬二似乎意猶未盡，挨近她道：「嫂子，妳可不能眞把我綁給姓鄭的呀！」

郭守芬不理他，把頭一扭過去關上了門。

喬大已忍無可忍，怒聲道：「老二！你是想留在這裏等死？」

喬二這才聳聳肩，懶洋洋地伸個腰，開始動手準備他逃亡用的一切。

喬大幫着整理，一面輕聲抱怨道：「老二，你不該下毒手，弄死那個聯保隊員的。這會惹火了鎭洪澤——」

喬二不屑地道：「他算什麼玩意！鎭洪澤，鎭關西，鎭關東，這些還不都是給你們硬捧出來的！鄭矩就是鄭矩，鎭他媽的屁！惹火了又怎樣？我還被他們關了一肚子的火吶！」

喬大道：「本來嘛，也許他可以睜着眼，閉隻眼，看在我跟他是磕頭弟兄的交情上，既然你跑了，索性就放你一馬的。這樣一來，恐怕他是放不過我們啦！」

喬二眼皮一翻，道：「他放不過我？我還放不過他吶！媽的！拿個聯保隊當營長幹，燒得他昏了頭。有什麼了不起，砍了頭，還不是碗大個疤！」

喬大正要斥責他狂妄，突然一陣急促的叩門聲，使他們頓覺一驚，相顧愕然。

喬二行動快如閃電，已抽刀在手，掩身在門旁。

喬大一施眼色郭守芬趨前問道：「是誰？」

屋外的人答道：「是我——周全！」

喬大急向喬二示意藏起，才親自過去開門，門一開，果然是周全，便問道：「你跑來幹嘛？」

周全道：「剛才我跟隊長他們大夥兒一起來的，隊長留下我在附近等你。」

喬大道：「等我？」

周全點點頭，道：「隊長留有兩句話，要我見了你面，就轉告你。」

周大「哦」了一聲，追問：「兩句什麼話？」

周全道：「隊長我要轉告你，能的話，就把喬二送回聯保隊部，面子裏子盡你要！」

喬大不動聲色。

周全又道：「不能的話，隊長也請你畧句話，給我帶回去！」

喬大道：「他要我畧句什麼話？」

周全正色道：「很簡單，行，或是不行！只要你說一聲，我就好回去交差。」

喬大尚未置可否，喬二已突然現身出來，怒道：「姓周的，你不用威脅我哥哥，有本事就抓我回去領賞！」

周全暗自一驚，力持鎮定道：「隊長留下我，是要跟喬大說話，可不是要逮你的！我身上沒帶傢伙——」

喬大疾喝：「老二！……」但喬二根本充耳不聞，已撲向周全。

喬大欲阻不及，兩個已動起手來。喬二握刀在手，連砍帶劈，逼得周全在左閃右避，險象環生。

「老二！」喬大驚怒交加。橫身擋在二人之間。

喬二一受阻，周全那敢怠慢，趁機轉身拔腳就逃。

他剛奪門而出，不料喬二手一揚，刀已脫手飛去，擲中周全的背心！

「哇！」

一聲凄厲慘叫，周全已經中刀仆倒在地。

郭守芬在屋裏，嚇得失聲驚呼：「啊呀！……」

她只聽說，喬二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兇神，現在總算親眼看到了。

喬大一個箭步竄射出屋外，趕到周全身邊，蹲下一看，這個聯保隊員已是奄奄一息！

「周全！……」他沮喪道：「也許我眞的錯了——」

周全已氣如遊絲：「喬，喬大，隊……隊長等……你的回話……」

一口鮮血噴出，周全不動了。

喬二跟出來，從周全背上拔出刀，用腳底擦掉血漬，輕描淡寫道：「這種人，死一個少一個！」

喬大霍地站起，揮手就是一耳光，摑得他一個踉蹌。

「畜牲！你非殺他不可？」喬大已怒火攻心。

喬二手撫着臉，强自一笑道：「我殺了他，你才會跟我一起走呵！」

喬大鐵靑着臉，一言不發，怒氣冲冲地衝進小屋。

他把收拾好的東西，用包袱一包，拋給跟進屋的喬二，道：「遠走高飛去吧！老二，洪澤湖沒你混的了！」

喬二置之一笑：「不見得吧？」

喬大怒形於色道：「哼！這幾條人命，加上聯保隊的兩個，別說是鄭矩，就是苦主也放不過你！」

喬二哈哈大笑道：「好！既然你怕事，我絕不連累你。不過我在洪澤湖還有事情要辦——」

喬大怒聲問道：「什麼事？」

喬二道：「哥哥你有了女人，總不能教我這弟弟打一輩子光棍吧？我也有個相好的，她在單溝，屁股比我這位嫂子還大，將來準會生幾個白胖小子，爲我們喬家傳宗接代呵！」

喬二瞥了羞憤交迸的郭守芬一眼，笑道：「我只不過是打個譬喻，可沒存心對我這嫂子不敬呀！」

喬大道：「老二，說正經的，你逃命要緊，別再去單溝了，說不定鄭矩的人馬就在附近——」

喬二滿不在乎地笑笑：「怕什麼？光腳不怕穿鞋的諒他也不敢眞跟我玩命！」

喬大把眉一皺：「你眞要去單溝？」

喬二「嗯！」了一聲，表示他非去不可。喬大猶豫之下，毅然道：「要去，我陪你一起去！」

喬二心裏在笑，他似乎看準了這一點，喬大是絕不會置他於不顧的。

× ×

鄭矩的臉色好可怕，陰沉沉的，像是天空佈滿了陰霾。

隊長室裏站了好幾個人，門口還有幾個披蔴戴孝的，一個個的臉上都帶着憤怒的戚容，保持着沉默。

他們在等待鄭矩的決定。

鄭矩陷於沉思中……

突然，他站了起來，振聲道：「你們放心，我鎮洪澤要不把喬二弄回來還大家一個交待，我就刀抹脖子死給你們看！」

大家沒有話說，他們都知道，鎮洪澤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鄭矩也就是憑着這股子勁，才能威鎮這方圓百來里的地區，贏得「鎮洪澤」的外號。

他說做就做，當夜就召集所有聯保隊的人手，除開留下三二個隊員留守隊部，其餘的全部出動，由他親自率領，分成幾路人馬，分頭追緝逃獄的死囚喬二。

於是，追騎四出，疲於奔命。

整個洪澤湖一帶，籠罩在風聲鶴唳的氣氛下……

單溝。

天將破曉，夜色猶濃。

喬大手提包袱，擁着在寒風裏顫抖的郭守芬，掩身在一幢宅院的圍牆角。

他們全神貫注，眼看着一條人影，以矯健的身手翻牆而入，潛入了宅院。

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

喬大一驚，急忙拖着郭守芬伏下。

喬大深嘆一聲，道：「只要送他離開洪澤湖這一帶，從此以後，他走他的……我眼不見爲淨……」

郭守芬道：「我明白你的心意，可是，我看你這次就算救了他，早晚他還是要出事的。」

喬大又深深嘆了口氣，他何嘗不明白，喬二似已命中註定，遲早都逃不過殺身之禍的。可是，只要他能爲喬二做到的事，他就不能不盡力而爲。

反正他已盡到了心，至於救不救得了喬二，那似乎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時候，喬二已登堂入室，潛入了宅內。

他正貼着門縫，在向房內窺探。

桌上一對紅燭高燒猶未盡，並擺着喜果，瓜子，以及精緻的酒具……這是新人的洞房。羅帳深垂，床前並列一對繡花大紅緞鞋，一對男人的鞋。

天將破曉，春意猶濃。一對新人意猶未盡，仍在床上纏綿，傳出陣陣輕微的嘻笑聲。

喬二的表情很乖戾，也有點尷尬。床上那女人，過去曾跟他有一手，想不到他被聯保隊抓去沒幾天，他相好的就嫁了人。

這是他在監房裏聽說的，當時他有點不相信，現在他却必需相信了。

他又呲牙咧嘴一笑，笑得好可怕！突然飛起一脚，房門被踹開，喬二闖進了洞房。

羅帳裏傳出男人的驚問：「誰？」

喬二冷聲道：「閻王爺派來的！」

羅帳一撩，探出那男人的頭，一張充滿憤怒和驚詫的臉。

他驚怒交加道：「你是什麼人？」

喬二臉上毫無表情：「剛才已經說了，我是閻王爺派來的！」

羅帳又一掀，鑽出個上身只穿肚兜的年青女人急道：「喬二，我沒有虧待過你，放過我們吧……」男的把她一摟，問：「他是什麼人？」女人吶吶地道：「他……他……」

男的替她壯胆：「不要怕，不管他是什麼人，有我在！」

喬二嘿然冷笑道：「不怕？你連喬二爺都不怕！嘿嘿，你要不是吞了熊心豹子胆，就大概是吃錯了藥吧！」

男的驚道：「哦？你就是那個搶劫當舖，殺了人家一家老少七口的……」

喬二獰笑道：「不錯！我就是那位喬二爺！」

男的力持鎮定：「你闖到我家裏來幹嘛？」喬二已到床前，向那女人一指，道：「那女人是老子的！」

男的怒斥道：「胡說！……」喬二哈哈大笑說：「胡說？哈哈，你問問她自己吧，喬二爺不但早睡過她了，連她全身有幾根汗毛，都數得淸淸楚楚——」

男的已忍無可忍，霍地跳下床，出手如電地重摑喬二一耳光。

這一掌摑得喬二心毛火辣，先是一怔，又呲牙咧嘴笑道：「好！有種！敢打你喬二爺耳光的人還不多——」

女人已從他的眼光中，看出動了殺機，顧不得半裸着嬌軀，忙不迭跳下床，叫道：「喬二，你不能——」

喬二已出手，迎面一拳擊倒那男的。

女人哭叫着，奮不顧身上前拖住喬二：「你饒了他吧……」

喬二無動於衷，一掌推開女人，拔刀撲向那男的。突然衝進個十來歲的男孩，撲去雙手抱住喬二的腿，大叫：「不要殺我舅舅！……」

喬二兇性已發，一脚踹開男孩：「媽的！你想找死！」男孩被踹得全身飛起，一頭撞上牆壁，頓時頭破血流，昏死在地上。

這一阻，男的已趁機爬起，衝向門後抓起一條門槓，回身就向喬二撲來。

喬二揮刀迎戰，連連搶攻，逼得那男的手忙脚亂。

女人心知男的不是喬二對手，哭求道：「喬二，你要什麼，我都答應，饒了他吧……」

喬二把臉一轉：「妳說的？」

女人道：「我說了絕對算數——」

喬二威脅道：「那麼妳跟我走！」

女人爲難道：「這……」

喬二獰笑道：「捨不得妳這漢子？」

男的趁他說話分神之際，奮起全力，猛可當頭一棍擊下。

但喬二眼急手快，一閃身避開，幾乎在同時，一刀戳進了男的腹部。

男的慘叫一聲，門槓脫手落地，雙目怒睜，嘴張得大大的，雙手急捧腹部，弓腰，緩緩倒了下去。

「啊！……」女人一聲慘叫，撲向男的身上，失聲痛泣起來。

喬二冷冷地道：「現在妳沒什麼牽掛，可以跟我走啦！」

女人霍地站起，咬牙切齒道：「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我跟你拚了！」

她已形同瘋狂，奮不顧身撲向喬二。

喬二把心一橫，握刀朝向女人胸膛，等她自己撞上刀尖。就在同時，喬大趕到了房門口，後面緊跟着郭守芬，喬大驚叫：「老二……」

可惜遲了一步，刀尖已刺入女人胸膛。她剛抓住喬二胸襟的雙手，漸漸鬆開，嘶啞地叫：「喬二！你……好狠……」

突然口噴鮮血，女人癱倒在地上了。

洞房裏，一眨眼又是三條人命。

喬大痛心地叫道：「老二！你非殺他們不可？」

喬二指着男的屍體：「他搶了我的女人！」

喬大怒指那男孩道：「這孩子也犯了你！」

喬二輕描淡寫道：「他自己找死！」

喬大忍無可忍，上前狠狠給他兩耳光：「你不是人！」

喬二摸摸臉，呲牙咧嘴笑道：「哦，打順了手呵！」

喬大恨聲道：「我怎麼會找你弄出來的！」

喬二笑笑：「不要裝好人！喬大，我是照着你的模子長大的呵！」

喬大雙目怒睜，正要發作，郭守芬上前把他拖住，勸道：「喬大，不要再說了，快離開這裏……」

喬二冷聲斥道：「嫂子，妳要學會，男人的事女人最好別過問！」

郭守芬緘默了。

喬二瞥她一眼，不懷好意地笑笑，開始在房裏搜索值錢的細軟……

荒山的破廟裏。

一堆火。

三個人，兩男一女，圍坐在火旁，各懷心事。

沉默，已經沉默了很久……

火光在跳躍，照映着三張神情不同的臉。

喬大滿臉憤怒，憂戚心裏在交戰着。

喬二不停地摸着下巴，不時偷瞥郭守芬，誰也不知道他在打什麼主意。

郭守芬是憂形於色，一臉莫可奈何的神情，她記住喬二的那句話：「男人的事女人最好別過問！」

所以她不再表示任何意見，只是保持着緘默。

喬大突然打破沉默，喃喃道：「不錯我闖過，混過，沒有給你個好榜樣……可是，我終於收了心，不像你執迷不悟！」

喬二道：「我忍不下這口氣！」

喬大用樹枝把柴火一撥，道：「混，我不反對，但要混出個名堂，在洪澤湖一帶混出頭的，也大有人在，可不是你這種混法！」

喬二心不在焉，也不知聽進耳朵裏去沒有，他又在偷看郭守芬，火光映得她臉紅紅的，看上去更增添了幾分嫵媚。

喬大無心注意這些，他接下去道：「近年收成不好，要在洪澤湖這方圓百來里的地方混，確實也不容易。大不了是能混口飯吃，不愁溫飽。可是，年頭必需能守，能等，早晚逢着了機會，照樣能出人頭地。就沒像你這樣的，見拿就拿，見搶就搶，外帶見玩就玩，見殺就殺，唉！」

喬二忽道：「你不該把我弄出來！」

喬大點頭道：「我也覺得不該……」

喬二站了起來，道：「鄭矩押我到專員公署，這一去就註定了我是死路一條，可是我沒告饒，也沒求救。死有什麼了不起，我認了！」

喬大抬眼看他：「你現在還可以自己回去！」

喬二強自一笑，道：「也許我會的！不過，如果讓我活，我就得照我的方法活，不然活着又有什麼味道！」

喬大深深嘆了口氣。「鄭矩沒說錯，你是沒救了！」喬二翻翻眼皮：「談不上救不救，一個人要不能照自己的方式活，倒不如死了乾脆！」

喬大怒哼一聲，道：「這話你早說，就免得我費了一番手腳！」

喬二把肩聳聳：「現在也不遲呀！」

喬大霍地站起來，「這話是你說？」

喬二笑道：「哈！嫂子在這兒也聽見了，不是我說的還是誰？」

喬大把手向廟門一指，怒道：「你走吧！」

喬二道：「你要我去哪兒？」

喬大怒吼道：「你愛去啊，我可管不着！」

喬二似乎吃定了他：「要走，一塊兒走！」

喬大斷然道：「有種的你就別拖累別人，走得出洪澤湖，是你運氣，走不了也要像條漢子，別讓人家把你看成不好種。到那節骨眼上，乾脆自己了斷，免得人家動手！」

喬二怔怔地道：「為什麼？」

喬大振聲道：「這樣的話，對死去的人，對洪澤湖所有認識你的，對你這個哥哥，都還是個交代！」

喬二道：「好，你的話我記住了，死活都絕不讓你丟臉就是！」

說完，他提起包袱就往外走。

喬大已對他絕望，寒透了心，索性扭轉頭去不看他。喬二真的獨自走了。

馬蹄聲響起，逐漸去遠……

喬大一言不發，強忍着內心的痛苦，默默坐下來，把兩手伸近火。

沉默，他與郭守芬相對無言。

火光跳躍，她發現喬大眼中，蓄滿淚水。

郭守芬挨近了他，雙手摟住他的胳膊，柔聲道：「喬大，別說是兄弟，就算父子，也不過是仁至義盡四個字。能回頭在他，不能回頭也在他，你的心意已盡到，還能把他怎樣呢？」

喬大沉思着，淚水已不自覺流下來。

郭守芬又道：「喬大，我們還有我們以後的日子要過，回去耕耕種種，將來有了收成……」

喬大突然站起，悲聲叫道：「我要把他找回來……」

郭守芬的心往下沉：「喬大！你。」

喬大甩開她的手，形同瘋狂地衝出破廟。

「老二！老二……」他的喚聲漸遠。

心狠手辣　賊性獸行

郭守芬雙手掩面，傷心欲絕地痛泣起來。她感到極端的悲痛和絕望，因為她已明白，在喬大的心目中，她是無法與喬二相比的。

儘管她全心全意地深愛着喬大寧願奉獻一切，甚至於自己的生命。可是，為了喬二，喬大仍然不顧一切，即使是犧牲她也在所不惜。

喬大去追喬二，已經去了很久。

郭守芬已停止哭泣，哭也沒有用。

她全身發冷，心裏也有寒意，獨自坐在火堆旁取暖。胡思亂想着……

突然間，廟門外一聲輕響。

她頓吃一驚，猛可抬眼，廟門是敞着的，外面沒有動靜。

一種莫名奇妙的恐懼，使她不禁機伶伶連打了兩個寒顫。但她強自鎮定，鼓足勇氣，起身走向門口，打算把殘破的廟門掩上。

手剛一伸，冷不防被捉住了。

她一抬眼，發現抓住她手的是喬二，不由地吃了一驚！

「你……」她奮力想把手掙脫，但掙不開。

喬二緊執着她的手，叫了聲：「小嫂子！」

郭守芬驚聲道：「你……你沒走？」

喬二不懷好意地笑着：「妳在這裏，我怎麼捨得走？嗯？」

郭守芬急道：「喬大找你去了……」

喬二嗤之以鼻：「哼！他在山野裏窮叫，那不是找我，是故意叫給鄭矩的人聽，好把我抓去！」

郭守芬用盡力，仍然未能把手奪回，她急了：「你，你快放手，喬大隨時會回來——」

喬二竟不在乎，笑問：「妳以前在那裏混的？模樣兒好像很熟，我們是不是在哪兒見過？」

郭守芬掙不脫，只好回答：「我是莊稼人——」

喬二以貪婪的眼光盯住她，莊稼人？我不信，莊稼人會跟喬大泡上了！是他逼妳的？」

郭守芬連連搖頭：「他沒有逼我，是我自己願意跟他的……」

喬二又在眦牙咧嘴地笑：「他真走運！趕明兒也替我找一個莊稼人吧！」

郭守芬想找機會脫身，只得敷衍道：「成！只要你決心學好，包在我身上。」

喬二笑道：「要替我找，就得找個像妳這模樣的，臉蛋兒，身段，皮膚，連生氣和笑起來，都得跟妳一模一樣……」

郭守芬突然奮力一掙，出其不意地掙脫了，轉身逃向火堆後。

喬二哈哈大笑，一步步逼過去。

她繞着火堆躲避，喬二毫不放鬆，也繞着火堆逗她。

郭守芬嬌喘着道：「喬二，你哥哥為了你……每晚都睡不着……」

喬二放浪形骸地大笑：「他睡不着不是我，是你讓他睡不着呵，哈哈……」

郭守芬無暇理會他的輕薄，又道：「喬大為你仁至義盡，你也該為他想想，趁早離開洪澤湖，別處去闖天下，何必連累他……」

喬二不再進逼，突然拔刀在手，舉向胸前道：「好！我乾脆自己了斷，免得使你們受累！」

郭守芬見狀大驚，情不自禁地驚呼：「喬二！你不能……」

她以為喬二真要自戕，急忙繞過火堆衝上去把他握刀的手臂緊抱着。

不料喬二卻出其不意，趁勢將她一抱，摟進懷裏狂笑不已。

郭守芬才知道中計，頓時又驚又怒，羞憤交迸，急得滿臉通紅，拚命掙扎：「喬二，是你哥哥的人……你不能……快放手呵！」

喬二毫無顧忌，笑道：「兄弟不分家，他的就是我的！哈哈……」

她奮力掙扎，兩個滾倒在地上，急得雙手連蹬帶踢，兩手亂抓。但喬二身強力壯，撲壓在她身上，動手撕開她的胸襟，露出一片雪白的酥胸。

他一雙賊眼，貪婪地盯她袒露的酥胸，獰笑道：「嘖嘖嘖，難怪喬大整個變了樣，都是妳這身細皮白肉，把他弄得不像個男人，更不像以前的喬大啦！」郭守芬精疲力盡，嬌喘呼呼：「喬……喬二……你要怎樣？……」

喬二的手伸向了她胸前，道：「我要看看妳究竟有多大的勁，能把喬大一個鐵錚錚的漢子，磨成軟不拉雞的窩囊廢！」

他一使勁，撕開了繡花猩紅緞的肚兜，跳出赤裸裸的豐滿雙峯！

「啊……」郭守芬失聲尖呼道：「你……你……」

喬二的眼珠子已突出，瞪着那誘人的地方，全身慾火已在升熾燃燒起來。

她又在拚命掙扎，但無濟於事，喬二的手，已襲向雙峯，毫無顧忌地，在活動了……

郭守芬再也用不出力，急得痛泣起來：「喬二……我是你哥哥的人……他對你仁至義盡……」

喬二的手仍不停，把臉湊近她道：「我也不會虧待妳的！小嫂子，我實在喜歡你，反正肥水不落外人田，咱們樂一樂，妳又少不了一塊肉呵！」

郭守芬情急道：「天下女人多的是，你何苦……」

喬二無動於衷，他喪失理性，形同瘋狂，摟住她一陣狂吻，從臉頰吻到頸部，繼續吻向那片雪白的酥胸……

她痛泣着，哀求着，掙扎着……但一切都阻止不了喬二的瘋狂。

一把短刀！

刀就在附近，是剛才喬二抱住她時丟下的。

可惜距離差了尺許，她的手抓不到，於是情急生智，忽道：「喬二，你，你真喜歡我？」

喬二抬起頭道：「難道還會是假的？我看妳第一眼，就覺得對了我的胃口！」

郭守芬故作嬌羞道：「那麼……我依了你呢？」

喬二喜出望外地說道：「我絕不虧待妳！」

郭守芬遲疑一下，道：「可是不能讓你哥哥知道，否則我寧可一死，也絕不讓你碰一下！」

喬二信以為真，笑道：「我懂！常言說得好，十個女人九個肯，就怕男人嘴不穩。我怎麼會讓喬大知道，除非我想挨他一刀！」

他已迫不及待，動手要脫她的衣褲。

郭守芬急道：「真沒見過你這種猴急的人，總得讓我起來，把衣服脫了……」

喬二心花怒放，樂不可支地笑着站了起來。

不料郭守芬突然一個滾身，已伸手抓起短刀。撐坐起身，使喬二出其不意地一驚。

喬二微微一怔，笑道：「小嫂子，想不到妳還會跟我要花招？嘿嘿，刀子不是女人家玩的，小心割破妳那雙嫩手，我可會心痛呵！」

他獰笑着，向她逼近一步。

郭守芬舉刀疾喝：「站住！你要再進一步，我殺不了你，可殺得了自己！」

喬二聳聳肩，又搖搖頭道：「何苦呢？我又沒碰過妳……啊！喬大回來——」

郭守芬一回頭，喬二趁機上前，飛起一腳踢飛了她手中的短刀，等她發覺中計已遲

了，再度被喬二摟住，整身體壓了上來。

喬二得意忙形地狂笑道：「小嫂子，妳要玩花招，以後可得跟我多討教討教吶！」

這次郭守芬不再掙扎，恨聲道：「好！喬二，人是你哥哥的，你要怎樣糟榻就怎樣糟榻，反正過後你不能成天守着我，我早晚是一死，對得起喬大就是！」喬二的手已扯住她褲腰，突然停住了。

抬眼一看，郭守芬雙目緊閉，淚水不斷地湧出。

袒露着的赤裸雙峯，對喬二是無比的誘惑。可是這一剎間，却慾念頓消。

他喃喃地道：「好！好！我明白了，我早就應該明白的。難怪喬大肯洗手，不再混了，有你這樣的女人，我也會收心……過再苦的日子也值得！」

郭守芬仍然躺着，雙目緊閉，湧出了更多的淚水。

喬二放開她，站了起來，沮然道：「小嫂子，我對不住妳，妳別記在心裏，就當遇上了瘋狗。我不是人，是畜牲！」

郭守芬在嚶泣。

喬二看看她，又道：「我走了……也許在管鎭落個脚，不會呆久，說不定一兩天就出洪澤湖……告訴喬大，不必再找我，那犯不着。以後我們各走各的，有一天我喬二混發了，自然會來找你們，否則挨刀，挨槍子兒我都認了！」

一扭頭，衝出了破廟。

郭守芬雙目急睜，見他已奪門而出。張口欲叫，却發不出聲。

她乏力地爬起來，抬頭一看，才發現胸懷大敞，袒露着赤裸裸的雙峯。急以雙手抓肚兜，掩住胸口。

想起剛才的情景，使她猶有餘悸，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 ×

喬二竄進樹林，解開拴在樹下的馬。正待牽馬出林，突聞附近一聲疾喝：「喬二！」

他暗自一驚，站住了蓄勢以待着。

眼光一掃，週圍閃身出現五六個聯保隊員。爲首的隊員振聲道：「喬二，光棍些，免得我們動手！」

喬二力持鎭定，怒問道：「喬大透的風？」

隊員道：「用不着，洪澤湖邊你跑不了的！」

喬二冷冷一笑：「你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隊員無暇跟他鬥嘴，一聲令下：「一齊上！」

五六個隊員齊齊發動，向喬二展開圍攻。他們腰間都別着短槍，但奉命要抓活的，是以誰也不敢貿然動傢伙。

好在他們都練過拳脚，雖看不上行家的眼，倒也湊和得過去。仗着人多勢衆，憑他們這兩手，普通抓人犯什麼的，那是綽綽有餘。可是，現在的對象不是普通犯人，而是殺人不眨眼的喬二。對這個玩命的角色，誰也不敢大意。

幸好喬二的刀丢在破廟裏，剛才匆匆離去忘了帶走，否則這個聯保隊員還眞不堪他一擊。

雙方都是赤手空拳，這一交手，全看拳脚上的眞功夫了。

拳來脚往，一場惡鬥在林中展開。

喬二是情急拚命，豁出去了，出手毫不留情。

其實他不拚命時，也是心狠手辣成了習慣。現在是生死見眞章的關頭，一旦他落在聯保隊手裏，那就是死路一條，他還能不全力以赴？

聯保隊員採取圍攻之勢，先聲奪人，加上吶喊助威，更顯得聲勢浩大。

但喬二是嚇唬不住的，在他眼裏看來，對方不過是在虛張聲勢而已。

他的身手果然不凡，開始是保住守勢，穩住陣脚，當那爲首的隊員被他一脚踹倒後，立即反守爲攻，還以顏色。

情勢突然一變，喬二連連搶攻，把幾名隊員打得落花流水，一個接一個地負傷倒地，最後全躺下了。

喬二不管他們死活，趕去牽回驚走的馬，跳上馬背就飛奔而去。

一名隊員拔出短槍，舉槍欲射，却被爲首的喝阻：「別開槍，隊長要活的！」

隊員收回了槍，抱怨道：「隊長是存心給我們出個難題嘛！」

另一隊員爬起身來，接口道：「隊長該不是存心放他一馬吧？」

爲首的正色道：「你們都錯了，隊長是要對上面，對各家苦主有個交代，不想讓他死得太痛快！」

就在這時，馬蹄聲由遠而近……

鄭矩帶着四名武裝隊員飛騎趕到。

爲首的忙不迭迎上前，報告道：「隊長，喬二又跑了——」

鄭矩急問：「朝那個方向跑的？」

爲首的朝林外山路一指，說道：「那條小路——」

鄭矩追問道：「喬大跟他在一起？」

爲首的答道：「沒有，他放的單。」

鄭矩望着那條山路，沉思一陣，微微點頭道：「這個方向嘛，他準是直奔管鎭去了！」

一隊員道：「跑了的朱天貴，窩也在管鎭——」鄭矩當機立斷：「好！我們去管鎭。傳話給各路分隊，在管鎭集合！」

隊員們齊聲應命：「是！」

鄭矩補充道：「這回無論誰遇上喬二，得手就殺，我不要看活的！」

隊員唯唯應命，各人臉上却流露出詫色，似乎不敢相信，鄭矩會突然改變主意，發出這格殺勿論的命令。

爲首的忽道：「隊長，萬一喬大跟他在一起——」

鄭矩鐵青着臉道：「誰撞上誰就帶話給他，教他最好躲開喬二些。不然就教他弄枝槍別在腰裏，帶着他兄弟往天邊跑，愈遠愈好。千萬別教我撞上，撞上了就有死活！」

隊員們相顧愕然。

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鄭矩連自己的磕頭的弟兄喬大，也翻臉不認了。由此可見，他對喬二已恨之入骨，矢志要得之而後甘休，即使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

天色已微明，遠天泛起一片魚肚似的灰白！而鄭矩的臉却是鐵青的。

喬大仍然帶着郭守芬，連夜馳馬趕到了管鎭。

管鎭很熱鬧，街上行人熙攘，到處都

是飯館和店舖，喬大早年就在這兒混過，生意人多，油水足。混混兒只要能在此地站得住脚，混個溫飽絕不愁，三年五載混出個小局面，也並不是難事。

但他終於洗手不幹，放棄了這機會。改變喬大一生的，固然是受了鄭矩的影響力，眞正使他能收心的原因，却是那年在管鎭遇上了郭守芬。

這莊稼出身的純樸少女，爲了家鄉年成不好，又遭父母雙亡巨變，不得不隻身外出謀生。

她久已嚮往管鎭的繁華，一心想闖一闖，或許能謀個出路。

結果來這裏沒兩天，就病倒在小客棧裏。

身邊帶的盤纏有限，半個月下來，已是囊空如洗，最後不但把點細軟當的當，賣的賣，還被歹人騙去賣身在娼門裏。

一入娼門，任憑妳是三貞的女子，也經不起老鴇的軟硬兼施手段，到最後還是被迫就範，乖乖接客的。

郭守芬也一樣，開始是抵死不從，結果在老鴇的淫威下屈服，仍然逃不出賣肉的命運。

在老鴇的安排下，找了個土財主來「開彩」。

土財主年已近六十大關，家裏兒孫滿堂，却專喜歡這個調調兒，凡是堂子裏有「新貨」總找他來「開彩」，嚐個新鮮，而且樂此不倦。

人有各種嗜好，這也是其中一種。

反正他是當地的土財主，有的是錢，大爺喜歡花錢玩十七八歲的「原封貨」，誰也管不着！

這些年來，「初夜權」喪失在他手裏的姑娘，以最保守的估計，少說也有個百兒八十的，甚至還不止，偏偏他腦滿腸肥，天生一副猪相。

照相書上說，猪相是大富大貴的。但鴇兒愛鈔，姐兒愛俏，任何一個姑娘見他這副尊容，也會倒足胃口，何況是初入風月塲中的郭守芬。

要她把淸白的身體，任由這土財主蹂躪，那是寧死也不從的。

土財主惱羞成怒，仗着有財有勢，竟召來一批當地的地痞流氓，把郭守芬全身剝光，要讓七八個彪形大漢輪流姦污，作爲被拒的報復。

娼館的人，懾於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

郭守芬更是無力反抗，全身一絲不掛，被四個大漢拉開手脚按在地上，成了個大字形。

她如同待宰的羔羊，一切只好任人家宰割。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闖進了喬大。

他並不認識郭守芬，但她在呼救無門的絕境中，突然大聲向喬大呼救。

喬大對土財主的這種手段，實在看不下去，當即挺身而出，喝阻這場醜劇的演出。

雙方頓起衝突，大打出手起來。

整個娼館，頓時鷄飛狗跑，驚亂成一片。

恰巧鄭矩率一批聯保隊人馬經過，據報趕到鎭壓，才使一場狠鬥終止，沒有發生傷亡。

土財主在聯保隊闖入時，早已趁亂溜之大吉，鄭矩派人去找他也避不見面。

喬大也結識了鄭矩，加上郭守芬的影響，喬大才毅然決定洗心革面的。

他帶着郭守芬離開管鎭，遷往洪澤湖，過了兩年安份守己的平靜生活。直到半個月前，突然獲悉多年不見的喬二，在洪澤湖闖下大禍，搶刼當舖連傷七命，最後負傷拒捕，終於落在聯保隊手中，又粉碎了他和郭守芬的平靜。

聯保隊的隊長是鄭矩，也是喬大的磕頭弟兄。

然而，喬大不能爲喬二去求情，也沒有臉見鄭矩。

鄭矩派人找過喬大，但他避不見面。家門不幸，出了這麼個弟子，任何人也會感到慚愧，況且喬二是他從小一手帶大的！

喬大爲了不見鄭矩，悄然帶着郭守芬避在了山間的小屋。

三天前，聯保隊大門口貼出了佈告，公佈喬二已經專員公署判處死刑，定於三日後斬首示衆，以儆效尤。

喬大驚獲這消息，整整考慮了兩天兩夜。最後爲了手足之情，終於決定不顧一切冒險親往救出了喬二。

現在後悔也遲了。

唯一的希望，就是搶先一步，在聯保隊之先找到喬二，促他趕快遠走高飛。

根據喬二在破廟裏，臨走向郭守芬說的，喬大判斷他很可能會來管鎭逗留。

因爲喬二在此地混得很熟，又利用喬大過去的關係，結交上一批酒肉朋友。

喬二雖不可能在管鎭打根，但他眞想遠走高飛，到別處去另闖天下，勢必要多弄點盤纏。

管鎭市面好，油水足，這對喬二是極大的誘惑。

喬大就怕這一點，担心喬二會臨去秋波，再在管鎭幹上一票。因此他馬不停蹄，連夜趕了來。

管鎭還是管鎭。

但在喬大的感覺上，却是江山依舊，人物全非。

一別兩年，滿街熙攘的人羣，他似乎找不出一張熟臉了。

他們牽着馬，隨着人潮向前走……

喬大一路東張西望，希望能發現一張熟悉的臉——喬二的臉！

結果很失望，那張喜歡呲牙咧嘴怪笑的臉，始終未曾出現。

人疲了，馬也乏力了。

他們找了一間飯館，把馬交給夥計去餵草料。

饅頭夾滷牛肉，好香！

喬大和郭守芬早已餓了，可是拿起來却吃不下。

郭守芬自己毫無食慾，却在勸他：「喬大，吃不下也勉強吃點吧——」

喬大點點頭，咬了口饅頭，食而不知其味地嚥下，忽然道：「說不定他沒來這裏……」

郭守芬道：「是他自己說的呀！」

喬大追問：「他還說些什麼？」

郭守芬默然。

喬大再問一句道：「他還說了什麼沒有？」

郭守芬吶吶道：「沒，沒有了——」

喬大以懷疑的眼光，逼視着她：「眞的什麼都沒說？」

郭守芬遲疑一下，始幽然道：「他說……他不願再連累你……」

喬大忿聲道：「這狗東西！居然……」他正說之間，突然把話止住，眼睛盯住門口。

郭守芬情知有異，回頭一看，門口正站了個獐頭鼠目的漢子，在東張西望。她不認識這人，把頭湊近喬大，輕問一聲，喬大告訴她，是聯保隊的——

郭守芬暗自一驚：「噢……」

那漢子已發現他們，走到桌前來打招呼。

向喬大直截道：「見到喬二沒有？」

他說着一跨腿，逕自在長凳上坐了下來。

喬大遞個熱饅頭夾鹵牛肉給他，表示敬客。

他毫不客氣，接過去咬一大口，沒嚼兩口就吞下。

然後瞥了郭守芬一眼，故作神秘地輕聲道：「喬大，漏子統大啦！」

喬大暗驚：「哦？」

郭守芬忍不住問了句：「怎麼了？」

漢子鄭重其事道：「鎭洪澤傳出了話無論誰遇上喬二，得手就殺，他不再要活口！」

喬大和郭守芬同時一驚，相顧愕然。

漢子看看他們的反應，接着道：「他還要你弄枝傢伙別在腰裏——」喬大愕然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漢子道：「是我灶老爺上天，有一句說一句。鎭洪澤這回是眞火了，他要你最好躲開喬二些，要不就帶他遠走高飛，千萬別讓他撞上，撞上了準有死活！」喬大急問：「他人在哪兒？」

漢子道：「眼綫已先到了，他的大隊人馬隨後趕來！」喬大把眉一皺，道：「你聽說喬二的消息了嗎？」

漢子壓低嗓門道：「道上……有人看見，他快馬直奔牛城去了。」

喬大道：「去了牛城？」

漢子道：「他打的是如意算盤，以爲過了牛城，就不屬鎭洪澤的地界，那兒比較安全。」

喬大懷疑道：「他在牛城人生地不熟，去那裏投靠誰呀？」

漢子道：「跟他們同牢的有個朱天貴，那傢伙的根紮在牛城，開了個鴻慶樓，吃喝嫖賭樣樣俱全。此地也有個窩，專販黑白貨色，前些日子就在此地落的網。」

喬大想起了那個人，問道：「姓朱的也跑掉了？」漢子點點頭：「這兒沒見他的影子，大概沒來落脚，直接回牛城。」

喬大心裏有數，不動聲色道：「兄弟，承你捎這個信，我姓喬的記住了！」

漢子笑道：「哪兒話，人在外邊走，哪兒不交朋友。」

他站了起來，抓着吃賸的饅頭告辭而去。

郭守芬急問：「我們要趕去牛城？」

喬大把頭一點，召來夥計算賬，付了錢就走。

既知喬二的行踪，那怕鄭矩用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絕不會改變去牛城的意念！

牛城，比管鎭更大，也更繁華熱鬧。鴻慶樓是城裏著名的銷金窩，吃，喝，嫖，賭樣樣俱全。

這兒管事的是金少江，人家都管他叫金管事的。

他是朱天貴的心腹，在鴻慶樓裏管的事確實不少，除了「紅花老六」之外，誰都得聽他的。

華燈初上，正是他最忙碌的時候。

喬二的衣着並不起眼，他却大模大樣走了進來大辣辣地道：「朱老闆在嗎？」

朱天貴犯了案，被抓進聯保隊，這在牛城是極轟動的消息，幾乎無人不知。

他却跑來要找朱老闆，豈不是孤漏寡聞？

夥計正茫然無從回答，正好金少江走來，打量了這陌生人兩眼。

喬二又重複一句：「我找朱老闆！」

金少江這才上前，輕聲道：「老兄，朱老闆在鎭洪澤那裏，你怎麼跑到這兒來找他？」

喬二把眼珠子一彈：「嗯？他還沒回來？」

金少江強自一笑道：「開玩笑！鎭洪澤不放人，他能回得來嗎？」

喬二道：「那麼這兒誰管事？」

金少江摸不清他來頭，答道：「老闆不在，由小弟我管事。鄙姓金，小名少江，請老兄多指教。」

「金少江？——」喬二對這名字似覺耳熟。

金少江道：「請問貴客，你？……」

喬二道：「我跟朱老闆有個約會，他不在沒關係，給我個房間，我等他！」

金少江詫異地說道：「這……他可說不定，幾時才能回得來……貴客的尊姓大名是？」

喬二道：「我姓喬！」

金少江忙道：「哦，喬大爺——」

喬二加以更正：「錯了，我是喬二，當不起大爺！」金少江暗自一驚，改口道



喬二連連搶攻，把幾名圍攻他的聯保隊員打得落花流水。

：「哦，哦，喬二爺……」正在這時，忽聽一聲嬌滴滴的：「金管事的！」接着門簾一掀，走出個花枝招展的嬌艷女人，頓使喬二眼前一亮。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紅花老六！

紅花老六依門而立，明明看見喬二。却故意問：「誰要找朱老闆呀？」

金少江道：「是這位貴客，喬，喬二爺——」

紅花老六只瞥了喬二一眼，轉身就回房裏，放下門簾。似對這貌不驚人，衣衫不整的人物毫無胃口。

喬二却不以爲忤，反而對這女人發生了濃厚興趣，尤其她那一身打扮，比郭守芬更俏麗，更嬌艷，也更令人銷魂！

他兩隻眼睛盯住門簾，看出了神。

金少江心裏在暗笑，招呼道：「喬二爺，請！樓上替你開間雅房。」

喬二這才收回眼光，隨着金少江登樓，邊走邊問：「那娘們是什麼人？」

金少江道：「是這兒鼎鼎大名的紅花老六！」

喬二聽得心癢癢的：「紅花老六？好名字！」

上了樓，金少江親自招呼喬二入房。好一間雅房，佈置得精緻華麗，壁上尚掛着兩幅春色無邊，古色古香的巨畫：一幅是貴妃沐浴圖，另一幅美女春睡圖，畫中裸女栩栩若生，更使房中滿室生香，平添無限春意。

喬二心神旌然，不禁問道：「金管事的，這兒有點什麼消遣？」

金少江神秘一笑：「二爺，你說的是哪一門？」

喬二毫不含蓄，直截了當道：「男人喜歡的調調兒！」

金少江道：「有，你先歇着，交給我辦，包你二爺滿意就是！」

兩個男人相對發出會心的笑，這種心理，充份顯示出人類原始的獸性，和罪惡感！

金少江出了房，立卽下樓，趕到紅花老六的房間。

她劈頭問：「那小子是什麼來頭？」

金少江輕聲道：「他說跟朱老闆有約，自稱是喬二，好像沒聽過有這麼一號人物……」

紅花老六不屑地道：「哼！八成是那兒跑來個混混兒，想來這裏打主意！」

金少江把胸脯一拍：「放心，我對付得了。先摸淸他的底細，眞要是那話兒，包管教他吃不完兜着走！」

喬二是個急性子，等不及金少江替他安排，他自己找到了消遣。

呼吆喝六，劈劈拍拍的骨牌聲，對他是具有吸引力的。他這一生，除了女人之外，最能誘惑他的就是賭。

他不但精於賭，更懂得五花八門的門道和手法。可惜在洪澤湖一帶，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手，沒人再跟他賭，使他英雄無用武之地。

這是個生地方，生得連他報出了大名，金管事的居然有眼不識泰山，不知道他喬二是何許人物，足見這兒的人是多麼的孤漏寡聞！

既然沒有人知道他的來龍去脈，他自

然不願錯過這大撈一筆的機會。

於是，他逕自循聲摸到了樓下賭場裏來。

場子裏好熱鬧，呼么喝六之聲不絕於耳，光滑的桌面上，骨牌擊得又响又脆，加上搖寶的骰子在碗蓋中撞擊聲，贏家的歡呼喝采，輸家的叫罵嘆息交織成一片。

熱鬧，混雜，亂哄哄的……這就是賭場的景象。

喬二最拿手的是牌九，他擠近了這一桌來。

賭場的牌九分兩種，一種是永遠由賭場當莊，任由賭客押注，大小牌九一種。不過一般賭場都不推大牌九，小牌九比較乾脆，沒有和的，而且一翻兩瞪眼，輸贏立判。

另一種則是任何賭客均可推莊，輸光了走路，贏足了「上山」不繼續推也成。這種場面較受歡迎，因為在賭客的心理上，莊家是賭場的人，這裡面總有「鬼」。

但這種賭抽頭較重，無論莊家或閑家，贏了每把都得抽，賭場派有專人負責在桌上抽頭，這兒兩種場面都有，一邊一桌，任憑賭客選擇。

喬二選的是「流水莊」這一桌。

他暫時按兵不動，只在一旁觀戰，連押都懶得押。

牌九一副一副地在推，在吃進……賠出……

莊家的手氣欠佳，一連通賠三條，最後一條未推就倒了莊。

他懊喪而氣憤地站起來，忿聲道：「媽的！今晚這雙手，就好像摸過了女人的褲襠！」

此言一出，頓時引起一陣轟笑。

桌旁負責抽頭的在吆喝：「那位要接莊的？」

原來的莊家已垂頭喪氣走開，讓出了位子。

喬二接口道：「我來推一莊！」

大家的眼光集中了他。

有人打趣道：「你摸過褲襠沒有？」

又是一陣嘩然大笑。

拆開「嘩啦啦」地散落一堆銀圓，每封五十個，兩封就是整整一百個現大洋。

這是他在單溝，殺那「相好的」一家三口後，臨走從洞房順手牽羊搜獲的。

賭場裏這些人可不知道，看他這身裝束，還以為他是經商路過的豪客吶！

他不慌不忙，把銀元分成整整齊齊的四堆，才慢條斯理地開始翻牌，洗牌。

牌洗好，砌好，推出一條四副。

喬二抓起了兩粒骰子，吆喝起來：「下注！下注！各位多捧場，莊家盡枱面上賠……」

賭客紛紛下注了，枱面不大，三門總共不過二三十銀元。大家似乎都在保留實力，要看看這把新手的風水。

這頭一把，喬二就來了個通賠。

一陣歡呼之後，賭客又紛紛下注了，這次的賭注增加了一倍。

就在這時，紅花老六來到了這張賭桌，悄站在圍聚的一羣賭客身後，默默注視着喬二。

她已看出這個陌人有點門道，洗牌，碼牌，開門，擲骰子的手法都很笨拙。顯然是故意做作，好讓人以為他是不精此道的生手。

一般職業賭徒，絕不會當衆露兩手熟稔的技術，因為他們進賭場的目的在贏錢，而不是博取喝采。

喬二，在紅花老六的眼裏看來，完全像個吃賭場的郎中！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把來了個吃大注賠小注，接着第三把，第四把全是通吃。

賭客們紛紛在咒罵嘆息。

紅花老六仍在冷眼旁觀。

喬二又開始洗牌，嘴裏嘀咕着：「哈哈，想不到我這雙摸過女人褲襠的手，居然還能贏錢……」

有個輸急了的，正好有氣沒地方出：「媽的！難怪牌上一股子騷味，霉氣！」

旁邊一個接了口：「那我們回去都得洗洗手呵！」

又是一陣轟然大笑。

喬二若無其事，碼牌，推牌，開好門，把兩粒骰子朝手裏一抓，等待下注。

管抽頭的幫着吆喝：「下呀，下呀，大家下呀——」他自然希望場面熱鬧，注押的愈大愈好，反正誰輸誰贏不管，賭場穩有進賬。

牌九繼續推下去……

接連幾副通吃，使得所有賭客全輸冒了火，紛紛加注，嘀咕，咒罵起來：

「邪門……」

「有鬼吧——」

「媽的！我就不信這個邪！」

紅花老六冷眼旁觀這一把押的注很大，三門加起來，起碼有三百個銀元以上。尤其是天門，不但有幾個二十，三十銀元的大注，還有鈔票，現欵輸光了除下金戒指押注的。喬二心猶未足，還在等。心裏却在暗笑，愈多愈過癮，最好把整個人匯上去！

一個傢伙在全身亂摸了半天也摸不出一文，最後總算掏出兩張當票，面紅耳赤地問：「老兄，這個能不能押？」

喬二抬眼一看：「當票？」

那傢伙情急道：「一幅唐伯虎眞跡字畫，一件乾隆磁器，只當了二十銀元。能押我算再押十個銀元，贏了照賠，輸了當票歸你，贖出來最少可以賣個百兒八十的。怎麼樣？」

喬二笑道：「成！不定是你贏我輸，誰要能拿出老太太的裹脚布，我這莊上也照押！」

嘿！眞够意思，好像他贏定了！

沒有下注的了，喬二把手一抬，喝聲：「殺！」

骰子擲在光滑的桌面上，連動都未動，一對骰子屁股朝天——兩點。

他剛叫出一聲：「二順——」

突然有人叫道：「這點子有鬼。」

喬二抬眼瞪着那人：「怎麼？」

那人忿聲道：「骰子根本沒動！」

立即有幾個附和地道：「對！動都沒動——有鬼！有鬼……」

「骰子上一定有門道！」大家在起閧，紅花老六冷眼旁觀。

喬二却笑問：「不算就重擲，成了吧？」大家沒有反對，喬二抓起骰子重擲，隨手一丟，這次兩粒骰子如同兒童的「地

螺」似的，在桌面上轉個不停。

幾十雙眼睛，瞪着它轉……轉……

骰子終於停下來，變了點子，一個么一個六，加起來是七點。

喬二故意地問道：「這個點子，算不算？」

點子既然變了，大家沒有話說。

喬二這才把手一伸，叫道：「好！七出自拿三，天門頭一方！」

他等三家都把牌抓走，才落手抓回自己的一副。

幾十雙眼睛，集中在三家手裏的骨牌上。

這眞是緊張，焦灼的一剎那……

順門的牌翻出來，押那一門的齊聲歡呼：「哇！天槓！」

天門亮出的是「仁子九」，又是一陣振奮的叫嚷「地子八」。

喬二等三家牌全翻開了，他才抓起一張骨牌，不看，只揑在手上用中指用勁一摸。

放下這張，又抓起另一張來摸。

幾十雙眼睛，全神貫注他臉上表情。

他摸第一張時，故意把眉頭一皺，似乎這點子很難配出理想的牌。

摸另一張時又一皺眉，大家正在暗自高興，不料喬二却笑笑道：「眞不好意思，又通吃！」

大家異口同聲道：「通吃！」

他們似乎不相信，三門都這麼大的點子，仍然要輸給莊家。

可是，喬二把牌一亮，全傻了眼，一個個都目瞪口呆。

莊家竟是小雜五一對！

亂閧閧的咒罵和嘆氣聲中，金少江悄然來到了紅花老六身邊。

她一施眼色，金少江立即走開，招呼場子裏的一些保鏢和打手，分佈在那張賭桌的周圍。

喬二嘴裏念着：「對不住對不住。」雙手伸出要收回枱面上贏的錢，突然一隻細嫩的手伸過來，按住枱面道：「慢着！」

喬二抬眼一看，擠在順門的竟是紅花老六：他怔了怔，道：「你？……紅花老六——」

紅花老六不屑道：「呸！紅花老六不是你叫的！」

喬二不以為忤，笑問道：「那該怎樣稱呼？」

紅花老六冷聲道：「叫我姑奶奶！」

喬二哈哈大笑：「成！姑奶奶，我一進門就瞧上了妳！」

紅花老六道：「你也沒問問我，是不是瞧上了你吶！」喬二又毗牙咧嘴，笑得有點勉強，也很尷尬。

紅花老六又冷冷地道：「我要『圓』一把！」

喬二問她：「怎麼個『圓』法？」

紅花老六道：「輸了算我的，前後加倍！」

喬二道：「贏了呢？」紅花老六道：「送你一個字——」

喬二接了口：「睡？」

紅花老六冷哼一聲：「你配？山上加山，哪兒山高你奔那兒，給我出去！」

大家看紅花老六挺身而出，心知有熱鬧瞧了，一個個都等待着，連其他賭桌賭客，也紛紛歇了手，圍向這一桌來。

保鏢和打手們已在蠢蠢欲動。

喬二眼光一掃，道：「好！圓一把就圓一把，反正枱面上錢是贏的。不過，話說在先我再贏，要人。錢嘛，不管輸贏，連本帶利妳都拿去！」

保鏢和打手已圍過來，却被紅花老六以眼色制止。她把眼皮一翻：「想拿錢買你姑奶奶？」

喬二在衆目睽睽下，毫無顧忌地執起她的手，另一隻手竟在她光滑細嫩的手背上輕撫起來。

「拍！」地一聲，紅花老六出手好快，一巴掌狠狠摑在喬二臉上。

喬二出其不意地一怔，臉通紅，脖子也粗了，兩隻眼幾乎冒出火燄。

但他沒有立即發作，仍然執住她另一隻手：「哦？錢不成？」

紅花老六把手往回一奪：「哼！姑奶奶見的比你多！」

喬二終於惱羞成怒，道：「那麼這個呢？」說話和動作幾乎同時，一撩衣，抽出一把今天進城剛買的七首，「篤」地一聲筆直揷在桌上。

大家為之一驚，紛紛退避，以免遭受無妄之災。

紅花老六却置之一笑，道：「這玩意更見多了，嚇唬你媽去，姑奶奶別說刀，連斧頭也挨劈過，命大死不了的！」

喬二生平沒吃過這種氣，尤其是女人面前。

可是今晚遇上紅花老六，竟使他在衆目睽睽之下，弄了他個下不了台。

這個臉實在丟大啦，他忍無可忍，霍地站起，怒道：「妳——」

紅花老六看都不看他一眼，把頭扭過去，吩咐一個小伙子：「小甩子！把枱面上的錢收起，拿到門口站着！」小伙子恭應一聲，急忙照辦，拿個錢袋來，把枱面上的銀元鈔票，全部裝進去，走向門口。

喬二臉已鐵青，咬得牙關格格出聲。

紅花老六視若無睹，再一扭頭：「金管事的！」

金少江趨前恭應：「在！」

紅花老六吩咐：「送客！」

金少江向打手們一施眼色：「六奶奶吩咐送客！」

打手保鏢們齊聲呼應逼了過來。

喬二再也按捺不住，狂喝一聲，一脚踢翻大方桌，驚得全場一片大亂。

打手保鏢們一湧而上，將喬二團團圍住。

喬二也不去拔起揷在桌上的七首，順手抄起一把長板凳攻向那批保鏢和打手。

雙方正要大打出手，突見一人趕到，衝進賭場急喝：「住手！住手！住手。」

打手和保鏢先住了手，喬二回頭一看，想不到及時趕到的正是朱天貴。

喬二冷冷一哼道：「你來得正好！」

朱天貴忙不迭陪笑臉：「嘿嘿，喬二兄弟繞的是遠路——」

喬二又是一聲冷哼，朱天貴一轉臉怒斥道：「你們這些有眼無珠的兎崽子，連喬二爺也敢動？還不快向二爺賠罪！」

打手頭目只好上前，一抱拳：「弟兄們有眼不識泰山，二爺，你多包涵！」

喬二置之一笑：「我也沒料到，鴻慶樓有這大排場！」

朱天貴忙打圓場：「誤會，誤會，自己人，沒什麼說的，咱們裏邊去談！」

喬二不便再計較，由朱天貴親自招呼走出賭場走過紅花老六身邊，喬二衝她齜牙咧嘴一笑。

紅花老六怒哼一聲，扭頭就走。

大家看朱天貴對喬二如此禮待，實在摸不清他是什麼來頭，不免交頭接耳，偷偷私議起來。

金少江忙着招呼場子：「各位貴客，沒事了，沒事了，繼續玩吧——」

經過一場糾紛，男男女女的賭客，又繼續賭了。

朱天貴剛把喬二帶進房，小甩子也跟來，把錢袋雙手奉上。

他執禮甚恭，說道：「二爺，這是你的——」

喬二把手一揮：「拿去，賞給場子裏那班弟兄！」

朱天貴見小甩子在發楞，斥道：「還不快謝過二爺！」

小甩子連連哈腰：「多謝二爺！多謝二爺……」

他一步步倒退出房，朱天貴去把門關上，推上門閂，才回身輕聲道：「二爺，風聲好緊吶！」

喬二道：「那還用說，要不我怎會投奔你朱老闆呀！」

朱天貴皮笑肉不笑：「哪兒話，哪兒話，投奔說得太重了，這也算你我哥們的緣份……」

喬二把兩手一攤，道：「我可是空手來的！」

朱天貴道：「笑話！兄弟還會跟你計較這個？誰教咱們是同牢房的難兄難弟，自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喬二道：「那晚上你說話可當眞？」

朱天貴不加思索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鴻慶樓有你一半！」

喬二滿意地笑笑，忽道：「我想討個小賬——」

朱天貴一怔：「小賬？」

喬二道：「嗯！紅花老六！」

朱天貴道：「這……」

喬二臉色一沉：「她不成？」

朱天貴又皮笑肉不笑了：「哈哈，你可眞有眼光！」

喬二道：「今晚我就要她！」

朱天貴一口答應：「成！你先歇着，我下去交代點事，回頭再陪你喝幾杯。」

喬二眉飛色舞道：「朱老闆，你眞够意思，你這個朋友我交定了！」

朱天貴道：「二爺抬舉！」

哈哈一笑，他轉身開門出了房。

喬二朝床上一躺，似嫌枕頭不够高，把兩手墊在了後腦下。

他有很多事情要想，但他懶得去想，現在想的只是紅花老六。

這女人不但俏麗，嬌艷，喬二更喜歡她那股子潑辣勁兒！

女人太溫馴，似乎也沒有什麼味道，譬如喬大弄在身邊的那女人吧，就犯了這毛病，缺乏個性，永遠只是對男人死心塌地，唯命是從。

這種女人太乏味了，不够刺激！

喬二喜歡玩的女人，就要像紅花老六這樣的，當然她絕不是個賢妻良母。

反正他又不打算討老婆，玩嘛，總得找個對上胃口的！

紅花老六的房裏，佈置得像新房。

她躺在床上，側着身面向床裏，仍在爲剛才的事生氣，朱天貴坐在床邊說話了半天也不理不睬。

這也難怪，朱天貴雖是鴻慶樓的老闆，實際上他並不出面，一切都由紅花老六當家作主。

通常她的一句話就作數，上上下下，裏裏外外，誰也不敢說個「不」字。

今晚的事，她既已出面，而且有把握可以把喬二擺平，讓他直着進來，橫着出去。偏偏在節骨眼上，朱天貴及時趕回來阻止，反而對喬二以禮相待。

這對她自然是很難堪的，當時幾乎使她下不了台。

所以朱天貴招呼喬二一離賭場，她就氣沖沖地回房，愈想愈氣。

朱天貴向她附耳不知說了句什麼，使她怒從心起，霍地一翻身，坐了起來。

她怒形於色道：「什麼，還要我去陪他？我眞怕他不死！」

朱天貴忙陪笑臉道：「老六，妳這算帮我個忙呀！」紅花老六斷然拒絕：「辦不到！姑奶奶生得再賤也輪不到他玩！」

朱天貴愁眉苦臉道：「唉！要顧大局呵——」紅花老六道：「哼！我要不考慮這個，剛才在場子裏就忍不下那口氣！」

朱天貴道：「那小子是玩命的，就是三刀六孔把他擺平，對他沒什麼。可是，鴻慶樓鬧出人命，這塊招牌就算砸啦！」

紅花老六道：「那好辦，弄出去給他一刀！神不知，鬼不覺，誰也不能咬定是我們幹的。」

朱天貴搖搖頭，道：「喬二不是那麼好打發的，否則也不致於要整個聯保隊勞師動衆了——」

紅花老六急問：「聯保隊會不會來半城？」

朱天貴道：「很難說……不過，鎮洪澤要的是喬二，只要喬二不在此地露面，聯保隊來了也不怕——我可以暫時躲一躲，避過這陣風頭。然後託人去專員公署疏通疏通，說說情，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把我這檔子事壓下去了呵。」

紅花老六沉思一下，道：「要那小子不露面嘛……除非……除非是偷偷把他幹掉！」

朱天貴忙道：「對呀！我就是這個主意！」

紅花老六道：「你的意思是？……」

朱天貴急將她一擁，附耳輕聲嘀咕了一陣。

紅花老六的神情變換不定，靜靜聽他說完，始吶吶地道：「這……這教我心裏頭實在有點蹩扭——」

朱天貴央求道：「就這麼一次，妳是在帮我的忙，也等於救我一救吧！」

紅花老六問：「你心裏不窩囊嗎？」

朱天貴道：「當然免不了……但情非

得已，妳又不是愛上小白臉……是非總得分呵！」紅花老六略一猶豫，道：「好吧，事情我照辦，不過，我這個犧牲太大，事後你怎樣補償我？」

朱天貴喜出望外：「妳說！只要辦得到，我什麼都依你！」

紅花老六趁機提出條件：「從今兒起，鴻慶樓每天的全部收入，除掉開支雜費，淨利我拿半數！」

朱天貴想不到她會獅子大開口，面有難色道：「是，這……」

紅花老六憤聲道：「沒關係，我不勉強你答應。」朱天貴道：「老六，說實話，我不是跟你斤斤計較，實在是怕這邊收入突然減少，管鎮方面那頭無法交代。」

紅花老六道：「那你要讓聯保隊抓去割了呢？」

朱天貴想了想，終於無可奈何道：「好吧，我依了妳——」

紅花老六這才轉嗔爲喜，嫣然一笑，捧住朱天貴的臉，送上一個香噴噴熱吻。

朱天貴被抓進聯保隊，關了近半個月，沒有近女色，此刻被紅花老六迷湯一灌，不禁撩起了他壓制多日的慾火。

他突然情不自禁，一把將紅花老六摟進懷裏，貪婪地向她一陣狂吻……

趕盡殺絕　虎穴摧花

牆上掛的巨畫，一幅貴妃沐浴，一幅美女春睡。

兩幅畫中的裸女均栩栩若生，呼之欲出。

喬二已感到很無聊，而且有點焦煩起來。他只好以欣賞畫中的裸女，暫且消磨無聊的時間。

貴妃沐浴太露骨，整個嬌軀一絲不掛，纖毫暴露。他比較欣賞那幅美女春睡，雖然畫中美女也是光着身子，但披蓋上一層薄紗，看上去若隱若現，具有神秘感。

尤其整個胴體的綫條，勾描得十分突出，盈盈一握的纖腰，微隆小腹，以及那渾圓的豐臀，不肥不瘦的腿……最動人的部份，則是美女面帶微笑的神情。

她在夢中夢見了什麼？……

喬二正看得出神，突覺一陣幽香沁入心肺。

怪了！這畫中的美女，居然還會散發體香！

念猶未了，忽聽「噗嗤」一笑。

這可不是畫中美女發出的吧？

喬二猛一回身，發現悄然站在身後的，竟是紅花老六！

「妳來。」喬二齜牙咧嘴地衝她笑。

紅花老六嘴角掛着微笑：「你不是要我來嗎？」

喬二心花怒放地道：「朱老闆眞够意思！」

紅花老六把嘴一撇道：「他？哼！他够意思沒用，還得看姑奶奶肯不肯吶！」

喬二道：「哦？」

紅花老六道：「我不是賣的！」

喬二笑道：「看得出，不用妳說我也知道。」

紅花老六一本正經道：「那你就該死了這條心！」

喬二搖頭輕嘆道：「沒辦法，我喜歡妳這模樣的女人。教我死在妳懷裏都成，可是心死不了！」

紅花老六噗嗤一笑，嬌聲道：「你要眞死在我懷裏，我可担代不起，人家還以爲……」

喬二突然把她一摟，哈哈大笑道：「放心，我還不致於那麼不濟事的呵！」

紅花老六沒有掙扎，笑問：「你沒聽說過姑奶奶的外號？」

喬二道：「不就是紅花老六？」

紅花老六道：「指那回事的！」

喬二詫然道：「哦？人家怎麼替妳起的？」

紅花老六加重語氣道：「牌九裏的至尊寶！」

喬二怔了怔，恍然大悟道：「大小通吃！」

紅花老六把眉一剔，道：「對了！就算你在牌九上會兩手，恨上人家拿了丁三配二四，你就輸定了！」喬二不甘示弱道：「我不信妳眞有這麼厲害！」

紅花老六挑釁道：「要見眞章？」

喬二道：「當然！等妳亮出至尊寶來，我才認輸！」紅花老六嫣然一笑：「你輸得起？」

喬二道：「大不了把命賠上。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紅花老六在他腰上用力擰了一把，喬二更是放浪形骸地大笑起來。

於是，喬二把她摟着，上了床。

他已迫不及待了，把紅花老六摟進懷裏。

紅花老六嬌斥道：「死鬼！我又不是你娘，還要我替你脫衣服？」

喬二這才放手，哈哈一笑，站下了床，忙不迭地開始脫掉衣服。

紅花老六放下羅帳，這女人眞會做作，居然還不好意思吶！

喬二脫衣服的動作，比他殺人還快，脫得精光，就掀開羅帳往裏一鑽。

紅花老六已鑽進被窩，雙手緊緊抓住被角，面泛紅暈，益增嬌嫵，蕩漾着一片春意。

這神情，眞撩人心弦！

喬二要掀被，她却用身體把被緊緊裹住，抓着被角的雙手也不放，使他鑽不進去。

他急了，連忙撲前笑道：「妳剛才不是說我什麼來着？」

紅花老六道：「我不是你娘！」

喬二道：「我情願叫你娘——」

紅花老六道：「哦？」

喬二淫笑道：「我叫你娘，可要吃妳的——」

他出其不意地掀開被，撲向她身前。

紅花老六急以雙手掩住軀體，吃吃地笑道：「去你的，我可不願生出你這麼個逆子！」

喬二整個身子鑽進了窩，肌膚的接觸，使他感覺到，這女人也跟他一樣，已是全身……

他頓時心花怒放，慾火狂燒，恨不得一口把這女人吞下肚裏去。

紅花老六却在吊他胃，嬌軀不住地閃

避着，掙扎着，使他一時無法得逞。

喬二玩女人很有一手，就像他賭，或殺人一樣的乾淨俐落。可是，現在他遇上了「至尊寶」，竟變成了「氣十」。

過去，她對女人也用强暴的手段，在單溝被殺的「相好的」，就是在刀口下被迫就範的。

但對紅花老六，喬二却束手無策。乾脆她斷然拒絕倒也罷了，偏偏送上門來，上了床，却故意折騰他半天，眞吊足了喬二的胃口！

一男一女在床上掙扎着，把床弄得發出「滋呀——滋呀——」怪聲。

這怪聲愈來愈响，繼續响着……

房門外，小甩子把耳朵貼近門縫，聚精會神地在竊聽。

朱天貴側臥在烟榻上，「巴答，巴答」地，一口一口地在吞雲吐霧，小甩子站在榻前。

聽完小甩子的報告，朱天貴停下來，拿着烟槍的手一擺：「好，我知道了，去吧！」

小甩子恭應一聲，轉身欲去。

朱天貴又把他叫住，吩咐道：「把金管事的叫來！」

「是！」小甩子匆匆出了房。

朱天貴換個烟泡，繼續吞雲吐霧——

然而，金少江走了進來。

他走近榻前，執禮甚恭道：「老闆，你找我？」

朱天貴打喉嚨裏輕「嗯！」了一聲，繼續過癮。

金少江道：「你有什麼吩咐？」

朱天貴沒有搭腔，等他一個烟泡燒完，過足了癮，才撐身坐起，放下烟槍道：「老六在那小子房裏，正在上洋勁。我怕她一個人對付不了，你多挑幾個得力的準備着，以防萬一！」

金少江恭聲道：「人手够，都在樓下待命。可是……」

他看看朱天貴，忽然欲言又止起來。

朱天貴眼光逼視着他：「你有什麼話要說？」

金少江猶豫一下，終於硬着頭皮道：「老闆，我是覺得，既然決心對付那小子又何必讓紅花老六……」

朱天貴把臉色一沉：「你心裏不是滋味？嗯？」

金少江急道：「你都不計較，我憑那一門？不過，說實在的，這可委屈了紅花老六，讓那小子檢個便宜！」

朱天貴獰笑道：「哼！讓他去快活，好歹我也佔過他的光，才能從聯保隊部逃出——」

正說之間，他突然警覺房門口有人，急將話止住，喝問：「誰！」

金少江一回身，衝向門口，只見一條人影在走道盡頭，一轉眼已不見了。

他忙不迭向朱天貴道：「剛才我們說的話，如果被人偸聽了去——」

朱天貴急問：「是誰？」

金少江道：「沒看淸楚，只看到個背影，是身短打扮，身材很高大……」

朱天貴暗自一驚，皺起眉頭道：「別是喬大來吧？……」

金少江訝異道：「喬大？」

朱天貴又自我安慰道：「不可能的，喬大不會這麼快，他也不會知道喬二在這兒——」

金少江道：「那我去釘住樓上了。」

朱天貴把手一揮：「去吧。完事以後，教紅花老六立刻來見我。」

「是！」金少江領命而去。

朱天貴有點納罕，剛才在房外偸聽的，要不是喬大，又會是什麼人呢？

他突然想到，很可能是聯保隊眼綫！

×　　×　　×

這時候，木床發出的怪聲已停止。一陣狂風暴雨過去了。

但是，垂着的羅帳內，仍然發出男女的嘻笑。

喬二道：「妳好像練過……」

紅花老六含笑問道：「練過什麼？牌九？——」

喬二道：「嗯……不是的……」

紅花老六又問：「拳脚把式？」

喬二道：「也不是……」

紅花老六道：「那是什麼？你說！」

喬二狎笑道：「這個！」

紅花老六嬌斥道：「這個？要死啦！虧你說得出，去你的！」

喬二哈哈大笑起來。

紅花老六笑罵道：「你他媽的，得了便宜還賣乖，姑奶奶可不饒你！」

喬二笑得更厲害了，木床又在搖幌，發出「滋呀，滋呀」的怪聲。

兩人在床上打情罵俏，笑聲不絕……

突然，笑聲和木床搖幌聲都停止了，繼之而起的，是一陣急促的喘息。

又過了片刻，喬二忽道：「跟我吧！老六。」

紅花老六道：「跟你？你拿什麼養活我？」

喬二道：「那妳不要管，我餓不了妳，凍不了妳就是！」

紅花老六笑道：「那不够，我要吃好穿好，外加戴好的！」

喬二道：「別愁，總有那麼一天！」

紅花老六道：「我相信，等你混好了，那時再來找我——」

喬二道：「我要妳現在跟我走！」

紅花老六斷然拒絕：「辦不到！」

喬二急問：「爲什麼？」

紅花老六直截了當道：「女人總得有一圖，不然我又不是沒人要，幹嘛吃油穿綢的日子不過，跟着你東奔西跑？我又不發瘋！」

喬二道：「妳倒是說的實話……」

紅花老六忽道：「我渴死啦——」

羅帳一掀，她嬌軀一挪下了床。

她的香髮散亂，下身穿一條粉紅色薄綢褲，上身只裏同色繡花肚兜，情態眞箇撩人！

喬二把頭從羅帳中探出，問她：「妳幹嘛？」

紅花老六嫣然一笑：「喝杯水——」

喬二道：「給我帶一杯……」

紅花老六走到桌前，從小壺先倒了一杯，舉杯「咕嚕嚕」一口氣飲盡，然後張開左手，掌心赫然藏一小紙包。

她背向床，悄然打開紙包，迅速將一小束白色粉末傾入杯中。

裝作若無其事，把紙揑在掌中，又拿起小壺倒了一杯，端起走向床前，遞給喬二。

喬二接過去，道：「上床來躺着。」

紅花老六道：「我要出房方便一下，把短褸遞給我。」喬二把短褸遞出帳外，笑道：「女人尿多，一定是太……」

紅花老六笑罵一聲：「去你媽的！」又是風情萬種地一笑，披上短褸，扭着她的纖腰豐臀，匆匆開門出房而去。

喬二正舉起茶杯，放近口邊，一個滿腮鬍子的大漢跳了進來。

他頓吃一驚，霍地下了床，身上只一條短褲，赤裸的上身盡是刀疤。

未等他開口，大漢已輕叫一聲：「老二！」

一聽這口音，喬二已聽出，這人竟是化了裝的喬大！

喬二驚詫道：「喬大！你——」

喬大衝上前，一把奪下他手上的茶杯，急道：「你着了人家的道兒！」

喬二露出懷疑的神色：「哦？」

喬大正色道：「這茶杯裏下了藥，喝不得！」喬二驚道：「那娘們做手脚？」

喬大道：「我親眼在窗外偸看到！」

喬二驚怒交加，道：「媽的！這死娘們——」

房外人聲嘩然，喬大順手將杯裏的水一潑，潑熄桌上的紅燭。

黑暗中，喬大急道：「快走！」

門已衝開，闖進幾個打手。

喬大一把拖了喬二，直趨窗口。打手頭目疾喝：「那兒走！」

一個箭步衝近，却被喬二回身飛起一脚，踢了個四脚朝天。

其餘打手未及動手，兩兄弟已越窗而出，縱身跳落後院。

沒想到下面已有人，十來個打手一湧而上，刀棍一齊出手，向他們發動了圍攻，兄弟倆發了狠，雙雙出手，奮力迎戰對方。他們企圖突圍，但又一批打手趕來，把他們團團圍困住了。

突圍既難，他們只有全力狠拚。

雙方大打出手，拳來脚往刀棍齊動。

金少江趕來督陣，振喝道：「大家齊上，一個也不能放走！」

喬二勃然大怒，踹倒兩個打手，又一拳擊躺下一個，直向金少江衝來。

金少江大驚，嚇得扭頭拔脚就逃。

喬二猶待追去，被喬大趕上一把拖住，怒道：「老二！你還——」

一批打手已分從四面八方撲來，喬大才放開他，忙不迭揮拳迎戰。

喬二狂喝一聲，奮不顧身搶在喬大前面，一面出手掩護，一面叫道：「你快走，這批傢伙交給我來對付！」喬大怒斥：「你少說大話，保住了命再逞能不遲！」

喬二道：「好！聽你的——」

兩兄弟全力以赴，已情急拚命。

但對方人多勢衆，使他們連衝幾次，均未能突圍衝出。

突然間，一陣雜亂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

一名大漢飛奔而來，氣急敗壞地高呼：「不好啦！聯保隊來了——」

喬大一聽聯保隊趕來，大吃一驚，急向喬二招呼：「快走！」

趁着打手們驚亂之際，他們終於突圍而出，倉皇逃出了後門。

金少江大叫：「快散開！……」

二三十名打手，立卽一哄而散。

金少江忙不迭回到前面，聯保隊的大批人馬已到大門外，紛紛下了馬。

鄭矩打個手勢，示意其他隊員留在外面，只帶四個走了進來。

金少江見過鄭矩，急忙迎上前招呼：「鄭隊長——」鄭矩開門見山：「朱天貴人呢？」

金少江道：「他不是在聯保隊……」

鄭矩把臉一沉，道：「你少裝蒜，他跟喬二一起跑了！」

金少江故作驚詫道：「哦？跑了？可是他沒回這裏來呀——」

鄭矩追問一句：「眞的？」

金少江力持鎭定，强自一笑道：「小的怎敢騙隊長呵——」

鄭矩道：「嗯！那麼，喬二來過了沒有？」

金少江表情逼眞道：「喬二？沒聽說有這麼個人，他是誰？」

鄭矩怒問：「你眞沒見過他！」

金少江道：「隊長不相信的話，儘管搜……」

鄭矩冷哼一聲道：「我當然要搜！」

他一聲令下，又進來幾個隊員，立卽展開搜索。

整個鴻慶樓已被驚動，客人紛紛打算離去。但被鄭矩下令，在搜查完畢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離開鴻慶樓。

可是，搜遍了樓上，結果並未發現喬二和朱天貴。

這時候，紅花老六才露面，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向鄭矩風情萬種地笑道：「隊長，公事辦完了，就在這兒歇着吧？」

鄭矩沉聲說道：「公事辦完了？早着吶！」

紅花老六仍然嫵媚地笑着：「你不休息休息？」

鄭矩道：「等我抓住了喬二和朱天貴，再休息也不遲！」

紅花老六故作嬌嗔道：「喲！怎麼啦？隊長，我可是一片好意，你別衝着我來呀！」

鄭矩怔了怔，道：「好！見了朱天貴，替我傳個話，教他躱着喬二遠遠點，別攪在一起，否則就罪上加罪。要是够聰明的，最好自己趕快出面投案，早晚總跑不了的！」

紅花老六道：「沒問題。只要能見得着，我一定把話傳到！」

鄭矩在這裏既未搜出人，無可奈何，只好帶着大批隊員，沮然離開了鴻慶樓。

等他們一走，紅花老六立卽回到房門推上門閂。她又打開衣櫃，鑽進去，從櫃裏靠牆的一面暗門，進了後面的密室……

天已亮。

整個半城處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氣氛中。

到處都是聯保隊的人，嚴密搜索喬二和朱天貴。

據鄭矩的判斷，這兩個逃犯一定藏匿在城裏，而且是由朱天貴帮助掩護喬二。

但他估計錯了，喬二並未跟朱天貴在一起。

這時候，喬大、喬二、郭守芬三人，正在城外山谷中一個石洞裏呼呼大睡。

天已經亮了很久。

喬大和喬二累了一夜，加上連日馬不停蹄，疲於奔命，已是精疲力竭。是以昨夜逃出半城，回到洞裏躺下就睡，睡得像兩條死猪。

他們一直睡到現在，仍然睡得很熟。兩兄弟的鼾聲，此起彼落，那聲响就像是拉風箱。

郭守芬被他們的鼾聲吵醒，爬起來看看兩兄弟的睡像，只有搖頭嘆氣。

她把自己蓋的氈子，加在喬大身上，又過去替喬二把滑落的毡子拉上。

不料剛一拉，却被突然驚醒的喬二，出其不意地一把將手捉住。

郭守芬驚呼一聲：「啊！……」

喬二一睜眼，發現是她，嗞牙咧嘴一笑，道：「小嫂子，早起身啦？」

郭守芬忙把手奪回，一言不發，匆匆走出了洞外去。

她的心一陣狂跳，尤其想起那夜幾乎受辱的驚險情景，更是猶有餘悸。

喬二跟了出來，悄然站在她身後。

郭守芬猛一回身，跟他撞了個滿懷，嚇得又失聲驚呼起來：「啊！……」

喬二扶住她，笑道：「小嫂子，妳好像很怕我？」

郭守芬面紅耳赤，急忙掙脫，轉身走了開去。

喬二跟上前，道：「妳眞怕我？」

郭守芬搖搖頭，不知該說甚麼，又低下了頭。

喬二輕聲道：「唉！那夜我是一時衝動，逗着妳別當眞，老記在心裏——」

郭守芬心想：那夜他確實是一時衝動，但絕不是逗着她玩的。

最後要不是她以死相脅，很可能已遭了蹂躪！

他走就走了吧，偏偏喬大放心不下，又趕來半城把他找到。

萬一喬二對她心猶未死，再來一次的話……

念猶未了，忽聽喬二在身後道：「小嫂子，那夜的事，妳告訴喬大沒有？」

郭守芬仍然搖搖頭。

喬二笑了笑，道：「這才對，妳要告訴了他，說不定他還以爲是妳含血噴人，故意在背後中傷我吶！」郭守芬咬着下唇，淚光閃動，恨不得回身給他一耳光。

可是仔細一想，喬二的話倒不假，喬大就是這樣個人。

在喬大的心目中，無論喬二怎樣罪大惡極，他都能容忍，都能原諒。

因爲喬二是他唯一的親人，唯一的弟弟。

她雖深愛喬大，但喬二比她更重要，那只好認了。

突然，她回過身來，哀聲道：「喬二，我求求你，不要再纏我了，我是個可憐的女人……」

喬二道：「我現在沒怎樣呀！」

郭守芬含淚道：「以後也別纏我，天底下好模樣的女人多的是，你既不啞又不睹，又不是七老八十，將來總會遇上個喜歡的，好好成家立業，別辜負你哥哥。」

喬二笑道：「長兄如父，長嫂如母，我聽妳的就是啦！」

郭守芬半信半疑道：「你不會口是心非吧？」

喬二一本正經道：「我騙妳幹嘛？妳跟的是喬大，又不是跟的我！」

郭守芬道：「其實我們是一家人，如果你眞把我當作嫂子，我倒有幾句話想勸你……」

喬二道：「好！妳說，我聽着。」

郭守芬正色道：「現在風聲那麼緊，鎮洪澤已親自帶了大批人馬來半城。我勸你還是暫時遠走高飛，避過這一陣風頭再說吧。」

喬二點點頭道：「我也是這個主意嘛……不過，要走嘛，也得等我在半城把事情辦完！」

郭守芬道：「你還有甚麼事要辦？」

喬二說道：「當然有，而且，非辦不可！」

郭守芬道：「你走了，有事交給喬大辦不成嗎？」

喬二搖搖頭道：「他辦不了！」

郭守芬道：「哦？甚麼事是他辦不了的？」

喬二冷聲道：「殺人！」

郭守芬嚇了一跳，驚問道：「殺人？你要殺誰？」

喬二道：「我要殺的有兩個！」

郭守芬追問道：「那兩個？」

喬二怒聲道：「第一個，就是鴻慶樓的老闆朱天貴！」

郭守芬又問道：「另一個呢？」

喬二突然臉色發青，咬牙切齒地恨聲道：「紅花老六！」

郭守芬已知道喬二爲甚麼恨朱天貴。可是，紅花老六又是誰呢？

從喬二的神情上看出，他恨紅花老六，比恨朱天貴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究竟爲了甚麼，使他對那女人恨之入骨？

郭守芬想不明白，因爲昨夜喬大把她安頓在石洞裏，獨自潛入半城去找喬二。鴻慶樓發生的事，她一概不知。

喬大終於把喬二找到，帶回石洞來。但他們甚麼也不提，倒頭就睡，一直睡到現在。

她不禁好奇地追問道：「紅花老六是個女人的名字吧？」

喬二怒形於色道：「哼！她是個女的，但不能算人！」

郭守芬道：「哦？」

喬二怒哼一聲道：「她是條母狗！」

郭守芬不由地一怔：「母狗？」

她自然明白，喬二指的並不是狗，而是一個令他恨到極點的女人。

喬二道：「只有她那種母狗，才會見了公狗就搖尾巴！妳懂了吧？」

她懂是懂了，却幾乎忍不住笑出來。

喬二口不擇言，豈不是把他自己也罵進去啦！

喬二毫未覺出，他道：「回頭喬大醒了，叫他別進城去找我，就在這兒等着，我辦完事就回來！」

郭守芬心中暗急道：「你眞要進城去殺人？」

喬二道：「非殺不可！」

郭守芬心知無法勸阻，只好用緩兵之計道：「現在大白天裏，城裏都是聯保隊的人，你不能等到天黑再去嗎？」

喬二斷然道：「不能！」

說完，他邁開大步就走。

郭守芬情急之下，趕上去把他拖住，道：「喬二，你眞要去，也該向喬大說一聲……」

喬二故意嚇嚇她，嗞牙咧嘴一笑道：「小嫂子，妳最好快放開我，我有個毛病，見不得女人，尤其碰不得，一碰就會使我心癢癢的——」

郭守芬忙不迭放手，嚇得掉頭拔腳逃向石洞。

喬二哈哈一笑，朝向山谷外奔去。

郭守芬衝進洞內，只見喬大仍在熟睡，鼾聲如雷。

她急忙坐下，用力搖撼喬大的身體：「喬大！快醒醒……快醒醒……」

喬大夢囈地說道：「別吵我，我倦死了——」

轉過身，他仍然呼呼大睡。

郭守芬再用力搖他：「喬大！快醒醒……喬二走啦！」

喬大猛可睜開眼睛，霍地挺身坐起，雙手一把抓住她的胳臂，驚問道：「喬二走了？」

郭守芬被抓得痛澈心肺，眉頭緊皺道：「放手！我的胳臂快斷啦——」

喬大這才放鬆，追問道：「喬二甚麼時候走的？」

郭守芬道：「剛走……」

喬大道：「他上那裏去？」

郭守芬道：「他要進城去殺人——」

喬大頓吃一驚道：「殺人？」

郭守芬點點頭，道：「他要殺朱天貴，還有個叫甚麼紅花……」沒等她說完，喬大已跳起身來，衝出洞口。

郭守芬追出洞外，大叫：「喬大！他叫你別進城去，在這兒等着，辦完事他就回來——」

但喬大充耳不聞，拔腳狂奔，飛也似地向山谷外追去……

搜索在繼續着。

聯保隊這次幾乎全體出動，各路分隊紛紛趕到，來半城的多達四五十人。

大街小巷，到處都是聯保隊員，一個個荷鎗實彈。

他們都已奉命，朱天貴要抓活的，因爲專員公署尙未審判定他的罪。

至於喬二，無論任何人撞上，就格殺勿論！整個半城如臨大敵，平時行人熙攘，熱熱鬧鬧的氣氛已一掃而空。

店家大部份都暫停營業，紛紛關上門戶，以免遭到無妄之災。

鴻慶樓雖然照常營業，故意表示他們不怕事，但却門可羅雀根本沒有人上門。

中午時分，鄭矩又帶着四名隊員，步行來到了鴻慶樓。

紅花老六聞報，立卽親自出迎。

她今天打扮得更嬌艷動人，穿一身鮮艷花緞高領窄腰短襖，配一條大紅裙，頭上尙別朶玫瑰花，看上去如同一團火。

金少江剛招呼鄭矩進門，紅花老六已滿面春風地笑着走來。

她人還未走近，就拉開了嗓門道：「喲！鄭隊長，今兒個總該賞個臉，吃頓中飯再走了吧？」

鄭矩正色道：「心領了！我還有事，特地來談幾句話就得走。」

紅花老六笑道：「再忙嘛，飯總得吃的呀！」鄭矩道：「等事情辦完，我再叨擾妳一頓。」紅花老六却不管他同不同意，吩咐道：「金管事的，交代厨房好好準備幾個菜，多燙幾壺酒！」

「是，是！」金少江恭應一聲，匆匆而去。

鄭矩道：「不必費事，準備了我也不吃！」

紅花老六嫣然一笑，道：「現在是吃中飯的時候，皇帝也不差餓兵，隊長如果不賞臉，跟來的這幾位也該將就吃點，不能餓着肚子抓人呀！」

鄭矩尙未置可否，她已不由分說，連拉帶拖的，硬把這個生平不近女色的聯保隊長，强行拖進了房間。

這是平時接待貴客的特房，佈置得美侖美奐，雅而不俗。

紅花老六招呼鄭矩坐下，立卽有兩個花枝招展的女人奉茶敬烟，大獻殷勤。

四個隊員也跟進來，恭立一旁。

鄭矩這才有機會表達來意，鄭矩道：「我們言歸正傳吧，今兒晚上，有人在這裏見過朱天貴了！」

紅花老六故作驚詫道：「哦？隊長那兒聽來的？」

鄭矩道：「賭錢的人！」

紅花老六置之一笑道：「恐怕是輸急了的吧？」

鄭矩沉聲道：「這可翻不了本，他憑甚麼無中生有？」紅花老六道：「大概他在這兒輸了錢，就算隊長那裏討不了賞，至少也算出了口氣吧！」鄭矩眼光迫視着她：「妳是說他誣告？」

紅花老六强自一笑道：「我可沒這麼說。反正隊長昨夜那麼多人，搜也搜了，查也查了，結果，並沒搜查出甚麼，這是事實！」

鄭矩道：「好！搜查不出，算你們運氣。不過，我再問妳，我還聽說昨晚賭場裏有人鬧事，是妳懷疑那傢伙賭假，而且出面揭穿的，有這回事嗎？」

紅花老六不加思索道：「不錯，有這麼回事！」

鄭矩進一步追問道：「妳知道他是誰嗎？」

紅花老六道：「這兒是找樂子的地方又不是衙門，我憑那門子查人家身世！」

鄭矩冷冷地道：「可是有人聽見，他自己報出了姓名吶！」

紅花老六不動聲色道：「哦？他叫甚麼？」

鄭矩道：「他就是喬二！」

紅花老六眞不簡單，居然輕描淡寫道：「嗯！不錯，隊長這一提，我倒有點記起來了，當時好像他是自稱叫喬甚麼來着……不過，我可不知道，那小子就是聯保隊要抓的逃犯呀！」

她這可抓着了理，實際上喬二在洪澤

湖犯案，落網，以及判處死刑的情形，半城根本沒聽到消息。

而且喬二越獄後，聯保隊又未繪圖分送各地緝拿，誰能認出他是逃犯？

鄭矩却毫不放鬆她，追問道：「他人呢？」

紅花老六道：「這就不清楚了，說不定還在城裏，也說不定……」

鄭矩道：「紅花老六，別再兜兒圈子，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據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昨晚不但喬二來過這裏，而且當他在賭場準備大打出手的時候，正好朱天貴回來，阻止了這裏的人動手，把他帶離了賭場！」

紅花老六非常沉着，笑道：「那我也就不瞞隊長說了，朱老闆確實回來過。這兒是他出錢開的，他回來我不能不讓他回來，他要走，我也不能不讓他走。至於喬二嘛，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幹甚麼的，這是實話！」

鄭矩道：「我要的就是實話，喬二躲在那裏？」

紅花老六道：「不知道！」

鄭矩道：「那麼妳設法傳個話給朱天貴，他只要把喬二交出來，或者說出喬二藏在甚麼地方，我負責減輕他的罪。否則，他要跟喬二攪在一起，對他絕對沒有好處！」

紅花老六表情迫眞道：「朱老闆在那兒，我也不知道，不過，既然隊長問出這句話來，我一定盡力設法，把隊長的話轉到就是！」

鄭矩起身道：「那麼我走了——」

紅花老六挽留道：「隊長，難道眞的連一頓飯都不肯賞臉？」

鄭矩道：「只要抓住喬二，死活不論，那時候要我在這裏住上三天都成！」

紅花老六對付男人的手腕很高明，連喬二那種殺人不眨眼的角色，也能被她玩於掌中。

要不是被喬大在暗中識破她的陰謀，喬二早已一命嗚呼，去見了閻王爺。

可是，遇上個不解風情，從不近女色的鄭矩。縱然她施出混身解數，也枉費心機，等於是對牛彈琴。

既然鄭矩堅決要走，紅花老六也就不再强留，只好親自送他們出門。

回到自己房間，她就急忙關門落門，又進了衣櫃後的密室，把剛才鄭矩來的情形，報告藏匿在裏面的朱天貴。

朱天貴聽畢，沉思一下，斷然道：「那小子一定還在城裏！」

紅花老六問：「何以見得？」

朱天貴道：「哼！鴻慶樓他沒拿到一半，他是絕不甘心的！」

紅花老六不以爲然道：「城裏到處都是聯保隊的人，風聲那麼緊，而且，昨夜他已經看出，鴻慶樓的一半，根本拿不到，還差點送了命，難道，他還不死了這條心？」

朱天貴憂心忡忡道：「就因爲我們沒要到他的命，他才會留下，找機會來向我們報復吶！」

紅花老六不屑的輕嗤一聲，說道：「諒他沒這個胆子，除非活得不耐煩了，存心來送死！」

朱天貴道：「老六，妳不知道，這傢伙玩起命來，根本就不顧死活的——」

紅花老六道：「怕什麼，鎭洪澤已經

聯保隊長鄭矩向紅茶老六追問朱天貴和喬二的下落。

把話問出來，有他那一句話事情就好辦。除非喬二已經遠走高飛，否則只要他敢找上門來，打死他非但不犯法，而且還可以減你的罪吶。」

朱天貴苦笑道：「喬二可不是好對付的——」

紅花老六把胸脯一拍：「放心，交給我就是了！」

朱天貴實在很懷疑，如果是昨晚，憑紅花老六的手段，加上她的混身解數，也許比較有把握。

現在嘛，那就很難說了……

鴻慶樓突然如臨大敵，所有的打手和保鏢，都奉命嚴密戒備，分佈在各處。

整個的防範由金少江負責指揮，並且是外弛內張，表面上絲毫看不出什麼，就如同平時一樣僅僅是沒有客人上門照顧而已。

實際上樓上樓下，裏裏外外，均又嚴密部署，等待着喬二來自投羅網。

儘管紅花老六諒喬二沒這個胆子，但朱天貴的看法却不同。

他仍然認爲那小子會不顧一切，闖來向他們報復的。

因爲朱天貴與喬二同牢多日，深切瞭解那小子的個性，非但心狠手辣，而且是個心地狹窄，有仇必報的人物。

不該殺，或者可以不殺的人，他尙且下手毫不留情。昨夜幾乎中計把命送掉，他又怎會放過他們？

是以照朱天貴的估計，喬二絕不會知難而退，這個氣是非出不可的！

紅花老六很篤定，她一點也不担心，更不緊張。

她有恃無恐，不僅是鴻慶樓裏已有嚴密戒備，而且喬二必需先闖過滿街佈署的聯保隊那一關，才能闖到這裏來。

事實上，這一關就不容易闖，尤其鄭矩隊長已下令，只要喬二出現，遇上就格殺勿論。

同時聯保隊又以鴻慶樓爲主要目標，附近一帶在嚴密監視之下，任何人進出都逃不出他們的耳目。

再退一步想，就算喬二神通廣大，能突破聯保隊，不顧一切闖進鴻慶樓來，這裏有三十個保鏢打手，難道還對付不了一個喬二？

喬二眞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紅花老六可不相信。

紅花老六是個很自負的女人，她不僅擁有女人最大的本錢——青春和姿色。

同時，她更懂得男人的心理，無論遇上任何類型的男人，她都能施出不同的手腕來應對。

譬如昨晚遇上的喬二，就在她吊足胃口，施盡混身解數之後，幾乎把命送在她手裏。

況且她從小還練過幾手拳脚，必要時也可以用上姿色，現在對喬二可能已失去誘惑力，所以她決心放棄。

拳脚或許能派上用場，因此她在袖管裏，暗藏一把特別請工匠打造的精緻小劍，以防萬一。

紅花老六親自在各處巡視一遍，一切都很滿意，她覺得更萬無一失了。

喬二不來則已，否則就是自尋死路！

這時，鴻慶樓的大門口，突然來了個佩有聯保隊臂章的漢子。

小甩子正在門前張望，看他是聯保隊的人，忙不迭上前招呼。

漢子道：「鄭隊長派我來，有事要見紅花老六！」

小甩子讓在一旁，把手一擺：「老兄，請進——」

剛進門，金少江迎了上來問道：「這位有什麼貴事？」

小甩子代答道：「鄭隊長派來的，要見六奶奶——」金少江一施眼色，小甩子站開了。

「請跟我來。」金管事的，在前面領路。

漢子摸摸滿腮的大鬍子，臉上泛起一種乖戾的獰笑，默默跟着金少江走。

來到紅花老六房門口，金少江在門上輕敲兩下，大聲道：「六奶奶，鄭隊長派人來見妳哪——」

紅花老六出現在門口，打量着來人：「鄭隊長又有什麼交代？」

漢子道：「隊長有個口信，要私下轉告——」

紅花老六一施眼色，示意金少江離去，遂道：「請房裏來吧！」

漢子進了房，紅花老六把房門關上，並且落了門。

她回轉身，說道：「沒有人會闖進來的，鄭隊長交代你什麼私話，儘管放心說好了。」

漢子冷聲道：「他只有一句話交代，教妳把命交給我！」

紅花老六驚道：「你說什麼？」

漢子逼近一步，冷聲道：「教妳把命交給我！」

紅花老六急向後退，背已抵住房門：「你——」

漢子獰聲道：「怎麼才隔一夜就不認識我了？」

紅花老六定神一看，這才看出，他竟是黏上滿腮大鬍子，化了裝的喬二！

這一驚非同小可，嚇得她魂飛天外，失聲呼道：「喬，喬二……」

喬二哈哈大笑道：「不錯，妳總算還認得我。本來嘛，一夜夫妻百日恩，好歹我們總同床同被睡過！」

紅花老六力持鎭定道：「喬二，我沒虧待你，你可得憑良心……」

喬二道：「這個我承認，活了快三十歲，睡過的女人也不算少，就沒遇上妳這麼『活』的，眞他媽對了我的胃口！」

紅花老六雙手向後一背，强作笑容道：「你知道就好，對別人我可從不這樣賣勁兒……」

喬二嘿然冷笑道：「因爲妳不要別人的命！」

紅花老六暗吃一驚，急道：「喬二，你誤會了，那可不是我——」

喬二逼近喝問：「不是妳在杯裏下藥，存心想把我毒死？」

紅花老六突然舉手，手中已緊握一把小劍，出其不意地向喬二猛刺。

喬二眼急手快，出手如電地捉住了她的手：「哼！妳這一手還差得遠！」

用勁一扭，小劍已脫手落地。

紅花老六痛得急呼：「啊！救……」突然，喉間一涼，一把鋒利七首已橫在她頸部。

喬二威脅道：「妳敢出聲，我就給妳這一抹！」

紅花老六魂不附體，噤若寒蟬。

喬二獰笑道：「憑良心說我眞捨不得下手，殺了妳，可不容易再遇上妳這麼『活』的女人！」

紅花老六哀聲道：「那就請你手下留情……」

喬二道：「呃……那也行，不過我要再試試，看妳今天是不是還像昨夜那樣賣勁兒！」

紅花老六道：「現在？」

喬二道：「嗯！就是現在！」

紅花老六故作赧然道：「可是，大白天裏……」

喬二眼露凶光，怒問：「妳不幹？」

紅花老六急道：「不！不！我是怕……怕有人闖來呵……」

喬二一臉毫不在乎的神氣：「嘿嘿，妳紅花老六的閨房，誰有那麼大的胆子亂敢闖？」

紅花老六此刻只求保命，無可奈何道：「好吧，你既然一定要，我就……」

喬二哈哈一笑道：「對！這才乾脆，我就喜歡做事乾乾脆脆，絕不拖泥帶水的女人！」

他收回了七首，放開紅花老六的手。

紅花老六心知憑自己的粉拳繡腿，絕不是喬二的對手，動起手來無異是自討苦吃。

在這殺人不貶眼，而且是決心來報復的喬二面前，她那敢不自量力，貿然輕舉妄動。

無可奈何之下，她只好走向床前，背向着喬二，開始動手寬衣解帶起來。

喬二站在她背後，欣賞着這女人脫衣的美妙姿態。

紅花老六邊脫邊想，她忽然有一個可怕的意念，那就是喬二在她身上發洩過獸慾之後，仍不放棄報復。

這情況非常可能，因爲，即使她加倍施出混身解數，使喬二食髓知味，不忍下毒手殺她。但喬二不可能挾持她一起走，走得出鴻慶樓，也闖不出聯保隊那一關。況且，喬二是懷恨而來，不顧一切決心報復，又怎會輕易放棄？

喬二一定會殺她！

紅花老六愈想愈害怕，唯一的機會，就是趁意亂情迷之際，先下手爲强，攻他個不備。

或者是趁喬二不備逃下床，迅速奪門逃出呼救，只要驚動戒備的打手們趕來，她就安全了。而且，喬二也別想活着逃出去。

這是最理想的情況，雖然她必然是赤裸着身體逃出房外，但爲了保命，那也顧不得當衆出彩了。

不過，最重要的，是她一定要能够把握最適當的時機，那就是趁着喬二在她身上……

她只顧在想死裏求生的方法，不知不覺地，已把全身衣服脫光，手裏祇按着最後脫下的肚兜。

突然，聽得喬二在背後命令道：「轉過身來！」

紅花老六一驚，這才如夢初醒，發覺身上早已赤裸裸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再脫了。

她眞有一套，在這生死關頭，居然還敢故作嬌羞道：「我先上床吧……」

喬二冷聲道：「轉過身來給我看！」

紅花老六嬌嗔道：「有什麼好看嘛！……大白天裏，讓你兩隻眼精瞪着，怪難爲情的……」

她居然怕難爲情，這倒確實出人意料之外！

喬二再一次命令道：「轉過身來！」

紅花老六聽出這口氣很冷酷，不敢再違拂他的意思，只好緩緩把赤裸的嬌軀轉過去。

這一面對喬二，冷不防一把鋒利的七首，猛刺進了她的胸膛！

紅花老六雙目驚怒地睜大了：「啊！你……你……」

喬二獰笑道：「我要看一看，妳的心究竟是什麼顏色！」

說時，握刀的手向上一挑，刀口向上，心肺迸出，破了開來。

刀口將近一尺，頓時噴出一蓬鮮血，心肺迸出，令人慘不忍睹。

「啊……啊……」紅花老六發出輕微的呼聲。

她滿臉驚恐，雙目怒睜，嘴大開。

彷彿至死也不相信，天下會有像喬二這樣狠心的男人，居然忍心向她下這種毒手。

但喬二就下得了手，而且連眼睛都未眨一眨。

他根本不是人！

紅花老六癱倒了下去，兩隻眼睛未閉，仍然睜得大大的。

喬二手握着黏滿鮮血的七首，他自己身上也沾滿了血。

他站在那裏，低頭看着那女人赤裸的屍體，又齜牙咧嘴地笑起來。

房外突然响起金少江的聲音：「六奶奶！六奶奶……」喬二霍地轉身，掩向房後，緊握七首的手高舉着。

金少江又連叫兩聲，房裏仍然沒有動靜。

他情知有異，急召幾名打手趕來，喝令道：「把房門撞開，快！」

「砰！」地一聲巨响，房門被兩個打手撞開了。

門一開，兩個打手用力過猛，收勢不及，雙雙跌衝進房。

喬二閃身跳出，手起刀落，兩個打手已被他擊倒。

金少江尚未認出這個凶煞是喬二，驚怒地大喝一聲，企圖阻止他奪門衝出。

喬二殺性已起，金少江首當其衝，被他一刀砍傷倒地。

其餘幾個打手猶圖合力阻擋，又被喬二揮刀亂砍亂殺，紛紛被逼退開。

金少江眼看喬二已衝出房間，負傷倒地，疾喝：「抓住他！別讓他跑了——」

抓他談何容易，兩個打手奮不顧身撲來，尚未近身，已被他踹倒。

佈署在各處的打手已驚動迅速趕來。

大門口已被七八個打手嚴守，擋住了去路。

通後院的走廊也被封死，嚴陣以待。

但喬二根本不打算逃出，他橫衝直闖，連砍帶殺一路衝上樓。

這一來，大出大家意料之外，紛紛向樓上追去。

吶喊聲四起，幾個剛衝上樓的打手，被喬二回身飛起一脚，踹倒最前的一個，仰面倒栽，壓向後面的幾個，一起滾跌下樓，跌作了一堆。

喬二趁機衝向走道，一脚踹開他昨晚住的房間，但却不見那個裝有細軟和銀元的包袱。

那是他的盤纏，遠走高飛沒有盤纏可不方便。

既找不到包袱，回身要出房，房外已被十幾個打手守住。

他急衝去，一脚把門踢上，閂住。回身衝到窗口，一把推開窗，往下一看，後院裏正好不見一個人影。

喬二昨夜和喬大就是跳窗逃走的。

他毫不猶豫，越窗縱身而下，落脚在後院。剛一站起，十幾個打手已趕倒。

他們似已料到喬二有此一着，及時奔向後院來包圍。

喬二一看被包圍，齜牙咧嘴笑道：「各位，要命的讓開出路，否則別怪我心狠手辣！」

小甩子躲在人後大叫：「六奶奶被他殺了，你們不能讓他跑啦！」

喬二狂喝一聲，突然形同瘋狂，揮刀直撲後門，一路衝殺過去。

十幾個打手同時發動，竟未能把他阻擋得住。

喬二一口氣衝殺到後門，剛要開門逃出，忽聽外面有人敲門。

外面人聲嘩然，喝令道：「快開門！我們是聯保隊部的——」

喬二暗吃一驚，急回身，十幾個打手已撲到。

他情急拚命了，揮刀衝去，左砍右殺，逼得打手紛紛退開。

好不容易殺開一條出路，却又被堵死，原來是從大門衝入的幾個聯保隊員！

這一來，喬二進退維谷了……

窮途末路　齜牙自戕

喬大潛入了半城。

他昨夜化的裝尚未除掉，在街上遇見聯保隊的人，居然沒有一個認出他就是喬大。

喬二揚言要殺朱天貴及紅花老六，自然得不顧一切冒險闖進鴻慶樓才能得手。是以喬大一進城就直奔鴻慶樓而來。但他在附近轉了半天，却未見鴻慶樓有任何風吹草動。

既然這裏尚無動靜，足見喬二尚未來過。

喬二躲在那裏呢？

他是喬大一手帶大的，自然瞭解他的個性。這小子既已決心報復，無論冒多大的險，也絕不會知難而退。

喬二已進了城，更足以證明他絕不會放棄報復，必然是藏在什麼地方，伺機而動。

於是，喬大悄然離開鴻慶樓，轉往各處去尋找。

他必需找到喬二，阻止這小子輕舉妄動，否則無異是去送死！

轉來轉去，始終未發現喬二的影踪。

來到一條小街的巷口，驀見那裏圍着一羣人，在那裏七嘴八舌地議論紛紛。

喬大暗自一驚，急忙混入人羣，擠進去一看，只見地上躺着個漢子，雙目驚恐地睜着，舌頭伸出口外，看情形是被勒斃的。

而屍體身上的衣服，却被人剝掉，僅留着內衣褲。

奇怪的是，死者的頭髮，也被割了一大半！

人羣中有幾個是聯保隊員，都佩戴臂章，在那裏守着屍體禁止閑雜人等圍近。

一陣急促馬蹄聲，由遠而近，人羣紛紛退讓開來。

喬大抬眼一看，來的是鄭矩，帶着四個荷鎗實彈的聯保隊員。

鄭矩策馬來到屍體附近，翻身下馬，交給一名隊員牽着。看守屍體的一名隊員立即上前報告：「隊長，死的是分隊的黃隊附！」

鄭矩看看屍體，沉聲問：「在哪裏發現的？」

隊員答道：「就在巷口的牆角下。」

鄭矩再走近些，仔細查看一遍，吶吶道：「嗯……像是被勒死的……奇怪，怎麼衣服也被扒了？」

隊員判斷道：「可能是怕人認出，他是聯保隊的人——」

鄭矩未置可否，又道：「嗯！頭髮也被割了……」

隊員這次判斷不出原因了。

混在人羣中的喬大却想到了，心裏又驚又急。

昨晚，喬大化裝混進鴻慶樓，就是從郭守芬頭上割下些秀髮，黏成滿腮大鬍子的。

現在地上這屍體的頭髮被割去，難道也是派同樣的用場？

並且連衣服也被剝去，顯然是想扮成聯保隊員，好在城裏各處活動。有了那身服裝和臂章掩護，非但不致引人注意，而且可以到處通行無阻。

這件事別人不會幹，也沒有必要，除非是喬二！

喬大能想到這上面去，鄭矩也同樣想到。

果然鄭矩怒聲道：「一定是喬二！」

喬大心裏一震，他也覺得喬二太過份了，自從越獄到現在，才只不過二三天。這小子非但毫無悔意，反而變本加厲，又連傷了好幾條人命！

接着又聽鄭矩喝令：「先把黃隊附的屍體抬回去。買口棺木暫時料理一下。等這兒的事辦完，再運回洪澤湖！」

隊員們恭應：「是！」

鄭矩鐵靑着臉，又下一道命令：「傳話各處的崗哨，密切注意，喬二可能穿上黃隊附的服裝在活動。無論誰發現形跡可疑的，不管是穿聯保隊的服裝，都得攔下來受檢，違命者格殺勿論！」

跨在馬上的四名隊員齊聲恭應，領命飛馬而去。

鄭矩這才上馬，吩咐道：「把這些人撵開，這兒沒什麼熱鬧可瞧的！」

隊員開始趕散人羣，鄭矩策馬而去。

喬大隨着人羣一哄而散，立即匆匆繞回鴻慶樓。

老遠就聽得人聲嘩然，喬大情知有異，奔近一看，幾個聯保隊員正衝進大門。

喬大暗驚，心知喬二已在裏面。

他那敢怠慢，直奔大門，跟着聯保隊員闖進了鴻慶樓。

喬二正感到進退維谷，喬大已發動，從幾個聯保隊員的後方，出其不意地攻擊起來。

聯保隊員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喬二身上，那會想到背後遭到突襲。

喬大救喬二出險心切，他的出手自然特別重，幾個隊員在措手不及下，被他攻得亂了陣脚。

喬二更是精神一振，揮刀直撲過來，形同瘋狂地亂砍亂殺。

兩個隊員倉惶不及閃避，被喬二殺傷倒地，另幾個則被喬大擊倒。

喬大疾喝：「快走！」

喬二這回總算聽他的了，跟着喬大衝向大門。

沒想到剛一出門，發現距離僅數丈之外，七八乘人馬早已排成扇形，各端着長鎗瞄準大門口，在那裏嚴陣以待着了！

兩兄弟一怔，全僾了眼。

要退回去，一批打手已追出來。

跨在馬上的一隊員振聲道：「喬大，你躲開。我們奉鄭矩隊長之命，要的是喬二！」

喬大急忙攔在前面，掩護着喬二，說道：「你們開鎗吧，要他的命，先得射倒我！」

隊員叫道：「喬大，你何苦讓我們為難。反正他跑不了的，你犯不着為他這樣呵！」

另一隊員道：「喬二，是條漢子就敢當，自己站出來，別連累了喬大！」

他們勸喬大，一個激喬二，但不敢貿然開火。

畢竟喬大是鄭矩的磕頭弟兄，使他們總不免有所顧忌。

裏面追出的打手們，一見外面的情勢，也都不敢造次，惟恐一衝出大門，把兩兄弟逼急了，來個情急拚命，回身衝殺進來，勢必要有傷亡。

當然，那兩兄弟已經豁出去了，倒楣的一定是打手們。

同時又怕外面的人突然開火，子彈可不生眼睛，被亂槍擊中更划不來。

因此他們散佈開來，嚴陣以待着。

這一來，形成了僵持的局面。

喬二也看出這情勢，急向喬大輕聲道：「喬大，他們要的是我，你就——」

喬大斷然道：「不！我們要生一起生，要死一塊兒死，我絕不會眼睜睜地看人家拿你當肉靶！」

喬二靈機一動，道：「外面七八條槍，是死路，要走活路就往裏闖！」

喬大當機立斷道：「好！我替你掩護，你先闖！」

喬二應了一聲，藉着喬大的掩護，外面那些隊員不致貿然開火，突然回身就向大門裏衝。

裏面的打手早已料到這一着，一見喬二當眞往裏闖，立即齊聲吶喊，一湧而上，發動猛烈圍攻。

外面的隊員，當即撥馬衝向大門。

喬大急忙回身奔入，迅速關上大門，同時加上門槓，阻止那些隊員衝進來。

再回轉身看時，喬二已揮刀殺傷兩三個打手，正在全力迎戰。

喬大那敢怠慢，趕緊上前出手助陣，一面叫道：「各位朋友，够交情的且放一馬，何苦逼人太甚！」

打手們根本未加理會，一個個都加緊猛攻。

他們又是刀，又是棍，而且人多勢衆，竟被喬二的一柄匕首，逼得無法近身。

喬大不願多傷無辜，他始終是赤手空拳，全憑拳脚上的眞功夫大顯身手。

「砰！砰！」外面在撞門了。

裏面，繼續大打出手，雙方混戰成一片。

後門外的一批隊員撞不開門，終於由一個翻牆而入，開了門讓其他的人衝進後院。

這批隊員有十來個，個個荷槍實彈，一直衝向前面來。

一見這裏的混戰，為首的隊員急朝天花板上連開兩槍，喝令：「住手！」

聽到鳴槍示威，打手們紛紛住了手。

喬二趁機一個掠身，竄上了樓梯。

一名聯保隊員瞥見，舉槍喝令：「站住！」

喬二充耳不聞，直朝樓上狂奔。

隊員舉槍欲射，喬大情急之下，突然奮不顧身撲去，全身向長槍上撲壓。

「砰！」槍走了火，子彈疾射而出，射向地下。

這一阻，喬二已奔上樓。

喬大一挺身跳起，衝上樓梯，回身擋住梯口，振聲道：「誰要追上樓，得先過我這一關！」

一隊員忿聲道：「喬大，你誰是鄭隊長的磕頭弟兄，可也不能妨礙我們辦公事呀！」

另一個道：「我們是奉命行事，喬大，你再不讓開，可別怪我們要得罪了。」

喬大道：「那只有個辦法，就是你們先把我擊倒！」

隊員互相一施眼色，正待齊向樓梯上衝，忽然外面有人大叫：「上了房啦！」接着一齊喊着：「在房頂上！在房頂上……」

這一會兒工夫喬二居然已經上了房！

喬大說不出是興奮，還是緊張，因為喬二雖上了房並不一定就表示他能脫身。

鴻慶樓附近散佈着不少聯保隊的人手，這時早已紛紛趕來，採取了包圍。

喬二縱有飛牆走壁的本能，在槍火的射擊之下，要想死裏逃生，恐怕實在機會不大，除非是發生奇蹟。

喬大正在暗替喬二捏把冷汗，外面已槍聲大作，更使他大吃一驚。

聯保隊員一聽槍聲，全部衝了出去。

喬大也跟着衝出，只見鄭矩已親自趕

來，指揮隊員們舉槍朝屋上射擊。

等他衝向廣場，抬頭看屋上時，喬二已接連縱身跳越兩家相隣的屋頂，轉眼失去了影踪。

亂槍沒有射中喬二，喬大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總算沒有親眼看着喬二喪命在亂槍之下。

鄭矩跨在馬上，仍在發號施令：「快搜，他逃不出城的，挨家挨戶也得搜出他來！」

喬大沒有勇氣去見鄭矩，更沒有臉去替喬二說情，他只有趁着一片混亂，無人注意他之際，悄然離開廣場。

但是，遠遠站着一個女人看到了他。那女人面帶戚容，兩眼紅紅的，含滿着眼淚。

她就是郭守芬。

喬大走在前面，她默默地，悄悄地，遠遠地跟隨着。

她如同被主人遺忘的忠犬，儘管被遺忘，仍然忠心耿耿，永遠跟隨着主人……

鄭矩從紅花老六的房中走出，臉色很凝重。

肩上挨了一刀，剛把傷口裹好的金少江，垂頭喪氣地跟在他後面。

鄭矩站住了，回頭道：「你們要肯合作，讓朱天貴早出面，紅花老六也許就逃過了這一刧……唉！」

金少江愁眉苦臉說道：「鄭隊長，紅花老六死得那樣慘，你可得為她伸寃雪仇呀！」

鄭矩道：「金管事的，你現在必需說實話了，喬二為什麼不惜冒生命的危險，闖來殺死紅花老六？他們之間怎會種下這深的仇恨？」

金少江吶吶地道：「這……」

鄭矩慫恿道：「你照直說，沒關係的。她人已死了，還有什麼顧忌？」

金少江這才嘆口氣道：「唉！不瞞鄭隊長說，朱老闆昨夜趕回來一趟，就是因為知道喬二來了這兒，所以特地交代我們假獻慇懃，設法把他留住，並且由紅花老六親自接待，打算用藥茶把他迷倒，好送交給鄭隊長處置——」鄭矩道：「哦？後來被喬二發現了，所以懷恨在心？」

金少江把頭一點，道：「本來是可以得手的，誰知喬大化了裝混進來，大概看破了我們的計劃，闖進喬二房裏去警告他，所以……」

鄭矩接口道：「所以你們雙方就動起手來，結果被他們兩兄弟跑了？」

金少江又點了點頭。

鄭矩道：「金管事的，我再給你們一次忠告，聽不聽，信不信都在於你。如果不出我所料，喬二還會再來殺朱天貴的，否則他絕不甘休！」

金少江沮然道：「不瞞隊長說，這點朱老闆也想到了，所以他不敢露面。那不是躲你鄭隊長，躲的是喬二呵！」

鄭矩追問：「他躲在那裏？」

金少江道：「我……我不知道……」

鄭矩正色道：「金管事的，躲不是辦法，只有教朱天貴出來，跟聯保隊合作，設法把喬二誘來自投羅網，那才能一勞永逸！」

金少江猶豫不決道：「可是，朱老闆他……」

鄭矩道：「他只要自動出面，協助聯保隊弄到喬二，我雖不能保證替他脫罪，至少可以使他原來的罪減輕，少坐些日子的牢。」

金少江疑信參半道：「隊長這話可是眞的？」

鄭矩肯定道：「絕不騙你！」

金少江遲疑一下，終於振奮道：「好！我設法先跟朱老闆取得連絡，回頭就去給隊長回話。」

鄭矩滿意地微微把頭一點，帶着幾名隊員離去。

聯保隊的人一走，金少江忙不迭回到紅花老六的房，床前的地上，橫躺着紅花老六的屍體。

赤裸裸的屍體上雖已蓋上被單，死狀仍然慘不忍睹！

金少江連看都不忍看，迅速打開衣櫃，從暗門鑽進密室。

密室很窄小，僅能擺張小木床，及一張小桌，兩把椅子而已。

朱天貴躺在床上，見金少江下來，劈頭就問：「外面出了什麼事？一直亂哄哄的……」

金少江凄然欲泣道：「紅……紅花老六……」

朱天貴霍地撑身坐起，驚問：「她怎麼了？」

金少江悲聲道：「她……她被喬二殺了……」

朱天貴的眼珠子，幾乎彈了出來：「眞的？」

金少江的表情如喪考妣，沮然坐下來，把全部的經過情形，簡單扼要地述說一遍。

朱天貴最近在牢裏一直失眠，逃出後又疲於奔命，直到回了鴻慶樓，把事情都交代了，避進密室來休息，才算睡了一大覺。

可是，這一覺從昨夜睡到今午，仍然未醒。是以他被紅花老六叫醒，告訴他鄭矩來遲的情形，兩個人商量一陣對策後，他又繼續再睡了。

這個回籠覺睡得更熟，連外面紅花老公被殺，打得驚天動地，居然也未把他驚醒。

其實他剛醒不久，金少江就進入密室，報告了紅花老六被殺的情形。

這一驚非同小可，而且使他感到痛心無比。

紅花老六雖不過是他的姘頭，但是女人對他實在非常重要，不僅在精神和肉體上能給他滿足，更是個得力的幫手。

鴻慶樓要不是憑她的姿色和手腕，絕不可能有今天的場面。

然而，她卻突遭殺身之禍，慘死在喬二的手裏！

朱天貴跳起來，當胸一把抓起金少江，怒問：「我是怎麼交代你的？這兒有二三十個保鏢打手，居然讓那小子橫衝直闖進來，還登堂入室，闖進紅花老六的房裏把她殺了！你們都是喝西北風的？站在一邊看熱鬧的！」

金少江哭着臉道：「那小子化了裝，又穿着聯保隊的服裝……」

接着，他把以後情形，以及鄭矩剛才臨走留下的那番話，一口氣說完。

最後問朱天貴道：「老闆，你看怎樣給鄭隊長個回話？」

朱天貴沉思一陣，終於拿定主意，咬牙切齒地恨聲道：「好！你去告訴鎭洪澤，爲了替紅花老六報仇，只要他有把握幹掉喬二，要我怎樣就怎樣！」

金少江唯唯應命，立卽離開密室，親自去見鄭矩。

全城展開了嚴密搜索。

鄭矩心知喬二尙未離城，一定藏在什麼地方。

如果不出所料，喬二殺了紅花老六尙意猶未足，勢必再殺朱天貴才會甘休，這就是喬二的作風，是以搜索仍在進行……

有人在個舊祠堂裏發現一男一女，認出是喬大和郭守芬。

鄭矩聞報，吩咐不得驚擾他們。

喬大旣在城裏，更證實了鄭矩的判斷，喬二果然尙藏身在什麼地方伺機而動。

因此，如果喬二的目標是朱天貴，就必需讓朱天貴露面，才能誘出喬二來。

否則的話，朱天貴要是始終躲着，喬二也絕不會冒險採取行動的。

是以鄭矩留話交代金少江，希望朱天貴出來，暗中協助聯保隊。

這是孤注一擲的辦法，只有以朱天貴爲餌，始能誘喬二上鈎。

鄭矩不帶一兵一卒，獨自步行來到了舊祠堂。

當喬大突見鄭矩走入時，一時愧疚交集，氣餒地垂下了頭。

鄭矩也一言不發，默視着這個磕頭弟兄。

彼此保持着沉默……

郭守芬從喬大身旁緩緩站起來，看看鄭矩，再看看喬大。

喬大仍然盤腿坐着，低頭不語。

鄭矩站在那裏，如同泥塑木雕。

沉默……

郭守芬用垂下的右手，輕碰了喬大的肩頭一下，彷彿告訴他鄭矩來了。

鄭矩看見了她的這個小動作，也看見喬大的肩頭動了動。

「兄弟！……」鄭矩終於先打破了沉默。

喬大緩緩抬起了頭，眼中淚光閃動。

鄭矩站在原地，道：「兄弟，你可以放手了——」

喬大激動道：「我，我辦不到！」

鄭矩道：「我瞭解你的心情，但對喬二，不値得。爲了你，爲了你們倆口子的將來，我不得不……」

喬大詫然道：「你要把我抓起來？」

鄭矩道：「這是迫不得已，我非得派人把你先送回洪澤湖——」

喬大岔聲道：「鎭洪澤向來鐵面無私，公事公辦。好！沒話說，叫你的人進來動手抓我吧！」

鄭矩搖搖頭道：「我沒帶人來——」

喬大怔了怔道：「哦？你沒帶人來，能抓我？」

鄭矩大義凛然地道：「我抓你，不必用一兵一卒，只需憑你我的道義！」

喬大愧然道：「我明白——」

鄭矩道：「那就好，只要你瞭解我的出發點，其他一切解釋都屬多餘了。」

喬大點點頭，道：「不過我現在不能走——」

鄭矩問：「爲什麼？」

喬大沮然地說道：「我……我必須找到喬二……」

鄭矩道：「唉！兄弟，你怎麼還是這個死心眼？他是救不了的！」

喬大道：「我不再打算救他，只是要勸他自己了斷，別讓人家動手，使我看了不忍！」

鄭矩困惑道：「那有分別嗎？」

喬大斷然地道：「對我的意義完全不同！」

鄭矩微微點着頭，似已瞭解對方的心意，道：「好吧，我的話到此爲止，希望你再多想想……我走了。」

喬大沒再說什麼，目送他轉身走了出去。

留在舊祠堂裏的一男一女，彼此相對無言……

天色已昏暗下來。

又是華燈初上的時分，半城恢復了平時的繁華和熱鬧大街小巷仍然熙熙攘攘。

從下午開始，聯保隊奉命停止搜索後，卽浩浩蕩蕩撤走了。

大家在議論紛紛，傳出了逃犯喬二已遠走高飛的消息，所以聯保隊已去分頭追緝。

就在聯保隊撤離不久之後，朱天貴終於露面了。

他是出來親自爲紅花老六料理喪事。

在半城，紅花老六的艷名，幾乎家喻戶曉。

如今她突遭殺身之禍，不知有多少人惋惜，嘆息她紅顏薄命，落得如此慘死的下場。

尤其是那般紈袴子弟、豪門富紳，以及自命風流的文人雅士，凡是跟紅花老六有過肌膚之親的，無不懷念她那誘人的姿色和胴體，更忘不了她那令人銷魂蝕骨的混身解數。

但這一切，已成了過去。

鴻慶樓爲了替紅花老六辦喪事，特別暫停營業三天誌哀，以示對她的追悼。

朱天貴忙出忙進，忙了整個下午，直到這時候，他才算忙定下來，需要休息休息了。

街坊間又在議論紛紛，朱天貴販毒被抓，關進了洪澤湖聯保隊部，這是衆所週知的。

今天他不但回了半城，而且在聯保隊人馬離城不久，居然就大搖大擺地出現，究竟是怎麼回事？

有人懷疑他是花錢脫了罪，也有人認爲是專員公署方面經查罪證不足，判他無罪放了出來。

總之，朱天貴的突然回到半城，加上爲他主特鴻慶樓的紅花老六被殺，使他頓成衆所矚目，談話的重要資料。

無論街頭巷尾怎樣傳說，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喬大心裏卻非常淸楚，他已看出這是個有計劃的陷阱，目的在誘使喬二自投羅網。

聯保隊的突然撤走，朱天貴公然露面

……這些都太明顯了。

尤其是紅花老六剛被殺，朱天貴躲避喬二尙且來不及，爲什麼還冒生命的危險，親自爲那女人忙辦喪事？

這太明顯了。喬大看得淸淸楚楚這是個陷阱，利用朱天貴作餌誘使喬二上鈎。

他相信喬二並不笨，也會想到這點。

但是，喬二藏匿在什麼地方呢？

× ×

陳家老藥舖的閣樓上，一男一女相對着。女的很年靑，只有十七八歲，模樣兒很俏麗。

她的秀髮散亂，衣衫也有些凌亂不整，畏縮地蹲坐在牆角，垂着頭，傷心欲絕地低泣着……

男的守坐在梯洞口，活動木梯在下面要撐開洞口的門板，下面的人才能上來。

一把鋒利七首，筆直揷在門板上。

他在啃一隻全雞，一陣狼呑虎嚥，啃得只賸下了雞的空骨架。

沒什麼可啃的了，他把雞骨隨手一扔，用袖子一拭嘴邊的油，拍拍肚子道：「嗯！味道不壞，吃的還眞飽！」

少女沒搭腔，仍然垂首低泣。

他有點厭煩起來，喝道：「喂！別鬼哭鬼哭的行嗎？」

少女果然聽話，停止了哭泣。

他瞥了少女一眼，嗞牙咧嘴笑道：「奇怪！爲什麼女人家都喜歡流眼淚？」

少女沒搭腔。

他又笑了笑道：「我喬二就從不流淚，從不哭！」這個男的竟是喬二！

被他挾持在閣樓的少女，想着想着，忽然又忍不住痛泣起來。

喬二正要喝斥，門板下面有人敲了幾下。

敲的很有節奏，先敲兩下，稍停再一下，接着又連敲三下，像是約定的一種暗號。

喬二拔起七首，掀開門板，讓一個瘦小的老頭兒爬上來。

「情形怎樣？」喬二問他。

老頭兒先瞥了少女一眼，見她安然無恙，始道：「聯保隊的人馬，是眞的全撤走了……我還特地去城外轉了一大圈，也沒見他們的人影……」

喬二又問道：「鴻慶樓那邊呢？」

老頭兒道：「那兒在替紅花老六辦喪事……朱老闆親自張羅着，忙出忙進。」

喬二道：「什麼？朱老闆？……是朱天貴？」

老頭兒道：「對了，就是他——」

喬二突然當胸一把抓住他，冷聲道：「你可沒騙我？嗯！」

老頭兒嚇得直翻白眼：「我……我怎麼會……我那兒敢騙你呀？……」

喬二把手一鬆，老頭兒癱倒了下去。

他冷哼一聲道：「諒你也不敢！」

老頭兒又瞥了少女一眼，哭喪着臉道：「大爺，你要我去做的事，我已經做了，求你放了小女兒吧……」喬二獰笑道：「急個什麼勁兒？等我走的時候，自然會把她交還給你，絕對少不了一塊肉！」

老頭兒道：「那你幾時才走……」

喬二把臉色一沉：「怎麼？你在攆我走！」

老頭兒急急說道：「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是因爲，她娘在樓下着急，想問問，……」

喬二道：「不必多問，我隨時要走就走！」

老頭兒強陪笑臉道：「我，是……不過，大爺，我們老倆口子就這麼一個寶貝女兒，從小嬌縱慣了，要有什麼言語冒犯大爺的地方，還請你念她年幼無知，多包涵……」

喬二又齜牙咧嘴道：「這個不用你操心，我最喜歡有個性的娘們，她很合我胃口！」

少女突然哭叫道：「爹！……」

她似乎受了莫大委屈，情不自禁地哭着撲過來。

喬二把手一攔，摟進懷裏，另一隻手玩弄着七首道：「老頭兒，你該下去了，別呆在這裏，她見了你會撒嬌的！」

老頭兒心如刀割，眼看愛女受這暴徒挾持，卻愛莫能助。他只好點點頭，黯然傷神地下了閣樓。

少女情急叫道：「爹！你不要……」

喬二把門板一推，關上了。

「篤」地一聲，七首又揷在門板上。

少女如同驚弓之鳥，驚得全身發抖，連從喬二懷裏掙脫的力氣都使不出來。

喬二將她的下巴一托，使她的臉抬起，低下頭去要吻她。

少女把頭用力轉向一旁，哭道：「你已經把我……你，你還要怎麼樣……」

喬二道：「我喜歡妳呀！」

少女掙扎着：「你是害我，害我以後見不得人……」

喬二笑道：「那沒關係，見不得人就在家裏呆着。等我出去混發了，回來就娶妳！」

少女連連搖頭道：「我不要……我不要……只求你放了我吧！」

喬二輕喟道：「唉！女人眞沒辦法，都是一樣。敬酒不吃，偏要吃罰酒，非要來個霸王硬上弓不可！」

少女打了個寒顫，嚇得不敢掙扎了。

喬二把她的臉扳轉過來，緊緊一摟，湊上她櫻唇狂吻不休。

同時，他那喜歡拿刀殺人的右手，已不規則地在她身上，毫無顧忌地活動着，撫弄着……

少女任由他爲所欲爲，除了淚如雨下，她彷彿已失去了知覺。

渾渾噩噩中，那隻魔掌伸入胸襟，接觸了她的肌膚。

她仍然沒感覺……

衣服開始從她身上剝落，撕開……直到整個赤裸。

她的感覺已痲木……

老倆口子在樓下照顧店舖。

他們憂心如焚，滿面愁容，根本無心做生意。

女兒被喬二挾持在閣樓上，使他們這整個一下午，就在焦灼與不安的情緒中煎熬。

天已經黑了，喬二仍然沒有離去的表示。

老倆口子愈想愈担心，愈想愈可怕。

老婦人幾次想向外求援，都被老頭兒



極力勸阻，因為女兒在喬二手裏，為了她的生命安全，不能不投鼠忌器。

這是必需要顧慮到的，萬一喬二惱羞成怒，首先遭殃的必然是那少女！

天色更黑了。

老倆口提前打烊，關上了店門。

他們晚飯也沒吃，根本吃不下，但想到女兒可能餓了吧？

於是，老頭兒上了樓，爬上通往閣樓的木梯。按照喬二指定的暗號，連續敲了蓋住洞口的門板幾下。

門板一掀，喬二探頭向下面道：「老頭兒，又有什麼鬼事？」

老頭兒仰着頭說道：「小女恐怕餓了吧——」

喬二道：「那倒不知道，你自己上來問她好了。」

老頭兒爬上閣樓，上面沒有點燈，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

剛喊出聲：「小翠——」

冷不防喬二從背後一伸手，把他的嘴捂住了。

接着，一刀當胸猛刺，刀身整個戳了進去。

老頭兒發不出聲，一刀斃命。

喬二一撒手，老頭兒倒了下去。就在他附近不遠，躺着赤裸裸的少女屍體，那是他的女兒。

父女兩人，又遭了喬二的毒手！

喬二把匕首上的血，在老頭兒身上抹乾淨，從容不迫下了閣樓。

老婦人在下面等着，以驚恐的眼光看着他。

喬二走過去，笑笑道：「妳不上去看看？」

老婦人目瞪口呆：「我……我……」

喬二臉上仍然笑着，出其不意就是一刀，猛可刺進老婦人胸膛！

「啊！……」老婦人慘呼一聲，雙目驚恐地睜着，嘴巴張得大大的。

喬二把刀一拔，一股鮮血跟着噴射出來。

老婦人倒了下去。

又是一條人命！

喬二仍然連眼睛也不眨，一抬腿，把匕首在鞋底上抹兩下，抹掉血漬。

刀口上的血漬可以抹乾淨，靈魂上的罪惡，卻永遠也抹不掉！喬二對靈魂並不重視，他只重視生命——自己的生命。

至於別人的生命，在他看來是一文不值的，否則他就不會隨便殺人了。

現在，還有一個人是應該殺，而且非殺不可的，那就是朱天貴！

喬二決定的事，是從不輕易改變主意，更不會知難而退的。

他甚至已經想到，聯保隊的突然撤離半城，其中可能有詐，除非是以為他已遠颺，沒有把大批人馬留在這裏必要。

否則的話，就故作姿態，誘使他放心大胆露面。

總而言之一句話，鄭矩在任何情況之下，都絕不放過他的！

但他沒有想到，朱天貴居然被鄭矩說服，自願作餌誘他上鈎。

在喬二的想法，認為朱天貴在此地耳目衆多，既敢公然露面，足見聯保隊確已撤走。

鴻慶樓的那些保鏢和打手，喬二全不看在眼裏，只要聯保隊的人馬已撤走，對他就解除威脅。

於是，他翻箱倒櫃，搜出一些銀票和金銀首飾，全部揣在懷裏，從容不迫地離開了陳家老藥舖。

街上，行人熙熙攘攘。

喬二混在人羣裏，朝着鴻慶樓的方向走去。

到了附近，他先查看一下情況，並未發現異狀。

他最留意的，是附近有沒有形跡可疑的人物。

因為他唯一担心的是聯保隊，怕他們留下有人，化了裝守在附近監視鴻慶樓。

結果毫無可疑或特殊情況，使喬二更放心大胆了。

神不知，鬼不覺地，他繞到了鴻慶樓後院。

圍牆不算高，憑喬二的身手，越牆而入毫無困難。

能夠隨便殺人的人，翻牆頭絕難不倒他。

進了後院，他急蹲在暗處，查看一陣動靜。

從後院向裏面看，燈火輝煌，如同平時賓客滿堂一樣。但今晚沒有一個客人上門，氣氛完全不同。

平時打情罵俏之聲，呼么喝六之聲全無，整個鴻慶樓裏彷彿沒有人在。

沒有動靜，沒有聲息，一切都處於平靜中……

喬二似已覺出不大對勁，意味出種這反常的平靜，實在令人懷疑。

難道朱天貴料定他會找上門來，已嚴密戒備，嚴陣以待等着他闖來自投羅網？

喬二開始猶豫不決起來，是不顧一切硬闖進去？還是知難而退，不必拿生命冒險？……

念猶未了，忽聽裏面傳出金少江的嗓門，叫道：「小甩子，老闆的酒燙好了沒有，手腳俐落些！」

小甩子在另一個方向應道：「快啦，

喬二追殺朱天貴，四聯保隊員現身，喝令住手。

這就來——」

喬二當機立斷，直奔小甩子的方向掩去。

小甩子在廚房裏燙酒，廚房就靠近後院。

錫酒壺剛從一鍋熱水裏提起，突覺脖子下一凉，一把鋒利匕首已橫貼在他頸間。

小甩子大驚，嚇得一失手，酒壺掉在了地上。但他不敢出聲，惟恐抹刀脖子可不好玩。

喬二出其不意地制住小甩子，冷聲喝問：「朱天貴在哪裏？」

小甩子一聽。已知道背後站的是誰，頓時驚得魂不附體，全身發抖道：「在，……在前面大廳……」

喬二又問：「幹嘛？」

小甩子道：「幾個守着六奶奶的靈柩，在……在喝酒……」

喬二再追問：「這兒的人都在？」

小甩子知道他指的是打手們，答道：「大廳裏只有幾個……還，還有金管事的……陪着朱老闆……」

喬二毫不放鬆：「其他的人呢？」

小甩子吶吶道：「他……他們……」

喬二把刀一帶，更貼近他脖子：「說！他們在那裏！」

小甩子保命要緊，不敢隱瞞急道：「他們都藏在大廳附近的幾個房間裏……」

喬二道：「哦？朱天貴好像算定了我會闖來？」

小甩子道：「呃……呃……」

喬二心一橫，突然手上加了勁，用力把匕首一帶。

刀口抹過小甩子的頸間，頓時血如噴泉，連叫都未叫出。喉裏只發出「咯」地一响，即告斃命。

一條無辜生命，又斷送在喬二手裏！

他臉上毫無表情，彎腰抓起地上潑翻的酒壺，迅速出了廚房。

低頭走着，穿過一條長走道，一直走向大廳。

大廳裏早已佈置成靈堂，平時這兒是賭場。

掛着布幔的後面，大概是紅花老六的靈柩。

布幔前置一方桌，一對巨大白燭高燒，桌上並供有四樣水菓。

朱天貴，金少江，兩個在一桌對酌，默默無言，各懷心事地喝着悶酒。

另一桌，圍坐着幾個打手，也是光喝酒不說話。

氣氛很肅靜，沉悶……

朱天貴忽然長嘆一聲，道：「唉！紅花老六死在那小子手裏，實在不值得。」

金少江道：「只要能為紅花老六報仇，她死也瞑目了。」

朱天貴忿聲道：「就怕那小子不敢來，早已遠走高飛——」

他的話猶未了，忽聽有人冷聲道：「不見得吧！」朱天貴，金少江，以及幾名打手同時一驚，齊向那人一看，全都驚得目瞪口呆。

喬二就站在面前！

朱天貴驚呼一聲：「啊！……」

喬二未等那幾個打手跳起，早已丟開手裏的酒壺，握刀直撲朱天貴舉刀就刺。

朱天貴嚇得全身向後一仰，凳翻人倒，僥倖避過了這當頭一刀。

喬二一刀未中，飛起一腿踢翻桌子，撲了過去。

狂喝聲中，舉刀欲下之際，突聽得布幔後一聲喝令：「不許動！」

布幔分向兩邊一掀，後面那是紅花老六靈柩，竟是四個端着長槍的聯保隊員！

喬二心知中計，更把朱天貴恨之入骨，根本不理他們的喝令，仍然狠狠一刀刺下。

朱天貴一滾身避開正着，刀鋒仍然貼臂劃過，劃破一條長口，頓時血流如注。

他顧不得傷痛，連連幾個翻滾，滾開了老遠。

喬二殺性已發，撲去追殺幾刀，均未能刺中。

聯保隊員奉有格殺勿論的命令，一齊開了火，集中喬二射擊。

喬二大驚，這才放棄追殺朱天貴，就地連滾幾滾，一個挺身跳起，急向廳外衝去。

幾個打手一湧而上，企圖合力攔阻。

但喬二已情急拚命，形同瘋狂，揮刀把他們砍殺得東倒西歪，殺出一條血路。

大廳附近幾個房間裏衝出二十來個打手。

可惜慢了一步，喬二已奪門而出，朝向大門狂奔。

外面，從廣場的四面八方，湧來了二三十人。

他們雖未佩戴臂章，但個個均端着長槍，一看就知道是聯保隊的人員。

喬二已衝出大門，裏面的大批人又緊追在後面，使他毫無選擇餘地，只有硬着頭皮轉向廣場右邊闖。

湧來的隊員已發現喬二，爲首的一聲令下，紛紛舉槍就射。

喬二在亂槍之下，繼續狂奔。

突覺肩頭上一痛，中了一槍，使他接連幾步跟蹌，摔倒在地上。

衆隊員飛奔而來，一路開槍射擊。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喬大飛馬而至，老遠就大叫：「老二！……」

喬二負傷跳起，剛好喬大馳近身邊，把手伸向他。

一把接住手，縱身縱上馬背，這兄弟倆共乘一馬，衝向右側小街。

行人被衝散，紛紛避開。

衆隊員一路緊追。

整條小街驚亂成一片，行人走避，兩兄弟飛馬狂奔後面是緊追不捨聯保隊員。

吶喊，驚叫，夾着槍聲……

喬大載着喬二，飛馬直奔城西，企圖衝出城外。

可是，去路已被擋住，七八個聯保隊員已嚴陣以待，站成一排，舉槍對準奔近的他們。

喬大見狀大驚，急撥回馬頭，再折向城北。

城北的情形也一樣，早有聯保隊的人把守。

情急之下，喬大只好撥馬直奔就在附近的舊祠堂。

衝進祠堂，兩兄弟翻身下馬，由喬大帶路，領着喬二穿過前堂，奔向後院，避進廢棄已久的舊樓。

他們一口氣衝上樓，居高臨下一看，整個祠堂週圍已被包圍！

喬大已是氣喘如牛，背靠着牆壁急喘不已。

喬二顧不得已負傷，恨聲道：「媽的！逼急了我就衝下去跟他們拚了，拚一個夠本，兩個就有得贏！」

喬大急加阻止：「老二！他們是奉命行事，跟你無冤無仇，你不能夠再亂殺人了！」

舊祠堂週圍沸騰，並且又有幾批人馬紛紛趕到，人愈聚愈多了。

鄭矩也親自飛馬趕到，跨在馬上振聲道：「喬大，你們已被包圍，這次再跑不了啦，快把喬二交出來吧！」

喬大沮然道：「完了——」

喬二道：「喬大，你下去，不必管我了！」

喬大淚光閃動道：「不！我丟不下你，要死哥倆死在一起……」

喬二搖搖頭道：「犯不着的——」

喬大激動道：「誰教我們是一娘所生呵！」

祠堂外，鄭矩又在高呼：「喬二！你是條漢子，就別連累喬大！」

喬二急道：「喬大，你有了女人，我沒牽掛。我衝下去拚一拚，也許能闖出條生路——」

喬大阻止他道：「不！衝出去有死無活！」

喬二沮喪道：「呆在這裏，他們早晚會攻上來，也是一樣呀！」

喬大不理他，掩近破窗口，向下面振聲道：「鄭隊長！得饒人處且饒人，放喬二一條生路吧——」

鄭矩高聲道：「喬大，就算你是喬二，我也不能這樣！你快下來，不然我顧不得你，要不……」

破樓上沒有回話。

鄭矩又等片刻，仍然毫無動靜。

他才振聲喝令：「大家準備！」

包圍的衆隊員一齊舉槍，目標集中破樓。

鄭矩開始報數：「一……二……三！開火——」

槍聲剛響，突見一個形容狼狽的女人，飛奔而來，衝向鄭矩的馬前，跪地哭叫着道：「隊長！不能開火呵……喬大在上面呵……」

鄭矩一見她是郭守芬，急命暫時停火，驚詫道：「妳何必也跑來——」

郭守芬央求道：「隊長，求你給我個機會，讓我上去勸勸他們……」

鄭矩沉思一下，始道：「好吧！妳告訴他們，喬二是死定了，不必拖喬大把命賠上。這是我的眞心話，他們最好都想一想！」

郭守芬連連點頭，忙不迭爬起，轉身就向破樓衝去。

她一路奔，一路叫着：「喬大，我上來啦——」

喬大一聽，不由地跺脚道：「糟！她怎麼也來了……」

郭守芬一口氣奔上樓，已不支倒地，跌在梯口嬌喘不已。

喬大搶步上前，扶起她道：「妳來有什麼用？唉！」

郭守芬泣道：「你……你把命賠上了，我也活不成啦……乾脆我們三個死在一起！」

喬二走近道：「喬大，別管我了，帶着她回去好好過日子……唉！我要早遇上個像小嫂子這樣的人，也許我——」

喬大道：「還來得及……常言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你眞肯改過，我一定盡全力掩護你逃走！」

喬二苦笑道：「喬大，別再爲我枉費心計，說句眞話，我這輩子是改不了！」

喬大怒形於色道：「你爲什麼非走絕路不可！」

喬二又笑了笑，突然出其不意地推開喬大，打算衝下樓去拚命。

郭守芬撲去將他拖住，急道：「喬二，你下去會送命的——」

喬二喝道：「妳別管我死活！」

一掌推倒郭守芬，未及衝向梯口，喬大已撲來。

喬二回身就是一拳，被喬大揮臂架開，兩兄弟立即動手，扭作一團。

郭守芬爬起身，見狀急叫道：「住手！住手！你們不能打……」

兩兄弟互不相讓，倒在地上扭打，翻滾……

喬大邊打邊叫：「老二，你要眞想衝出送死，不如乾脆自己了斷！」

喬二道：「鄭矩逼人太甚，我死也不讓他便宜！」

喬大迎面給他一拳，怒聲斥道：「老二！天理！國法，人情，三樣你那一樣也不佔，你還怪人家逼你！」

喬二回敬一掌，道：「那我憑什麼要自己了斷，讓人家把我看成不好種！」

喬大道：「那才有種！」

喬二斷然道：「我不當那種狗熊！」

喬大痛聲道：「你如果自己了斷，我陪你！」

喬二大笑道：「要你陪我爲什麼？」

喬大道：「我沒有把你帶上正路，是我的錯。這樣，九泉之下見了上代，我也有個交待！」

喬二加緊猛攻：「不！不走正路是我的事，與你無關！」

兩兄弟繼續在地上翻滾，互毆。

郭守芬在一旁看得又急又驚，儘管她哭着，叫着，哀求他們住手，也無法使他們停止。

下面依然人聲沸騰，齊聲吶喊，衆隊員已衝近破樓，開始跑上樓梯……

郭守芬驚呼一聲，道：「啊！他們上來啦——」

喬大頓吃一驚，猛可給了喬二狠狠一拳，跳起來就向樓梯口衝去。

一名隊員剛衝上來，被喬大一脚踹了個倒栽葱。

後面的幾個被撞倒，一齊滾跌下樓梯，撞跌作一堆。喬大跟着衝下樓梯一半，把守着，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闖的架勢！

鄭矩已下了馬，趕來喝道：「喬大，快閃開！」

喬大斷然拒絕：「辦不到！」

鄭矩一聲令下：「衝上去！」

爬起的幾個隊員立即再向樓梯上衝。

喬大奮不顧身，拳打脚踢，全力堅守住樓梯，使衆隊員紛紛被擊退。

鄭矩再也按捺不住，親自一馬當先，指揮十幾名隊員緊隨着他向上衝。

喬大猶圖阻擋，跟鄭矩交上了手。

破樓上，郭守芬正扶起鼻青臉腫，嘴角在流血的喬二，極力勸他：「喬二，趁他們還沒衝上來，你快逃吧！」

喬二早已把破樓周圍情勢看清，根本無路可逃，除非從唯一的樓梯衝殺下去。

可是，喬大爲了阻擋鄭矩率衆上樓，正在不顧一切奮力頑抗。

而且喬二卽使能衝殺下樓，也逃不出重重包圍。

他終於絕望，深深嘆了口長氣，說道：「小嫂子，快去教喬大住手，讓他們上來吧！」

郭守芬驚詫道：「你——」

喬二沮然苦笑道：「我想通了……」

正在這時，突聽喬大狂呼道：「老二！快——」

他的話猶未了，已被鄭矩一拳擊中，翻身跌出欄杆外，重重摔倒在地上。

郭守芬大驚，衝向梯口大叫道：「喬大——」

鄭矩已衝上樓，把她推開一旁，十幾個隊員也已緊跟着上來。

大家眼光一掃，發現喬二背靠牆站着，雙手捧住腹部，似已搖搖欲墜。

隊員們舉槍欲射。

鄭矩已看出情形有異急以手勢阻止。

喬大也已奔上衝，衝近大叫道：「老二！……」

當他一看喬二的情形時，不由地怔住了。喬二突然倒下，兩手撒開，腹部中央插着一把七首！

「老二！……」喬大慘叫一聲，撲了過去。

喬二已氣絕，臨死仍然是嗞牙咧嘴地笑着。

喬大撲身下去，擁住他的屍首失聲痛泣：「老二！你……你可以逃過一死的，……你爲什麼不聽話，遠走高飛呵……」

鄭矩搖搖頭，深深嘆了口氣，一言不發，懷着悵然的沉重心情，帶着衆隊員退下了樓。

郭守芬已驚呆了，站在樓梯口旁淚如雨下。喬大抱起喬二的屍體，慢慢轉回身一步步走向梯口。

他的兩眼發直，而且佈滿血絲，似乎沒有看見梯旁站着的郭守芬。

雙手抱着喬二的屍體，他一步一步走下了樓。

鄭矩的人馬尚未離去，見喬大抱着屍體走來，紛紛退開讓路。

喬大好像看不見周圍的那麼多人，淚水不斷地湧出，滴落在喬二的屍體上。

他邁開大步，走出舊祠堂。

路人均紛紛退避，讓開在兩旁，投以驚詫和好奇的眼光。

喬大抱着屍體，繼續走着，走出北門。在夜色朦朧下他漫無目標地走向曠野。

在他的後面，遙遙地尾隨着一個女人。無論喬大走到那裏，這女人都將永遠跟隨着……

——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獲得三花娘子暗中維護及黑騎八俊的明面保護，終於到達目的地，也找到了他要找的人，那是位年將七十的老漁翁，他協助戚明星搬運棺木上船，揚帆出海，詎剛走二三十里，卽發現有一艘雙桅船在後跟踪，戚明星猜料那或是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那知在他要避往一處孤島上，再遇到兩艘雙桅船，迎面向他們的漁舟直撞而來時，才知估料錯誤，那緊躡而來迎面的船，竟是鐵船帮的船隻，此刻，那三艘雙桅大船已成鼎足之勢，把戚明星乘坐的漁舟，包圍在中間——

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七代劍

寶劍換美歸　附棺逐浪去

戚明星道：「跑不了了，還是停下來吧！」

陸老爹道：「停下來俯首就擒？」

戚明星道：「不，小可要跟他們拚一拚，越西鴻的一貫作風是趕盡殺絕，你不跟他拚就太吃虧了。」

陸老爹見迎面駛來的一艘已迫近到六七十丈左右，突然笑道：「讓老漢先跟他們戲耍一陣！」

說着，突然將舵盤打向右方，船身立向右偏，順着風向朝東南方航去。

見風駛舵，船速最快，這是一定的道理，他這一突然轉變方向，果然很快就脫圍而出，同時使得鐵船帮的三船頓成互撞之勢！

原來，那迎面衝來的一艘和艄尾緊追的二艘原都已追近陸老爹的船，而陸老爹突然脫出他們的首尾夾攻，確使他們大感意外，等到發覺之時，彼此相距已不到三十丈，有撞個滿懷之勢！

「不好，快轉舵，要撞上了！」

三船驚呼紛起，亂成一片！

船上舵手似也慌了手脚，竟同轉一方向，於是在前攔截的一艘轉向東南方，在後追趕的兩艘之一也轉向東南方，情況更加驚險了。

本來，要避免互撞的最好方法是一船向左一船向右，現在他們因一心要追上陸老爹的船，竟同時轉向東南，二船的距離也就更爲拉近，互撞頓成不可避免。

「錯了！錯了！快向右轉！」

「不對！啊呀！要撞上了！」

「轟！」然一聲巨响，原來採取攔截的一艘，船頭攔腰撞上追趕的一艘，後者船身一偏，半邊甲板頓時沉入水中！

一片驚呼聲中，已有許多人跌入海裏！

陸老爹哈哈大笑，道：「你看，他們只能在江上稱雄，到了大海上就不成啦！」

戚明星見互撞的二船已告癱瘓，心中大喜，笑道：「老丈眞有一手！」

陸老爹笑道：「要猴子罷了。」

戚明星道：「另一艘追上來了！」

陸老爹道：「不要緊，剩下一艘容易對付。」

戚明星道：「他們可能會使用火箭呢。」

陸老爹道：「會麼？」

戚明星說道：「那是鐵船帮慣用的技倆。」

陸老爹道：「那麼，艙內有一大桶淡水，小哥快提出來備用。」

戚明星依言入艙提出水桶，放在船尾上，準備一旦對方發射火箭時，做爲救火之用。

而這時，啣尾追來的那艘敵船，已追到三十餘丈之處，忽聽船上一人哈哈大笑道：「戚明星，你已跑不掉了，何不停船投降？」

戚明星不理，找來一條木棒，手握木棒巍立於船尾，等待迎敵。

陸老爹問道：「他是誰？」

戚明星道：「越西鴻！」

陸老爹道：「他也是想來搶奪你的寶劍？」

戚明星道：「不，他主要目的在擒拿小可回帮治罪，因爲小可原是他的麾下十三鷹之一。」

陸老爹道：「何故背叛了他？」

戚明星道：「唉，說來話長了！」

他無心說明背叛的原因，因爲這時越西鴻那艘帆船已漸漸迫近，近到可以發射火箭的距離。

只聽越西鴻又在船上高喊道：「戚明星，你再不停船投降，老夫便先殺了這女孩！」

話落，便見越西鴻手抓一女孩，出現於船頭上！

那女孩年約十三四歲，穿着一身白衣，容貌挺淸秀的，被越西鴻拉到船頭上時，正在拚命掙扎！

戚明星心頭一震，忍不住脫口問道：「越西鴻，她是誰家的女孩？」

越西鴻哈哈大笑道：「她姓海，芳名友蘭！」

戚明星大吃一驚，失聲道：「什麼！原來海大俠的女兒竟是你擄刼去的！」

越西鴻狂笑道：「不錯，現在你且問問棺中的海大俠，問他要不要女兒的命，要的話就叫他出來回話！」

戚明星想都沒想到他就是刼去海友蘭之人，驚愕片刻之後，才大聲道：「老賊頭，海大俠與你有何不解之仇，你竟要擄刼其女？」

越西鴻笑道：「並無仇恨！」

戚明星道：「不然，目的何在？」

越西鴻道：「你還是叫他出來吧，老夫要與他當面談談！」

戚明星冷笑道：「哼，海大俠若還能出棺與你見面，你還有胆量在此耀武揚威麼？」

越西鴻大笑道：「不要裝蒜了，你們的詭計騙得過別人，可騙不過老夫，老夫知道他還活着！」

戚明星聽了覺得有趣，笑問道：「你怎知海大俠還活着？」

越西鴻道：「他沒告訴你？」

戚明星道：「沒有。」

越西鴻怪笑一聲道：「那麼，老夫告訴你，他是僞死的，他連你都騙了！」

戚明星冷笑道：「是麼？」

越西鴻道：「你如不信，不妨打開棺木瞧瞧，如果裏面沒有一個活生生的海書郞，老夫越西鴻三字讓你倒寫！」

戚明星道：「不必再看，海大俠是生是死，沒有人比我更淸楚。」

越西鴻獰笑道：「小子，你上當了，他確實還活着，你開棺瞧瞧便知老夫所言非假！」

戚明星認爲他一再要自己開棺查看，必有某種陰謀，故不爲所動，只冷冷說道：「海大俠遺命要我救他女兒，你有什麼條件，告訴我就是了！」

越西鴻笑道：「好吧，老夫今番之來，志在他的『無鋒』寶劍及大殺門『武庫』所在地，你如能給老夫這兩樣東西，老夫便釋放他這女兒！」

戚明星感到頭痛了。

他本已決心豁出性命與對方一拚，可是海友蘭的出現使他的決心起了動搖，他現在必須在救海友蘭或繼承大殺門兩者間做個取捨，而這却是最難取捨的兩件事。

因爲，自己若要救海友蘭的性命，就得馬上獻出「無鋒」寶劍以及說出大殺門的「武庫」所在地，這對自己縱無損失，但大殺門一脈却將從此斷絕了。

而自己若捨海友蘭而取大殺俠，又如何對得起已死的海大俠？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也使他疑慮不安，這就是：如果自己捨大殺俠而救海友蘭，當越西鴻得到了「無鋒」寶劍及「武庫」的地址之後，他眞肯釋放海友蘭和自己麼？

他的感覺是一個「不」字，可是雖然是個「不」字，他却還是委決不下，因爲要他眼睜睜的看着海友蘭被害，是他無法忍受的事。

因此，聽了越西鴻的話後，他大感左右爲難，呆呆的不知如何是好。

陸老爹似知他在想什麼，微微一笑道：「小哥無須考慮那麼多！」

戚明星嘆了口氣道：「老丈知道小可在考慮甚麼嗎？」

陸老爹道：「知道。」

戚明星微詫道：「何得而知？」

陸老爹含笑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戚明星問道：「老丈何以教我？」

陸老爹道：「現在先要明白的是：那少女是不是海大俠的女兒。」

戚明星如夢初醒，暗忖道：「不錯，越西鴻可能弄個假的來哄我，我怎麼糊塗起來了！」

於是，他向來船大聲叫道：「越西鴻，你說我該如何相信那少女是海大俠的女兒？」

越西鴻悍笑道：「很簡單，你叫海大俠出來一認便知眞假！」

戚明星怒道：「少廢話！」

越西鴻笑道：「要是海大俠有某種原因不能出棺，那麼由你來問她亦可！」

戚明星道：「問她沒有用，假亦可說眞！」

越西鴻道：「不然，你要如何才肯相信？」

戚明星道：「讓她到我船上來，我要檢視她身上的一樣特徵！」

越西鴻哈哈笑道：「你所謂之特徵，可是指她腰上的一塊紅斑？」

戚明星聽得心頭一震，轉顧陸老爹苦

笑道：「看來那少女確是海大俠女兒。」

陸老爹道：「最好還是親眼看看。」

戚明星點點頭，再回對越西鴻大聲道：「我要親眼看明白，你肯不肯讓她到我船上來？」

越西鴻笑道：「這個要求太過天眞了吧！」

戚明星道：「你不必担心我會帶着她逃走，在這汪洋大海上，我們無路可逃，而且，你的船比我們的快，我們是逃不掉的。」

越西鴻似在沉吟，過了一會，才開口道：「假如老夫讓她到你船上，而你驗明她確是海書郞的女兒之後，你便肯獻出『無鋒』寶劍及說出『武庫』所在地。」

戚明星已決定捨大殺門而救海友蘭，當下點頭答道：「不錯！」

越西鴻又沉吟有頃，才笑道：「你是老夫看着長大的，老夫知道你的個性——好吧，答應你！」

他隨卽轉對身後衆賊吩咐道：「放下小船，帶這丫頭過船去！」

原來，他的船上備有一艘小船，衆賊聞言之下，立刻動手將小船放入海裏，然後一賊先跳入小船上，再將海友蘭扶下，另一賊隨後跟下，隨卽操動槳板，朝陸老爹的船划過來。

陸老爹笑笑道：「小哥當眞要獻出『無鋒』寶劍及『武庫』地點？」

戚明星嘆道：「不如此，何以救海姑娘之命？」

陸老爹道：「在這世上，沒有比救人更重要的事，你的抉擇是對的，只可惜大殺門一脈將從此絶矣！」

戚明星沉聲道：「海大俠也許不贊成我爲救其女而斷送大殺門，但留得靑山在不怕沒柴燒，小可今日若得不死，誓必殲滅鐵船帮而後已！」

陸老爹微笑道：「老漢以爲，寶劍可以給他，武庫地點却不必說實。」

戚明星道：「這個……」

陸老爹說道：「不合小哥之爲人，是麼？」

戚明星道：「正是，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雖然他是個積惡如山之人，小可却不能言而無信。」

陸老爹笑道：「小哥爲欲言而有信，寧願使越西鴻如虎添翼，使生靈塗炭？」

戚明星如被當頭棒喝，一時無詞以對，猶豫之間，只見小船已然划近，他這時也無暇多加思考，當卽走近船邊，將小船上的海友蘭拉上來，然後向小船上的二賊揮揮手道：「你們退回去吧！」

二賊操槳而去。

戚明星看着二賊回到船上後，隨卽拉着海友蘭進入船艙中，以無比嚴峻的聲色問道：「妳眞是海大俠的女兒海友蘭？」

海友蘭點點頭，似乎還弄不淸戚明星是敵是友，狀甚疑懼。

戚明星雙目迸射銳芒，似要看透她似的，將她上下打量了一番，接着問道：「妳多大年紀？」

海友蘭畏羞的垂下頭，輕輕答道：「我今年……十四歲。」

戚明星沉聲道：「把頭抬起來！」

海友蘭慢慢抬頭，畏怯的望着他，道：「你……不會傷害我吧？」

戚明星不答其問，仍以冷峻的神情問道：「妳家住何地？」

海友蘭道：「天目山上。」

戚明星道：「令堂呢？」

海友蘭臉色一黯道：「早死了！」

戚明星道：「妳家尙有何人？」

海友蘭道：「本來有個奶娘，可是她也死了，突然倒地死了。」

戚明星道：「妳說的奶娘，可是令尊所稱的李嬤？」

海友蘭點頭道：「是的。」

戚明星又問道：「她怎麼會突然倒地死了？」

海友蘭似乎要哭了，哽咽道：「後來有人告訴我那是中風，可是當時我只有十二歲，我不知道奶娘中風，一看她倒地死去，嚇得要命，我趕快跑下山，想找我爹，可是又不知我爹去了何處！」

說到此處，突然掩面大哭起來。

戚明星冷然道：「後來怎樣？」

海友蘭哭得很傷心，說不出話來。

適於此時，只聽越西鴻在他船上高聲道：「戚明星，你在攪甚麼鬼，看一個紅斑要看這麼久嗎？」

戚明星見她啼哭不已，只得好言安慰道：「好了，不要再哭了，那些事妳以後再慢慢告訴我，現在我先要檢視妳腰上的一塊紅斑，以證明妳確是海大俠之女——讓我看看那塊紅斑好麼？」

海友蘭哭道：「不要！」

戚明星一怔道：「爲什麼？」

海友蘭道：「你……你憑什麼可以看我的身體！」

戚明星知她害臊，不由皺皺眉道：「令尊說妳腰上有一塊形似蘭花的紅斑，妳如不讓我看我如何敢確認妳是海姑娘？」

海友蘭哭着道：「你如是婦女，我就讓你看！」

戚明星道：「事急從權，現在不是講究男女授受不親的時候，妳如不讓我看，我只好把妳送回去！」

海友蘭已是個少女，那敢當着一個男人面前脫衣，但是她也知道非讓戚明星一看不可，因之又羞又急，不禁「哇」的一聲又大哭起來。

戚明星自懷中抽出一柄七首，遞給她道：「妳用這把刀子割開腰間的衣裳，讓我看到那塊紅斑卽可。」

說畢，將七首塞入她手裏，卽背轉身子。

海友蘭無可奈何，只得依言用七首割開左腰上的衣裳悻悻地道：「你看吧！」

戚明星轉身一看，果見她腰上確有一塊紅斑，其形狀也確如蘭花，心知她是海書郞的女兒不錯，立刻改以和顏悅色道：「很好，現在妳躲在這裏不要出來，我去應付那老賊！」

他拿回七首，轉身出艙，解下背上的無鋒寶劍，向那船上的越西鴻道：「老匹夫，現在我把此劍給你，並告訴你大殺門『武庫』所在地，不過，我猜你不會以此爲滿足吧？」

越西鴻哈哈笑道：「老夫要此，並非打算由自己繼承爲第七代大殺俠，而是要送給老夫的侄兒！」

戚明星冷冷道：「我不管你要送給何人去繼承，我現在只問你一事：你得了此劍及大殺門『武庫』地址之後，是否肯就此離去？」

越西鴻道：「可以，老夫不再爲難你就是了。」

戚明星冷冷道：「出爾反爾，反覆無常乃是你的看家本領，但願，這次不是在放屁！」

越西鴻道：「少廢話，快把劍扔過來吧！」

戚明星於是將無鋒寶劍扔過船去，大聲道：「大殺門武庫，設於魯東海外莫邪島藏虎崖，你以此劍揷入崖壁上的一個穴眼，向右轉三圈，即可打開武庫之門！」

話落，扔出的無鋒寶劍，亦已飛到那船上。

越西鴻縱身一把接住，抽出劍身看了看，神情歡悅的大笑道：「好一把無鋒寶劍，今日，終於落入老夫手裏了，哈哈哈哈……」

他縱聲大笑一陣之後，接着說道：「小子，你所說的武庫地點，不會是胡謅的吧？」

戚明星冷冷道：「你是否還要我再說一個？」

越西鴻大笑道：「好，老夫就相信你，現在你只要把海書郞的靈柩放入海裏，便可走了！」

戚明星面色一變，怒聲道：「你說什麼？」

越西鴻笑道：「老夫要替海書郞舉行火海之葬——其人不死，我心難安！」

戚明星心知他所謂的「火海之葬」，是欲用火箭射上靈柩，使它在海上焚燒起來，故聞言之下，心中大怒，厲聲道：「老匹夫，你果然在放屁！」

越西鴻笑道：「老夫剛才只說不再爲難你，並未包括他在內！」

戚明星忽然冷笑道：「哼，這眞是一個最好的藉口啊！」

越西鴻道：「放不放？」

戚明星斬釘截鐵地道：「不！」

越西鴻嘿嘿笑道：「你不讓老夫焚燒海書郞的靈柩，老夫就下令發射火箭焚燒全船！」

戚明星目眥欲裂，恨不得飛過船去一口將他吞下，望着他咬牙切齒道：「越西鴻，你若有種，咱們上岸去決個生死！」

越西鴻不再接腔，轉對船上衆嘍囉大聲道：「孩兒們準備火箭！」

「是！」

一隻火盤，立被端到船頭上。

衆嘍囉紛紛取箭點燃，然後搭於弓上，對着陸老爹的帆船，待命發射！

戚明星轉對陸老爹苦笑道：「老丈，很抱歉拖累了你……」

陸老爹居然還很鎭靜，笑了笑道：「不要緊，老漢薄有積蓄，這條船若被燒了，還可再買一條！」

說到這裏，忽然湊近戚明星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然後笑道：「如何？」

戚明星色喜道：「好！」

陸老爹道：「那就快些！」

戚明星一個箭步跳到艙口，向艙中的海友蘭低聲道：「海姑娘，妳快出來！」

海友蘭應聲而出，怯生生的問道：「幹什麼？」

戚明星不暇解說，拉着她奔到船頭，推她在海書郞的靈柩前臥倒，這才說道：「越西鴻已準備發射火箭攻擊此船，妳且在此伏着，一旦船着火燃燒時，我才好帶妳跳海逃生！」

語畢，奔回船尾，復拿起木棒，準備迎戰。

這時，越西鴻的船已追近數丈，他見戚明星持棒備戰，不禁哈哈狂笑道：「小子，你是決心死抗到底了，是不是？」

戚明星沉容冷笑道：「你有何手段，只管施出來，莫在那裏吠叫不休！」

越西鴻大怒，立刻揮臂大叫道：「孩兒們，放箭！」

一聲令下，衆嘍囉搭在弓上的火箭，登時迸射而出！

宛如沖天而起的一團燄火，迅若奔電朝陸老爹的船上飛罩過來！

戚明星大喝一聲，縱起舞棒撥打，一陣「劈拍」聲中，已將大半火箭打入海中，只有幾支火箭射中風帆，在帆上燃燒起來。

「再射！」

「呼！呼！呼！」

又一陣火箭射臨船上！

這次，火箭來得很技巧，高高的射到帆船的上空，然後像雨一般落了下來！

「啊唷！」

陸老爹忽然慘叫一聲顛出數步，撲通一聲，掉入海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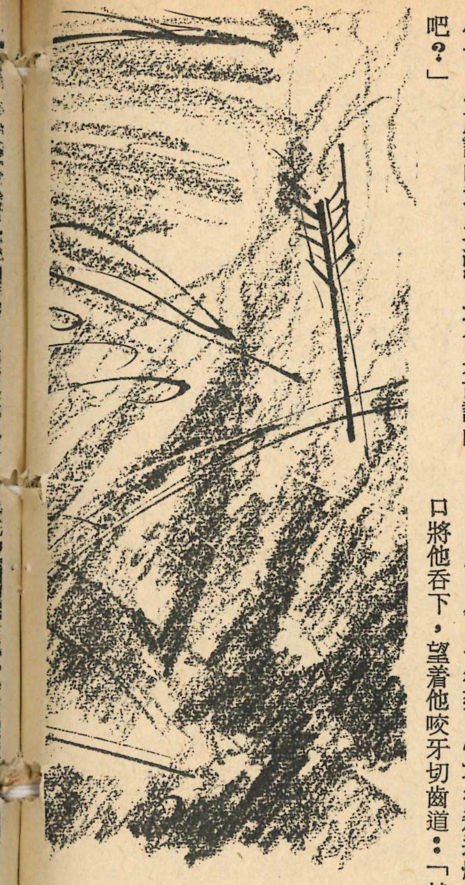
戚明星舞棒如飛，奮力撥打火箭，並將射落船上的火箭一一踏熄，但是衆嘍囉的攻擊不輟，火箭一陣又一陣的射到，頓使他自顧不暇，除了打掉射臨身前的火箭之外，已無法再去救火了。

於是，轉眼之間，全船已着了幾十支火箭，紛紛在各處熊熊燃燒起來。

燃燒最劇的是風帆，它很快就變成一面巨大的火扇，火團紛紛墜下，落到船艙上，刹那間船艙已在一片火海中！

戚明星一邊掀棒撥打，一邊往船頭退去，退到靈柩之前，瞥見海友蘭匍匐於棺後，正驚得渾身發抖，乃開聲笑道：「海姑娘莫怕，等下在下便帶妳跳海逃生！」

海友蘭哽聲說道：「可是，我不會泅水呀！」



越西鴻下令發射火箭，戚明星持棒撥打，但火箭一陣又一陣射到，使他無暇顧及，轉瞬間，全船燃燒起來。

戚明星說道：「有船可乘，不要妳泅水！」

海友蘭道：「船在何處？」

戚明星道：「等下就有！」

他瞥見又有一陣火箭射到，忙又掀動木棒，將射到身前的火箭打掉。

海友蘭哭着問道：「那位老船伕是不是中箭掉入海裏了？」

戚明星笑道：「是啊！」

海友蘭道：「他會不會死？」

戚明星道：「誰知道。」

海友蘭探頭向船上看了一眼，見全船已在熊熊焚燒，嚇得直哆嗦，叫道：「你說有船可乘，到底在哪裏嘛？」

戚明星道：「再等一等。」

海友蘭忽然問道：「告訴我，你是我爹什麼人？」

戚明星道：「繼承人。」

海友蘭道：「我爹眞在這棺中麼？」

戚明星又打掉一陣射臨身前的火箭，然後答道：「不錯！」

海友蘭道：「我爹到底怎麼了？」

戚明星凝容道：「令尊身染瘴毒，確已身亡了！」

海友蘭聞言大哭起來。

戚明星沉聲道：「不要哭，現在不是哭的時候！」

海友蘭傷心欲絕，那肯聽勸，更是哭得死去活來。

戚明星道：「妳伏着不要動，我去前面看看——」

一言方畢，突見主桅「拍！」的一聲，如一支巨大的火棒，往船頭這邊倒了下來！

他一見大驚，怕桅木打中棺木，立時奮不顧身的一躍而起，揚脚踢出。

「蓬！」然一响，正中桅木中部，將它踢得歪向一旁，斷折入海裏去了！

就在此時，只聽越西鴻縱聲大笑道：「小子，這是背叛老夫的下場，現在你後悔莫及了吧？」

衆嘍囉也哈哈大笑起來。

但就在一片大笑聲中，忽聽一人大叫道：「幫主不好了！」

「何事？」

「船艙進水了！」

「什麼？」

「船底破個洞，海水湧入艙裏啦！」

「哼，有這等事！」

從濃烟猛火中望去，只見越西鴻直跳起來，慌慌張張的向船艙奔去，不問可知，是要入艙查看；而在船上的衆嘍囉一聽船破入水，也個個大驚失色，那裏還有心情發射火箭，紛紛向船艙蜂湧過去，全船登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戚明星一看那情形，情知陸老爹已將他們的船鑿破，心中大喜，當即扔下木棒，抬起棺木抛下海中，接着攬起海友蘭跳了下去。

他跳入海中麼？

不是！

他跳上了浮在海上的棺木！

海友蘭嚇得駭叫不已。

戚明星雙足落到棺木上時，立刻張開雙腿跨坐下去，棺木倒還承受得起兩個人的體重，只往下沉了一些，他隨即放下海

友蘭，讓她爬在棺上，說道：「別怕，令尊會保佑妳平安無事的！」

海友蘭沒再驚呼，似已驚昏過去了。

戚明星脫掉靴子丟入海裏，再脫下外衣蓋在她身上，然後一翻身倒縱入海，身形冒起時，正好到了棺頭，當下雙手抓住棺頭，踢動雙腳，推着棺木向前游去。

游出數丈，聽得後面响起一片驚叫，掉頭一看，只見越西鴻那艘帆船已在慢慢下沉，船上衆嘍囉四下亂竄，紛紛在搶奪可以浮身的木頭，急得有如熱鍋螞蟻！

原來，這時雙船距離南漁山已很遠，四面都是茫茫汪洋，如無浮木，根本無法泅水逃生。

混亂中，只聽越西鴻大叫道：「小船呢！小船怎麼不見了！」

「小船沉啦！」

「他媽的，定是那老傢伙攪的鬼！」

「不好了，水淹上來了！」

戚明星回頭再看，果見整個船身已沉入海中，只露出艙頂和桅帆，有些搶到木頭的嘍囉已跨海逃生，望北方的南漁山游去。

而陸老爹的船，已整個燃燒起來，火舌和濃烟直冲數丈高。

戚明星繼續推着棺木向南游出數十丈，見距離敵人已遠，便停下來等候。

縱目眺望，但見越西鴻的船已然不見踪跡，只有十幾人在起伏如山的海面上飄盪，越西鴻本人也不知那裏去了。

戚明星很是高興，暗忖道：「那老賊雖諳水性，但在這汪洋大海上，不見得能夠逃得性命，只可惜，那口寶劍却隨他而逝……」

正忖間，忽聽身後「嘩啦！」一响，有個人由海裏冒了出來。

這人，正是陸老爹！

戚明星一見大喜，叫道：「老丈，你幹得不錯！」

陸老爹探臂一划，游到他的身邊，伸手板上棺木，摔摔頭，笑道：「海姑娘怎樣了？」

戚明星道：「她因爲受驚過度，已昏過去了。」

陸老爹掉頭望望後面海上，又笑道：「越西鴻一生縱橫湖海，恐怕還沒栽過這樣的跟斗吧？」

戚明星笑道：「正是！」

陸老爹道：「不過他大概死不了，方才老漢看見他抱着塊浮木浮在海面上。」

戚明星道：「有沒有看見他拿着那口寶劍？」

陸老爹道：「這倒沒注意。」

戚明星道：「那口寶劍若遺失了，小可就成了大殺門的罪人了！」

陸老爹道：「它那麼重要麼？」

戚明星道：「是的，沒有它，小可便無法承繼大殺門一脈。」

陸老爹道：「那是啓開大殺門『武庫』的鑰匙？」

戚明星道：「正是，要有它，小可才能進入『武庫』練成大殺門的神功。」

陸老爹道：「你告訴他的『武庫』地點，是眞實的麼？」

戚明星道：「不，那是胡謅的，聽了老丈那句話，小可深覺有理，因此扯了個假的給他。」

陸老爹笑道：「這很好，只要能回到陸地，小哥便可設法奪回那口寶劍。」

戚明星道：「就怕它掉入海裏了。」

陸老爹道：「越西鴻處心積慮要奪那口寶劍，如今好不容易得了它，豈會讓它掉入海裏？」

戚明星一想不錯，心下稍安，當下舉目四望道：「如今咱們往那裏游？」

陸老爹道：「此處距離最近的島嶼約有二三十里，但現在正是退潮的時候，要游到那裏，恐怕不容易呢。」

戚明星道：「南漁山能不能去？」

陸老爹道：「不行，方才落海的那些人都游向南漁山逃生，咱們若去了，正好跟他們碰個正着。」

戚明星道：「那麼咱們怎麼辦呢？」

陸老爹笑道：「咱們且坐到棺上去，任它飄流，飄流到那裏，就到那裏！」

說罷，手扳棺木將身一縱，跳上棺頭坐下。

戚明星跟着跨上棺尾坐下，見海友蘭仍昏迷不醒，不由發愁道：「這位海姑娘好像很羸弱……」

陸老爹翻開她眼皮看了看，笑道：「不打緊，死不了的！」

戚明星發覺棺木浮沉不定，又發愁道：「這口棺材不會沉下去吧？」

陸老爹搖頭道：「不會。」

戚明星道：「縱然不致沉沒，但若一直在這大海上飄流，恐亦難逃一死！」

陸老爹笑道：「你很担心是麼？」

戚明星一指海友蘭道：「小可死不要緊，只不忍見這位海姑娘和你老丈葬身魚腹。」

陸老爹哈哈笑道：「不要担心，前些日子老漢算過一命，那算命先生斷言老漢可活到一百零二歲，既然老漢死不了，你們也一樣死不了！」

他頓了頓，繼又笑道：「你小哥知道老漢今年幾歲？」

戚明星道：「你老說過快七十了。」

陸老爹搖頭笑道：「不對，那是騙你的，老漢其實已八十九了！」

戚明星驚奇道：「哦，看不出來！」

陸老爹道：「老漢十五歲便下海，在這海上討生活已有七十餘年，在這七十餘年的歲月中，遭遇到的變故不止數百次，每一次却都能逢凶化吉轉危爲安，你小哥知道這是什麼原因麼？」

戚明星道：「運氣好？」

陸老爹道：「不對！」

戚明星道：「水性高强？」

陸老爹道：「非也！」

戚明星道：「不然，是什麼？」

陸老爹道：「遇變不驚！」

「哦！」

陸老爺道：「遇變不驚，臨危不慌，乃是逃生的不二法門，你小哥只要寬心不憂，視現在的情形如乘船出海航遊，則老漢保證你無事！」

× ×

海友蘭醒過來了。

當她發覺自己俯臥於棺上，而四周是一望無際的海洋時，又嚇得驚叫哭起來。

戚明星連忙安慰道：「別怕，海姑娘

，咱們會很安全的到達陸地的。」

海友蘭雙手緊緊抱住棺木，渾身哆嗦不停，顫聲道：「越……越西鴻他們？」

戚明星將早先發生的事情概畧敘述一番，然後說道：「咱們現在所處的位置，約在南漁山東方三十里的地方正向北方飄流，離陸地似乎越來越遠，不過你放心，咱們會平安的度過這場災難的。」

海友蘭哭道：「既然離陸地越來越遠，怎麼還能平安無事呢？」

戚明星道：「只要有信心，便能轉危爲安。」

海友蘭似乎全無信心，啼哭不止。

陸老爹笑道：「不要哭，海姑娘，老漢保證，頂多再飄流三四天，即可靠上陸地！」

海友蘭吃了一驚，仰起淚顏駭聲道：「嗄，再飄流三四天，那不餓死了！」

陸老爹哈哈笑道：「不會，這海上有食不盡的魚，只不過要生吃罷了。」

海友蘭愕然道：「魚可以生吃麼？」

陸老爹道：「可以，雖然味道沒有熟食的好，但是爲了活命，也只好將就將就矣！」

海友蘭道：「睡覺怎麼辦？」

陸老爹微笑道：「只要妳睡得着，一樣可睡！」

海友蘭道：「你老騙我的吧？」

陸老爹道：「不騙妳，不騙妳，不過，妳若睡得着，老漢可要佩服得五體投海啦！」

戚明星聽了哈哈大笑。

海友蘭很難爲情的瞥了他一眼，微嗔道：「哼，你還笑得出來！」

戚明星大笑道：「海姑娘既有心情於吃睡，在下怎麼沒有心情大笑呢？」

海友蘭忽然臉色一正道：「我問你，我爹當眞死了麼？」

戚明星歛去笑容，點頭答道：「是的，令尊遺體就在這棺中。」

海友蘭道：「可是越西鴻却說我爹還活着，這是怎麼回事？」

戚明星搖頭道：「妳不要聽他胡說，令尊確確實實已亡故了。」

海友蘭不禁淚如雨下，又哭了起來。

戚明星道：「令尊臨終前，曾託我找尋妳要我送妳去鄱陽投奔妳姑媽，妳見過妳姑媽沒有？」

海友蘭哭泣着說道：「小時候曾見過一次……」

戚明星道：「改天登上陸地之後，我立刻送妳去，妳姑媽爲人如何？」

海友蘭道：「很好，聽我爹說，她很喜歡我。」

戚明星道：「現在妳能不能把兩年前李媽中風死去，妳離家尋父的經過情形說給我聽聽？」

海友蘭道：「那時我好害怕，就跑下山尋找我爹，可是我不知道爹在哪裏，只好到處亂找，走了一天一夜，又餓又累，就坐在路旁，碰巧來了一個大漢，他問明我底細，就說曾見我爹在餘杭露面，我要求他帶我去，他答應了，就帶我到了餘杭，把我安頓在他姐姐的家裏，可是……」

說到此處，忽又掩臉大哭起來。

戚明星道：「那傢伙欺騙妳，把妳賣了，是麼？」

海友蘭邊哭邊道：「可不是，他把我安頓在他姐姐的家裏後，就說要上街尋找我爹，誰知竟然一去不返，我等了一天沒消息，就問他姐姐，始知那婦人根本不是他姐姐，她……她是開娼院的鴇母！」

戚明星道：「後來怎樣？」

海友蘭道：「我一聽她是鴇母，便吵着要走，她冷笑說：『哼，妳是老娘的人了，還想走麼！』就叫人把我關在房中，我被關了幾天之後，覺得要想逃走，非要改變態度不可，於是，就假裝回心轉意，不再吵鬧了，那鴇母很高興，對我防患漸疏——」

戚明星插口問道：「她沒强追妳接客吧？」

海友蘭臉上一紅，搖了搖頭，道：「沒有，那時我才十二歲，她打算把我養大，然後……」

戚明星道：「後來妳乘她不注意時，偷偷溜走了？」

海友蘭道：「正是，我在半夜裏爬過牆，逃出城外，跑了大半天才停下來。」

「後來呢？」

「兩天後，我在路上遇着一個身上帶劍的老人，我想他一定認識我爹，就向他打聽我爹的下落，他同情我的遭遇，說願帶我去尋找，我見他年紀已大不疑有他，就跟他走了。」

「他叫什麼？」

「辛欽。」

「哼，原來是他！」

「你認識他？」

「他是鐵船帮的高手。」

「我起初不知他是壞人，後來到了鐵船帮，見到越西鴻時，才知又落入歹人手裏，想逃已來不及了。」

「越西鴻怎麼待妳？」

「他得知我是大殺俠的女兒，高興萬分，命人把我帶去一座依山的莊院中，把我軟禁起來，除了不讓我離莊一步之外，倒沒有傷害我，後來我才知道他想利用我要挾我爹，但直到上個月才打聽到我爹的行踪。」

「當初令尊以爲李媽爲人所殺，妳爲仇人劫去，沒想到却是這般情形……」

當下，他也將海書郎尋找她的經過情形，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 ×

日落了。海上風力漸强，滾滾的海浪，有時把他們抬到百尺浪頭之上，又有時把他們推入深淵之中。

但他們終於度過了驚濤駭浪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當那金輪般的朝陽浮出水平綫時，海水轉爲平靜，好像一大片油，在朝陽照耀下閃閃生輝，景色美極了。

戚明星長長透了一口氣，說道：「但願今日能遇上一艘漁船……」

陸老爹搖頭道：「希望不大！」

戚明星微愕道：「爲什麼？」

陸老爹道：「咱們現在距離陸地已遠達百里以上，沒有漁船敢到這遙遠的海上來捕魚的。」

戚明星聽了神色爲之一黯，嘆口氣，說道：「這麼說，咱們生還的機會，是不大了？」

（未完）

霧中花

新派俠義長篇

小說／東方玉・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和藍純靑夜探假石中英睡房，發覺人去房空，桌上有一留函，拆閱之下，方知那假石中英竟是七星劍主僞冒，因另有要事待辦，要石中英僞充假石中英完成使命，石中英除去盧傳薪的化裝後，直入囚禁獨角龍王和僞冒祝琪芬的左月嬌的艙中，不料在言談中爲看守囚艙的戚婆婆識破身份，向他施襲，石中英施展逆天玄功，戚婆婆自知不敵，不敢再動，石中英要她說出如何會識破他的身份，戚婆婆將其中竅訣說出，石中英凝眸諦聽，漸爲戚婆婆眼中光芒所懾，最後戚婆婆要他忘去過去一切——

＊＊＊＊＊＊＊＊＊＊＊＊＊＊＊＊＊＊＊＊

深宵定大計　依樣畫葫蘆

「忘了以前種種……」石中英心頭突然一凛，神志爲之一清，忖道：「這個老賊婆施的是甚麼邪法？」

口中大喝一聲，右手跟着朝戚婆婆猛劈過去。

戚婆婆正在夢囈般說着，她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已經逐漸入彀的人，還會突然淸醒過來？

這一掌，她自然毫無準備，等到喝聲入耳，及時警覺，一股强猛掌風，已經迎面撞到！

她不愧久經大敵，臨危不亂，身形迅快一晃，疾快的朝着左方閃出！

就在此時，她突覺雙肩，胸，肋等處，微微一麻，掌風雖已避開，但身子再也無法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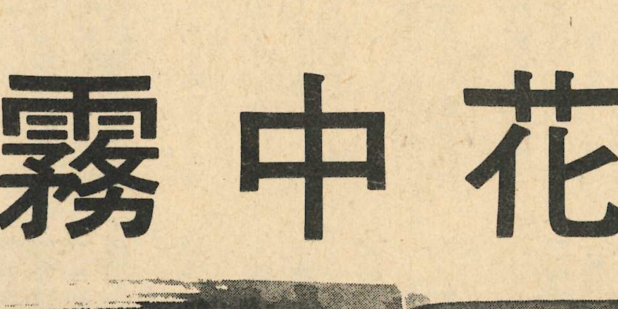
戚婆婆心頭淸楚，自己「肩井」，「將台」，「期門」三處穴道（左右雙穴）全被制住。

一時心頭大急，厲聲喝道：「姓石的，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石中英微微一笑道：「在下說過的話，自然算數。」

戚婆婆道：「那你使了幾招？」

石中英道：「自然是一招了。」



戚婆婆怒聲道：「你是一招制住老身的？」

石中英雙手朝前一揚，含笑道：「一個人天生就有兩隻手，在下右手劈出一掌是虛，左手打出六粒黃豆是實，這總不能算是兩招吧？再說妳用『鷹爪功』在我身上，連點七處大穴，我只打了六粒黃豆，還剩下一粒，對你已經够客氣了。」說到這裏，左手一攤，掌心果然還剩下一粒黃豆。

戚婆婆道：「你制住老婆子，要待怎的？」

石中英緩緩走到她身邊，說道：「妳安心住在這裏，在下也要到君山去，咱們還是一路的。」

話聲出口，左手一粒黃豆，突然脫手飛起，打在她睡穴上，把她放到鋪上。

然後從她衣袋之中，取出鑰匙，轉身走近左月嬌（祝琪芬）

的床鋪，仔細查看，原來只是點了睡穴，這就伸手替她解開穴道。

左月嬌嬌軀一顫，霍地驚醒過來，雙目乍睜，看到石中英站在她床前，不覺吃了一驚，慌忙翻身坐起，冷冷說道：「你來作甚？」

石中英道：「妹子，我是石中英。」

左月嬌道：「我知道你是誰。」

石中英笑道：「妹子知道的並不是我，我是今晚才恢復原狀的。」

左月嬌道：「我不想知道你的事，我只是問你做什麼來的？」

石中英道：「我接替了假冒我的人，自然要下來看看妹子，和李帮主了。」

左月嬌一眼看到戚婆婆躺在鋪上，一動不動，口中不覺輕「咦」一聲，道：「戚婆婆怎麼了？」

石中英微微一笑，道：「妹子還記得那天在山頂上，我表現翻觔斗的事麼？妳去看看戚婆婆，就知道我是眞的，還是假的了。」

左月嬌聽他說出在山頂上翻觔斗的事，一雙秋水般目光，不覺盈盈凝住，望了他一眼。

但石中英的眞假，並不可能從臉上瞧得出來的。

假的都瞧不出來，眞的自然更難瞧得出來了。

左月嬌坐着的人，忽然站了起來，目光朝躺在鋪上的戚婆婆掃去。

這一掃，她很快的就發現戚婆婆身上，「肩井」、「將台」、「期門」，分別嵌着六顆黃豆，連靑布衫都隨着黃豆深陷肉內。她自然認識，這是一米粒打穴神功」！那就錯不了。

左月嬌一雙鳳目之中，登時流露出驚喜的神采，輕「啊」一聲：「大哥，果然是你……」

話聲未落，目蘊淚光，嬌軀迅快的朝石中英懷中撲來。

這是眞情流露，情難自已。

但她只撲到一半，就突然刹住身形，目光凝注，低低的問道：「大哥，你如何進來的？此地不可久留，你還是快些走吧！」言下，似是十分惶急。

石中英笑了笑道：「妹子不用焦急，我方才不是說過？我是接替假冒我的人來的，自然不用再走了。」

左月嬌顯的十分吃驚，道：「你眞的要上君山去？那你眞的是『護劍會』的人？」她說這話時，眼波流盼，直望着石中英，似有無限心事，欲語還休。

石中英看她一臉俱是驚恐之色，忍不住問道：「妹子好像有什麼心事？君山我自然要去，我爹被人假冒，假武林盟主之名，包藏禍心，陰謀攘奪各大門派，爲公爲私，我都非和他當面了斷不可，如果再讓他們以僞亂眞，奪取了龍門帮，整個武林，就更不可設想……」

左月嬌聽的不禁一呆，垂首道：「大哥，據我所知，龍門帮早已在他們暗中佈置之下，都成了他們的死黨，你去了單槍匹馬，自問能有幾分把握？」

她不待石中英開口，鳳目之中，忽然滾出兩行晶瑩淚珠，接着道：「大哥，你不能去……但我知道你是一定要去的了，你武功雖高，雙拳總是難敵四手……」

石中英笑道：「妹子只管放心，我不會一個人去的。」

左月嬌突然抬起頭來，滿面凄容的說道：「我不是你的妹子祝琪芬，我叫左月嬌……」

石中英點頭道：「我知道，妳是左姑娘，但我還是把妳當作妹子一樣。」

左月嬌嬌靨飛紅，含羞道：「謝謝你，大哥，你不怪我吧？其實我早就想偷偷告訴你的，只是我不敢說。」

石中英道：「說不說都是一樣，我若是沒有妹子，早已死過幾次了。」

左月嬌苦笑了笑，續道：「我從小沒有爹娘，是義父扶養長大的，我不能背棄他老人家，但我自從遇見大哥，就像遇到親哥哥一般……」

她凄楚之中，含着無限嬌羞。

石中英忍不住跨上一步，伸手握住她柔荑，說道：「妹子，妳既是老賊的義女，妳應該知道他所作所爲，這些人目前雖不知他們的眞正身份，但決非好人，他們危害武林的陰謀，遲早總要敗露的，那時難免覆滅一途，妹子是個冰雪聰明的人，應該棄暗投明，爲武林正義効力，我願意把妳當作親妹妹一樣看待。」

左月嬌被他握住了手，嬌軀不由自主的發出一陣抖顫，凄然低頭道：「我知道，但義父決不會放過我的，同時他對我有養育之恩，授藝之德，我也不忍背棄他，大哥……我……我怎麼辦呢？」

她目含淚水，兩道淸澈的眼神，望着石中英，嬌軀一陣顫動，口中輕輕叫了聲：「大哥……」

一下撲入石中英懷裏，嗚咽不已，再也說不出甚麼話來。

石中英從未和女孩子有過接觸。

他第一個接觸的女孩子，就是她——從前的祝琪芬，現在的左月嬌。

女孩子投懷送抱，他當然更是破題兒第一遭！

因此左月嬌一下撲入他的懷裏，他竟然鬧得手足無措，心頭飄蕩，全身火熱，一時不知如何才好？

這樣約莫過了一刻工夫，他才輕輕撫着她香肩低聲道：「妹子那是答應了？」

左月嬌一顆頭緊緊地偎在他懷裏，輕輕的點了點，才緩緩從石中英懷裏挺起身子，星眸一抬，嬌怯的道：「大哥，你一定要去君山，我就隨你同去。」

石中英舉起手中的鑰匙，笑道：「我們先去看看李帮主。」

左月嬌看了戚婆婆一眼，問道：「大哥，戚婆婆怎麼辦呢？」

石中英笑道：「沒關係，我已經點了她的睡穴，讓她留在這裏好了。」

說話之時，已經走到木門前面，打開鐵鎖，推門而入。

裏面又是間狹仄的小艙，沒有床鋪。

獨角龍王李天衍盤膝而坐，聽到木門開啓，連眼也沒睜一下。

石中英道：「晚輩是石中英。」

獨角龍王道：「老夫早已聽出你是石中英了。」

石中英忙道：「老前輩也許誤會了，晚輩不是假冒晚輩的石中英，晚輩是眞的

石中英。」

獨角龍王雙目乍睜，問道：「怎麼？也有人假冒了你？」

石中英說道：「是的，老前輩這幾天來所看到的石中英，也許並不是眞正假冒晚輩的賊人，而是假冒了那個假冒晚輩賊人的人。」

獨角龍王聽的更奇，問道：「你是說，假冒你的有兩個人？」

石中英道：「也許只有一個，因爲，有人在數個月之前，早已假冒了賊黨中某一個人，混入賊黨之中，後來賊黨指派他假冒晚輩，這個人就變成了假冒晚輩的賊黨了。」

左月嬌奇道：「大哥，這麼說，他也是『護劍會』的人麼？」

石中英點點頭道：「不錯，他是『護劍會』的七星劍主。」

「護劍會？」獨角龍王道：「盟主一再派人探問老夫是否和『護劍會』有勾結？老夫從未聽說江湖上還有『護劍會』這樣一個組織，怎麼？世兄既是『護劍會』的人，令尊並不知道？」

石中英道：「原來老前輩還不知道，『護劍會』原是家父十年前，發現江湖上正有一批神秘人物，企圖掌握各大門派，爲害武林，才親自走訪各大門派掌門人之後，組成的一個秘密組織，以維護武林正義爲目的，所以叫做『護劍會』。」

獨角龍王奇道：「那麼盟主何以一再向老夫詢問『護劍會』呢？」

石中英道：「那老賊不是家父。」

獨角龍王駭然道：「你說盟主也被人假冒了？」

石中英道：「是的。」

當下就把爹在十年前命自己拜逖谷老人爲師，對外只說自己失足墮江，以及自己此次奉命下山，當時也並不知道爹已爲賊人假冒，一直說到那天晚上有人暗中指示自己，潛入假山地室，把「太乙至尊丹」送與李帮主……

獨角龍王沒待他說下去，忽然咳了一聲說道：「世兄並不知道那地下石室，共有前後兩間，世兄和老夫說的話，全被賊黨聽到了，你走之後，從裏面走出兩個黑衣人來，硬把老夫挾持到裏面一間石室中去。」

石中英聽的暗暗忖道：「這就不錯了，第二天自己再到阿榮伯住的小屋裏去，就遇上假冒阿榮伯死屍的賊人，打了自己一蓬淬毒暗器，後來又發生綠豆糕有毒之事，那是賊黨已經發現了自己的行藏，才啓了暗中殺害自己之心！」

接着又把第二天晚上，自己如何又去假山地室，把李帮主救出，送去聽濤樓，（聽濤樓住的本是假獨角龍王）另外已有「護劍會」的人，把假獨角龍王以迷藥迷翻，偷偷運出，原意是想把眞的李帮主，去換出假獨角龍王……

獨角龍王聽到這裏，不覺嘆了口氣道：「你們上當了，老夫被囚禁在地室裏間，你救出去的根本不是老夫，好狡猾的賊黨，他們居然製造了兩個假的，使你們認爲兩人之中，一定有一個是眞的了。」

石中英點點頭道：「這叫做棋錯一着，滿盤皆輸，當天晚上，就出現了一個假扮晚輩的人，把晚輩逼走，第二天崆峒藍掌門人也出了批漏。」

接着又把自己如何逃出石家莊，第二天，老賊（假石松齡）和（假獨角龍王）一行人，如何在石坪間脅逼藍純靑，自己如何誤中「玄冰掌」寒毒，隱藏一處石洞療傷，老賊如何派莊中獒犬追蹤，差幸石家莊後山傳出緊急訊號，由假冒自己的人率火龍盧焜叔侄，準備火攻山洞，自己和藍純靑如何假扮火龍盧焜叔侄，重回石家莊，一直說到今晚七星劍主留書，詳細說了一遍。

這一番話，連左月嬌都全然不知，睜大一雙鳳目，聽的十分出神。

獨角龍王呵呵一笑道：「原來由老夫一人，竟然引出這許多事來，只可惜老夫那晚服了世兄的『太乙至尊丹』，傷勢雖愈，只是身中『散功之毒』，一身功力，已經盡廢……」

石中英伸手從懷中取出「解毒金丹」，說道：「老前輩，這是七星劍主留下的『解毒金丹』，專解散功奇毒，老前輩快請服了。」

說着傾出三粒金色藥丸，隨手遞了過去。

獨角龍王一手接過，就吞入口中。

石中英回頭道：「妹子，老前輩服下解藥，還要調息運功，才能助藥力行散，我們且到外面去等候。」

左月嬌隨着石中英回到外面，一面說道：「大哥，原來假冒你的人，竟是七星劍主，這人壞死啦！他爲甚麼不早告訴你呢？」

石中英道：「如今細想起來，他武功一定極高，那天晚上，還是我先出手，他可能是故意敗給我的。」

左月嬌道：「他怎麼叫七星劍主？」

石中英道：「這個我也不淸楚，那可能是他的外號。」

說到這裏，口中「哦」了一聲，問道：「妹子，妳是老賊的義女，應該知道他的底細了，他究竟是誰？」

左月嬌道：「我只知道他是石家莊的莊主六合劍石松齡，直到今晚，才聽你說，他是假的，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底細。」

她怕石中英不相信，接着說道：「我從小好像就是戚婆婆扶養的，我們一起有四五個女孩子，都以姐妹相稱，但我知道，我們並不是親姐妹，我七歲那年，戚婆婆忽然帶着我到一個地方去，那是一所很大的宅院，戚婆婆要我拜他做義父，從那時起，我就叫祝琪芬，對外就說我是華山祝景雲的女兒，許多人都叫我祝小姐，哦，那莊院裏的總管，就是屈長貴，我知道就是這些。」

石中英道：「妳七歲那年，我也只有八歲，還在家裏呢，妳記得那所大宅院在什麼地方麼？」

左月嬌搖搖頭道：「不知道，我們在那裏住了四五年，就搬到石家莊去了。」

石中英道：「那麼妳知道戚婆婆的來歷麼？」

左月嬌道：「不知道，戚婆婆從前對我們很兇，我小時候，還時常挨她的皮鞭呢，後來我到了石家莊，戚婆婆一年難得來一次，就對我很客氣，還時常奉承我，

後來我才知道她是我義父手下的人。」

石中英不覺看了躺在床上的戚婆婆一眼，說道：「她既是老賊手下，自然知道全盤底細，咱們逮到了她，就不怕她不說出來。」

正說之間，只見獨角龍王已從裏間走了出來，含笑道：「你們逮到了誰？」

石中英忙道：「老前輩，劇毒已解了麼？」

獨角龍王道：「這散功之毒，果然厲害，老夫等於是第二世爲人了。」

目光一掄，接着問道：「這老婆子是誰？」

石中英道：「她叫戚婆婆，是老賊手下心腹，方才晚輩說的就是她。」

獨角龍王點點頭，然後朝石中英說道：「石世兄對咱們此行，不知可有通盤計劃？」

石中英道：「晚輩和藍老前輩今晚原本只是覘探虛實來的，不想事情會如此急轉直下，目前尚無通盤計劃，此事還得由老前輩和藍老前輩商量決定。」

獨角龍王點頭道：「老夫正想見見藍掌門人，石世兄去把藍掌門人請下來一談如何？」

石中英道：「目前船上只有藍老前輩和晚輩兩人，如果藍老前輩下來了，上面就沒有人留守，因此晚輩覺得還是老前輩上去的好。」

獨角龍王問道：「上面談話，是否方便？」

石中英道：「第三層一共只有兩個房艙，老前輩和藍老前輩談話，晚輩守在外間，就萬無一失了。」

獨角龍王道：「如此就好，咱們快些上去。」

石中英回頭朝左月嬌道：「妹子，戚婆婆武功極高，此人對咱們十分重要，妳還是留在這裏吧。」

左月嬌點點頭。

石中英當先援梯而上。

藍純青低聲道：「老弟，你怎麼下去了這許多時間？」

石中英低聲道：「老前輩，李帮主上來了。」

藍純青迅快退的到門口，掀帘朝外看了一眼，才壓低聲音說道：「快請李帮主上來。」

石中英當先跨出窟窿。

獨角龍王也相繼走出，朝藍純青拱拱手道：「兄弟方才聽石世兄詳細述說經過，爲了兄弟和敝帮之事，蒙藍兄和貴會全力鼎助，兄弟實在感激不盡。」

藍純青連忙還禮道：「李帮主言重，貴帮安危，關係整個武林大局，些許微勞，何足掛齒？」

石中英道：「方才李帮主詢問晚輩，咱們此行，可是有通盤計劃？晚輩覺得此事十分重要，該由李帮主和藍老前輩二位磋商決定，晚輩到外面去守着，就不虞有人竊聽了。」

藍純青畧爲沉吟，覺得自己和李帮主商談大計，外面確實不能無人，這就點點頭道：「老弟顧慮極是，那就等老朽和李帮主商量有了定案，再告訴你吧。」

石中英點點頭，正待返身走出。

藍純青接着低聲叮囑道：「那『黑衣隊』武士，統馭不易，老弟今晚最好把那圖解都熟練了才是。」

石中英點點頭，立即掀簾走出，就在起居室點起了燈，正待坐下，取出「煞訣圖解」來！

突然間，依稀聽到艙外似是有人潛伏，心頭不覺暗暗哼了一聲，身形一幌，很快飛掠出去。

艙門外，果然蹲着一個人！

那是書僮琴兒。

他蹲坐的地方，正是上午自已和假石中英下棋的時候，他也蹲在那裏。

此時看到石中英從艙中飛掠出來，慌忙垂手站起，口中叫了聲：「公子。」

石中英道：「你怎的還不睡覺，坐在這裏作甚？」

琴兒眨着一雙清秀的目光，躬躬身答道：「小的本來就睡在這小客室裏的，今晚公子有事，小的不敢就睡，只好在外面坐着等了。」

石中英右掌緩緩提起，喝道：「你聽到了什麼？」

琴兒一張小臉上，忽然現出驚恐之色，脚下連退了兩步，說道：「公子息怒，小的說的是實情，公子沒睡，小的不敢先睡。」

說話之時，左手食中二指一駢，揑了一個劍訣，斜指眉梢，不住的躬着腰。

石中英看的又是一怔！

琴兒左手揑的是劍訣，居然斜指着眉梢！

他也會是「護劍會」的人！石中英提起的手掌，當然不會擊出去了！

他只是目光緊注着琴兒，問道：「你是……」

琴兒陪笑道：「小的是伺候公子來的，公子只管進去看書，這裏有小的守着，包管錯不了。」

石中英聽他這麼說了，也就不好多問，點點頭，轉身朝裏行去。

他回到椅上坐下，取出「煞訣圖解」，在小圓桌上攤開，圖上一共只有三個簡單的手勢，均有小字注釋：

第一個，把金牌上的紅繩掛在左手中指，牌在掌心，手掌向外直豎，向大家宣示金牌之後，四指握拳，姆指遙指自己鼻尖，表示自己就是他們主人。

第二個手勢，金牌仍在掌心，中食二指直伸，狀若劍訣，朝外指去，凡指尖所指，皆爲敵人。

第三個手勢，金牌仍在掌心，以姆指緊抵金牌，其餘四指伸直，手掌如刀，向外作出斬殺之狀，是爲「煞令」搏殺對方的命令。

小紙捲最後還有一行細字，那是：「熟記之後，希卽毀去。」

這三個手勢，並不複雜，看過就能記住，當然用不着多想，當下雙手一搓，便把紙捲搓成了碎屑，朝艙外一揚，碎屑就隨着夜風飛散。

又過了頓飯工夫，才見門簾啓處，藍純青探出頭來，說道：「石老弟，你進來吧。」

石中英依言走入，獨角龍王已經回到底艙去了，艙板已闔下，連書案都已恢復了原狀。

石中英問道：「李帮主怎麼下去？」

藍純青道：「目下船上所有的人，咱們還未能完全控制，李帮主自然是還回到下面去的好了。」

石中英接着問道：「老前輩，你知不知道琴兒也是『護劍會』的人麼？」

藍純青不禁一怔，問道：「你發現了什麼？」

石中英就把方才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藍純青沉吟道：「據老朽所知，七星劍主手下，確有三個得力助手，他們和老朽連絡之時，都面蒙黑布，只要口令符合，毋須以眞面目相見，他們固然不知老朽身份，老朽也不知他們是誰？琴兒既然手勢對了，那就錯不了的。」

兩人密談了一陣，藍純青才獨自回轉第二層艙去。

× ×

翌日一早，帆船已經開了。

石中英被船身一陣幌動，從睡夢中醒來，只覺被褥，枕頭之間，似乎隱隱可以聞到一縷淡淡的幽香！

這種幽香，非蘭非麝，似有若無，但却沁人心脾！

心中不覺暗暗好笑，這位七星劍主，敢情是個自命風流的多情種子，居然連衣衫上都薰過香。

披衣下床，打開一扇小窗，眼看紅日已高三丈。

琴兒聽到房中聲音，趕緊隔着門簾伺候道：「公子已經起來了麼？」

石中英道：「你進來我有話問你。」

「是。」琴兒答應一聲，掀簾走入，躬躬身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石中英坐在書案前面，連頭也沒抬，只是低低的吟道：「精虹直欲衝牛斗。」

琴兒接口道：「正義人間好護持。」

石中英不覺轉過身來，抬目望了他一眼，含笑道：「不錯，你再報個數兒。」

琴兒道：「七星劍下第三人。」

說到這裏，忽然眼珠一溜，展齒笑道：「原來公子還不相信小的。」

他這一笑，露出兩排整齊潔白牙齒，顯得有些俏皮。

石中英笑了笑道：「謹愼些，總是好的。」

琴兒躬躬身道：「公子說的是。」

石中英道：「好了，你去給我打臉水，順便告訴掌舵的老大一聲，咱們要在天色未黑以前，趕到安慶。」

琴兒應了聲「是」，轉身朝外行去。

× ×

安慶府，地處長江北岸，是安徽省的省會所在（淸朝設省會於此），也是南北水陸交通的重要轉運道。

不但城中車馬喧嚷，商肆櫛比，尤其是臨江碼頭，帆檣如林，自成市廛，酒館茶肆，座無虛席。

船抵安慶，太陽還未下山。

書僮琴兒在船一下碇，就匆匆上岸而去。

過沒多久，劍公子石中英身穿天藍長衫，腰懸長劍，意態飄逸的在第二層船艙出現。

花戟高順，穿雲鏢沈長吉和火龍盧焜（藍純青）立時迎了上來，大家一齊拱手爲禮。

石中英含笑還禮，一面說道：「三位老師父，不可多禮，這趟水程，辛苦諸位了。」

穿雲鏢沈長吉連忙陪笑道：「公子言重，咱們奉命行事，原是份內之事，得能追隨公子，正是咱們的榮幸，怎麼能說辛苦？」

此人一向善於奉迎，對任何人都陪着笑臉，何況是公子。

石中英微微一笑道：「這多天，大家侷處船艙，總是一件悶氣的事，但咱們一行，奉有家父嚴命，沿途不准上岸，因此在下特命琴兒趕上岸去，要同慶樓把酒席送到船上來，和大家共謀一醉，這也是長途聊解岑寂之意。」

藍純青抱抱拳道：「公子眞是設想週到。」

花戟高順一手摸着鬍子，說道：「公子盛意，咱們那就謝了。」

石中英淡然一笑，回顧藍純青道：「咱們這一席，設在第三層上，庶可瀏覽夜景，待回等同慶樓酒席送來了，在下自會要盧兄前來相請的。」

說完，緩步朝木梯走去。

× ×

上燈時分，由書僮琴兒領了同慶樓八名伙計，扛着箱籠，食盒上船。

今晚是公子犒賞全船的人，酒席一共是六桌，第三層上設一席，第二上層設五席。

八名伙計，有四名在第二層擺設酒席，却分了四名到第三層上去佈置。

上第三層去，自然少不得要由琴兒領着上去。

四名伙計進入起居室，琴兒就朝走在後面的兩名伙計說道：「酒席就設在這裏，你們快些擺起來吧。」

兩名伙計答應一聲，就動手搬開木椅，在小圓桌上，放好圓枱面，鋪上了紅絨桌氈，然後擺好杯盞……

琴兒交待過兩人之後，就朝另外兩名伙計打扮說道：「二位請隨我來。」

說完，一手掀簾，朝裏間走入。

那兩名伙計似是懷着疑懼，兩人互望了一眼，也就隨着琴兒身後，掀簾而入。

顯然，他們進入臥室之際，全都雙掌提胸，嚴神戒備。

但當他們跨進臥室之後，不由自主的立卽放下手去，神色恭敬，抱拳一禮，躬下身去，同聲說道：「屬下楊天壽，向開山，參見帮主。」

原來這間臥室中，一共坐着兩個人！

正面鋪上坐着的，正是身材高大，紅臉蒼髯的獨角龍王李帮主。

另外一人，坐在書案前面，那是目若朗星，唇若塗朱的藍衣少年——劍公子石中英。

獨角龍王一擺手，含笑道：「楊兄，向兄少禮，咱們時光不多，你們先見過這位石世兄，他就是武林盟主石松齡石大俠的哲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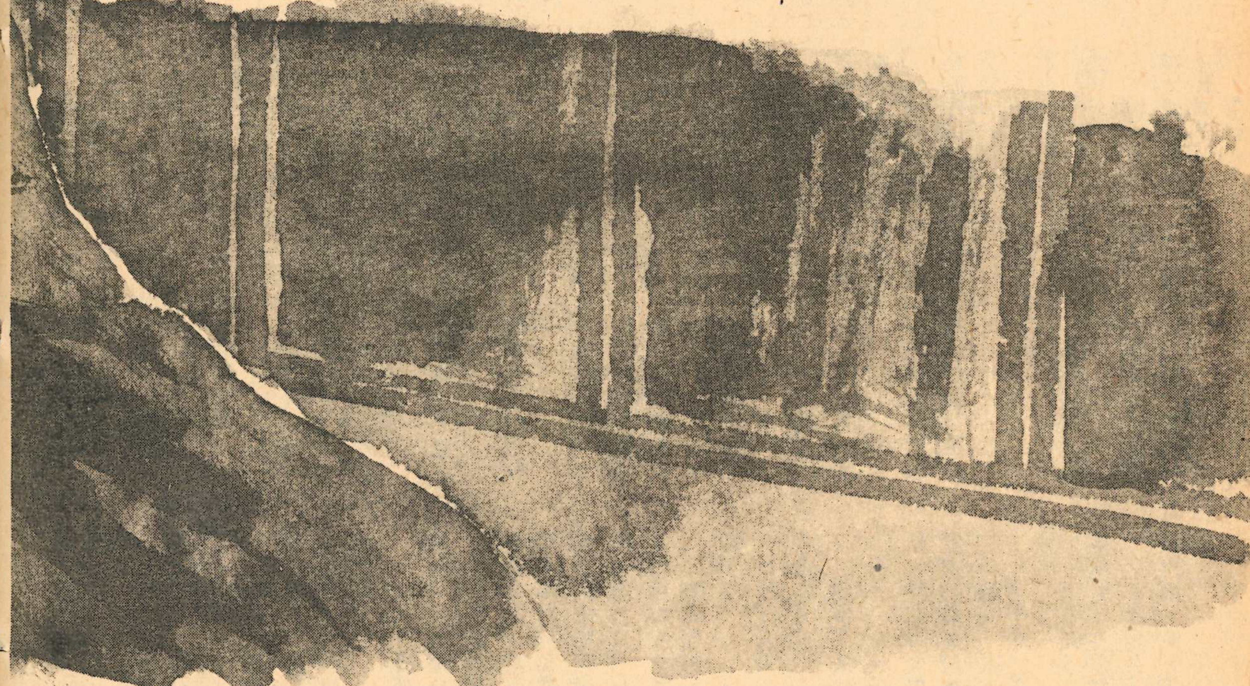
接着朝石中英道：「這位是敝帮安慶分舵舵主楊天壽楊兄，這位楊兄的把弟向開山向兄。」

（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開找到楊天，却與楊天用巧妙的泡浴方法隱藏了身上的傷，而瞞過了葉開，使葉開毫不思疑他而離去。葉開返回長安城，在十方竹林寺中，找到了那戴草帽的人，知道了他就是靑城隱士墨九星，他說到長安來，是爲了要殲除魔敎的四大天王，四天王中已有兩個死去，現只賸下多爾甲和布達拉，他若不能殺死他們，便絕不回靑城，他譏笑葉開識得的朋友比別人多，所以痳煩也比別人多，葉開却反駁他說，朋友多些，痳煩多些，總比沒朋友，沒痳煩好，因爲眞正沒有痳煩的只有一種人——

冷空寒月夜　殘酷搏殺天

墨九星道：「死人？」

葉開微笑着點了點頭，突然「轟」的一响，院子裏的矮牆被撞破了個大洞，一個人背負着雙手，施施然走了進來。

×　　×　　×

寒星在天。

冷淸淸的星光，照在這人臉上。

他的臉也在發着光。

靑光！

沒有人的臉上會發出這種靑光來的，除非他臉上戴着個靑銅面具。

這人的臉上就戴着個靑銅面具，在星光下看來，顯得更猙獰而怪異。

他身上穿着的，却是件美麗的繡花長袍，腰帶上斜揷着三柄彎刀。

慘碧色的刀鞘上，綴滿了明珠美玉。

「來了，果然來了。」

葉開輕輕吐出口氣，道：「來的是多爾甲？還是布達拉？」

「你看不出？」

葉開已看出來，這人長袍上繡着的，是象徵權法的魔杖。

「多爾甲。」

「也許他還不是多爾甲。」

「還不是？」

「多爾甲的身外化身還有三個。」

——什麼叫身外化身？

葉開還沒有問，已看見了一個。

一陣風吹過，一個人隨着風從牆外飄了過來，繡花的長袍，猙獰的面具，腰帶上也斜揮着三柄綴滿珠玉的彎刀。

幾乎就在這同一瞬間，竹林後和屋簷下也出現了兩個人。

完全同樣的兩個人。

葉開怔住。

他實在分不出誰才是眞的多爾甲天王。

「你就算能夠殺了他們三個，那眞的一個，還是一樣可能會走。」

墨九星冷笑。

「他既然來了，就休想再走。」

「你怎能知道他眞的來了！你看得出？」

「我看不出。」墨九星冷冷道，「我只知道他非來不可。」

「爲什麼？」

「因爲我在這裏！」

葉開沒有再問下去，也不能再問下去，他已看見一個人踏着星光走過來。

銀粉也在發着光。

他每走一步，地上就多出個淺淺的脚印。

——只憑這脚印，難道就能分得出他是不是眞的多爾甲？

葉開又不禁嘆息，至少他是分不出。

×　　×　　×

三個人背負着雙手在禪院中漫步一個人背負着雙手走過來。

他們不但裝束打扮完全相同，連走路的姿態都完全一樣。

墨九星憑什麼能分辨出他們的眞假？

多爾甲終於道：「靑城墨九星？」

墨九星點點頭。

多爾甲道：「是你要我來的！」

墨九星又點點頭。

多爾甲道：「現在我已來了。」

墨九星忽然道：「滾出去！」

多爾甲冷笑道：「我既然已來了，要我走只怕就很不容易。」

墨九星道：「你一定要死在這裏？」

多爾甲的手已握住了刀柄。

墨九星道：「你本不配我出手的，可是現在……」

多爾甲道：「現在，你不出手，就要死……」

刀光一閃，他的刀已出鞘，慘碧色的彎刀，剎眼間已劈出三刀。

墨九星沒有動，連指尖都沒有動。

他已看出這三刀都是虛招。

多爾甲手腕一反，第四刀直劈下來，已不再是虛招。

刀尖削破墨九星頭上的草帽，擦着墨九星的鼻尖削下，只差半寸，墨九星的臉就要被一刀削成兩半。

只可惜他還是差了半寸。

墨九星居然還是沒有出手，却皺了皺眉。

突然間，一點寒星飛出，打在多爾甲肩頭上。

多爾甲並不是沒有閃避，只可惜這一點寒星來得太快，太意外。

他看見寒星飛出時，想閃避已來不及了。突然咬了咬牙，反手一刀，刺在自己肚子上。

血光飛濺，他的人已倒下。

墨九星還是沒有動，連指尖都沒有動，可是眉心之間的一點寒星，已不見了。

這種暗器竟用不着動手，就可以發出來，他只要皺一皺眉，就可以制人於死。

葉開嘆了口氣，道：「果然是殺人的利器，果然不假。」

墨九星道：「這個多爾甲是假的。」

葉開道：「你看得出？」

墨九星點點頭，冷笑道：「這人的死，也是假的。」

葉開道：「這就連我也看得出了。」

墨九星道：「哦。」

葉開道：「這種刀鋒可以縮回去的魔刀，我已看過不止一次，却連一次都沒有騙過我。」

墨九星淡淡道：「要騙過你，的確也不容易。」

倒在血泊中的「多爾甲」果然又「復活」了，突然抽出另一柄刀，翻身撲起。

可是他這一刀並沒有劈出來，又是一點寒星飛出，釘入了他的咽喉。

他的人又倒下。

葉開笑道：「看來這次不是假的。」

墨九星道：「他本不必來送死。」

葉開道：「他也不配你出手。」

墨九星道：「我並沒有出手。」

他的確連指尖都沒有動過，無論誰也看不出他這種暗器會在什麼時候發出，當然更沒法閃避。

葉開又笑道：「看來上官小仙果然沒有說錯。」

墨九星道：「她說什麼？」

葉開道：「她說，你是這世上最可怕的三個人其中之一，甚至就是最可怕的一個！」

墨九星冷冷道：「她的確沒說錯。」

院子裏有人在冷笑，却不知是誰在冷笑。

三個同樣的人，全部背負着雙手，站在星光下。

墨九星刀鋒般的目光在他們腳下一轉，忽然停留在一個人的臉上，冷冷道：「你不必再要別人來送死了。」

這人道：「我？」

墨九星道：「就是你。」

他的眼睛在草帽裏發着光，這人的眼睛也在靑銅面具裏發着光。

兩個人的目光相遇就像是刀劍相擊。

風也冷如刀鋒。

這人突然大笑，笑聲比刀鋒更冷，更尖銳。「好！好眼力！你是怎麼樣看出來的！」

墨九星道：「你們的人可以作假，腳下的功夫却是假不了的。」

你有多深的功夫，就會留下多深的腳印，功夫越深，腳印越淺。

這的確是假不了的。

葉開這才明白墨九星爲什麼要在院子裏遍灑銀粉的用意。

多爾甲也吐了口氣，道：「想不到你對本門的功夫，居然也很熟悉。」

墨九星道：「天魔十三大法，在我眼裏看來，根本不值一文。」

多爾甲冷笑道：「好，很好。」

他揮了揮手，另外的兩個人就退了下去。

葉開忽然發現他的手在星光下看來，也像是刀鋒般冷厲。

他的手顯然也是種殺人的利器！

能殺人的，就是武器！

致命的武器！

他們身上都有種絕對致命的武器！這種武器竟已成爲他們身體的一部份。

沒有人能奪走他們的武器，他們的武器已經與生命結合。

你最多也只不過能奪走他們的生命！

這就是他們最可怕之處。

生命的力量，豈非本就是世上最可怕的力量！

葉開嘆了口氣。

他雖然知道這一戰必將改變江湖中很多人的命運，對這一戰的戰局，他也同樣關心。

可是他幾乎已不忍再看下去。

因爲他知道，要做成一件這種武器，也不知要流多少汗，多少血，多少淚。

他實在不忍看着它被毀滅。

這一戰的結局，却只有毀滅！

× × ×

毀滅之前，總是份外安靜和平的。院子裏更靜，殺氣豈非也是看不見，聽不見的。

能發覺到這種殺氣的人，他本身的感覺也一定比別人敏銳。

葉開忽然覺得很冷。

一種刺骨的寒意，就像是刀鋒般刺入了他的骨髓……

這就是殺氣！

草帽已破裂，却還沒有摘下來，葉開還是看不清墨九星的臉。

但是他可以看見多爾甲的眼睛。

多爾甲的瞳孔在收縮。忽然道：「現在我已只剩下一個人。」

另外的兩個人，的確已退出禪院。

多爾甲道：「你們有兩個人。」

葉開搶着道：「出手的只有一個。」

多爾甲道：「你縱不出手，也已威脅到我。」

葉開道：「爲什麼？」

多爾甲道：「因爲你的刀。」

葉開道：「我的刀並不是用來暗算別人的。」

多爾甲道：「可是只要有刀在，就已威脅到我。」

葉開道：「你要我走。」

多爾甲道：「你也不能走。」

葉開道：「爲什麼？」

多爾甲冷冷道：「我們三個人既然都已來了，至少就得有兩個人死在這裏！」

葉開笑了：「你殺了他還要殺我。」

多爾甲道：「所以你不能走。」

葉開笑道：「難道你要我先交出我的刀，然後坐在這裏等死？」

多爾甲道：「我只要你答應件事。」

葉開道：「你說。」

多爾甲道：「你已說過，你們絕不會兩個人同時出手。」

葉開道：「不錯。」

多爾甲道：「你說的話我相信，你並不是個言而無信的小人。」

葉開微笑道：「多謝。」

多爾甲道：「所以他活着時，你的刀就絕不能出手。」

葉開道：「他若死了呢？」

多爾甲道：「你只要看見我一招得手，就可以發你的刀！」

葉開道：「怎樣才叫做一招得手？」

多爾甲道：「只要我的手已打在他身上，就叫做一招得手。」

葉開道：「只要你的手打在他身上，他就已必死無疑？」

多爾甲傲然道：「我的手就是武器，能一招殺人的，才能算做武器！」

葉開道：「現在我明白了。」

多爾甲道：「你答應！」

葉開看着他，眼睛裏帶着很奇怪的表情，過了好久，才緩緩道：「我答應，因爲我欠你的情。」

多爾甲盯着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幾時欠了我的情？」

葉開笑了笑，道：「那次的事我既然沒有忘記，你當然也不會忘記。」

多爾甲道：「我欠不欠你的！」

葉開搖搖頭，道：「所以你這次若殺了我，我絕不怪你！」

多爾甲道：「很好，這句話我的確絕不會忘記。」

他忽然轉身，盯着墨九星，冷冷道：「只不過第一個要死的還是你！」

墨九星冷笑道：「你好像還是忘記了一件事。」

多爾甲道：「哦！」

墨九星道：「我若沒有把握殺你，怎麼會代他約你來？」

多爾甲道：「也許你本來的確有幾分把握，只可惜你也忘記了一件事。」

墨九星道：「什麼事？」

多爾甲說道：「你不該洩露了你的秘密。」

墨九星又問道：「什麼秘密？」

多爾甲道：「殺人的秘密！」

墨九星在冷笑，却不由自主看了地上死人一眼。

多爾甲道：「你不該用這種法子殺他的，你本該留着這一招來對付我！」

墨九星冷笑道：「我不用這法子，也一樣可以殺你！」

多爾甲大笑。

無論誰在笑的時候，精神難免鬆弛，戒備都難免疏忽。

他一開始笑，葉開已發現他露出了空門。

「空門」的意思，就是死！

就在這一瞬間，墨九星已撲過去。

他身法輕靈如烟，敏捷如燕子，但他的出手却銳利如鷹啄，猛烈如雷電。

他已看準了多爾甲的空門。

多爾甲還在笑。

可是等到墨九星撲過來時，他的空門已不見了——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間，他的空門已奇蹟般不見了。

他的手已在那裏！

別人的手，只不過是一隻手，但他的手却是種致命的武器！

墨九星一着擊出，忽然發現這一招打的不是空門，而是他的手。

——墨九星的手也只不過是一隻手。

沒有人能用一隻手去硬拚一件致命的武器。

墨九星想收回這一招，已來不及了。

他這一擊，已用出了全力。

他的手接近多爾甲的手時，就可以感覺到一種冰冷的殺氣。

就像是劍鋒上發出的劍氣一樣。

多爾甲冷笑。

葉開却不禁嘆息。

他知道無論誰的手打在多爾甲這隻手上，都是個悲劇。

他幾乎已可想像到墨九星這隻手粉碎的情況。

只聽「拍」的一聲，雙手拍擊。

墨九星的手沒有碎。

他竟在這一刹那間，將手上的力量完全消洩了出去。他竟已能將自己全身的力量，收放自如。

這用力的一擊，竟變成了輕輕一拍，輕得幾乎就像是撫摸。

撫摸是絕不會傷人的——既不會傷害別人，也不會傷害自己。

只要你用的力量夠輕，就算去撫摸一柄利劍，也不會傷了你。

多爾甲怔住！

這輕輕的一拍，竟似比重逾泰山的一擊更令他吃驚。

他從來也沒有接過這麼輕的一招。

× × ×

高手較技，往往只不過是一招之爭。

這一招却是千變萬化，無奇不有的。

墨九星這一招的奇妙，並不在他的變化快，出手重。

他一招能制敵，只不過因爲他的出手夠輕。

葉開也不禁嘆爲觀止。

直到現在他才明白，武功中的變化奧妙，的確是不可思義，永無止境的！

多爾甲一怔間，墨九星的手已沿着他手背滑過去，扣住了他的脈門。

他又一驚，雖驚而不亂。

他的另一隻手突然從下翻出，猛切墨九星的肘。

可是他又忘了一件事。

一個人的脈門若是被扣住，縱然有千斤神力，也使不出來了。

葉開已聽見一陣骨頭碎裂的聲音——不是墨九星的骨頭，是多爾甲的。

多爾甲失聲高呼：「你……」

他只說出了一個字。

「你！」

這就是他這一生中，說出的最後一個字。

一顆寒星已打入了他的咽喉！

一顆殺人的星！

× × ×

沒有聲音，一點聲音都沒有。

甚至連風都已靜止。

多爾甲倒在血泊中，他一倒下去，他的人就似已在乾癟收縮。

他活着時無論是英雄也好，是魔王也好，現在却已只不過是個死人。

死人就是死人。

就算是世上最可怕的人，死了後看來也跟別的人沒什麼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手。

他的手還是在夜空下閃着光，彷彿是在向墨九星示威。

「你雖然殺了我，毀滅了我這個人，却還是沒有毀滅我這雙手！」

「我這雙手還是天下無雙的武器！」

× × ×

還沒有燃燈。

墨九星站在星空下，動也不動站着。

激戰過後，縱然是勝利者，也難免會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空虛寂寞。

他是不是也不能例外。

過了很久，他才轉過頭。

葉開正走過來。

墨九星看看他，忽然道：「你不想揭開他的面具來看看？」

葉開嘆息着，道：「不必！」

墨九星道：「你已知道他是誰？」

葉開道：「我認得這雙手！」

手是發着光。

葉開看着這雙手，又不禁嘆息，道：「這的確是天下無雙的武器！」

世上的確永遠再也找不出這麼的一雙手！

墨九星淡淡道：「只可惜無論多可怕的武器，本身都不能殺人的！」

葉開明白。

殺人的並不是武器。

殺人的是人！

墨九星道：「一件武器是否可怕，主要得看它是在什麼人手裏。」

這道理葉開當然也明白。

墨九星道：「我那一招若是出手重了些，我的手很可能已被他毀了。」

葉開點點頭，道：「很可能。」

墨九星道：「可是我那一招出手够輕，這就是勝負的關鍵。」

葉開苦笑道：「那招的確妙得很。」

墨九星道：「高手相鬥，勝負的關鍵，往往就在一招間。」

葉開沉默着，忽然俯下身，去揭「多爾甲」臉上的面具。

墨九星道：「你既然已知道他是什麼人，現在還想再看看他？」

葉開道：「嗯！」

墨九星道：「死人，並沒有什麼好看的！」

葉開道：「但我却想看看他，臨死前是不是也已明白這些道理。」

× ×

靑銅的面具，在星空下發着靑光。

呂迪的臉上也是鐵靑的，却已扭曲，一雙凸出的眼睛裏，充滿了驚懼和不信。

他至死也不能相信一件事。

一件什麼事呢？

葉開嘆道：「他好像至死也不相信你能殺了他。」

墨九星冷冷道：「就因爲他不信，所以他才會死！」

葉開嘆息着，緩緩道：「有些事的確是一個人至死也不會明白的……」

× ×

葉開也有件事還不明白。

「多爾甲」既然是呂迪，那麼「布達拉」孤峯天王是誰呢？

死人已搬走，屋子裏却還沒有燃燈。

葉開道：「晚上你也從不點燈？」

墨九星反問道：「爲什麼要點燈？」

這句話問得很妙，葉開竟被問得怔了怔，苦笑道：「每個人到了晚上都要點燈的，點起燈來，才可以看清楚很多事！」

墨九星道：「不點燈我也一樣可以看得很清楚。」

葉開道：「我看不清楚。」

墨九星冷冷道：「你隨時都可以走，我並沒有留你。」

葉開又笑了，道：「可是你也並沒有趕我走。」

墨九星道：「我不必！」

葉開道：「不必？」

墨九星道：「該走的時候，你總是要走的！」

葉開說道：「什麼時候才是該走的時候？」

墨九星道：「找到孤峯的時候。」

葉開眼睛又亮了，立刻追問道：「你也知道孤峯是誰？」

墨九星沒有回答，却又反問道：「你一直認爲呂迪是孤峯？」

葉開不能否認，苦笑道：「因爲他的確是個孤高驕傲的人。」

墨九星道：「現在你已能確定他不是孤峯？」

葉開道：「孤峯已受了傷，呂迪却沒有。」

他已仔細看過，呂迪身上唯一的傷痕，就是墨九星留下的。

墨九星道：「你確定孤峯已受傷？」

葉開道：「有人親眼看見的！」

墨九星道：「是什麼人親眼看見？」

葉開道：「一個我絕對信任的人！」

墨九星冷笑，道：「你信任的人好像也不少。」

葉開嘆道：「我也知道這是我的大毛病，只可惜我總是改不了。」

墨九星不再說話。

草帽雖然已破了，却還是恰好能擋住他的臉，誰也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

也許他臉上根本就沒有表情。

葉開忍不住又道：「你爲什麼還是戴着這頂破草帽？」

墨九星道：「因爲外面有狗在叫。」

葉開怔了怔，道：「外面有狗叫，跟你戴草帽又有什麼關係？」

墨九星冷冷道：「我戴不戴草帽，跟你又有什麼關係？」

葉開笑了。

他忽然發現這人看來雖沉默寡言，其實却是個很會說話的人，說出來的話，往往能一下子就封住別人的嘴。令人非但無法辯駁，也無法再問下去。

葉開却偏偏還有些話要問，而且非問不可。

墨九星在釘子上掛起了條長繩，竟眞的躺在繩子上，而且還像很舒服的樣子。

他睡覺的時候還是戴着那頂草帽。

禪房裏連張櫈子都沒有，葉開只有站着，搭訕着說道：「據說，靑城是道家的三十六洞天之一，洞天福地，風物美不勝收。」

墨九星不理他！

葉開道：「你們隱居的那個地方，一定更是個世外桃源，却不知我是不是有福氣能去看看？」

墨九星還是不理他！

葉開道：「那地方據說從來也沒有外人去過，你們也從來不跟外面的人來往，可是你一出山，就找到了多爾甲，你的本事倒不小。」

墨九星閉上眼睛，似已睡着。

葉開却還不死心，又問道：「你怎能會知道多爾甲就是呂迪，你怎麼會找到他的。」

墨九星忽然翻了個身，從繩子上跳下來，大步走了出去。

葉開當然也在後面跟着，道：「你要到那裏去？」

墨九星道：「去找樣東西。」

葉開道：「去找甚麼？是不是找布達拉，你能找得到他？」

墨九星道：「我找的東西，你若想要，我可以分一半給你。」

葉開道：「你想到那裏去找！」

墨九星道：「就在這裏。」

葉開道：「這裏有甚麼好找的？」

墨九星不再回答，却又從身上拿出個木瓶，瓶子裏裝的也是粉末，却是暗黃色的。

他將這種粉末洒在地上，洒成個圓圈，却又留下個缺口。

然後他就站在旁邊，等着。

葉開看不懂：「你這是幹甚麼？」

墨九星道：「我在做飯。」

葉開道：「做飯？」

他更不懂。

墨九星道：「每個人都要吃飯的，我也是人。」

葉開還想再問，忽然看見院子裏出現了一點燈光，一個瘦瘦長長的和尚，左手提着盞燈籠，右手托着個木盤，從前面走入了院子。臉上還帶着三分恐懼，三分猶疑，想過來，又不敢。

這和尚正是苦竹。

墨九星道：「你來幹甚麼？」

苦竹道：「我是送東西來的。」

墨九星道：「送甚麼？」

苦竹舉了舉手裏的木盤，道：「屍身我已收殮，這是我從他們身上找到的東西，全都在這裏。」

墨九星冷冷說道：「你這和尚倒還老實。」

苦竹苦笑道：「和尚有時雖然也貪財，却還不致於吞沒死人身上的東西。」

他慢慢走過來，放下了木盤，立刻就溜了。

和尚總是怕麻煩，更不想多管閒事。

葉開道：「看來一個人只要做了和尚，想不老實也不行了。」

墨九星道：「所以你也該去做和尚的，做了和尚，你至少可以活得長些。」

× ×

盤子裏有五柄彎刀，一塊玉牌，七八顆珍珠，還有開了口的信。

玉牌上刻着的果然是根權杖，魔教中的四大天王，每個人身上好像都有塊這樣的玉牌。

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這封信。

信是用血寫的，只有十幾個字。

「初三正午入長安，會於延平門，請相候。」

下面沒有具名，却畫了座山峯。

孤峯。

葉開長長吐出口氣，道：「這一定是孤峯寫給多爾甲的，要多爾甲在延平門等他。」

墨九星道：「初三就是明天。」

葉開道：「明天他眞的會來？」

墨九星道：「當然會來，他並不知道多爾甲已是個死人。」

葉開說道：「現在他在甚麼地方？那地方難道沒有筆墨？他爲甚麼要用血來寫信？」

墨九星說道：「血書通常只有兩種意思。」

葉開道：「那兩種？」

墨九星道：「一種是臨危時的絕筆，一種是表示情況的危急嚴重。」

葉開忽然笑了笑道：「也許這只不過因爲他已受了傷，本就有血要流出來。」

墨九星道：「魔教中的人寫血書，通常都不是用自己血。」

葉開道：「你認爲這封信是眞的。」

墨九星道：「絕對不假。」

葉開道：「你怎麼能確定？」

墨九星又閉上了嘴。

就在這時，竹林裏忽然響起了一陣奇異的聲音。

一種無法形容，不可思義的聲音。

無論誰聽見這種聲音，都一定會毛骨悚然，甚至會忍住嘔吐。

葉開看見的事，却比這聲音更可怕。

他忽然看見大大小小，也不知有多少條毒蛇，壁虎，蜈蚣，蠕動着，從竹林裏爬了出來，爬入了墨九星用粉末洒成的圓圈。

（未完）

侠情脫俗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神眼　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與龍婆婆互較內功，雖把龍婆婆斃於劍下，但岳秀也負了重傷，但他極力忍受着，不露痕跡，使得二姑娘不敢妄動，終於悻悻的率衆退出荷軒，二姑娘一走，岳秀已不支倒下，幸爲不多久，楊玉燕已請得救兵到來，譚雲着她趕回家去把岳秀收藏的千年何首烏找來，楊玉燕又急忙而去。七王爺命楊晉往傳命，着馳援的軍兵搜索龍鳳會中人，楊晉則率領數十捕快，守在荷軒四周，七王爺對岳秀的傷勢，担心不已，似是心神已亂，不斷向譚雲詢問岳秀的傷勢，及應該如何——

＊＊＊＊＊＊＊＊＊＊＊＊＊＊＊

明修棧道去　暗渡陳倉回

譚雲道：「王爺，咱們先等岳兄醒過來，再作道理，如是他們退出了王府，短時間，就不會再來了。」

七王爺點點頭，道：「我也這麼想，岳兄弟不宜移動，咱們暫不住這裏，等岳兄弟傷勢治好後，再作道理。」

墨龍王召突然開口說道：「怪啦！怪啦！」

譚雲道：「王兄，什麼事情怪啦。」

王召道：「他們既未潰敗，也未到山窮水盡之境，事實上，他們還佔着一些優勢，爲什麼他們竟突然撤走。」

譚雲沉吟了一陣，道：「龍鳳會，仗憑的兩大高手，都已傷在岳兄的手下，他們就算想打，也無法出手了，岳兄又再三的警告那二姑娘，事情再要演變下去，擒賊就要擒王，目睹龍婆婆之死，二姑娘大約也知道那點道行，難以抗拒岳兄，所以，只好早些收篷遁走了。」

王召說道：「二公子之言，也許有理，不過，那丫頭的奸狡，非同凡响，她要是眞帶着人手離去，那就恐怕是別有陰謀了。」

譚雲道：「王兄說的也是，她既然懷疑了岳兄受傷，那就很可能要查個水落石出，在沒有得到證明之前，只怕她不肯死心，這方面，咱們得小心一些。」

七王爺站在一側，聽得十分慚愧，暗暗忖道：「堂堂王府，竟爲江湖盜匪盤踞而不自知，傳言出去豈不要爲人恥笑。」

更妙的是，王府中，有不少是屬於自己的人，但這些人，竟然也背叛了自己，甘願聽龍鳳會中人的令諭，王府如此，如若王府變作皇宮，那豈不是更爲可怕麼？

一念及此，頓覺冷汗遍體。

百名軍卒，和數十名捕快，聯手搜查整座的王府，除了在幾處屋舍內，找出了數十名被關的丫頭，僕從之外，竟然未發覺什麼可疑的地方。

龍鳳會中人，似乎是眞的已離開了七王爺的府第。

這時，楊玉燕已取出了千年何首物，聰明的楊姑娘，順便又帶來了一位大夫。

替岳秀把過脈，立時，打開了隨身帶來的藥箱子，加上了一些何首烏，和千年人參，配合了箱子中的藥物，配成一劑湯藥。

岳哥哥得了病，燕姑娘自然是義不容辭，接過藥物，立刻趕到了厨下。

她動作快速，不大工夫已捧着湯藥，重入荷軒。

岳秀第三次昏暈過之後，就未再清醒過來。

譚雲，朱奇，歐陽俊，都是武林中知名之士，但岳秀太強了，這些人的光輝，在岳秀的籠罩之下，完全消失了，一旦岳秀倒下去，譚雲等人，竟然都變的沒了主意。

顧不得荷軒中衆豪的目光，楊姑娘暗自咬咬牙，伸手扶起了岳秀，把一碗湯藥，灌入了岳秀的口中。

千年何首物，天下奇珍，一碗藥喝下去，岳秀立刻淸醒了過來。

睜眼看自己側倚楊玉燕的嬌軀中，四面都是烱烱逼人的目光。

岳秀那樣洒脫的人，也禁不住臉上一紅。

楊玉燕一張臉簡直像爐火裏燒紅的鐵，但她還是咬着牙，忍着羞，站起了身子，收好藥碗，避入內室。

其實，在場之人，雖然日光都集中在兩人的身上，但他們關心的還是岳秀的傷勢。

有麝自來香，岳秀表現的武功，機智，已使得在場之人，由內心中生了敬服。

七王爺第一個跑過去，無限關心的說道：「兄弟，你的傷……」

岳秀笑一笑，接道：「好了一大半，不用爲我担心……」

望望守在軒外的楊晉，又道：「龍鳳會的人呢！」

七王爺道：「奇怪啊……一下子全部撤走了。」

岳秀揚了揚劍眉，道：「搜過了整個王府麼？」

七王爺道：「不錯，除了一些被關的僕從丫頭之外，府中的巡衞，連水總管也不見了。」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變化的很意外！」

七王爺道：「小兄在想，是否該放棄返座府第。」

岳秀搖搖頭，說道：「重新修整一下就是，金陵古都，只怕很難再找出這樣一座大宅院了，再修一座，不但需時甚久，而且，耗費太大，又不知道要浪費多少庫銀。」

七王爺嘆口氣，說道：「兄弟說的也是……」

說罷回顧了楊晉一眼，說道：「勞請楊總捕頭，傳我令諭，要留此僕從，各歸原伺。」

× × ×

有錢好辦事，何況七王爺不但有錢，而且有勢，鳩工整修，足足化去了半月時間。

王府中有了很大的改變，尤其內宅中，房舍門戶，全變了位置。

岳秀等也在王府中住了半月，自然，爲七王爺的貴賓。

藥物神效，再加上岳秀深厚的內功，身體早已復元。

奇怪的是半個月中，全無一點龍鳳會的消息，似是那一批人，突然間在人間消失。

七王爺聽從了岳秀的建議，既未行文州府，捕拿要犯，也未再追究應天府失去的人犯，理出各種事端的索綫，大都要追到王府，事情十分明顯，金陵發生的各種事情，都是龍鳳會所安排出來。

明的不動聲色，暗裏却是行動積極，楊晉派出了二十名精幹捕快，四出查訪，半月時光，走遍了金陵城百里內所有的可疑地方，怪的是竟然找不出一點綫索。

七王爺心中急的像滾油煎熬，但表面上，却從不過問，似乎是，事情已過，已經不願再追究下去。

岳秀雖然早已瞧出了七王爺的焦慮，但他看到裝作未看到，全力安排王府的改建，就應天府捕快中，選了十名精幹的捕快，三十名壯健的軍卒，暫作王府的侍衞，致力回復王府的舊觀。

經過了半個多月的養息，岳秀的傷勢已經全部復元，而且，在楊姑娘的關切慰問之下，岳秀難却盛情，吃下了不少的藥物，那一料藥物，混了有半隻千年何首物，和七王爺那一截千年人參。

這兩種藥物，無一不是千年難遇的仙品，再加上名醫配方，兩種千年藥物，都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岳秀一感覺到身體有些疲倦，只要運氣坐息立告復原。

這一來，岳秀就把千年神物的精髓，盡皆收爲已用，增長了不少的功力。

但他很快發覺了這件事，暗裏問了楊姑娘，才知道何首物被他吃了一半，那一截千年人參，早已被他吃完。

岳秀心中又感動，又是好氣，搖搖頭，道：「玉燕，那千年何首物，是何等珍貴之物，怎可如此糟塌。」

楊玉燕撇撇小嘴：「就因爲它太珍重，所以，我才給你服用，別人服下去，可能糟塌了它，但你吃下去情勢就大爲不同，以你內功的精深，吃下對你定然有很大的帮助。」

岳秀嘆口氣，道：「玉燕，那是千年神物，人間仙品，不止是我，只要是習武的人，不論誰吃下去，都是一樣，對功力大有帮助，這等名貴神品，不用來救人濟世，只用作助長功力，豈不是太可惜。」

楊玉燕道：「那何首烏，既是叫人吃的，爲什麼不該給你吃，哼，人家氣都要氣死了，你還要來抱怨我？」

岳秀搖搖頭，道：「我不是抱怨，我感激還來不及，怎會抱怨妳……」

楊玉燕嫣然一笑，道：「我不要你感激，只要你永遠別討厭我。」

岳秀笑道：「怎麼會呢？妳最近乖多了。」

楊玉燕臉上一紅，嬌聲說道：「大哥，別怪我，你不知道，你傷勢未痊癒時，我是如何的担心，初見你重傷時，我忘記

了自己，也忘記了羞恥，顧不得別人的竊笑……！」

岳秀輕輕拂動着楊玉燕滿頰秀髮，低聲接道：「玉燕，這些我都知道。」

楊玉燕道：「你知道就好了……」抬起頭來，雙日含着晶瑩的淚光。

岳秀駭了一跳，道：「玉燕，妳哭什麼？」

楊玉燕緩緩把嬌軀偎入了岳秀的懷中，無限溫柔的道：「大哥，我不是哭，我看到你神采飛揚，病容全消，我心中好高興啊！而你的這些傷勢，又是我親手調理好的。」

岳秀道：「謝謝妳，玉燕，不過，咱們不能太自私，餘下的何首烏好好留下，將來，說不定能救得幾條人命。」

楊玉燕點點頭，說道：「我會好好收着。」

岳秀輕輕在楊玉燕肩頭上拍了兩下，道：「玉燕，我傳妳的那幾招劍法，練的怎麼樣了？」

楊玉燕道：「差不多啦！只是不知道還有沒有缺點。」

岳秀道：「能不能練一遍給我看。」

楊玉燕四顧了一眼，道：「練的不對，你可不能笑我。」

岳秀神情肅然的說道：「玉燕，日下這一陣子，只是大風暴前一段暫時的平靜，龍鳳會不會就此干休，妳必需下番工夫，使劍法進入另一個境界。」

楊玉燕突然嘆一口氣，道：「大哥，我會很用心的去學。」

岳秀道：「妳先練一遍給我看看。」

楊玉燕對岳秀指點的幾招劍法，早已下過了一番很深的工夫，拔出隨身寶劍，開始練了一遍。

楊姑娘很用心，演完了岳秀傳授的劍法，竟然是招招紮實，深得神髓，岳秀看完之後，十分讚賞的說道：「玉燕，妳已經深得竅訣，我想再傳妳幾招劍法。」

楊玉燕喜道：「眞的。」

岳秀點點頭：「自然是眞的了，不過，妳得答應我一件事。」

楊玉燕眨動了一下眼睛，道：「什麼事？」

岳秀道：「那是一種很凌厲，惡毒的劍法，你學會了之後，不可輕易的用出傷人？」

楊玉燕點點頭，道：「大哥的意思，可是要我到了很危險的時候，才能用出來麼？」

岳秀道：「不錯，雖然是一套劍法，其實只有三招，只是每一招都極惡毒之能事，我雖然會此劍法，但却一直沒有用於對敵。」

楊玉燕嬌媚一笑，道：「那大哥爲什麼要傳給我呢？」

岳秀苦笑道：「因爲，我感覺到，龍鳳會再一次侵犯王府時，就不會這樣輕鬆，他們的手段，必然是惡毒至極，而且，妳可能是他們對付的主要目標。」

楊玉燕奇道：「爲什麼他們會對我下手？」

岳秀微微一笑，道：「這個麼？那是因爲妳在這一次交手搏殺中表現的太好了，所以，他們已把妳列入第一等敵人。」

楊玉燕道：「大哥呢？是第幾等？」

岳秀道：「我是他們最急謀取的人，以後，再遇上龍鳳會中人，我可能無暇顧及到妳，所以，我想把三招劍法傳給妳，因以保命護身。」

一面開始解說劍招變化，一面以手代劍，比劃出那劍招的變化。

楊玉燕集中了全神，學了大半個時辰，還未把三招劍法學會。

但是岳秀很有耐心，臉上一直帶着笑容。

倒是楊姑娘自己覺着有些不好思意了。輕輕嘆一口氣，道：「大哥，看來，我是屬於很笨的人。」

岳秀道：「這三招劍法，本來難學的。很「

楊玉燕道：「可有原因麼？」

岳秀道：「這是反手劍法，但劍勢看起來却是正道的出手法，厲害處也就在正攻奇變，給人完全無備的攻勢，但困難處也就在此，不但要熟練劍招的變化，而且，還要用對力道，不輕不重恰到好處。」

楊玉燕連急帶累，臉上汗珠兒直向下滾，一面說道：「劍招的變化，我已經熟記於胸，只是力道用不對，所以，用出來，全不是那麼回事。」

岳秀微微一笑道：「沒有一個人，能在三五日內，就學會了這等劍法，必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去思索，適應，你能這樣短的時間中記熟劍招，已經是難能可貴了，好好想想，慢慢的去適應它。」

楊玉燕道：「你壞死了，這些話爲什麼不早告訴我，累得我急出一身大汗。」

岳秀道：「早告訴妳，妳就不會這麼的用心去學，今天，就練到這裏爲止。」

楊玉燕道：「我還要再來試一次。」

岳秀道：「不行，有人來了。」

楊玉燕一回頭，只見七王爺當先而入，身後緊隨着頑童唐嘯。

自從追隨了岳秀之後，小頑童完全變了一個人，變的彬彬有禮。

爲了保護七王爺，岳秀把他撥在七王爺的身側聽命。

七王爺衝進了室中，才看到楊姑娘。

岳秀雙臂環抱，臉上帶着微笑，但楊姑娘，却是臉上一片通紅。

七王爺輕輕咳了一聲，道：「玉燕，我是不是來的莽撞一些？」

楊玉燕臉色更紅了，垂着頭，道：「

王爺，你說笑了。」舉步向外行去。

七王爺哈哈一笑，道：「玉燕，妳要到那裏去。」

楊玉燕道：「王爺有事和岳兄研商，賤妾留這裏只怕不便。」

七王爺道：「沒有什麼不方便，只怕還要有借重妳的地方。」

楊玉燕道：「賤妾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七王爺笑一笑，道：「好！那妳就留這裏吧！」

楊玉燕微微一笑，退到了岳秀身後。

這時，岳秀才一抱拳，道：「大哥，有事見教。」

七王爺道：「岳兄弟，別見外，也別行禮……」

一面自己坐下，一面接道：「你傷勢怎樣了？」

岳秀道：「多謝大哥關心，小弟已完全復元了。」

七王爺道：「那就好啦！關於龍鳳會的事，我想和你談談。」

岳秀道：「府中改建，大部完成，也該追查龍鳳會的事了。」

七王爺道：「好！龍鳳會鬧過這一陣，走了也就算啦，只要他們不再鬧事，我也不想再追究他們了，不過，這中間，倒有一很大的難題。」

岳秀道：「可是關於王嫂的事？」

七王爺道：「是啊！他家事喧赫，其實鎮守西北，仍然統率着百萬大軍，如若他的女兒失踪不見，小兄又說不出一個正當的理由，這件事，只怕難免要引出一場風波。」

岳秀點點頭道：「王兄說的是，別說王嫂是出身侯門的千金，就是出身民女，咱們也要查個清楚。」

七王爺道：「唉！官府中生要見人，死要見屍，這一點，小兄很難交代。」

岳秀道：「大哥的意思是——」

七王爺接道：「我就是想不出處理的辦法，這一點，要兄弟給出個主意了。」

岳秀道：「這些時日之中，小弟未讓大哥通令各州府，繪形捉拿龍鳳會中人，但事實上，楊總捕頭，一直沒有停過，就小弟所知，楊總捕頭，派出了數十個精幹的捕快，打聽龍鳳會的下落。」

七王爺急急說道：「找到了沒有？」

岳秀道：「沒有。」

七王爺道：「這個，怎麼辦呢？」

岳秀道：「他們人手很多，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失不見，也不可能走的太遠，所以，小弟推想他們還在附近。」

七王爺道：「既然還在附近，咱們爲什麼找不到呢？」

岳秀道：「他們很可能在這金陵附近，經營了一處隱密的存身所在，才會突然消失不見。」

七王爺道：「如若他們藏在金陵附近，豈有找不到的道理，我下令應天府，大肆搜查。」

岳秀道：「不容易，楊總捕頭，乃江南第一名捕，仍找不到他們的存身之地，一般官兵，又如何能够找到。」

七王爺道：「難道就這樣算了麼？」

岳秀道：「咱們無法找他們，可以想法子讓他們來找咱們。」

七王爺道：「你說等他們自己來。」

岳秀道：「不錯，不過，咱們要佈置一下，引誘他們早些來。」

七王爺嘆息一聲，道：「兄弟，你看看怎麼辦，該怎麼個下手法，小兄已經是沒有主意了。」

岳秀道：「他們對我可能有些顧及，我如一離開，他們就可以來了。」

七王爺急道：「什麼？你要離開。」

岳秀淡淡一笑，說道：「大哥，小弟自然不是眞的離開，這不過是一個方法而已。」

七王爺仍然是有些不放心的說道：「你說說看，怎麼一個安排法？」

岳秀道：「明天，大哥給小弟餞行，我，譚雲，歐陽俊，墨龍王召一起離開，大哥送我們到金陵城外，其他的，都不用你費心了，小弟自會安排。」

七王爺道：「你們幾時回來？」

岳秀笑一笑，道：「恕小弟賣個關子，天機不可洩漏。」

七王爺笑一笑，道：「好！我不多問，不過，你們都走了，我要不要暫時離開這裏。」

岳秀道：「大哥要留這裏，你如離開王府，他們如何會來？」

七王爺訝道：「我一個人，留在這裏麼？」

岳秀道：「我留下朱奇，唐嘯和楊姑娘，在這裏陪你，再加楊總捕頭，和數十名精幹的捕快。」

七王爺笑一笑，說道：「你怎麼安排都好，反正，大哥這條命，交到你的手裏了。」

岳秀低聲說道：「大哥放心，小弟不會誤事。」

七王爺訝道：「我有些明白你的意思了。」

岳秀一揮手，道：「唐嘯，出去看看，附近有沒有人？」

唐嘯一點頭，飛身而出。

岳秀道：「大哥請說吧！你明白了什麼？」

七王爺道：「你懷疑王府中，還有奸細？」

岳秀笑一笑，道：「不錯，大哥才慧過人，一語中的了。」

× ×

第二天，中午時分，七王爺設下了豐盛的酒宴，替岳秀，譚雲等餞行。

酒席過後，七王爺親自送岳秀等離開了王府。

四匹馬，帶起了岳秀，譚雲，江湖浪子歐陽俊和墨龍王召。

除了譚雲和岳秀一路同行之外，歐陽俊和王召各奔一方。

七王爺送走了四人之後，心中忽然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唐嘯奉有嚴命，保護七王爺的安全，一步一趨的緊追在七王爺的身側，朱奇是一直守在房門外面。

楊玉燕的責任很大，形如管家，指揮內宅中所有的僕從，女婢。

楊晉率領着三十名精幹的捕快，巡守府第內宅。

另有兵卒百名，守護外院。（未完）

香羅帶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高　庸·文
盧　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往赴公孫茵之約，詎抵達後，方知跌入瞎姑佈下的陷阱，知道公孫茵暗助自己之事已洩，藉說話拖延時間，驟出不意，發出專破枯皮功的鐵籤，但只能傷了瘋姑，瞎姑却安然無恙，這時，郭長風自知逃不了，奮起與瞎姑鬥，不敵被擒，危急間，得一隱身暗處高人所救，逃返寂寞山莊。翌日，忽報武當一塵道長來訪，楊百威出廳接見，一塵道長離去後，楊百威說出一塵道長受少林木尊者之邀加盟，但一塵道長昔年曾受過林元暉之恩，故特來報訊，要林元暉小心提防——

＊＊＊＊＊＊＊＊＊＊＊＊＊＊＊＊＊＊＊＊＊＊

神尼設天網　魔手陷牢籠

郭長風道：「他怎麼說？」

楊百威道：「他是轉達各大門派的公意，希望咱們秘密追查秘方的事，如果確有其事，各大門派願意出高價收買，甚至於不惜聯手使用武力，務必要阻止秘方落入邪道手中。」

郭長風道：「如果查明沒有這回事呢？」

楊百威道：「他們當然不會相信，據一塵道長表示，各大門派是志在必得，本來準備對寂寞山莊採取行動，都是武當派勸阻了……」

郭長風重重啐了一口，道：「呸！這就是自命正道門派的嘴臉，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那雜毛早把當年拯危解困的恩情忘了，竟然大施威脅利誘，說來說去，不過是想將金丹秘方據為己有而已。」

田繼烈微微一笑，道：「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正道門派也是人，當然也有私心，一塵道長能先來報訊，已經十分難得了。」

郭長風道：「其實，不用他來獻殷勤，咱們早已知道……」

田繼烈道：「話不是這麼話，我倒覺得他來的正是時候。」微頓，目注楊百威道：「楊兄是怎麼回答他的？」

楊百威道：「我只說莊主有病，這件事不能聲張，必須秘密追查，一有消息，再跟他聯繫。」

田繼烈道：「答得好，能够先安撫各大門派，就是上策。」

楊百威道：「這只能暫時拖延三數日，他們不會久等的。」

田繼烈道：「有這三數日便足够了，現在襄陽城內情勢，金沙雙雄已能控制，青牛宮方面若能按兵不動，大悲師太縱然趕到，也不可能立卽發動，有此緩衝時間，秦天祥一到，咱們的計劃便成功了。」

楊百威道：「老爺子的意思是——」

田繼烈道：「大悲師太明天可能抵達，明天一早，你就去告訴一塵道長，假稱事情已經查出了眉目，那獲知金丹秘方的丫鬟，名叫鳳珠，現已離莊向荆州逃亡，咱們正派人尾隨追緝中，如果他們不相信，可以跟隨咱們聯袂追趕，只要追到了那丫環，情願共享金丹秘方。」

楊百威愕然道：「萬一他們眞要追下去怎麼辦？」

田繼烈笑道：「他們眞要追下去，就讓斷魂刀馬魁陪他們到荆州去玩一趟，省得在這兒碍手碍脚。」

楊百威沉吟了一會，道：「此計雖妙，只恐日後揭穿眞象，從此將與各大門派樹敵成仇。」

田繼烈道：「像這種假仁假義的門派，就算成仇也不値得惋惜，主要的，咱們必須

利用這段時間，集中全力先救出公孫茵，再對付大悲師太。」

楊百威點點頭，道：「好，我這就去安排。今夜老福記錢莊的行動，是否仍按原計進行呢？」

田繼烈毫不猶豫道：「當然依計行事，你去忙你的吧，今夜莊中的安全，就多偏勞楊兄了。」

楊百威去後，郭長風也離開寂寞山莊返回客棧。

但他對公孫茵的安危始終放心不下，又囑金沙雙雄暗赴老福記錢莊窺查動靜。

據雙雄回報：錢莊的大門仍然關着，後面小巷雖偶有僕婦模樣的人出入，大都只在附近購物即返，看不出任何異狀。

郭長風仍不放心，又親自去了一趟，遠遠觀望，錢莊中果然平靜如故，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週圍一帶佈滿了寂寞山莊派來的暗樁，監視十分嚴密，附近百丈內，等於劃了一片禁區，根本不可能有外人接近。

然而，郭長風總覺得這過份的平靜，似乎包藏着凶險，令人有一種莫名的恐懼之感。

——瞎姑行事精明，不可能不知道錢莊已在監視之下，怎會不作應變處置？

——玉佛寺對寂寞山莊謀算已久，襄陽城中，絕不至只有老福記錢莊一處藏身的地方，莫非昨夜事變之後，就已經秘密遷走了？

郭長風心裏納悶，看看天色將暗，正想離去，却望見巷口出現兩名頑童。

那兩名頑童，一個長髮披肩，一個梳着沖天小辮子，在大街上追逐嬉笑，正玩「捉迷藏」的遊戲，其中一個忽然躲進那條死巷子中。

不片刻，另一個也跟踪找了進去，兩人嘻嘻笑着，又由巷中追逐而出，鑽入人叢去了……

兩名頑童嬉戲，本是極平常的事，郭長風却看得心弦震動，駭然變色。

街上行人甚多，那兩名頑童在人叢中鑽了幾鑽，便消失了踪影。

郭長風一頓脚，急忙離開了錢莊後巷，直奔七賢酒樓。

登上酒樓，田繼烈已經先到了，正獨坐一隅，自酌自飲，向郭長風含笑點點頭，招呼道：「老弟，先坐下喝兩杯吧，時間還早……」

郭長風坐下，却無心喝酒，低聲道：「老爺子眞準備要去老福記錢莊？」

田繼烈道：「為什麼不去？一切都已經安排就緒，百合也答應了，稍後就會趕到。」

郭長風道：「老爺子，事情有了變化，老福記錢莊今夜千萬去不得。」

田繼烈詫道：「噢？」

郭長風壓低聲音道：「我剛從老福記錢莊來，如果我的猜測不錯，大悲師太可能已經抵達襄陽了。」

田繼烈吃驚道：「你看到了什麼？」

郭長風道：「不久以前，我親眼看見大悲師太的兩名隨侍啞童在錢莊後巷出現，顯然是跟瞎姑聯絡來的。」

接着，便將所見情形，覆述一遍。

田繼烈皺皺眉頭，道：「你眞能確定是那兩名啞童？」

郭長風道：「絕不會錯，我還看見其中一名假作尋地躲藏，向錢莊後門擲進一團信柬似的東西。」

田繼烈沉吟了半晌，道：「即使眞是他們，也沒有什麼關係，這兩名啞童奉命傳訊，至少說明大悲師太本人並不在老福記錢莊中。」

郭長風道：「可是，萬一在咱們行事的時候，她却突然到了，豈不糟糕？」

田繼烈想了想，道：「咱們不能因噎廢食，功虧一簣，正因那老尼姑可能已到襄陽，更應該趕快把公孫茵營救出來，否則就來不及了。」

郭長風道：「但這樣做實在太冒險，一旦事敗，可能連百合也失陷在裏面。」

田繼烈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時候，我自會謹慎，你和百合在外面等我的消息，再依計行事。」

聽他說得如此堅定，郭長風情知攔阻不住，便道：「老爺子若決心要去，請將這五支鐵竹籤帶在身邊，此物專破玉佛寺的枯皮神功，急時可以防身……」

田繼烈沒等他說完，搖手笑道：「用不着，這東西你自己留着吧，我是去誘敵，不是去打架的，旁的我不敢自誇，若比脚程看誰跑得快，我還有這點把握。」

正說着，一名短小精幹漢子，匆匆登上樓梯，向田繼烈微微頷首示意，然後退去。

田繼烈低聲道：「百合已經來了，咱們走吧！」

兩人起身下樓，那漢子已在街角佇候，不遠處，停着一輛馬車，窗帘低垂，密不透風。

田繼烈攀上車轅，却指指車廂門，道：「老弟，上車吧，該注意些什麼，你們詳細談談。」

郭長風拉開車門鑽了進去，不禁皺眉，原來車內除了林百合，還有一個常把事情攪亂的櫻兒。

這丫頭心地不壞，只是太喜歡惹事，又不聽約束，往往叫人頭疼。

櫻兒也看出郭長風在皺眉頭，一撇嘴，道：「別那樣不耐煩，我本來不想來的，是田老爺子怕等會兒接那一位回去時，沒有人領路照顧，才求我一同來。」

郭長風只好笑笑，道：「我又沒說不讓你來，只是今夜情況畧有變化，大悲師太可能已到襄陽，等會兒若有行動，我和百合進去，姑娘要在車上等候，不可離開了。」

櫻兒冷笑道：「放心好了，我識相得很，絕不會跟去碍事的。」

把頭一扭，又喃喃地說道：「哼！橋還沒過哩，就恨不得把橋板拆下，當作柴燒了……」

林百合低喝道：「櫻兒，你在胡說些什麼？」

櫻兒冷哼道：「本來就是嘛，這年頭，買肉的都不識貨，總把好心當作了驢肝肺。」

林百合又好氣，又好笑，連連搖頭，說不出話來。

田繼烈抖一抖繮索，馬車緩緩駛動，那名精幹漢子並沒有登車，祗尾隨在車後，防人跟踪窺伺。

車行途中，郭長風把老福記錢莊的情形，詳細告訴了林百合，並且叮囑道：「如果事情不順利，今夜恐怕有一場血戰，等一會田老爺子若將瞎姑誘走，你暫且仍留在車中，由我先進去，待見到公孫茵以後，再知會你進來。」

林百合聽說大悲師太可能已到，也知事態嚴重，點點頭道：「我會等你消息的，你左肩的傷勢要緊麼？是否需要櫻兒替你掠陣，必要時，也可助一臂之力。」

郭長風還沒回答，櫻兒已經搶着道：「我去幹什麼？去了也只有碍事，那兒能幇得上忙。」

林百合沉聲道：「這是什麼時候，你再鬧脾氣，我就趕你回去了。」

櫻兒沒敢再說話，却嘟着小嘴，滿肚子委屈樣子。

郭長風道：「相助倒不必，最好請她先在車轅上準備着，一旦有變，你們便儘快離開此地。」

林百合道：「那你自己呢？」

郭長風道：「我獨自一人，脫身比較容易，重要的是，你千萬不能落在對方手中。」

林百合想了想，道：「好！我照你的話做，你也得自己多小心，凡事見機而行，不要太急躁……」

就在這時，馬車忽然一頓而止。

郭長風輕輕挑起車帘，只見馬車正停在老福記錢莊後巷轉角處，附近已經行人絕跡，大街上，空盪盪地，看不見半個人影。

眺望錢莊內院，燈火已滅一片寂靜。

忽然，靜夜中傳來幾聲犬吠——

「汪！汪汪！汪汪汪！」

吠聲由一至三，週而復始連續三次。

田繼烈微微一笑，身形輕閃，掠下了車轅。

郭長風也緊跟着下了車。

田繼烈低聲道：「此地平靜如常，並無異狀，看來那兩名啞童只是奉命傳訊，老尼姑還沒有到。」

郭長風道：「但願如此，老爺子總宜小心為上。」

田繼烈道：「我先進去誘敵，你要注意動靜，如果追出來的不是那瞎尼姑，就暫時不可進去。」

郭長風點點頭。

田繼烈舉目四顧一眼，袍袖輕拂，人已如怒箭般破空射起，向小巷左側屋瓦上落去。

郭長風一伏腰，奔向巷口，臨去扭頭回顧，見櫻兒正攀上車轅座位。

祇這畧一返顧的剎那間，再回頭，已不見田繼烈的人影。

郭長風暗想：這位老爺子「千里追風」的身法是爐火純青了，可惜稍嫌固執，也太小覷了對手的能耐。

心念轉動，脚下一用力，身形掠起，也上了屋頂。

他選了一處較高簷角，前面能俯覽錢莊內院，後面又能兼顧着街角上的馬車，一縮身，平躺在瓦溝中。

老福記錢莊內一片漆黑，面朝巷口的後門門旁，却有三點微弱的星火。

那是三支香，插在門框上的竹管裏。

信佛的人家，早晚在門口上香敬神，原本是極平常的事，但此時看來，竟有些刺眼。

郭長風檢起一塊瓦礫，輕輕捏碎，屈指輕彈，三縷勁風疾射而出。

火花爆閃，三支香同時應手熄滅。

就在香火滅時，一條人影突然由錢莊後院冲天射起，直向郭長風匿身處撲來。

郭長風腕肘疾翻，掌中已扣了一柄飛刀，却看清那人是田繼烈。

幸好他飛刀隱而未發，忙低聲問道：「下面情形如何？」

田繼烈興奮地道：「咱們運氣不錯，那瞎尼姑出城去了，根本不在屋裏。」

郭長風訝道：「眞的麼？」

田繼烈道：「絕對不假，據說大悲師太已抵襄陽，但只留宿在城外，特地命人傳她出城問話去了，你午後見到那兩名啞童，就是奉命來傳話的。」

郭長風道：「老爺子從那裏聽來這消息？」

田繼烈道：「我一下去就制住一名守夜的僕婦，那婆娘不經嚇，被我一逼，全說出來了。」

郭長風道：「公孫茵現在何處？」

田繼烈道：「公孫茵和吳姥姥都被關在錢莊金庫裏，只留下痳姑負責看守，那痳姑昨夜被你用鐵竹籤射中穴道，眞氣散破，等於廢人，此外，錢莊中再無高手，這眞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咱們也不必用什麼『偷龍轉鳳』的計謀了，索性下去將人救走，一點都不費事。」

郭長風凝重地搖搖頭，道：「這件事太出人意外，只恐其中有詐。」

田繼烈道：「你去救人，我替你把風，只要弄開金庫的鐵柵門，咱們就添了兩名幇手，有詐也不怕了。」

郭長風道：「瞎姑行事謹愼，絕不會這樣大意疏忽，依我看，這分明是一個陷阱。」

田繼烈道：「怎見得？」

郭長風道：「老爺子請想想，這錢莊四週，全是咱們的人，瞎姑若應命出城，她是怎麼離開的？怎會不被咱們發覺？」

田繼烈一怔，無話可答。

郭長風又道：「再退一步來說，就算大悲師太要傳瞎姑出城問話，瞎姑為了陳報昨夜的變故，也一定會帶公孫茵和吳姥姥同去對質，怎會獨自前往，把公孫茵兩人留在城中？」

田繼烈沉吟道：「你的意思是說，瞎姑根本沒有出城去？」

郭長風道：「依我猜測，如果她已經出城，必定帶公孫茵同去，老福記錢莊內可能關有秘密地道，否則，她就根本沒有出城，很可能藏匿在錢莊金庫內，等着咱們去中伏上當。」

田繼烈道：「我不信，難道她會預卜先知，算定咱們今夜會來？」

郭長風道：「她雖然不知道咱們一定會來，但昨夜變故發生後，她至少已經發覺錢莊附近佈有暗樁，咱們遲早要來探查公孫茵的安危。」

田繼烈冷笑道：「就算被她料中了，咱們也不怕，既然已經來了，就沒有空手

回去的道理，你在這兒替我掠陣把風，我非去金庫裏看看不可。」

「且慢！」郭長鳳攔阻道：「老爺子若一定要去，也應該由我進去，公孫茵跟你不熟，即使見面，未必肯跟你逃走。」

田繼烈道：「她不肯，我抗也把她抗出來。」

竟不聽郭長鳳勸阻，身形一閃，飄落錢莊後院中。

郭長鳳怕他有失，只得緊跟着飛身而下。

院子裏寂靜無聲，迎面是道走廊，兩旁有房，走廊口的木椅上，直挺挺坐着一名中年僕婦，懷裏抱着根木棍，已被田繼烈制住了穴道。

穿過走廊，便是一處丁字形的矮欄杆，向右可通上房臥室，向左可到前面大廳和金庫。

臥室內，隱隱有鼾聲傳出，通往前廳的轉角處，也有一把木椅，坐着一名夥計，正勾着脖子打瞌睡。

田繼烈一跨步，悄沒聲息欺到那夥計面前，駢指疾落，點了他的黑甜穴，輕輕鬆鬆便進了大廳。

郭長鳳急忙快步趕上，嗄聲道：「老爺子請在這兒等候，金庫路徑我比較熟悉，這地方我來過。」

田繼烈點點頭，道：「下手快一些，我替你把風。」

郭長鳳並非說假話，老福記錢莊他的確來過兩次，也知道金庫的位置，掀起左側門簾，閃身而入。

行約十餘步，向右一轉，便是通往金庫的鐵柵門。

郭長鳳在門外停步，凝目向柵內打量，只見欄柵裏除了幾十個木箱外，並無人影，靠底部牆壁，却另有一座堅厚的大鐵門，門上一把大鎖，足有尺許長短。

看情形，公孫茵和吳姥姥八成被關在那座鐵門內，要想進去，必須先弄開欄柵和鐵門上兩道鎖。

弄開欄柵鎖扣不難，要弄開鐵門上的大鎖，却不是件容易事。

郭長鳳挨近鐵柵門，仔細察看柵上鎖孔的結構，取出一柄飛刀，用刀尖抵住暗簧，然後吸一口氣，舉掌在鎖上輕拍了三下。

「卡」一聲脆響，鎖簧回彈，柵門應手而開。

郭長鳳穿過欄柵，緩步向鐵門走去。

但那座鐵門上的大鎖，鎖栓雖然粗大，鑰孔却十分小，而且，暗簧結構複雜，除非有寶刀利刃，只很怕難將它弄開。

郭長鳳試着用刀尖撥弄鎖簧，久久無法弄開，反累了一頭汗。

正感棘手，忽聽鐵門內有人低聲問道：「外面是誰？」

郭長鳳停了手，側耳傾聽，發覺那聲音是從門環邊一條細小縫隙傳出來的，語音含糊，聽不出是誰的口音。

於是，忙湊近門環邊，也低聲道：「裏面可是吳姥姥？」

門內反問道：「你是什麼人？」

郭長鳳道：「在下郭長鳳，聽說姥姥和公孫姑娘被關禁在此地，特來……」

門內道：「郭大俠，你快走吧，咱們都很好，不會有什麼事的，老菩薩已經親自來了襄陽，你千萬別再到這兒來，給咱們添麻煩。」

語氣促迫，充滿了焦急，似乎迫不及待，希望郭長鳳能趕快離開。

郭長鳳猜她八成是吳姥姥，便道：「正因為大悲師太已經親到，你們一定得下決心作個抉擇，現在瞎姑奉命出城去見老菩薩，必然提起昨夜的事，等她一回來，絕對不會放過你們的。」

門內道：「不管她怎麼說，見了老菩薩，咱們還可以分辯，你若不快走，萬一被發現，咱們就百口莫辯了。」

郭長鳳說道：「姥姥，我體會得到你的心情，但事到如今，你們縱能瞞過一時，遲早仍會被查覺，公孫姑娘囑我尋找真正的林莊主，現在，我已經替她找到了，今晚來此，就是為了接公孫姑娘去跟他見面。」

門內道：「你是說，找到了林元暉本人？不是替身？」

郭長鳳道：「不錯，而且對當年情變經過，也已全盤瞭解，姥姥，你請公孫姑娘過來一下，讓我親口對她說，好嗎？」

門內道：「不行，咱們穴道被制，根本無法行動，只是我的位置比較靠近門邊而已。」

郭長鳳道：「你可知道這門鑰在什麼地方？」

門內沒有回答，顯然在思索沉吟。

郭長鳳又道：「姥姥，這件事關係公孫姑娘非淺，你我都是局外人，但咱們都希望他們父女能骨肉團聚，不要鑄成遺恨終生的大錯，我祇求面見公孫姑娘，把事實真象當面告訴她，如果她不願意跟自己的親生父親相晤，我立刻掉頭就走，絕不勉強……」

門內輕吁一聲，道：「好吧，你一定要進來，行動必要快，不可停留太久。」

郭長鳳忙道：「我知道，請問這鐵門的鑰匙……」

門內道：「你向右首數過去，第七塊磚，由上數下來第十一塊，是一個暗門，鑰匙就在裏面。」

郭長鳳急忙依數尋去，果然，那塊磚頭是活動的，輕輕一按，便應手轉開，露出一個暗洞。

洞裏掛着一串鑰匙，却有三柄，形狀都很相似。

郭長鳳取了鑰匙，便想去試開門鎖。

門內突然道：「慢着，三柄鑰匙必須按順序各使用一遍，才能啓開門鎖，順序一亂，就永遠打不開了。」

郭長鳳道：「可是，這三柄鑰匙形式一樣，應該先用那一柄才對？」

門內道：「三柄鑰匙形式雖然相同，但柄部却刻着不同的花紋，第一次要用刻着龍形的，然後用虎形圖案的，最後用鳳形的，而且，每一柄轉動的匝數，也不一樣……」

郭長鳳一面低頭檢視，一面焦急地道：「這鎖是誰造的？偏有這麼麻煩。」

門內道：「別忘了，關中黃家是天下第一巧匠。」

郭長鳳已經找出刻着龍紋的一柄，急道：「姥姥快說吧，要轉幾匝？」

門內道：「第一柄，轉一匝半，然後反轉半匝，第二柄，先轉三匝，然後反轉一匝，最後一柄，祇須正轉三匝，不必反轉……」

她在解說，郭長鳳便依言投鑰，三柄鑰匙一一用過，「噠」地一聲輕響，大鎖果然應聲啓開。

郭長鳳長吁了一口氣，連忙拉開了鐵門，……

門內漆黑，伸手難辨五指，郭長鳳迫不及待地跨了進去，低聲道：「公孫姑娘……吳姥姥……你們……」

金庫裏寂然無聲，沒有回應。

郭長鳳突然發覺事情不妙，急忙轉身欲退……

可是，就在他發覺不妙的剎那，「蓬」然作響，身後的鐵門竟自動關閉。

郭長鳳大吃一驚，手腕疾探，已扣了五支鐵木籤和三柄飛刀。

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吃吃而笑，道：「郭大俠，何必這樣緊張，已來之，則安之，咱們已經恭候多時了。」

郭長鳳不答，一揚手，三柄飛刀電射而出。

「叮叮」！一連三聲脆響，三柄飛刀全部射空，由壁上反彈回來，墜落地上。

屋角聲音又笑道：「真正對不起，這鐵鑄的金庫，地方太小，實在不够郭大俠施展身手，牆壁也太厚了些，飛刀只怕很難射穿它。」

郭長鳳廢然垂下手臂，不再作無益出手。

他已經聽出那聲音並非發自屋中，而是由夾壁內的傳音管傳送進來，難怪語音顯得含糊不清，難以分辨說話的是誰。

這表示金庫內根本沒有人，一切安排，祇是為了要誘他進入陷阱。

郭長鳳知道已經中計入困，心裏反而鎮定下來，對自己的安危，他並不重視，只盼外面的田繼烈和林百合能够及早發現危險，儘快退走。

於是，他緩緩吸了一口氣，面對鐵門，盤膝坐下……

× ×

金庫內不僅設有傳音管，暗中還藏着窺視的裝置。

郭長鳳剛坐下，那低沉的聲音又傳了進來，道：「這樣才對，庫內雖然未備座椅，能坐下來談談總是好的。」

郭長鳳淡淡一笑，道：「談什麼？」

那聲音道：「可談的多着哩，譬如郭大俠剛才提起，關于林元暉真身和替身的問題。」

郭長鳳冷冷道：「你以為我會告訴你嗎？」

那聲音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郭大俠會說實話的，郭大俠是聰明人，一定不會做傻事。」

郭長鳳笑道：「那你就錯了，越是聰明人，才會越會做傻事，這就叫做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聰明常被聰明誤。」

那聲音道：「其實，關于林元暉的真假，咱們也並不重視，如果郭大俠不願談這件事，咱們就換個題目，如何？」

郭長鳳道：「既然一定要談談，咱們應該先從自己談起，至少，你得先自我介紹一下，讓郭某人知道在跟誰談話？」

那聲音道：「郭大俠祇要知道我是玉佛寺門下就够了，用不着問我是誰。」

郭長鳳道：「玉佛寺門下很多，够資格跟郭某人談談的，却沒有幾人。你若不自我介紹，郭某只好猜一猜了。」

那聲音道：「好！郭大俠請猜。」

郭長鳳想了想，道：「聽你的口音，是個女人，而且年紀不算小了。」

那聲音道：「唔！不錯。」

郭長鳳道：「你既能代表玉佛寺，在寺中的身份想必不低？」

那聲音冷冷道：「嗯，也可以這麼說吧。」

郭長鳳道：「玉佛寺中有身份的人，不過三數位而已，你當然不可能是大悲師太，再往下猜，只有瞎姑和痲姑，我猜你八成是痲姑，不錯吧？」

那聲音道：「你怎不猜我是瞎姑？」

郭長鳳道：「因為你能看見屋裏的情形，證明你並不瞎，你躲在夾壁內不敢露面，足見你自知不是郭某的敵手，那是因為你身負重傷，真氣已破……」

「嘿嘿！」沒等他把話說完，屋角突然傳來一陣冷笑，道：「郭大俠，你一向以精明自負，這次却猜錯了。」

隨着話聲，屋角牆壁忽然自動向左右移退，露出一座方形鐵龕。

這鐵龕，就跟在玉佛寺後殿佛堂中所見神櫥一般模樣，龕前黃幔低垂，裏面透出微弱的光亮，蓮座上，端坐着一個身披金色袈裟的女尼。

大悲師太。

郭長鳳突然覺得混身冰冷，彷彿一下子跌進冰窖裏。

他倒並非全為了大悲師太的意外出現而吃驚，最主重的，却是替田繼烈和林百合担心。

大悲師太不僅到了襄陽，而且入城坐鎮，親自佈置陷阱，監視老福記錢莊的武士們居然毫無所覺。

顯然，錢莊內必有秘道和外間相通，這一來，田繼烈和林百合一定也凶多吉少了……

大悲師太兩道深井般的眸子，似已看穿了他的心事，冷冷笑道：「郭大俠，想不到會是貧尼吧？其實，道理非常簡單，關中黃家精擅機關佈置，這兒又是咱們經營多年的地方，怎會沒有秘密通路。」

郭長鳳苦笑道：「在下也想到這兒有秘密通路，只是沒料到師太會親自坐鎮指揮，這樣，未免太看重我郭某人了。」

大悲師太道：「郭大俠何必如此謙虛，你能憑三寸不爛之舌，將貧尼自動撫養長大的人說得叛師反逆，這份功夫，豈是痲姑她們能應付得了的？說不得，貧尼只好親自出面。」

郭長鳳道：「師太別誤會，公孫姑娘祇是跟郭某人交易香羅帶，並未叛師。」

大悲師太截口道：「哼，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公孫茵自己都承認了，郭大俠何須再替她掩飾。」

郭長鳳道：「她承認了什麼？」

大悲師太道：「從偸贈解藥，助你脫逃開始，到約晤北門城樓被破獲為止，全都坦認實供。」

（未完）

神刀

新派長篇俠情超穎故事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秋逃出百花城，遇逍遙宮主之徒仙兒，被其用藥迷昏，擄返逍遙宮，逍遙宮主對楚甚爲好感，不特予以解藥，使楚恢復功力，更着仙兒領他四處遊覽，正以此刻，逍遙宮叛徒薛空羣率衆來犯，楚雲秋絕學連施，將薛空羣及其所率六名黑衣人擒下，點閉穴道，逍遙宮主聞訊趕到，擬將叛徒薛空羣處死，楚雲秋制阻，指出薛空羣雙目木然，面無表情，定是遭人以藥物控制，失去本性，他之叛宮，實情不由己，仙兒懷疑那六名黑衣人也是否爲藥物控制，楚雲秋遂出手拍一黑衣人穴道——

妙手解痴魂　同心掃魔氛

楚雲秋抬脚踩上他胸口，冷然道：「答我問話，你們受何人指使，進犯『逍遙宮』？」

那黑衣人圓睜兩眼，目光也自呆滯無神，道：「主人！」

楚雲秋道：「主人是誰？誰又是你們主人？」

那黑衣人道：「不知道！」

楚雲秋收脚落下，又在那黑衣人腰間踢了一下，那黑衣人兩眼一閉又自昏死過去，楚雲秋道：「宮主聽見了！」

逍遙宮主嘆了口氣道：「他們口中的主人現在何處，咱們不知道，因之短時間內也無法取得解藥恢復他們的神智，別處不可能有少俠這等身懷絕藝的高人援手，只怕難以倖免了。」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兩眼忽然一亮，道：「江少俠，控制神智的藥物是不是十九都攻腦？」

楚雲秋道：「不錯，應該是這樣。」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那麼從他們頭上的穴道下手是不是多少會有點用？」

楚雲秋呆了一呆道：「姑娘高見，這倒可以試試。」

他俯身伸手五指探入那黑衣人髮間。

只聽逍遙宮主道：「頭上的穴道十九是致命的要害，少俠小心。」

楚雲秋道：「末學省得。」

伸入黑衣人髮間的右手突收了回來。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忙道：「怎麼了？少俠！」

楚雲秋道：「他頭上有東西，我的手被什麼尖的東西扎了一下。」

逍遙宮主忙道：「要緊麼，少俠。」

楚雲秋看了看手指道：「謝謝宮主，不礙事，沒扎破。」

他又緩緩把手探入那黑衣人髮間，忽然，他手停住了，臉上浮現起一種異樣神色，道：「多虧了姑娘，現在恐怕用不着找解藥了。」

逍遙宮主師徒倆一聽這話要問。

楚雲秋的手已從黑衣人髮間收起，他兩指捏着一根極其細小的發亮東西。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目光一直，脫口叫道：「針！」

楚雲秋含笑點頭，道：「不錯，是根針，針尖用藥物煉過的綉花針，也就是說是根藥針。」

逍遙宮主驚嘆說道：「原來如此，此人好心智。」

楚雲秋道：「他的確高明，一根藥針插『百匯穴』裏藉以控制人的神智，而且深淺極有分寸……」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藥針現已拔出，他的神智是不是已經清醒了？」

楚雲秋道：「不知道他身上是不是還有別的禁制，要是沒有的話，他的神智是該清醒了，咱們試試看。」

向着那黑衣人腰間一掌拍下。

那黑衣人又大叫一聲，睜眼而醒，醒過來便自一怔，「咦！」地一聲道：「我怎麼在這兒……？」

翻身縱起，四下一看道：「這是什麼地方，這是怎麼回事？」

靈了，楚雲秋跟叫仙兒的白衣女子對望一眼道：「尊駕高名上姓怎麼稱呼。」

那黑衣人道：「不敢，鄭，鄭華。」

楚雲秋說道：「有『快劍』之稱的鄭



華。」

那黑衣人道：「正是，尊駕……」

楚雲秋道：「我姓江，單名一個山字，尊駕幾位，受人指使進犯此地，未能得手，……」

「快劍」鄭華叫道：「我們幾個受人指使進犯此地，有這種事，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楚雲秋揚了揚手道：「尊駕幾位『百滙穴』上插着這麼一把藥針，因之神智受人控制，現在我從尊駕的『百滙穴』上拔下了這根藥針，尊駕的神智已完全清醒了，對以前的事自是茫然……」

鄭華臉色大變，抬手摸頭，失聲叫道：「有這種事……」

楚雲秋道：「尊駕不記得受人控制以後的事，總該還記得受人控制以前的事，請想想看，尊駕是不是在『揚州』着了人家道兒，受制於人。」

鄭華想了一想，兩眼猛睜，一點頭道：「不錯，是在『揚州』，我記得是在『揚州第一樓』喝過酒後……」

倏然住口不言。

楚雲秋明白他爲什麼不說下去，笑笑道：「那就不會錯了，我去過『揚州』，這種事我並沒親身碰上，但是我知道，我也曾經查過，可是毫無頭緒，現在總算找到了頭緒，鄭兄，在『揚州』被擄的各門各派人物不少，那擄諸位各人藉一根藥針控制諸位的神智，驅使諸位爲他賣命，目前事就是一個例子，如果沒有料錯，那人絕不會因一而足，他還會驅使別的人去進犯別的地方，這陰謀必須加以阻止，而阻止這陰謀的唯一途徑便是找到那控制諸位之人，鄭兄是否還記得他是個怎麼樣的人，現在什麼地方。」

楚雲秋一番話聽得鄭華臉色連變，他入耳楚雲秋這兩句話之後苦笑一聲道：「我什麼也不記得了……」

忽聽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江少俠何不拔去我師兄頭上的藥針試試。」

楚雲秋何等聰明之人，心中雪亮，當即道：「姑娘說得是！」

隨即如法泡製，也救醒了那俊逸黑衣人。

俊逸黑衣人醒過來之後，睜眼四下一看，臉上馬上變了色，翻身跪倒在逍遙宮主面前，說道：「師父，空群該死，願領規法。」

逍遙宮主冷哼一聲就要說話。

楚雲秋忙抬手一攔，說道：「慢着，宮主。」

他一步跨到薛空群身旁道：「薛兄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薛空群抬眼問道：「尊駕是……」

逍遙宮主冷然道：「本宮的貴客，也是本宮的恩人江少俠，江少俠爲查武林中人被擄事，曾在『揚州』『梅花嶺』上『東洞』內拾到一角本宮專用信箋，誤以爲擄人的是本宮，因而找來此地，要不是我一番解說博得江少俠相信，本宮恐怕就毀在那一角信箋上……」

薛空群低下了頭，低聲說道：「空群該死，……」

逍遙宮主道：「現在不是悔過的時候，答江少俠問話！」

薛空群抬起頭望着江山道：「江少俠的大名可是一個山字？」

楚雲秋爲之一怔，說道：「薛兄知道我。」

薛空群道：「我雖然沒見過江兄，可是我聽他們說過，我知道江少俠要問什麼，擄人的是『百花城主』……」

楚雲秋心頭猛地一震，叫道：「『百花城主』，會是他……」

薛空群接着說：「我『揚州』被擄之後情願爲他効力，因之我跟別人不一樣，並沒有馬上被控神智，一直到今天，他告訴我必要炸毀『百花城』分覓他處建基，要我帶幾個高手進襲『逍遙宮』，以備他建基之用，我沒答應，他這才制住我，在我『百滙穴』上插了一根藥針……」

楚雲秋道：「原來如此，他炸『百花城』的事我知道，他就是爲要炸死我，這麼說『百花城』的人都是他擄去的。」

薛空群道：「並不全是，有一小部份就跟着他，是他的死黨。」

逍遙宮主道：「『百花城主』有沒有派人進犯他處。」

薛空群道：「這倒沒有，他只是爲覓棲身之地，當世之中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比本宮更適合，所以他要進犯本宮。」

逍遙宮主道：「那就不要緊了，不過此獠也不能不盡早除去，你可知道他現在何處。」

楚雲秋道：「這個宮主就不必操心了，末學知道他上那裏去了，末學自會去找他。」

逍遙宮主道：「這是整個武林的事，怎麼能讓少俠一人……。」

楚雲秋道：「宮主不知道，『百花城主』就是當年的『殘缺門主』，末學跟他另有糾葛！」

逍遙宮主「哦」地一聲道：「原來他就是當年的『殘缺門主』，怪不得他這麼邪惡，對了，剛聽少俠說他炸毀『百花城』就是爲炸少俠，這是怎麼回事？」

楚雲秋道：「容末學稍時奉告，現在宮主可否讓薛兄起來帶末學料理一下眼前事。」

逍遙宮主自然知道他何指，也明白他的用心，當即說道：「少俠的話我焉能不聽……」

一頓喝道：「還不快起來幫少俠的忙去。」

薛空群忙應聲站起。

所謂料理眼前事，也只是救醒那幾個黑衣人，好在楚雲秋出手有分寸，幾個黑衣人，雖然受了點傷，可是都不重，命還在。

兩個人救醒幾個黑衣人之後，把情形說了個清楚，幾個黑衣人跟「快劍」鄭華一樣都是白道上的人物，對楚雲秋，自是感激不迭，而且，馬上就要去找「百花城主」。

逍遙宮主却道：「諸位都是俠義中人，心急誅惡，我自不便阻攔，但除魔衞道人人有責，『逍遙宮』忝爲武林一脈豈敢置身事外？諸位何妨在我這兒稍作歇息，容我盡速收拾一下，等天亮之後大家一起出發。」

逍遙宮主有了這話，幾個人不便不聽

，鄭華道：「既是這樣那我們打擾了。」

逍遙宮主當即往裏肅客，原來「逍遙宮」整個深藏山腹之內，石室到處，甬道密佈，簡直就像蛛網。

逍遙宮主把衆人讓進了一間客廳似的石室，裏頭的擺設全是石頭的，上頭鋪着獸皮，倒也好看實用。

衆人望了望，逍遙宮主立即命叫仙兒的白衣姑娘帶着一衆白衣少女收拾東西去了。

薛空群突然推金山，倒玉柱跪倒在逍遙宮主面前，道：「師父，現在諸事已經忙過了，是空群領罰的時候了。」

逍遙宮主淡然道：「沒有什麼好罰的了，你已經不是我『逍遙宮』的人了。」

薛空群低下了頭，道：「師父，空群已然知罪，願領任何規法。」

逍遙宮主還待再說。

楚雲秋微一欠身道：「宮主可容末學說幾句話！」

逍遙宮主道：「看來，少俠是爲他說情。」

楚雲秋道：「不，末學要派空群兄的不是。」

逍遙宮主微微一愕，「哦」了一聲，道：「少俠說說看。」

楚雲秋道：「空群兄怎麼樣在宮主的門下，以及他是爲什麼離開『逍遙宮』的，宮主那位女弟子已經全告訴末學了，末學以爲空群兄身受宮主大恩不該爲細故離宮，尤其不該不辭而別，離宮後又險些鑄成大錯，不但該罰，而且該重罰。」

逍遙宮主笑道：「少俠好心智，繞着圈子，還是讓我承認他是我『逍遙宮』的人。」

楚雲秋道：「宮主，您跟空群兄畢竟有師徒之情。」

逍遙宮主道：「他都能不念師徒之情不辭而別，我爲什麼……」

楚雲秋道：「恕末學直言一句，空群兄當初所以離開『逍遙宮』，並不能全怪他。」

逍遙宮主「哦」地一聲道：「這我要聽聽少俠的高議。」

「不敢，」楚雲秋道：「末學以爲男女朝夕相處日久生情乃是天經地義的事，人非草木，人有血肉，有靈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也古有明訓，空群兄向宮主提出這項請求並沒有錯……」

逍遙宮主道：「我照『逍遙宮』的規法行事，錯了麼。」

楚雲秋道：「末學不敢說宮主錯，但國法不外人情，宮主當初所以收留空群兄不就是爲一念不忍，不就是覺得他跟『逍遙宮』有緣了，既如此宮主又何必拆散這美滿姻緣，末學以爲宮主在收留空群兄的當初，就應該想到這種事遲早會發生。」

逍遙宮主道：「少俠是說，我現有今日，何必當初。」

楚雲秋道：「末學不敢，末學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既是前生註定事，又豈可錯過姻緣！」

逍遙宮主的話聲忽然變得有點異樣：「少俠，天下有情人未成眷屬的不少，錯過前生注定姻緣的也很多……」

楚雲秋道：「誠然，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但末學以爲，拆散人姻緣的是天地間第一忍人，宮主既爲有情人扼腕，又何必爲世間添一樁恨事！」

逍遙宮主沒說話，一襲白衣無風自動，久久方道：「我對他有活命之恩，師徒之情，怎麼說，他也不該爲這件事不辭而別。」

楚雲秋道：「末學剛才說過，這是空群兄的不是，縱然錯不全在他，但他畢竟是個晚輩，該罰，而且該重罰，但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還請宮主，在降罰之餘看末學薄面，破例成全。」

鄭華輕咳一聲，抱拳道：「鄭華等也不自量力，不遜孟浪，爲空群老弟，求個情。」

逍遙宮主道：「諸位這不是讓我自毀規法麼。」

楚雲秋道：「宮主，人生在世，所求者何，名利都是假的，只有親情最眞實，薛兄與仙兒姑娘，並非宮主親出，但師如父母，徒如子女，宮主難道不想異日兒孫繞膝，爲『逍遙宮』中多添一份熱鬧。」

逍遙宮主笑了，笑着點頭道：「少俠眞會說話，少俠眞會說話——」

笑聲突然消散，話聲忽轉沙啞：「少俠不知道，我也有個兒子，只是他一直沒在我跟前罷了。」

楚雲秋「哦」地一聲道：「宮主那位少爺——」

逍遙宮主道：「少俠今年貴庚……」

楚雲秋道：「末學今年二十了！」

逍遙宮主道：「眞巧，我的兒子跟少俠一樣大，只不知道他現在……」

住口不言，沒再說下去。

顯然她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楚雲秋道：「末學從小便沒有了母親，宮主要不嫌棄，末輩願意認在宮主之膝下。」

逍遙宮主「哎喲！」一聲忙道：「不可以，不可以，這我怎麼敢當，這我怎麼敢當！」

楚雲秋道：「末學只問宮主嫌棄不嫌棄。」

逍遙宮主說道：「嫌棄，我只怕求不到……」

楚雲秋道：「那就行了。」

站起來走到逍遙宮主面前，恭恭敬敬跪下磕了三個頭。

逍遙宮主沒有攔阻，身軀顫動，兩串晶瑩之淚，從覆面薄紗後落下，掉在襟前，她啞聲說道：「孩子，委屈你了，委屈你了！」

鄭華等站起抱拳，齊聲道賀！

楚雲秋却站在逍遙宮主身旁道：「乾媽，您是不是可以讓薛大哥起來了。」

逍遙宮主似乎是什麼都忘了，一擺手道：「好，好，好，起來吧，起來吧。」

薛空群磕頭稱謝站起。

楚雲秋這裏遞過個眼色又道：「薛大哥，快去把喜訊告訴仙兒妹妹，也好讓她高興高興安心。」

薛空群感激萬分地看了他一眼要走。

楚雲秋伸手又攔住了他道：「對了，有件事我該告訴大哥一聲……」

他把邂逅傅怡紅跟雪芳的事概畧地說了一遍，薛空群靜靜聽畢，又是感激一瞥，道一聲謝匆匆而去！

逍遙宮主道：「你這孩子，我還沒答應，你怎麼擅自替我做起主來了。」

楚雲秋笑笑道：「您錯怪我了，我這是一番孝心。」

逍遙宮主道：「你這是一番孝心，這話——」

楚雲秋道：「成全好姻緣跟救人一命一樣，也勝造七級浮屠，這不是對您的一番孝心麼。」

逍遙宮主微微一怔，旋即說道：「你這孩子！」

楚雲秋笑了。

鄭華等忍不住也笑了。

「逍遙宮」中刹時一片喜氣。

楚雲秋沉默了一下忽然說道：「乾媽，我跟您商量件事好不！」

逍遙宮主道：「什麼事，什麼事用得着你跟我商量。」

鄭華等又笑了。

楚雲秋却沒有笑，道：「我想先走一步了——」

逍遙宮主一怔道：「怎麼說，你想先走一步，這是爲什麼？」

楚雲秋道：「我還有別的事要趕往一辦——」

逍遙宮主道：「你還有什麼別的事，大夥兒跟你一起……」

楚雲秋道：「不，乾媽，這是我一點私事，別爲了我的私事躭誤了除魔衞道的大事，好在您跟鄭兄幾位每到一處一定轟動，並不難找，等我一辦完這點私事馬上趕去跟大夥兒會合好了。」

逍遙宮主道：「孩子，你有什麼私事要辦。」

楚雲秋笑笑道：「您現在別問，等將來您一定會知道，行不。」

逍遙宮主想到是怎麼回事了，笑道：「好吧，那你就先走一步吧，忙完了別人的，是也該張羅張羅自己的事了。」

她這一說，鄭華也明白了，都笑了。

楚雲秋笑笑沒說什麼！先向逍遙宮主施了一禮，又向鄭華告個罪走了。

臨走，逍遙宮主却還拉着的他手左叮嚀，右囑咐，親生的母親也不過如此，楚雲秋暗暗好生感動！

其實楚雲秋有什麼私事？他只不過在恩怨沒了結之前，不願讓人知道他的眞正身份罷了，尤其是「快劍」鄭華這些人。

他明白，跟鄭華這些人一起，一旦找到了「百花城主」，他的眞正身份馬上就會暴露。

他走了，沒讓任何人送——

他剛走，薛空羣跟仙兒帶着一衆姑娘們進來了，都收拾好了，也都換上了黑色勁裝。

薛空羣跟仙兒一見楚雲秋不在，自然會問。

逍遙宮主告訴了他倆。

正說話間，外頭突然傳來一個充滿焦急的女子話聲：「宮主，宮主！」

逍遙宮主一怔道：「這是誰，快去看看！」

薛空羣跟仙兒飛身撲了出去，轉眼工夫之後，兩個人帶着一男二女走了進來，這一男二女赫然是莫言跟蕭棲梧，翠吟主婢。

仙兒道：「師父，是『長恨谷』的蕭姐姐。」

逍遙宮主「哦！」地一聲，站了起來道：「原來是『長恨谷』的蕭姑娘，我說嘛……」

蕭棲梧嬌靨顏色煞白，連莫言的神色都有點異樣，此刻蕭棲梧趕過來恭謹一禮道：「晚輩見過宮主，未得宮主允許擅自帶得友人來，還望宮主諒宥。」

莫言上前見禮，恭聲道：「莫言見過宮主！」

逍遙宮主微微一怔道：「敢莫是『風塵三奇』中的莫老？」

莫言忙道：「不敢，正是莫言。」

逍遙宮主笑道：「稀客，稀客，二位，『逍遙宮』已是跟以前不同了，請看我這『逍遙宮』裏現在不是高朋滿座麼？」

落座之後，蕭棲梧抬眼微掃道：「看情形仙兒妹妹是要出去！」

逍遙宮主微一點頭道：「不錯，姑娘跟莫老要是遲來一步就看不見一個人了，不過不急，姑娘跟莫老這趟到『逍遙宮』來是……」

蕭棲梧道：「晚輩跟莫老剛從『百花城』來，晚輩跟莫老到『百花城』去本是追一個朋友的，那知『百花城』已經成了一堆廢墟，晚輩在『百花城』附近擒得一名『百花城』賊徒，說『百花城』是被他們那個城主炸毀的。爲什麼炸城他不知道，晚輩問他他們那個城主那裏去了，他也不知道。但他却告訴晚輩他們有一部份人到『逍遙宮』來了，要奪取『逍遙宮』，晚輩跟莫老就是爲這趕來的，只是看眼前情形好像沒有……」

逍遙宮主笑道：「多謝姑娘，多謝姑娘，怎麼沒有？只是『逍遙宮』已化險爲夷，跟『百花城』來人也已化干戈爲玉帛，這幾位，連同小徒空羣都是那位『百花城主』派來的！」

蕭棲梧跟莫言聽楞了，忙問所以。

逍遙宮主當即把經過說了一遍。

靜聽之餘，蕭棲梧臉色連變，嬌靨上不但恢復酡紅，而且連泛喜意，翠吟也睜大了美目，笑開了小嘴，連莫老臉上那異樣神色也一掃而光，當先叫道：「我說的



梅恨天施展左手刀法，把四持劍漢子殺死，黃君看得驚怔住了。

怎麼樣。姑娘，沒錯吧，吉人自有天相，咱們那位相公爺何許人，百花城主那個見不得人的跳樑小醜豈能害得了他……」

蕭棲梧一雙美目中淚光隱現，嬌靨上却遍是動人的笑意，還帶點兒動人的嬌羞，道：「莫老還不是也揪着心。」

莫言一搖頭道：「沒那事兒，我會看相，看得出咱們那位相公爺一臉的福相，而且也知道他是眼下武林的第一等奇人，那裏還會揪心。」

大夥兒都聽得滿頭霧水。

逍遙宮主連忙問道：「姑娘，怎麼回事……」

蕭棲梧含笑說道：「宮主，晚輩追的那個朋友就是江少俠，晚輩跟莫老趕到『百花城』之後，眼見『百花城』成了一堆廢墟，誤以爲江少俠已被『百花城主』所害……」

逍遙宮主「哦！」地一聲道：「原來如此，這麼說姑娘跟他是舊識！」

莫言嘴快道：「何止是舊識，蕭姑娘還是我們那位相公爺的救命恩人呢。」

接着就把「江山」結識蕭棲梧的經過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逍遙宮主喜道：「沒想到他是這麼認識姑娘的，眞該謝謝姑娘，要不是姑娘當日仗義，今天我也不會有這麼一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第二個的螟蛉子了，這麼一來咱們就更不是外人了，姑娘，眼前事一了，我馬上趕到『長恨谷』去見令堂去。」

莫言一怔點頭：「對，宮主是該去一趟。」

蕭棲梧冰雪聰明，莫言都聽得出來的話，她焉有聽不出來的道理，嬌靨飛紅，眉宇間也倏現喜態，她低下頭去沒說話。

逍遙宮主道：「姑娘，妳倒是歡迎不歡迎啊！」

蕭棲梧抬起螓首，道：「晚輩是怕請不到你，可是……」

逍遙宮主笑道：「只要妳歡迎就行了，剩下的就是我跟令堂的事了。」

莫言正色道：「姑娘，有用得着莫言的地方妳只管說，莫言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蕭棲梧道：「謝謝您！」

她又垂下了螓首。

逍遙宮主忽然道：「莫老，對我這個螟蛉義子我知道的太少，只知道他叫江山，別的一無所知，他來去匆匆，我也沒來得及問，莫老可否告訴我一些，有關他的事……」

莫言輕咳一聲道：「這個麼，莫言知道的也不多，宮主還是等異日見面問他自己吧。」

莫言的確是爲楚雲秋守口如瓶。

盡管逍遙宮主如今已是楚雲秋的義母，可是楚雲秋沒說的話他自也不便說！

只聽仙兒道：「師父，恐怕天已經亮了。」

逍遙宮主道：「那好，咱們走吧，有什麼話路上再說吧！」

她站了起來。

衆人也跟着她站了起來！

× ×

一輛馬車在緩緩的馳動着，輪聲轆轆，蹄聲得得！

這是輛單套黑馬車，高坐在車轅上的，是個很白淨，很清秀的青衣少年，他白淨得近乎蒼白。

他左手握韁，右手却沒有握鞭，似乎他沒有什麼急事，一任馬車緩緩前馳。

身後的車簾，遮得密密的，一點縫隙也沒有，不知道車裏坐的是人，還是裝着不能露面的貴重財物。

紅日低垂，霞光滿天，青衫少年的臉上，身上，還有馬車上，牲口身上，都染上了一片血紅。

青衫少年臉上沒有一點表情，兩眼直直前望，跟蠟石像似的。

忽然，車簾掀開了一條縫兒，掀起車簾的，是隻欺雪賽霜，晶瑩如玉的手。

青衫少年似乎腦後長了眼，他馬上覺察了，只聽他道：「怎麼，想跑麼？」

車裏響起一個冰冷女子話聲：「你在外頭舒服，可知道車裏有多悶，多熱？我只不過是透透氣，風涼風涼，你放心，我不會跑的，你說的對，只有跟你在一塊兒才能有殺你的機會。」

青衫少年道：「打出來到現在，我一直背對着妳！」

車中女子道：「我現在還不想殺你，我要等你找到你爹，證實我的話不錯。看過你滿臉的痛苦表情之後再找機會殺你，而且我要殺你絕不從背後下手。」

青衫少年倏然一笑道：「妳的心好狠啊！」

車中女子道：「狠一點不要緊，我認為總比卑鄙，下流，沒有人性好，對你這種人應該是越狠越好！」

青衫少年道：「畢竟，妳還承認我是個人。」

車中女子道：「你是個衣冠禽獸。」

青衫少年道：「禽也好，獸也好，情不是孽，愛也總不是罪！」

車中女子道：「你用的手段……」

青衫少年道：「我這個人一向不擇手段。」

車中女子掀車簾的手忽然揚了起來。

青衫少年道：「刀就在我身後。」

車中女子的手又收了回去，只聽她冰冷道：「休想讓我便宜你，天都快黑了，到了沒有。」

青衫少年道：「還早，今晚恐怕均要在車上過夜了。」

車中女子道：「我沒辦法睡車裏，你趁早給我趕一陣。」

青衫少年道：「路不是近，累壞了牲口，妳就得下來走了，妳願意這身裝束下來走麼？反正又不是什麼急事，何妨慢慢走。」

車中女子咬牙道：「我恨死你了。」

青衫少年笑道：「不要緊，妳恨吧，有恨才會有愛，沒有愛那來的恨？」

「嗖！」地一聲，車中女子掩上了車簾。

青衫少年臉上的笑意漸漸斂去，又恢復了適才那種沒有表情的臉色。

夜幕低垂，黑暗來臨。

時間隨着車輪後溜，沒多大工夫已屆初更。

今夜是個有月亮的夜晚，夜色並不太黑，遠山近樹都可以看得見。

夜色中，前面出現黑忽忽的一堆，看得出，那是座廟，不算小的廟，座落在離道路十來丈遠的一片草地上。

青衫少年拉偏馬頭馳了過去。

只聽車中女子道：「你要幹什麼？」

青衫少年沒答理，十來丈距離轉眼已到，他停下馬車道：「今天晚上咱們就在這兒過夜了！」

車篷砰然一聲掀開了，車裏探出個烏雲蓬鬆的螓首。一張吹彈欲破的美艷嬌靨，她一臉寒霜，高揚着眉梢兒道：「這種鬼地方。」

青衫少年跳下車轅道：「妳不願意進去可以睡車上。」

他伸左手抓起車轅上一把帶鞘長刀掛在腰間，轉身就往黑忽忽的廟裏走，可是他剛邁出一步忽然又停了下來！

那美艷姑娘冷笑道：「去呀，你也知道害怕麼？」

這句話剛說完，廟門口出現了六條黑影，六個手提長劍的黑衣人，前二，後四，前兩個一出來，目光便盯上了美艷姑娘那張嬌靨，左邊一個忽一咧嘴道：「車不怎麼樣，人兒可是少見，是誰這麼好的艷福。」

美艷姑娘臉色一變，但旋即堆上了動人的嬌笑道：「就在你們眼前你們看不見麼？」

說話那黑衣人一怔，目現異彩笑道：「姑娘有意思。」

他邁步要動。

右邊那黑衣人伸手攔住了他，冲青衫少年呶呶嘴笑道：「沒看見麼，人家腰裏掛着殺人的玩藝兒。」

左邊那黑衣人「哈！」地一笑道：「是怪嚇人的，我避着他走！」

他邁了步，却是筆直地，走向青衫少年。

廟門距離青衫少年站立處沒多遠，兩步就走到了，那黑衣人一裂嘴，道：「小子，我跟你的女人親熱親熱去，可別拔刀啊。」

青衫少年聽了他的，沒拔刀，的確沒見他拔刀，連車裏的美艷姑娘都沒看見。

而那黑衣人却突然兩眼一瞪不笑了，從額頭到下巴出現了一條紅綫，紅綫在動，不是紅綫，是血漬。

就在看見血漬的時候，黑衣人一顆頭顱一分為二，身子砰然一聲倒下了。

美艷姑娘臉色又變了。

後頭四個黑衣人跟沒看見似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前頭那個黑衣人看直了眼，旋即臉色大變，疾退一步，喝道：「剁他，聯手剁他。」

那四名黑衣人長劍出鞘，跨步，欺身，閃電襲到。四道匹練般寒光立即罩住了青衫少年。

只聽青衫少年冷冷一笑，四道匹練般寒光忽然收斂，四把長劍緩緩垂了下去，四個身子倒了地，成為八段，血污遍地。

青衫少年的左手裏多了把刀。

「左手刀法。」那黑衣人失聲尖叫，轉身就往廟裏撲。

但他沒能邁出一步，原握在青衫少年手裏的那把刀，如今已插在了他背上，從後心直貫前心，他身子一軟，爬下了。

美艷姑娘抬手捂住了臉。

青衫少年緩緩轉過了身，冷冷說道：「告訴我，妳是高興還是失望。」

美艷姑娘捂着臉叫道：「梅恨天，你好狠！」

梅恨天道：「殺他們的，不是我，是妳。」

黃君嬌軀震動，一雙玉手突然垂了下來，嬌靨發白道：「殺他們的是我？」

梅恨天道：「妳自己明白。」

轉身往廟裏行去，到了廟門口拔起他那把刀進了廟門！

梅恨天剛到大殿門口，黃君跟進來追上了他，厲聲叫道：「你憑什麼，這麼對我？」

梅恨天停步回身，利刃般目光落在黃君臉上，道：「我愛妳，別再仇恨我。」

黃君機伶一顫，嬌靨上的厲色消失了，目光也變柔和了，抬手遞過一物，道：「你能不能認出這是什麼？」

那是塊五六寸見方的黑色小牌子，上頭刻着一個鬼頭，鬼頭下面是一隻手跟一隻脚。

梅恨天臉色一變，道：「這是那兒來的？」

黃君道：「門口那個黑衣人身上掉下來的。這是……」

梅恨天緩緩說道：「『殘缺門』！」

黃君一怔叫道：「『殘缺門』？你怎麼知道。」

梅恨天道：「我怎麼不知道？」

黃君猛然想起梅恨天學的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道：「你承認你學的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了？」

梅恨天說道：「對妳，我不會隱瞞什麼？」

黃君道：「這麼說你也是『殘缺門』的人？」

梅恨天冷冷道：「算是，可也不能算是！」

黃君道：「你這話……」

梅恨天道：「我學的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可是我跟『殘缺門』別無關係。」

黃君道：「不管你算不算『殘缺門』的人，他既認出了你的『左手刀法』，就不該跑，是不是？」

梅恨天說道：「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跑。」

黃君道：「想想江山的話，你就明白了。」

梅恨天道：「我沒有不相信江山，我也知道我越來越想殺人，而且出手就不想留活口，這樣下去終有一天會毀了我自己，可是我沒有辦法，我是為了報仇，我要報仇！」

黃君沒說話。

梅恨天兩眼突現異彩，道：「妳為我担心了，是不是？」

黃君緩緩說道：「我巴不得你早一天毀了自己。」

梅恨天道：「是眞心話麼？」

黃君道：「為什麼不是，我這一輩子全毀在你手裏，我恨死你了。」

梅恨天道：「那也只有由妳了，反正不管妳怎麼恨我，我仍舊愛妳就是了。」

一想忽又接道：「我可以告訴妳，妳要眞想讓我死，眼前就有個機會。」

黃君目光一凝道：「什麼機會，快告訴我。」

梅恨天道：「我一舉殺了六個『殘缺門』的人，他們是不會放過我的，『殘缺門』的消息一向靈通，咱們要是留在這兒不走，用不着一個時辰，他們一定會找到這兒來的。」

黃君道：「你學了他們『殘缺門』的『左手刀法』，他們不會是你的對手的，是不？」

梅恨天道：「妳是怕他們殺不到我，還是怕他們殺了我？」

黃君道：「我巴不得他們現在來。」

梅恨天道：「那妳盡可放心，雖然我學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在武林中已是罕匹，但他們『殘缺門』另有能尅制『左手刀法』的武功，而且雙拳難抵四手，好漢不敵人多，他們找到這兒來，我一定會死在他們手裏。」

黃君道：「那好極了，咱們就在這兒等着他們吧。」

梅恨天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轉身往正殿行去。

黃君突然伸手一攔道：「慢着，你明知道留在這兒會有殺身之險，為什麼還要留在這兒。」

梅恨天停了步，但並沒有轉回頭來，道：「稱妳的心，如妳的意不好麼。」

黃君冷笑一聲道：「你要打算稱我的心如我的意，為什麼不讓我自己動手？」

梅恨天轉了過來，一句話沒說，抬手把他的刀遞向黃君。

黃君為之一怔，抬手把刀奪了過來，冷然道：「你以為我下不了手！」

梅恨天兩眼直直地望着她，一眨不眨，道：「不，妳要是眞這麼恨我，永遠也不會有所改變，那表示我永遠也不能得到妳，儘管我可以輕而易舉得到妳的人，但是我要的是妳的心，在沒有得到妳的心之前，我不會碰妳一指頭，既然我永遠沒辦法得到妳的心，我活下去還有什麼意思，毀了妳一輩子也是我的錯，我應該死在妳的手裏。」

黃君道：「這是這麼些日子以來，我所聽到的最順心的話。」

錚然一聲把刀拔了出來。

梅恨天這把刀跟一般的刀不同，比一般的刀畧長些，鋒刃比一般的刀更薄，薄得像紙一樣，而且光芒慘白森冷，讓人覺得它不用砍進或刺進人的身體裏，就能奪去人的魂魄！

黃君望着這把刀，一雙美目之中突然閃蕩起種怕人的異樣光采，她抬眼望向梅恨天，緩緩舉起了掌中刀。

梅恨天一動不動，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他也凝望着黃君。

黃君已經把刀抬起，那銳利的刀尖正對着梅恨天的心窩，她突然說道：「你不躲麼！」

梅恨天道：「不躲，我願意死在妳手裏，為什麼要躲？」

（未完）

精選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血劍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石仁中在快意堂中，馭劍殺斃快意堂主凡小青，獲知武林盟主司馬光武才是眞正的快意堂幕後主持人，遂與蕭雲，仇獨，往找司馬光武，要向司馬光武責詢當年殺害他父親的事。這日，三人正策馬驅馳中，突遇東方萍心腹侍女秋菊，向石仁中說知東方萍被她父親東方馭龍强迫下嫁司馬耀宗，已定于歸日期，特命秋菊來找石仁中前往，石仁中驟聞惡耗，心神俱碎，强忍悲痛，婉拒前往，只囑秋菊代他向東方萍祝福，秋菊聞言變色，責他爲何不去多了解一下實情，石仁中惋嘆道，了解愈深，痛苦愈大——

新人黃鶴去　舊恨憑空來

秋菊道：「可是……」

石仁中道：「不要再說了，我們還有事——」

他牽着馬轉身舉步欲走。

秋菊叫道：「石公子——」

石仁中：「還有事？」

秋菊道：「小姐只想見你一面！」

石仁中道：「告訴她，不必了……」

人影一幌，已跨在馬背上，他冷漠的望着遠方，腦海裏盤旋着許多問題，眼前又飄浮着那張俏麗美艷的影子，她在他心中始終踞據着相當的地位……

蹄聲得得，他孤零零地朝前馳去——

迎着朝陽，他顯的那麼孤獨……

仇獨急馳追上，道：「石大哥，你等我……」

秋菊黯然的說道：「他誤會小姐太深了……」

蕭雲搖頭：「別怪石大哥，他被傷害的太重了……」

秋菊道：「你知道石公子這一去，就永遠見不着東方姑娘了……」

蕭雲一震道：「爲什麼？」

秋菊道：「我們小姐，已決定以死殉情……」

蕭雲震顫的道：「她要殉情……」

秋菊道：「如果不是這樣嚴重，我也不會千里迢迢的跑來找石公子了……」

蕭雲嗯了一聲，道：「那石大哥還不曉得——」

秋菊道：「人命關天，希望你能够帮忙……」

蕭雲搖頭道：「石大哥的脾氣你應當看的出來，他這個人正直不阿，說出的話輕易不會更改……」

秋菊道：「無論如何你要帮忙……」

蕭雲道：「我只有試試——」

說完，急忙躍上馬去，追踪石仁中身後馳去……

留下秋菊一個人默默地望着他們的背影——

× ×

春蘭將燈火方自燃上，坐在黑暗裏的少女已叫道：「熄掉——」

春蘭一怔道：「小姐，爲什麼？」

那少女道：「我的心已死，永遠不會有光了……」

春蘭道：「小姐，你這是何苦？」

那少女不耐煩的道：「叫你關掉你就關掉……」

春蘭吹氣把油燈熄掉，道：「小姐，是——」

刹時，這屋子裏又恢復了原先的黑暗，那少女坐在那裏有如一尊塑像，紋風不動的望着屋頂，唯有那隻烏溜溜的眸刀在黑暗中一閃一閃的。

陡然，遠處飄來一聲馬嘶，春蘭精神爲之一振，凝神的聽了一陣，夜空裏傳來一陣陣的輕蹄聲……

春蘭叫道：「秋菊回來了……」

果然，秋菊的話聲傳了過來，道：「小姐，我回來了……」

那少女並沒有太大的震動，僅僅嗯了一聲，彷彿秋菊的出現與她並無太大的關係一樣……

秋菊閃身衝了進來，道：「咦，怎麼不點燈——」

春蘭道：「小姐，她……」

秋菊道：「點上燈，我有話向小姐報告——」

春蘭借機會將燈點上，一片昏黃的燈影閃閃照亮了屋裏，春蘭和秋菊一抬眼，陡地發現那少女滿臉都是顆顆晶瑩的淚珠，沿着頰滾落下來……

秋菊顫道：「小姐——」

那少女道：「他可有消息——」

秋菊道：「我見着他了……」

那少女精神爲之一振，道：「他怎麼說——」

秋菊道：「他不來了……」

那少女輕嗯的一嘆道：「我早預料到了，……」

秋菊說道：「小姐，你千萬別怪石公子……」

那少女道：「我不會怪誰……」

秋菊道：「我看的出來，他是深愛着你……」

那少女搖頭道：「那是過去……」

秋菊道：「不，現在還是一樣——」

那少女道：「秋菊，春蘭，明天將是

我生命中的另一段歷程，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明天我將怎麼樣……」

秋菊道：「小姐，婢子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那少女道：「在這節骨眼上，有話你盡管說——」

秋菊道：「小姐你千萬不能死——」

那少女淒涼的道：「我活着還有意思麼？」

秋菊道：「有——」

那少女幽幽道：「你說，還有什麼意思——」

秋菊道：「首先你該明白死並不是一切的解脫，當然，我並不是叫你嫁給那個司馬公子……」

春蘭道：「不嫁給司馬公子……」

秋菊道：「不錯。」

春蘭不解的道：「那小姐，她……」

秋菊道：「這任務落在我們兩個身上了……」

春蘭搖頭道：「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秋菊道：「道理太簡單了，我們兩人之中，要有個代替小姐嫁到司馬家去，當然，這結局總要被揭穿，那時候，我們小姐早已在百里之外，司馬公子縱有三頭六臂……」

那少女一呆道：「秋菊你……」

秋菊道：「小姐，我這個主意並不一定高明，但是，我相信有情人終成眷屬，將來，你會明白我的一番苦心……」

那少女唉地一聲，道：「秋菊，那不行……」

秋菊道：「爲什麼？」

那少女道：「你該明白老爺子的脾氣，他丟不起這個人，而且老爺子如果知道這件事，不但饒不了我，也饒不了你……」

秋菊誠摯的道：「小姐，我和春蘭你不要担心，主要……」

那少女搖頭，道：「不行，這個行不通……」

秋菊道：「小姐，難道說你眞不要你的幸福了……」

那少女哀傷的說道：「我還有什麼幸福？」

秋菊道：「有，當然有，如果你能和石公子……」

那少女氣道：「別再提他——」

秋菊道：「石公子沒有錯呀——」

那少女鼻子裏哼了一聲，眸光緩緩投落在遠方，心底裏漾起陣陣酸楚，不覺已淚光浮影——

秋菊幽幽地道：「小姐，我看的出來，你和石公子互相愛的很深，也很眞，只是環境逼着你們分開，你們爲什麼不能衝破環境，永生相守……」

那少女搖頭道：「不可能了……」

春蘭道：「小姐，我們逃走——」

那少女苦笑道：「逃到那裏去？」

春蘭道：「江湖上——」

那少女幽幽地一嘆道：「江湖雖大，却無容我之處……」

春蘭道：「那未必，我們只要——」

秋菊道：「對，小姐，這是最好的辦法，事不疑遲，等司馬家接不到新娘子，那時候，老爺子自然會和他們把事情解決下來的……。」

那少女道：「爹會太傷心——」

春蘭道：「天下父母心，沒有不疼自己兒女的父母，事情一過，老爺子一切都會原諒你的……」

秋菊催道：「走，咱們現在就走。」

那少女猶疑的道：「這……」

春蘭道：「別再這個那個，快……」

剎那間，那棟雅緻的小屋呈現在一片黑暗之中，靜靜的躺在那裏像個含羞帶澀的少女……。

東方馭龍從佛堂上出來，望着天際幾顆閃亮的寒星，不覺長長嘆了口氣，信步往花園裏行去……

「靈園——」

這兩個蒼勁十足，力已貫石的大字斜斜的橫刻在那塊雲南大理石板上，滿園的花香，滿園的花朵……在那寬闊幽遠的大花園裏，一座拱起的墳墓靜靜的躺在那裏，供桌前，三炷明香已經燒盡，香爐上灰燼飛散……

東方馭龍眉頭一皺，道：「阿福愈老愈糊塗了，香燒完了也不換上……」

多年以來，這座墓園的香火在東方馭龍的刻意安排下，從未間斷過，每逢初一，十五都叫阿福備好香燭，來此吊祭一番，今夜，明香已滅，未再接上，使這個年歲不小的老人，竟有着一股說不出來的怒氣……

他信手拈了三炷香，點燃後插進香爐之中——

望着那拱起的墓園，東方馭龍嘆聲道：「倩倩，你知道今夜我爲什麼來麼？」

倩倩是他亡妻的名字，他目中畧呈一種傷感，眼前彷彿又浮現出她那熟悉的影子，似乎……

他哀傷的道：「萍兒已經長大了，明天就要下嫁司馬家了，我的責任也可以了了，倩倩，你一定會很高興吧……」

他似乎有許多的感觸，一剎之間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是望着遠方，一幕幕前塵往事又在他眼前溜過……

突然，他猛一轉身道：「什麼人？」

在黑暗中，一個佝僂着身子的老人，推開了門，緩慢而遲滯的走了進來，望了望東方馭龍，道：「老爺子，是我——阿福，給老夫人上香來着……」

東方馭龍嗯了一聲道：「你跑到那裏去了？」

阿福乾呵一聲道：「明日是大小姐的大喜日子，我得收拾收拾——」

東方馭龍又嗯了一聲，說道：「給老夫人多備點香紙，明天，她要看着萍兒出閣——」

阿福哦哦的道：」都準備好了，老爺子，你放心吧——」

東方馭龍轉身道：「谷裏各處都檢查過了？」

阿福道：「我剛才就是到各處走走，一切都很安靜——」

東方馭龍道：「小姐那邊呢——」

阿福道：「小姐明兒就出閣了，高興的睡不着覺，我剛才看見春蘭和秋菊穿進穿出的忙個不停——」

東方馭龍淡淡一笑道：「只要萍兒能滿意這門親事就好了……」

阿福道：「老爺子選的女婿還有什麼話說？」

東方馭龍苦笑道：「話可不是那麼說，今天萍兒還跟我鬥氣呢，我說破了嘴也逗不出她一句話來，好像這門親事錯了一樣，唉，這年頭呀，養兒養女鬼扯蛋，做父母的就是費盡了心機，他們也不會體諒的，唉，可憐喲……」

阿福道：「老爺子，小姐不會吧。」

東方馭龍道：「怎麼不會，我給她買的嫁粧她看都不看一眼，把恁多的東西扔在地上，唉，女孩子的心眞難捉摸——」

阿福唉了一聲道：「老爺子，這個你就不懂了——」

東方馭龍一怔道：「我不懂——」

阿福道：「是呀，你該想想女孩子這大了，那個不害羞呀，她不好意思——」

東方馭龍搖頭道：「不是這回事。」

阿福一怔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東方馭龍嘆息道：「她不喜歡司馬公子……」

阿福不解的道：「她喜歡誰呀——」

東方馭龍道：「一個江湖浪子，姓石的，唉，阿福，不是我反對她和姓石的來往，那個姓石……唉，總而言之，不是個好東西，他還和我交過手……」

他心裏實在想把石仁中說的更難聽點，可是話到嘴邊，總覺得不太適宜出口，所以言下畧畧保留了幾許。

阿福吹鬍子瞪眼道：「那還得了，姓石的也太不像話了……」

東方馭龍道：「說的是嘛，再說像我輩武人雖說不必講究那些繁褥禮節，可也不能太離譜，你想想，一個大姑娘家，那有自己找另人的……」

逞一時口快，東方馭龍也覺得自己說溜了嘴，急忙停嘴不語，雙目烱烱有神的瞪着阿福，阿福彷彿未覺一樣低着頭，等着下文呢。

阿福嗯了兩聲道：「對，老爺子說的對極了——」

東方馭龍身形斜掠道：「哈哈，阿福，還是你了解我——」

身形一閃，人已消逝在長夜之中。

阿福正要說話，秋菊忽然一頭鑽出來，道：「阿福，對個屁，你懂什麼？」

阿福一呆道：「秋菊，你……」

秋菊道：「我們在這裏聽了半天啦，你講的沒有一句是人話。」

阿福楞楞地道：「我說什麼啦？？」

春蘭跟着那少女出來，春蘭叫道：「你通通錯了，錯的使我想揑你的耳朵。」

阿福急忙道：「小姐——」

那少女淒楚的道：「阿福不怪你。」

阿福道：「小姐，這麼晚了……」

那少女哀傷的道：「我來看看娘。」

阿福輕輕嘆了口氣，拈三炷香遞給了那少女。

那少女恭恭敬敬上了香，雙眸中淚光隱現，滿腹的心酸不禁全湧上來，她跪在墓前，顆顆淚珠沿着腮頰滾了下來。

她低呼道：「娘——」

數年來，思慕和委屈全從這聲「娘」」中發洩出來，她似乎已受不起心中那股鬱結之氣的壓力，臥倒在墓碑上，聲聲哀啼，從那「娘——」字的呼喚上發抒出來。

阿福睹狀大急道：「小姐，你……」

秋菊悲哀的道：「不要驚擾她，小姐的命也太苦了——」

她雖然是伺候小姐的婢女，在閨幃中無異又是小姐的好友，從小，她們就在一塊長大，小姐的一切她都知之甚詳，她知道小姐內心積壓的苦悶太多了，如果能適時的宣洩一下對小姐來說有好無壞……。

那少女愈哭愈傷心，聲音也漸漸大了起來，阿福看她哭的太傷心了，回身欲行，道：「我去請老爺子來——」

春蘭叱道：「阿福，你要死了。」

阿福被罵的一楞道：「春蘭，你罵老夫——」

春蘭指着他，道：「你還不該罵，我看你愈老愈糊塗了，如果你敢把老爺子請來，看小姐會不會饒了你……」

阿福囁嚅地說道：「小姐哭的太傷心了。」

春蘭道：「于你何事？多管別——」

秋菊急忙在那少女耳際低聲道：「小姐，快走吧，不然咱們就走不了了。」

那少女抑止不住內心的酸楚，經秋菊這一說，更加傷心，哭聲反而更大了，秋菊聽得一急道：「小姐，別誤了事——」

話聲未落，遠處已飄來東方馭龍的聲音，道：「誰哭的那麼傷心呀——」

春蘭變色，高聲道：「是小姐——」

東方馭龍聲音又到，道：「幹什麼三更半夜的在哭呀——」

那少女急忙拭去淚水，道：「爹，明天我要出閣了，今天我來拜別娘——」

「應該，應該，別太傷心了，明天還忙着呢——」

那少女道：「是，爹——」

「快睡吧——」

那少女悲聲道：「好，爹，我馬上睡去——」

「嗯」了一聲，東方馭龍的聲音剎時沉寂在黑暗之中，那少女輕輕拭乾了面龐上的淚水，在墳前拜了三拜。

那少女低聲道：「阿福，我娘的墳全麻煩你啦。」

阿福恭身道：「一定，一定。」

那少女帶着秋菊，春蘭朝外行去，道：「再見啦——」

阿福一怔，忖道：「大小姐今天是怎麼啦，忽然客氣起來了，平常那副刁蠻之氣全沒有了，難道說她眞的長大了……」

他雙肩一皺，又忖道：「怪了，她們怎麼不回房去，反而走那條小路……」

他急聲道：「喂，春蘭，你們帶小姐到那裏去呀——」

春蘭瞪了他一眼，道：「丟不了的，大驚小怪……」

阿福急道：「這麼晚了……」

春蘭道：「晚又怎麼樣？多嘴——」

隨着話聲，她們的身影已消失在夜色之中——

阿福望着她們的背影，自言自語道：「小姐莫非……不好，她們出谷了……」

他又搖搖頭繼續道：「不會，不會，小姐不會讓老爺子傷心……」說着又搖搖頭，佝僂着身子收拾供桌上的東西。

清晨，東方尙泛着一片魚白色……

縷縷璀燦的陽光從雲端裏緩緩投落下來，斜斜投落在屋瓦上，琉璃瓦上尚蒙着一層白霜，晨雞早已展開那粗亮的嗓子高鳴淸唱了……

東方馭龍踏着輕鬆的步伐從谷底行來，目光緩緩落在那棟雅緻小屋上，登時楞了一楞，道：「萍兒眞是太不像話了，今天是什麼日子還在睡懶覺，噢，不對呀，萍兒不起來，春蘭秋菊也該起來呀——」

他身形晷飄，已踏在石階上，輕輕叩門，道：「萍兒——」

屋內靜悄悄地，連一點聲音也沒有。

東方馭龍眉宇一鎖，道：「不像話，不像話——」

輕輕一推門，那兩扇小門呀伊一聲被推了開來，屋內空盪盪的，連個人影都沒有，而那油燈的油蕊早已枯乾，顯然已很久一段時間了……

東方馭龍不解的道：「這幾個丫頭會跑到那裏去呢？」

他高聲道：「阿福，阿福。」

阿福蹣跚的跑進屋來，喘呼呼的道：「老爺子，什麼事？」

東方馭龍道：「小姐呢？」

阿福一呆道：「小姐——」

東方馭龍說道：「她們到什麼地方去了？」

阿福詫異的道：「她們不在……」

東方馭龍怒道：「在還用問你……」

阿福嚅嚅地道：「老爺子，我也不知道——」

東方馭龍道：「小姐昨天晚上什麼時候回房的——」

阿福道：「不知道——」

東方馭龍道：「什麼時候離開了靈園的？」

阿福道：「老爺子傳完話後，小姐就走了——」

東方馭龍哦了一聲道：「怎麼走？」

阿福彷彿記起什麼似的，道：「老爺子她們是從谷口出去的——」

東方馭龍神情一變，道：「什麼？萍兒難道……」

他突然覺得事態太嚴重了，高吭引嘯，直入雲霄，震的屋瓦直顫，阿福詫然的望着東方馭龍，多少年來，他從沒看過老爺子生這麼大的氣……

嘯聲甫落，四面八方同時响起高低不同的長嘯，相互迎合，刹時之間，已有四道人影朝這裏馳來。

這四個人俱是一身靑衣斜背長劍，俱在四十開外，但個個精神糾糾，太陽穴隆鼓起，他們站在屋前，恭敬的等候東方馭龍。

阿福一震道：「老爺子，靑衣四傑，谷裏發生了什麼大事了？」

東方馭龍道：「還沒發生大事，人都丟了……」

他迅步的走出屋外，目光落在那四個漢子身上，這四個漢子各施一禮，同時問道：「谷主，有何吩咐——」

東方馭龍道：「小女昨夜從這裏失踪，今日午前必須將她找回來，否則司馬家的婚禮無法按時舉行……」

他深長的吸了口氣又道：「你們該知道這是件很丟臉的事，我希望不動聲色，暗暗進行，務必把小姐請回來……」

那四個漢子同時恭身，道：「是。」

東方馭龍揮手道：「去吧——」

靑衣四傑互相看了一眼，一跺腳，各自奔行一個方向而去，他們身形快速，瞬息而去。

東方馭龍回到房裏頹然的坐在那裏，腦海中思潮起伏，一絲淡淡的失落充塞在他的胸中，阿福端上一杯茶，悄然的立在旁邊。

時光溜轉，靑衣四傑去了大半天，並無回音回來。

陡然，外面响起一陣絲樂之聲，阿福急忙奔出去，只見司馬家派出大批馬隊，各馬上俱坐着一個英挺漢子，每人皆擁有一種樂器，敲敲打打而來……

司馬耀宗在衆騎的擁簇下，身穿藍帽靑袍，斜披大紅絲帶，一副新郎倌的姿態，耀武揚威的下馬而來。

阿福急忙回報，道：「老爺子，新郎倌來迎親——」

東方馭龍暗暗忖道：「我怎麼跟司馬公子交待——」

他是個倔強無比的狂世奇才，內心雖是惶恐無主，面上却始終鎮定如恆，不露絲毫痕跡，阿福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而他却輕鬆的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

他淡淡地道：「先奉茶——」

阿福道：「是。」

他惶亂無比，一步深一步淺的跑去。

東方馭龍借阿福出去招呼的當口，腦海中意念飛閃，忖思如何非常得體的跟司馬耀宗解說……

忽然，外面傳來阿福的聲音，道：「司馬公子，司馬公子——」

只聽司馬耀宗暢笑道：「阿福，我先拜見我的老岳丈……」

話語間，人已掀簾而入，司馬耀宗一臉喜氣洋洋，眉宇間浮現出一副傲然之色，他進入屋裏，一眼看見東方馭龍正逍遙的喝茶，心中不禁嘀咕不已。

他急忙道：「岳父在上，小婿——」

東方馭龍身手是快速已極，未等司馬耀宗身子跪下來，已將他扶了起來，握着司馬耀宗手道：「賢姪，路上辛苦了。」

司馬耀宗一怔道：「岳父今天……」

東方馭龍笑道：「不急，不急，先坐下來說話——」

司馬耀宗詫異的道：「岳父，——」

東方馭龍道：「賢姪，伯父有話跟你說。」

司馬耀宗不解的道：「岳父，你幹嘛突然客氣起來了，怎麼還小姪長小姪短的，現在我是你的女婿，你直呼我的名字好了……」

東方馭龍苦笑一聲，道：「賢姪，你不懂——」

司馬耀宗一呆，道：「我不懂，岳父，你何不說淸楚點……」

東方馭龍正色道：「賢姪，有件事我必須告訴你——」

司馬耀宗笑道：「咱們都是一家人了，有什麼話不能說的。」

東方馭龍道：「我知你很愛萍兒。」

司馬耀宗哈哈笑道：「那當然啦，江湖上誰不知東方妹妹是個大美人，我司馬

耀宗不知道是幾世修來的福氣……」

東方馭龍輕嘆一聲，道：「是我們萍兒命薄——」

司馬耀宗一震，道：「岳父，你這是什麼意思？」

他臉上原有那股笑意倏忽之間消逝無影無踪，浮上一層厲怖的寒意，雙目寒光四射，機凛的瞪着東方馭龍，似乎想從東方馭龍臉上發現什麼？

東方馭龍輕嘆道：「我知道你一定不會諒解老夫的苦衷——」

司馬耀宗道：「萍妹呢？」

東方馭龍搖搖頭道：「不知道——」

司馬耀宗臉色一片蒼白，道：「什麼？她不在谷裏？」

東方馭龍沉重的點了點頭，沒有再說話。

司馬耀宗急聲說道：「岳父，這不可能——」

東方馭龍語音一寒，說道：「你不相信老夫——」

司馬耀宗心中一凛，頓知自己剛才太過失態，露了痕跡，他是個極工心計的人，一念及此，腦海中極快的忖道：「好險，若是惹翻了這個老傢伙，不要說東方家的祖產要失去，就是東方家祖傳武功也休想再得到，唉，爹的武功雖然蓋世無匹，但獨對這老傢伙有所顧忌，看樣子這老傢伙的武功果然是我們司馬家的尅星——」

他急忙換了一副笑臉，道：「岳父，小婿那敢呀——」

東方馭龍哼了一聲道：「你心口不一致——」

司馬耀宗辯道：「不，不。」

東方馭龍冷笑道：「你別不服氣，我雖然看不見你心裏在想什麼，可是從你說話的言辭態度上已看出你惱恨氣憤——」

司馬耀宗一掌貼在崔小紅背心，另一手捂着她的嘴，司馬光武撞開房門進來。

司馬耀宗紅着臉，道：「岳父，我是個直腸子的人，有話要我放在肚子裏，那比揍我一頓還難過，剛才言語若有冒犯，還請你老人家多多包涵……」

東方馭龍拍拍他，道：「唉，我不會怪你，現在咱們先想辦法把萍兒找回來，她若流浪在外，只怕會出事情……」

司馬耀宗眉宇一鎖，道：「岳父，她會去什麼地方？」

東方馭龍道：「不知道——」

司馬耀宗哼了一聲道：「岳父，小婿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東方馭龍道：「當然可以說——」

司馬耀宗說道：「以小婿之見，萍妹斷不會不辭而別，這其中，顯然是另有問題，——」

東方馭龍一擊掌道：「對呀，我怎麼沒想到這個問題——」

司馬耀宗道：「這個人居心險惡，施出這一招，不僅破壞你我兩家的永久友誼，而且，這簡直是故意給我難看——」

東方馭道：「這話怎麼說？」

司馬耀宗嘿嘿冷笑道：「你想想，我爹在江湖上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今天他唯一的兒子娶新婦，自然會遍邀武林朋友共觀大禮，現在新娘子不見了，請問，岳父，這個臉我們丟的起麼？」

東方馭龍神色一變道：「怎麼辦？」

司馬耀宗道：「在我個人來說，萍妹不嫁也沒有關係，但是家父的脾氣你是知道的，這其中恐怕會有誤會……」

東方馭龍哼聲地道：「誤會，這個我

倒不在乎……」

司馬耀宗連聲道：「是，是，不過，不過……」

東方馭龍急躁的道：「不過什麼？」

司馬耀宗道：「咱們兩家情誼深厚，不至於反目相向，不過，眼下最主要的是如何向千百賓客交待，又如何能把這個場面應付過去……」

東方馭龍一呆道：「這倒難了。」

司馬耀宗焦急的道：「爲了咱們兩家的情面，岳父，小婿有個建議——」

東方馭龍不耐煩的道：「我的心早亂了，有話你就快說。」

司馬耀宗嘿嘿地道：「小婿的意思是先找一個女的，代替東方妹妹先行婚禮，過了今天，咱們再設法找尋東方妹妹，這樣不但是顧及到雙方的面子，而且也不會引起別人的猜忌——」

東方馭龍一呆道：「好呀，不過這個人找誰呢？」

司馬耀宗道：「這個倒不勞岳父費心，小婿自己會想辦法。」

東方馭龍道：「一切依你，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

司馬耀宗長吁口氣，道：「岳父，這件事解決了，咱們再談談東方妹子……」

東方馭龍道：「我已派出青衣四傑尋去了，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司馬耀宗道：「岳父，你這樣尋找，無異是大海撈針，以小婿之見，要找到東方妹子，只要從一個人身上着手就行。」

東方馭龍一怔道：「誰？」

司馬耀宗道：「石仁中——」

東方馭龍怒聲道：「又是他——」

司馬耀宗奸邪的道：「勾引東方妹子離家出走，一定是出自這位仁兄的手筆，沒有他，東方妹子絕沒有這樣的胆子……」

東方馭龍嗯了一聲道：「不錯。」

此刻東方馭龍肚子裏早塞滿了怒氣，一聽「石仁中」三個字，無異是火上澆油，只見他雙手緊緊握拳，恨不能立刻將對方擊斃拳下。

司馬耀宗嘿嘿地道：「岳父，你只要找到姓石的，不怕他不交出東方妹子，嘿嘿，姓石的也太狂了，他居然敢對付起岳父來了，此人若不除去，江湖上的義氣全沒有了……」

東方馭龍怒哼一聲，道：「我非揑死他不可——」

司馬耀宗道：「對，我立刻傳命下去，命我家的兄弟分頭尋找東方妹子，一有消息，立刻先通知你……」

東方馭龍嗯了一聲道：「回去告訴令尊，這件事我一定有個交待——」

司馬耀宗嘿嘿地道：「岳父，這話說的就太見外了，從今天起，你我是一家人了，什麼事不能商量，這件事咱們最好別提，先找着東方妹子再說——」

他說的冠冕堂皇，合情合理，東方馭龍再深沉也不覺爲之動心懷，暗暗爲自己得到這個女婿而高興，但一想到東方萍不辭而別，跟一個野小子逃了，心中那股火氣不禁又湧了上來，氣的咬牙切齒，恨不能立刻劈了對方。

東方馭龍道：「那要偏勞你了……」

司馬耀宗笑道：「什麼話？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故意壓低了聲音道：「岳父——」

東方馭龍一怔道：「什麼事？」

司馬耀宗神秘兮兮的道：「姓石的武功……」

東方馭龍冷冷地道：「怎麼樣？」

司馬耀宗故意道：「聽說不簡單——」

東方馭龍哼了一聲道：「你和他動過手了？」

薑是老的辣，司馬耀宗本來打的是如意算盤，想乘對方盛怒之時，再火上加油，沒想到這個老狐狸猶高一籌，不先回答，居然倒打起一耙了。

司馬耀宗一凛忖道：「好奸猾的老狐狸精——」

他面上不敢露絲毫形跡，只好乾笑道：「這個，這個……」

東方馭龍哼哼地道：「你敗了？」

司馬耀宗紅着臉，吶吶道：「稍居下風——」

東方馭龍叱道：「年青人說話怎麼這麼不老實，敗就敗了，幹嘛吞吞吐吐，這個那個的……」

司馬耀宗苦笑道：「是，是。」

東方馭龍道：「輸在第幾招——」

司馬耀宗沒想到東方馭龍會問的這麼詳細，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答覆這個問題，他本來想多說一點，百招或千招以上，但一想不妥，眼前站的是當世之中幾位大行家之一，自己稍露破綻，便會引起對方啓疑……

司馬耀宗嚥了一下口水，道：「大概在五，六十招吧。」

東方馭龍一怔道：「五六十招——」

司馬耀宗以爲自己又說錯了什麼話，急問道：「怎麼？岳父太多啦——」

東方馭龍正色說道：「你攻我一招看着，……」

司馬耀宗一震，道：「岳父，這怎麼可以？」

東方馭龍道：「爲什麼不可以？」

司馬耀宗苦澀的道：「岳父，小婿這點三脚貓，那能和岳父……」

東方馭龍道：「別怕你盡管動手。」

司馬耀宗爲難的道：「這……」

東方馭龍怒道：「出招——」

饒是司馬耀宗狡滑多智，在東方馭龍這個老江湖面前，却又顯得那麼渺小和不安，不由他有多思攷的餘地，揮起掌用足七成勁力劈出去。

這一掌雖是僅僅七成功力，少說也有三四百斤的力道，任何人受了都會腿裂骨碎，那想到東方馭龍紋風未動，已不閃也不避，硬生生的接下這一掌。

「砰——」

那一掌力道甚足，一掌擊下，司馬耀宗只覺手掌痛入心痺，骨折欲裂，他駭然的躍身疾退，唯恐東方馭龍借勢追擊。

司馬耀宗深恐這一掌將東方馭龍傷了，惶恐的凝視着這個身體健朗的老人。

那料到東方馭龍僅是微微一幌，若無其事的站在那裏沉思，彷彿有一椿大事情正困擾着他……

司馬耀宗惶悚的道：「岳父——」

東方馭龍哦了一聲道：「不要緊張，我很好——」

司馬耀宗道：「我怕傷了岳父——」

東方馭龍冷笑道：「老夫連這一掌都承受不起，這輩子也不用混了……」

司馬耀宗嘿嘿地道：「是，是。」

東方馭龍道：「石仁中能在五，六十招內勝你，他的功夫已是一流的了，不過，他與他父親還差一截——」

司馬耀宗突然想起了什麼道：「岳父，他還有更厲害的功夫——」

東方馭龍一怔道：「什麼功夫？」

要知道一個嗜武如狂的人，一生中什麼都不發生興趣，獨獨對新異的武功特別愛好，東方馭龍一聽石仁中還有更厲害的功夫，當然是驚駭狂喜了。

司馬耀宗道：「他會劍罡——」

東方馭龍神情陡變，道：「眞的……不可能……不可能——」

先是驚，繼之疑，驚的是近數十年來尚未聽過有何許人能把這劍道極限功夫練就，疑的是以石仁中這般年紀似乎不可能有如許的成就——

司馬耀宗正色道：「岳父眞的——」

東方馭龍道：「你怎麼知道，那是劍罡……」

司馬耀宗苦笑道：「不瞞岳父說，在快意堂和姓石的動手，我手下弟兄幾乎全死在他的劍罡下，連我隨身的四大高手在內——」

東方馭龍一顫道：「這是眞的……」

司狸耀宗道：「小婿不敢騙你……」

東方馭龍凝重道：「令尊知道麼？」

司馬耀宗搖頭道：「小婿恐受家父責怪，始終不敢在他老人家面前提起……」

東方馭龍急聲說道：「你自己去辦你的喜事去吧，老夫必須去通知幾位老朋友了。……」

司馬耀宗急道：「岳父，你何必那麼緊張——」

東方馭龍道：「你懂個屁，眼下大禍即將臨頭你還等閒視之……」

司馬耀宗一震道：「大禍臨頭……」

他尚未會過意來，東方馭龍已匆匆走了出去，只留下他一個人披着大紅帶子，猜忖着東方馭龍話中的含意——

× ×

煩囂，吵雜，吼叫的人聲終於都過去了。夜已悄悄降臨此大地，黑暗似乎吞噬了宇宙。

兩根大紅燭，熊熊的燃燒着，燭油沿着蠟台流了下來，蕊花顫閃，搖曳的影子不停的閃動——

大紅喜字橫掛在屋正廳壁上，新娘子頭戴大紅蓋頭巾，靜靜地坐在床沿上，動亦不動——。

新郎推門而入，望着床上的新娘子呵欠了一聲，面上顯的十分不快，急步走到新娘子身前停了下來。

他急促的道：「好了，好了，現在不是演戲的時候了。」

新娘低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新郎道：「這意思還不明顯，你可以走路啦。」

新娘冷笑道：「走路有這麼容易？」

新郎一楞道：「怎麼？還挺難——」

新娘道：「哦！你叫我來我就得來，你叫我走就得走，有這麼方便呀，告訴你，司馬耀宗，請神容易送神難……」

司馬耀宗一呆道：「咦，我們當初不是說好的麼，你來代東方萍行個禮，禮成，咱們各自分道揚鑣，然後，那些白花花的銀子全屬於你的，你愛怎麼支配，就怎麼支配……」

新娘道：「你以爲我就看上了那點銀子——」

司馬耀宗道：「這是說好的事情，你怎麼可以……」

新娘道：「我現在不要銀子，我對司馬家的大少奶奶有興趣啦，嘿嘿，司馬耀宗，你該認了……」

司馬耀宗冷笑道：「你作夢——」

新娘伸手把紅蓋頭巾扯了下來，滿頭的霞珮珠環，露出一張俏麗而且不太美的臉來，她面上掛着一絲笑意，得意的凝視着司馬耀宗。

她冷笑道：「做夢，你看我是不是司馬少奶奶——」

司馬耀宗道：「當心我殺了妳——」

新娘道：「你不敢，以前你對我崔小紅說這話，我一百個相信，現在你不敢，因爲我也是紅花大轎子抬進你們家的，不信你可以試試，只要我一死，你們司馬家的人丟不起……」

司馬耀宗道：「把你殺了埋了，有誰知道？」

新娘崔小紅冷笑道：「那更笑話了，江湖上如果知道武林盟主司馬光武新媳婦無原無故失踪，只怕會引起太多的議論和猜測……。」

司馬耀宗一呆道：「崔小紅，你知道我娶的是東方萍——」

崔小紅道：「分別祗在這裏了，你愛她，她跑了，你不愛我，我來了，不但解了你們家的窘境，而且……」

司馬耀宗道：「小紅，你何苦？有什麼條件你說好了……」

崔小紅冷冷地道：「沒條件，我只要做司馬家的新媳婦——」

司馬耀宗沒有料到自己會弄巧成拙，雖然暫時解了司馬家的尷尬場面，可是却惹來這麼一位紅粉魔女，似乎道行並不低於自己，他一時亂了章法，急得冷汗直流，不知道用什麼辦法將她打發掉！

他吼道：「你混蛋——」

崔小紅大笑道：「你叫吧，你罵吧，最好能把你老子吵醒了，讓他來看看，或者是……哈……」

她笑聲中含有無比的憤怒和不平，故意把聲音放大，似乎要將整個屋子的人，全部驚醒似的，果然，沒有多久，屋外已響起了窃窃私議聲，同時，也有脚步移動聲，……

想想看，一個新媳婦在洞房花燭夜，應該是含羞如月，文雅澀情的情景，超乎異常的暢聲狂笑，帶憤含怒的爭吵聲，殊出一般常規，自然會引起別人的非議了。

司馬耀宗大怒叱道：「你不要叫行不行？」

崔小紅冷冷道：「不行，我非要把你老子吵醒不可……」

司馬耀宗訝異的道：「你把我爹吵醒幹什麼？」

崔小紅道：「我要讓他評評理。」

司馬耀宗怒道：「你敢——」

崔小紅冷笑道：「我爲什麼不敢？」

司馬耀宗冷哼一聲，道：「你該知道，那後果——」

崔小紅恨聲說道：「你祖奶奶不再在乎——」

司馬耀宗怒道：「你說什麼？」

他實在忍不住心中那股激盪的怒氣，揮掌拍了出去。

崔小紅急急一退，大叫道：「你打人，你打人——」

尖細的叫聲立刻傳出屋外，屋外似乎響起一陣脚步聲……

果然，崔小紅的吼叫聲將正在沉睡中的司馬光武驚醒了，不多時，屋外傳來他那蒼勁的話聲道：「什麼事呀宗兒——」

司馬耀宗神色一變，道：「爹，沒什麼。」

司馬光武道：「沒什麼？那三更半夜的吵個什麼勁？」

司馬耀宗急道：「不吵了，爹，你睡吧。」

司馬光武的話聲又道：「嗯，洞房花燭夜，春宵無價，快歇着吧——。」

話聲愈走愈遠，漸漸杳杳。

崔小紅瞪眼道：「你怕什麼？」

司馬耀宗道：「祖奶奶，你別把我惹火——」

崔小紅聲音又高起來道：「笑話，惹火你怎麼樣，司馬耀宗，我要你老子進來評評理。」

話浪一開，又傳遍了開來。

司馬耀宗雙目通紅，道：「你再嚷，我就宰了你——」

崔小紅大叫道：「你宰嘛你宰——」

司馬耀宗想不到崔小紅這個女人這麼不講理，話框子一開就像破鑼似的說個沒停，他心裏一急，唯恐父親再來過問，不禁躍出身子，朝崔小紅撲去。

崔小紅身形一轉，叫道：「殺人哪，殺人哪——」

司馬耀宗平常只把她當着一個十分平常的女人，平常只不過看她尙有幾分姿色，興趣來時卽予調侃解悶一番，這次東方萍臨場逃婚，在沒有辦法中暫時找她來代替行禮，俟大禮告成卽予遣走，沒料到此女臨陣撒賴，居然使出霸王硬上弓之式，來個釜底抽薪。

她身手快速，居然不遜於司馬耀宗。

司馬耀宗一楞道：「你會武功？」

崔小紅叱道：「你祖奶奶十八般武藝，那樣不會——」

司馬耀宗神色一變，道：「小紅，你是誰？」

崔小紅道：「我姓崔，叫小紅，半個字不假，如假包退……」

司馬耀宗道：「你是有什麼目的？」

崔小紅哼哼地道：「有——」

司馬耀宗全身一緊，說道：「什麼目的？」

崔小紅道：「我要做司馬家的大少奶奶——」

司馬耀宗冷笑道：「這不是眞正的理由。」

崔小紅哦了一聲道：「那是什麼理由呢？」

司馬耀宗叱道：「別跟我打哈哈，你到底要幹什麼？何不說淸楚……」

崔小紅道：「除了做府上的少奶奶外，別無理由。」

司馬耀宗嘿嘿地道：「你不說我也能打聽出來，不過你現在可要委屈一點，你是聰明人，不要我說的太明白……」

原來司馬耀宗家大業大，除了一般武林高手經常是他們家的座上客外，僕役丫環更是不知其數，崔小紅一爭吵，早經驚動了他們，司馬耀宗凝神一會，已發覺新居四週已有不少人在偸窺了！

崔小紅哼哼地道：「我不明白——」

司馬耀宗道：「你非明白不可——」

他揮掌將燃燒的蠟燭揮滅，屋內登時漆黑一片，此人極工心計，乘燈光一滅的刹那，人悄然躍去，崔小紅雖然甚有武功底子，奈何經驗不足，尙未會過意來，一股涼風已經襲來。

她變色道：「你……」

底下的話尙未說出來，身後已按上一隻手掌，只覺身子機凜凜的一顫，一絲死念滾進她的腦海中……。

司馬耀宗嘿嘿地道：「你再叫一聲我就毀了你——」

崔小紅在危險之中，却鎭定如常，不爲對方的語辭所驚，忽然一脚踢翻了桌子，砰地發出一聲大响——。

司馬耀宗急道：「你！」

崔小紅道：「諒你不敢殺我——」

司馬耀宗嘿嘿地冷哼道：「那可不見得——」

崔小紅道：「我來之前已跟我爹娘說好了，如果今晚不回去，趕明兒他們就要來看我，那時他們當着天下武林高手的面向你們司馬家要人看你們怎麼交待——」

司馬耀宗一呆道：「你！」

崔小紅冷笑道：「你也該寬寬心，有道是不是猛龍不過江……」

司馬耀宗狠聲說道：「我們否認你來過！」

崔小紅嘿嘿地道：「除非東方萍在這裏，否則沒有人能代替我……」

他們的話聲甚是高亮，屋外的人一字不漏的全聽在耳中，正在這時，一連串沉重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屋外有人叫道：「老爺子——」

「嗯——」

司馬耀宗一聽那個「嗯」字，神色隨之一變，道：「我爹來了——」

崔小紅冷冷地道：「最好讓他進來看看你們家是如何的虐待新媳婦——」

司馬耀宗狠聲道：「我爹來了也沒關係——」

屋外傳來司馬光武的話聲道：「宗兒，怎麼又吵起來了。」

司馬耀宗瞪了崔小紅一眼，高聲道：「爹，沒有呀——」

司馬耀宗話聲又起，道：「還說沒有呢，這是第二次啦，剛才好像還有什麼東西打翻了，是不是新娘子要攷攷你的武功呀——」

司馬耀宗苦笑道：「是，是。」

司馬光武步聲漸近，又道：「宗兒，東方姑娘家學淵源，武功自成一派，你可不能丟我們司馬家的人喲，不然傳到東方

岳父耳裏，就成了笑話啦……」

崔小紅突然道：「叫你爹進來——」

司馬耀宗低聲道：「你再嚷嚷，我就下毒手——」

他唯恐司馬光武聽見，急忙高聲道：「爹，不會的——」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那就好——」

崔小紅應了一聲道：「用這種手段不算——」

那個「算」字的餘音尙未消逝，司馬耀宗的一隻手已捂住了她的嘴，她唔唔地掙扎着，却力不從心——。

「咚」地一聲大响——

兩扇門隨着門栓的斷落而敞開來，但見門外站着一個身材魁梧，面似紫膛，雙眉斜捲的健碩老人，他那雙精光白射，似刃似劍的目光在屋內畧畧一掃，已將屋中凌亂的情景盡落入眼內，面上頓時浮現出一絲令人不解的笑意。

司馬耀宗惶恐的道：「爹——」

他自幼在愛父的寵愛下，一向傲慢慣了，但是打從他記事開始，對這位愛己如命的老父就有種說不出的畏懼，也許是嚴父出孝子的關係，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孝不孝，只覺見了父親就顯的非常駭怕，雖然有時候他想裝的堅強一點，但瞬息之間，在老父那雙威凌的目光下，又會儒弱的低下頭去，先前的豪氣竟會不潰而散……

司馬光武瞪了他一眼，道：「這簡直是胡鬧麼……」

司馬耀宗急忙鬆了崔小紅，恭聲道：「爹，吵醒你了。」

司馬光武微慍道：「不是吵醒我，而是太不像話了。」

司馬耀宗連聲道：「是，是。」他輕輕推了崔小紅一把又道：「爹，我和萍萍鬧着玩的——」

崔小紅叱道：「聽他胡說——」

司馬光武眉頭一皺道：「你是個女孩兒家怎麼可以這樣說話。」

他曉得自己老友東方馭龍一生中就這麼一個女兒，也許太驕寵了，說話也就不甚得體，念在雙方多年情誼份上，他倒不甚計較這些……。

崔小紅尖聲叫道：「我該怎麼說話，嗯——」

司馬光武眉頭鎖的更緊了，道：「你爹是怎麼教你的——」

崔小紅道：「我沒有爹——」

司馬光武一怔道：「唉，你這孩子愈說愈不像話了，剛剛才成了婚，居然連你自己父親都不認了，唉……」

他輕喟的連聲嘆息，不禁爲自己老友的溺愛而感嘆，自己也是一個兒子，他同樣的寵愛不已，但，做父親的到底還有幾分威嚴，做小的尙不敢超越常規……。

崔小紅哼哼地說道：「我先要聲明一點——」

司馬耀宗急躁的道：「你不說話別人不會說你是啞吧……」

崔小紅憤怒地道：「你就怕你老子知道——」

司馬光武怔怔地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雙目機凜凜地凝視在司馬耀宗身上，彷彿要看穿了他的心事一樣。

他沉聲繼續道：「說，宗兒，不准撒謊……」

司馬耀宗惶恐的道：「爹，我……」

司馬光武不悅的道：「大丈夫說話該爽爽快快的，不該像你這樣吞吞吐吐，唉，爲父平常是怎麼教導你的……」

司馬耀宗不敢吭聲，只連聲道：「是，是。」

司馬光武意猶未盡的繼續道：「爲父一生在刀尖上打滾，總算熬出點名堂來了，我一再的磨練你就是希望你能胸懷大志，養成一種不畏不懼的個性，唉，多年以來，你始終不及爲父的一半，看樣子咱們司馬家後繼無人了……」

司馬耀宗苦澀的道：「爹，我……」

崔小紅說道：「嗯，你老子還有點胆識——」

司馬光武目光一冷，道：「你說話怎麼這樣的態度——」

崔小紅道：「那要先看你是什麼樣的態度——」

司馬光武道：「我看在你是新媳婦，頭一天進門的份上，始終不忍心苛責你，你也應該收斂一下自己，多少有點分寸，誰曉得你借牆上樹，愈講愈不像樣了！」

崔小紅畧畧一退，道：「有你一句話，我這個新媳婦的地位就穩住了，那自然得對你恭恭敬敬，公公在上，請受媳婦一拜——」

說着便欲跪下行禮。

司馬耀宗一急道：「爹，他不是東方世伯的女兒——」

司馬光武一楞道：「你說什麼？」

他未等崔小紅跪下去，抬手揮出一股大力，硬將崔小紅的身子給抬起來，崔小紅心中一凝，知道跪不下去只得站起來。

崔小紅急叫道：「公公，你這是幹什麼？」

司馬光武道：「我先把事情弄淸楚再說。」

他瞪着司馬耀宗問道：「宗兒，你說什麼？」

他忽然發現屋外有幾名家人在偸偸望着，立刻揮揮手大聲道：「沒事的通通走開，當心我用家法——」

那些家丁僕役那敢再稍事停留，未等司馬光武的語音消逝，已一個個挾着尾巴跑回自己的屋裏。

司馬耀宗急急地道：「爹，這裏面有點誤會……」

司馬光武道：「什麼誤會？」目光犀利，似乎要看穿每個人心中所想的事。

司馬耀宗畏懼的道：「爹，你是知道的，東方世伯的女兒向來跟孩兒不太對勁，這次婚姻雖然經雙方家長同意，但東方姑娘打心眼就不願接受這門親事，所以在昨天悄悄地走了……」

司馬光武怒聲喝問道：「什麼？她逃婚——」

司馬耀宗道：「爹，你是知道的，這次爲了孩兒的婚事，你幾乎把南北的英雄豪傑全請來了，孩兒奉命前去迎親，發現東方妹子已不知去向，在這節骨眼上，孩兒和東方世伯無計可想，所以……」說着他斜睨了身旁的崔小紅一眼。

崔小紅哼了一聲道：「他把我當成代

用品了……」

司馬光武忙道：「糊塗——」

司馬耀宗顫聲道：「是，爹——」

司馬光武叫道：「發生了這樣大的事情，你爲什麼不先跟我商量商量？嗯。」

司馬耀宗苦笑道：「孩兒見爹爹忙着招呼客人，不便打擾，況且這件事也不宜渲染開來，權宜之計，祇有暫先行禮：」

司馬光武哼哼地道：「你自以爲聰明，却做了件大大的錯事……。」

司馬耀宗一楞道：「錯事——」

司馬光武嗯聲道：「江湖上若知道這件事情固然會恥笑爹爹，但眞正丟臉的却是東方老兒，唉，孩子，你好糊塗，現在，這女娃子怎麼辦才眞正使人頭疼……」

司馬耀宗急道：「爹，崔姑娘——」

崔小紅大聲道：「公公，你可要秉公處理，他用紅花大轎把我抬來，隨便一句話就想把我送走，那可沒那麼便宜——」

司馬光武道：「姑娘你想幹什麼？」

崔小紅道：「除非他認了這門親，否則，哼——」

司馬光武說道：「宗兒，她是那裏來的？」

司馬耀宗顫聲說道：「柳頭的『紅樓閣』……」

司馬光武一震道：「歌妓——」

崔小紅絲毫不覺羞恥的道：「不錯，我是個唱小曲的，可是這是你兒子把我請來的，不是我自己跑來的……」

司馬光武似是自言自語的道：「紅樓閣唱小曲姓崔的……難道是她……」

他面色一寒瞬卽沉凝的問道：「姑娘，崔大娘是你什麼人？」

崔小紅道：「不告訴你……」

江湖上只要去過「紅樓閣」的沒有不知道崔大娘之名的人，她艷名四傳，手下女兒有數十名之多，個個長的如花似玉，美艷俏麗，琴，書，詩，畫，無一不佳，全是崔大娘親手調教出來的……。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姑娘，你不說我也能查出來……」

崔小紅緩緩地說道：「我是唯一的例外……」

司馬光武雙目烱烱地瞪着崔小紅，道：「看樣子你是練過幾天功夫……」

崔小紅道：「與你大盟主一比，那又差上一截——」

司馬光武道：「宗兒，跟她過幾招看看——」

司馬耀宗道：「好——」

他挫腰擰身，用足勁力一拳搗向崔小紅身上，這一招猝然而發，雙方又是貼身而立，崔小紅在慌亂之下，應變不及，只有急速倒地平彈而出。

她勉強避過一拳，驚魂甫定的站了起來，叱道：「你！」

司馬耀宗不是弱者，一拳搗空，並不罷手，如影隨形的追踪而至，雙掌一分又痛下殺手。

司馬光武適時喝道：「罷了。」

他們父子在武功方面的默契似乎訓練的相當熟稔，話聲一落，司馬耀宗已收手疾退，氣定神閒的站在那裏。

司馬耀宗疑惑不解的說道：「爹，爲什麼，……」

司馬光武嘿嘿地一哼，道：「她已經着了相……」

司馬耀宗怔怔地道：「着相……」

司馬光武點頭道：「不錯，剛才我叫你動手，是在緊急情況下發生的，她縱然想隱瞞自己的武功路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崔小紅聞言大叫道：「好呀，你這個老狐狸——」

司馬光武凝神的道：「丫頭，巫蘋是你什麼人？」

崔小紅神色一變道：「剛剛你問崔大娘，現在你又問巫蘋，老狐狸，你認識的人可眞不少呀，怪不得，你能當武林盟主呢——。」

司馬光武微怒道：「你別打哈哈，她現在那裏？」

崔小紅道：「你到底在問誰呀？」

司馬光武道：「巫蘋！」

崔小紅哼哼地道：「不知道——」

司馬光武突然搶身衝了過去，伸手揑住崔小紅的右腕，崔小紅沒料到他的功夫這樣深厚，一下子就能拿住了自己的右腕，她只覺全身痠痲，一點力氣也用不上。

他冷冷地道：「姑娘，如果我用刀子挑了你後腳筋，讓你雙足殘廢，你是否願意告訴我巫蘋在什麼地方？來換取你的雙脚——」

崔小紅神色慘變，說道：「我還是不說——」

司馬光武道：「除了挑你的脚後筋，我再用刀子劃破你的臉，你知道，你這張臉長的比誰都漂亮……」

崔小紅顫聲道：「你不是人……」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再割下你的舌頭，讓你成跛子，沒舌頭的人，毀臉的人，嘖，嘖，姑娘，那樣活着，可沒什麼意思了……」

崔小紅蒼白着臉道：「你好厲害…」

司馬光武哼哼地道：「怎麼樣？說還是不說？」

崔小紅咬牙道：「說——」

司馬光武冷冷一哼，道：「識時務者爲俊傑——」

崔小紅吶吶道：「她在洪家集的柳樹林，……」

司馬光武道：「她還沒死——」

崔小紅道：「跟死差不多——」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是呀，以她那種人，如非受了太多的刺激，決不會住在洪家集那片亂葬崗裏，唉，她應該好好活着——」

崔小紅冷笑一聲，道：「活着，再受你折磨……」

司馬光武面上殺機一湧，道：「她該死……」

司馬光武嘿嘿地發出一連串冷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伸手點了崔小紅身上的穴道，伸手挾在脅下。

司馬耀宗一呆道：「爹，你……」

司馬光武道：「怎麼？你眞想要她做媳婦……」

司馬耀宗苦澀的道：「爹，我那會要這種人，不過……」

司馬光武道：「爹會很巧妙的把她處理掉，現在爹還要利用她去見一個多年的

老朋友，你趕快設法去找東方萍……。」

司馬耀宗焦急的說道：「爹，那姓石的……」

司馬光武不屑的道：「諒他一個毛頭小孩子也威風不到那裏去，你別担心，他決是找不到這裏，我已傳命下去，不管是誰，遇到姓石的格殺勿論……。」

司馬耀宗道：「爹，我們可不能太大意——」

司馬光武哈哈大笑道：「放心，放心，一個後生小輩也會讓你駭怕——」

說着挾着崔小紅往外行去。

司馬耀宗問道：「爹，你去那裏？」

司馬光武一回頭道：「去洪家集的亂葬崗會會我那位老朋友巫蘋——」

司馬耀宗道：「爹，我跟你去——」

司馬光武搖搖頭道：「不用啦，諒她也強不到那裏去，況且她還是個殘廢的老太婆，你去了，反而讓她笑話——」

人影一閃，崔小紅已隨着他那大鳥般的身影斜躍而逝。

司馬耀宗呆望着他父親那遠去的身影，怔怔出了半天的神，良久，方始一聲浩嘆，吹滅了燈……

× ×

夜影西移，涼風習習。

斜斜彎彎的一大排柳樹，垂垂的落在小河裏，水聲淙淙，在夜中聽來，嗚咽着有似婺婦哭泣……。

在那一片柳樹林後，有名的洪家集亂葬崗霍然出現，但見在那高聳不齊，雜草叢生的墳場上，鬼火燐燐，怪聲呼嘯，彷彿有無數的鬼魂在哀嗚一般……。

鬼影幢幢中，在這人跡罕至的夜裏，一座較寬闊的墳頭上，霍然站立着一個身穿白衣的靑年，他斜揹長劍，目似朗星，凝視遠方，似有無限的心事……。

不多時，黑暗中，有兩道人影朝這裏奔來。

只聽一個話聲道：「石大哥——」

站立在墳頭上的靑年哦了一聲道：「是蕭雲，蕭兄弟——」

蕭雲道：「是我和仇獨——」

石仁中道：「二位辛苦了？」

仇獨道：「苦個屁，只不過是跑一段路——」

石仁中道：「怎麼樣？」

蕭雲斜躍而至，道：「崔小紅果然混進司馬家了，她是我的老朋友了，這點小事一定會達成的……。」

石仁中皺眉道：「她終究是個婦道人家，萬一被那老狐狸發現了……」

蕭雲道：「石大哥，這個你就不懂了，崔小紅今天願意去司馬家可不能說全是爲了我們，她不姓崔，本姓巫，她母親和司馬光武有着錯綜複雜的仇恨……」

仇獨不耐的道：「大哥，我們爲什麼不直接了當的殺進司馬家……」

蕭雲阻止道：「大哥本來有意思直接和司馬光武談談，可是你知道的，經過這幾天的偵察，咱們縱然去了司馬家，也無法見着司馬光武的面，所以，經過我愼密的設計後，認爲唯有請崔小紅出馬才能將司馬光武引出來……」

仇獨不服的道：「你爲什麼看上崔小紅……」

蕭雲道：「這個你就不懂了，崔小紅有她特有的條件呀，她不僅和我交情莫逆，連司馬耀宗都爲她傾倒，在這種情況下她自然而然就成了最適當的人選……。」

仇獨道：「我不信那娘們能把司馬光武騙到這裏……」

蕭雲道：「她說過在這裏碰面，決錯不了。」

石仁中道：「女人說的話最不易捉摸，咱們……」

蕭雲道：「大哥，這話你就錯了，本來我以爲東方姑娘眞的變情了，如今看起來，決不是這麼一回事，她爲了你，居然不顧老父的情面，和司馬家多年的交情，毅然的離家出走，僅這份情操已足撼人心了……。」

石仁中長長嘆了口氣，道：「我是錯怪她了。」

蕭雲道：「好在爲時不晚，咱們只要找着東方姑娘，有情人定能成爲眷屬，只是她獨自流浪，唉，將來……。」

石仁中雙目精光一閃，道：「好像有人——」

果然，在那寂靜的亂葬崗口除了涼涼的風嘯外，現在又增加了一種沙沙的步履聲，在夜中聽來平添幾許恐怖氣氛……。

亂葬崗上屍骨凌亂的隨處都有，野狗爭食的慘狀，令人不忍目睹，股股屍臭隨處可聞，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又是三更半夜，這陣沙沙的步履聲，就十分耐人尋味了……。

仇獨極目望去，道：「是誰？」

在那陰冷的樹影後，一個人影緩緩行來，石仁中和蕭、仇三人身形一閃，已各自隱入墳頭後面。

不多時，那個神秘人影已緩緩踱了出來，這人頭髮披散，衣衫襤褸，手裏握着一個大長杖，一走一跛的，他走到一座墳上，費勁的坐了下來，從縫補的大布袋裏摸出半隻髒兮兮的鹵鷄一個人狂嚼起來。

仇獨低聲道：「是個乞丐——」

蕭雲道：「不是普通乞丐，你想想，一個普通乞丐三更半夜的有誰會來這種地方，除非這個人是神經……」

仇獨一震道：「是呀，他要吃個鷄也不會跑來這裏呀——」

話語間，那個神秘怪人已將半隻鷄連骨帶肉的全吞下肚去，此刻他將一雙大油手在自己身上衣衫拭了一拭，摸摸嘴，一雙目光忽然呈現出一片碧藍色，他呀，一聲怪叫，雙手十指箕伸，對着亂葬崗上的一座新上土的墳頭一揮，但聞一陣沙石飛濺聲，那完好的一座新土墳應聲而裂……

剎時，露出鮮紅的一口木棺——。

這怪人呀呀大叫數聲，揮掌把那厚有六七寸的棺蓋擊碎，掀開蓋子，霍然出現一個身穿碧綠衣褂的美艷女屍，這怪人嗬嗬地一連串大笑，居然繞着棺裏的女屍跳起舞來，他手舞足蹈，嘴發怪聲，彷彿在作法似的……。

仇獨毛骨悚然的道：「盜墳的——」

蕭雲搖搖頭道：「不像……」

仇獨不解的說道：「盜墓還有像不像的——」

蕭雲道：「這個你就不懂了，大凡盜墓的決不會費這麼大的勁把整個墳頭攤開

，他們只需要劈開棺材頭首部份，將屍首嘴裏含的珠寶，手上戴的環珮卽大功告成，而這怪人起意似乎不在財……」

仇獨訝異的說道：「那他幹什麼？難道……。」

蕭雲凝重的道：「可能是在練一種功夫，或是偸食人腦……」

石仁中突然低聲說道：「他在練功夫了……」

果然，那怪人全身骨骼一陣輕响，雙目寒光流閃，鼻孔裏冒出兩道白氣，那獰厲的神情令人不寒而慄。

他突然舉起右掌，掌心中靑光一幌，倏地朝那美麗的女屍輕輕拍落，好似小孩子拍球那個樣子……。

但見他掌式愈拍愈快，勁道却絲毫未加……。

石仁中雙目皆張，髮絲怒豎，道：「這種禍患決不能留在世上——」

仇獨不解的問道：「他這是練什麼功夫？」

石仁中道：「寒屍掌，要練這種掌法必須吸取地下寒氣，用一百個死去不滿三天的屍體頻練掌力，你們不要看他拍的毫不費勁，其實此刻那女屍的五腑六臟恐怕全碎而化成血了，此怪功力似乎還差一截，咱們得設法將他除去……」

仇獨衝動的道：「交給我——」

石仁中道：「此刻咱們要等的人還沒有到……」

仇獨正要移步，道：「管他呢，先幹掉他……」

他是個十分衝動的人，話聲一落，人已斜縱而去，幾個縱落已到了那怪人身前，沉聲道：「喂，你是誰？」

那怪人彷佛置耳未聞一樣，掌勢不停，一掌接一掌的朝棺中女屍拍去，那副目中無人的德性登時使仇獨怒火塡膺，一掌劈了出去。

「砰」地一聲，那一掌拍去，對方渾然不覺似的，仇獨不禁一呆，自己發一掌少說也有百來斤以上，那知擊在對方身上，居然未傷絲毫，對方豈不是金鋼不壞之身……。

突然，那怪人的掌勢一停，回頭道：「你是誰？」

仇獨這才看淸楚對方那張猙獰恐怖的臉，這那是一張臉，如其說是一張臉倒不如說是一張被刀刃劃碎了，再結上瘢痕纍纍的傷疤，仇獨只覺全身冰冷，倒吸一口涼氣。

仇獨定了定神道：「你又是誰？」

那怪人道：「我根本沒名沒姓了，你就叫我怪客好了！」

仇獨冷哼道：「你每夜都在這裏拿死人練掌力——」

怪客喋喋地道：「不行麼？」

仇獨道：「你知道，這是傷天害理的事——」

怪客冷冷地道：「不知道。」

仇獨大怒道：「喪心病狂的東西，納命吧……」

他激於一股不可遏止的怒氣，只覺全身血液沸騰，怒視着那怪客，運足全身勁力，揮拳搗了出去。

咚地一聲大响，他那一拳有如擊在一口大鐘上，那怪客喋喋一陣怪笑，反手一拳將仇獨打倒地上，道：「你這點功夫還想逞强鬥狠——」

仇獨雖中了對方一拳，却覺的對方似乎並未用足全力，故試了試氣，沒有受傷的感覺，他楞楞地道：「你……」

突聞一聲長嘆道：「小兄弟，你別自不量力，他手下留了情……」

這聲嘆息彷彿來自幽冥的世界，又冷又輕，仇獨全身毛骨悚然，只覺這陣話聲是來自棺內，他大驚失色，朝後一躍，低頭朝棺中望去。

但見那個美麗的女屍，此刻正緩緩坐了起來，一雙眸子，正漸漸啓開，這變化太怪了，仇獨全身一緊，說道：「你是，你是……」

怪客道：「她是我的女人……」

仇獨呆呆地道：「你的女人……」

怪客喋喋地道：「不錯。」

仇獨詫異的說道：「那麼，你們爲什麼？……」

怪客道：「我們在合練一門功夫。」

他目光朝身後一望，道：「另外二位大概是你的朋友吧……」

仇獨暗呼「好厲害」道：「不錯。」

石仁中和蕭雲也被這一幕弄的滿頭霧水，兩人急步行來，蕭雲朝那棺中美婦望了一眼，道：「妳可姓巫——」

那美婦道：「你叫蕭雲，小紅已告訴我了……」

蕭雲急忙抱拳，道：「巫伯母……」

原來棺中美婦正是崔小紅生母巫蘋，那怪客也就是小紅之父崔剛，他們夫婦因爲身世坎坷，躲避仇家，每夜都在無人的亂葬崗裏勤練武功，爲的就是報仇……。

巫蘋道：「蕭公子，小紅已經盡其所能的設法把司馬光武請來這裏，我們夫婦因爲和司馬光武另有過節，所以暫時請石公子稍安毋躁，待我夫婦先和司馬光武了斷多年恩怨後，石公子再……」

石仁中爲難的道：「這……」

巫蘋懇求道：「石公子，我夫婦含怨十幾年，等的就是這一天，不瞞你說，我夫婦是想借今夜除去這個惡魔……」

她說的咬牙切齒，髮絲抖動，全身也簌簌顫抖不已，顯見他們夫婦和司馬光武的仇恨已不是言語所能解開……。

石仁中長嘆道：「想不到武林盟主和貴夫婦有恁大恩怨……」

崔剛喋喋地道：「你們看看我這張臉，還能再見人麼？」

蕭雲詫道：「崔伯父，這是怎麼一回事？」

崔剛咬牙切齒的道：「都是那惡魔害的……」

話語間，崔剛神色一凜，說道：「來啦——」

這原本非常平淡的二個字音，在他嘴裏說出來却顯得較什麼都凝重，巫蘋急忙重睡進棺木之中，崔剛則揮手要石仁中等三人卽速隱藏起身子，而他自己則盤膝坐在那碎裂的棺木旁邊，暗中却已將全身功力佈滿雙臂……。

嗖然聲中，果見一個高大身影躍然而至，這人目光似電，脅下挾着一個紅衫大姑娘，崔剛一眼便已看出那個少女正是他

的女兒崔小紅，他盡量抑制住自己激動的心緒，坐在那裏有如老僧入定，心裏却緊張的有如十七八個吊桶，上下不定。

那黑影倏地停下身來，拍醒崔小紅，道：「巫蘋呢……」

崔小紅穴道一解，道：「我娘在棺材裏……」

那黑影似是一楞道：「她死啦——」

崔小紅冷哼一聲，說道：「你敢咒我娘死……」

那黑影目光故意朝這裏瞄了一眼，倏然落在崔剛身上，他見崔剛守着一口鮮紅棺木不禁怔了一怔，道：「沒想到這裏還有人呀……」

崔剛道：「不是人難道會是鬼……」

那黑影咦了一聲道：「這口音好熟，好像在那裏聽過……」

崔剛哼哼地道：「不但聽過，還見過呢……」

那黑影哦了一聲道：「那麼大家該是老朋友囉——」

崔剛道：「不錯，多年的老朋友囉，眞想不到呀，闊別這許多年了，還能再見面，也眞不容易呀……」

他倆那份客氣的口語，聽在任何人耳中都會覺得兩人交誼深厚，不是知己好友，必定是生死兄弟，殊不知兩人仇深似海，永無分解之時……。

那黑影嗯嗯道：「老朋友，你到底是誰呀？怎麼我一時想不起來……」

崔剛道：「先放下我女兒……」

那黑影訝異的道：「你女兒，哦，你是崔剛囉，咦，奇怪呀，我聽說你已死了，怎麼又好端端的活着呢，噢，眞不容易呀，在這裏能再見面也太難得了……」

崔小紅道：「爹，他好壞——」

崔剛道：「別胡說，你司馬伯伯人可不壞，就是心黑了點——」

司馬光武哈哈地道：「崔剛，你還是那麼風趣呀，哈哈，老朋友，我那位大嫂呢，她可是天地間的一大美人……。」

崔剛一拍棺材板，說道：「在這裏歇着——」

司馬光武全身似是一震，道：「她死了……」

崔剛道：「唉，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

司馬光武愕愕地道：「她什麼時候死的，我怎麼不知道呀——」

崔剛道：「老朋友，她是死在你手裏呀……」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怪事呀，我怎麼不記得有這回事……」

崔剛恨聲道：「你是貴人多忘事，那會想到這些事情——」

司馬光武突然一凝的道：「這麼說巫蘋眞死了。」

崔剛道：「生死是大事，誰還跟你開玩笑。」

司馬光武放下崔小紅，道：「讓我看看她……」

崔剛道：「在棺材裏——」

司馬光武道：「開棺——」

崔剛坐在那裏沉聲道：「她死都死了，你還看她幹什麼？」

司馬光武哼哼地道：「我要看看這棺材裏的人是不是巫蘋……」

他最善疑，愈不讓他看愈要看，但，剛這種較反常態的行動，刹時看得蕭雲，仇獨兩人滿頭霧水，不知崔剛何以硬把巫蘋說成死了。

石仁中却暗暗呼道：「崔剛這一招好厲害——」

崔剛單掌護胸，道：「老朋友，你可不能太逼我呀——」

司馬光武大步行了過去，道：「老朋友，你不是我對手，最好別動手。」

崔剛似是非常淸楚自己的斤兩，望着司馬光武那陰冷的樣子不禁長長一嘆，司馬光武嘿嘿一笑，順手將崔剛往旁邊一推，伸手去搗棺材蓋子。

那棺材蓋子本來就有幾分破碎，外面的人可看見裏面躺着的人衣衫一角，愈發引起司馬光武的好奇，但此人是多年江湖上的老狐狸，在這一瞬間腦海中思潮起伏，不同的意念時時閃現腦際，當然他決不會形諸於色……。

崔剛緊張的暗蓄功力，凝神的望着司馬光武每一個動作，甚而他的一舉步一抬手都深具影响……。

司馬光武緩緩啓開了棺材蓋子，巫蘋霍然展現在司馬光武的眼前，他望着她的樣子嘖嘖地道：「她還是那麼漂亮……」

崔剛道：「幾十歲的人了還談什麼漂亮不漂亮……。」

司馬光武回頭望着崔剛道：「不容易，她死了還有這個樣子……。」

當他轉頭和崔剛說話的當口，棺材裏的巫蘋動作神速的一彈而起，三點寒星照着司馬光武身上射去。

崔剛也暴喝一聲雙掌倂出，攻向司馬光武的身後。

這對夫婦一前一後，不差毫厘的猝然出手偸襲，任何武林高手都不容易閃避，司馬光武處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果然是神色遽變，但聽他暴喝一聲道：「崔剛你敢——」

此人不愧是當今武林中頂尖高手，臨危不亂的身子斜移一尺有餘，回手一掌拍掉眼前的兩點寒星，尙有一點寒星却因爲他的閃移，而射向崔剛身上——

崔剛這一掌是蓄勁而發，他沒有料到司馬光武的功力這般深厚，一掌拍去，有如石沉大海，無聲無息，崔剛這一驚非同小可，正欲撤掌，身上已被那一點寒星擊中。

陡聞巫蘋一聲慘叫，人已跌坐在棺材之內。

崔小紅顫叫道：「娘——」

巫蘋口中狂吐鮮血，面色蒼白如紙，愴然的望着司馬光武，全身抖動的道：「惡魔，你又逃過一刼——」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巫蘋，你們夫婦想用偸襲辦法謀害老夫那還差的遠呢，可惜這幾年分手，你們的功夫還是老套一點長進也沒有……。」

巫蘋氣的全身亂顫不停的狂吐鮮血。

崔剛慘聲道：「老朋友，你傷了我老婆——」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老朋友，這次你看走眼了，她今天傷成這個樣子可說全是閣下的功勞——」

（下期續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携易湘琴出走，至一竹林遇黃石生，把易湘琴點了穴道，放置樹林，詎知黃石生假扮易君俠往探歐陽佩如，遭袁氏雙妹識破，受傷昏迷，康浩設法救其脫險，返回樹林時已失去易湘琴踪跡，康浩以黃石生傷重垂危，急護黃石生趕至與駱伯傖約晤地點，黃石生的傷勢幸得齊月眉家傳靈丹救治，漸告復原，黃石生將得自歐陽佩如口中的秘密說出，分析其必與風鈴魔劍有一段恩怨情仇，康浩聽得心頭大震，思忖設若易君俠果是復仇會主，則自己之帶易湘琴出走，這段恩怨怎去了結——

喜結同仇客　驚失心上人

康浩正自惶惑無主，石掌櫃又推門走了進來，一見黃石生已經清醒，喜道：「東家兼程趕路，途中想必尚未用過早飯，既然四爺的傷勢已無妨碍，屬下這就叫他們安排酒菜替東家洗塵。」

駱伯傖揮揮手，道：「洗啥屁塵，我心裏正煩，便有山珍海味也吃不落胃，你倒是去問問齊姑娘他們餓不餓？替他們送些過去。」

石掌櫃道：「屬下已經去問過了，齊少宮主只要了一碗麵，那位姑娘却一個人坐在房裏發楞，問她話也不回答，眼眶紅紅的，好像剛哭過的樣子。」駱伯傖微微一驚，目注康浩道：「孩子，過去看看，別讓她悶出病來了。」

康浩遲疑道：「小侄去了恐怕更糟，剛才的情形，伯父已經看見了……」

駱伯傖笑道：「年輕女娃兒，誰沒有一點脾氣，何况她新遭遽變，心裏難免要煩躁些，你就算看在伯父份上，多忍耐點吧。」

康浩無奈，只得站起身來。

石掌櫃忙道：「姑娘的房間在右首第三間，老漢替少俠領路……」

駱伯傖道：「不用了，人家小兩口兒要說話，你跑去做什麼？」

石掌櫃連連點頭笑道：「不錯，不錯，多虧東家提醒，屬下眞是老胡塗了。」

康浩却半點也笑不出來，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邁着沉重的步子，獨自向月眉的臥房走去。

轉過簷角，一列三間靜室矗立在後院花園中，屋前是一排竹架，上面長滿了藤蘿和小花，微風拂過，淡香搖曳，室中却靜悄悄的沒有一絲聲息。

康浩走到第三間房門外，方欲舉手叩門，但想到月眉那冷冰冰的態度，心裏就有些不寒而慄，急忙又把手收了回來，隔門輕咳一聲，低叫道：「齊姑娘，在屋裏嗎？」

房中寂然無聲，毫無回應。

康浩等了一會，不見回應，又叫道：「齊姑娘——」

這次話音未落，就聽見月眉的聲音冷冷說道：「鬼叫什麼？房門又沒有栓。」

語氣雖然冷峻，總算有了回答，康浩小心翼翼推門而入，只見月眉獨坐在窗前一張木桌旁邊，眼睛望着窗外，連頭也沒有回一下。

小窗遙對花園，顯然她早已看見康浩由園中過來，只是故作不知而已。

康浩頗感尷尬，只好無話找話，含笑道：「這房間還好吧？四週都是花園，一定很淸靜。」

月眉木然道：「房間好不好，是人家客店的。」

康浩笑道：「都怪我不會說話，我的意思是問姑娘住不住得慣，如果覺得這間房間不好，可以另外再換一間。」

月眉冷哼一聲，道：「謝謝你的好意，可惜這番話問錯人了。」

康浩一怔，道：「怎麼問錯了呢？」

月眉道：「咱們住慣江邊茅屋，能有這種客房住，等於搬進了皇宮，還敢挑剔什麼？你這番話，應該去問那些什麼堡的千金小姐才對。」

康浩訕訕笑道：「好！算我又錯了，咱們不談這些……據駱伯父說，你們兼程趕路，尚未用過飲食，你想吃點什麼？好叫他們去準備！」

月眉仍然沒有回頭，冷冷問道：「是駱老前輩要你來問的嗎？」

康浩剛想點頭，忽覺不妥，忙道：「不！是我自己要來的。」

月眉道：「你來幹什麼？」

康浩道：「我特來道謝，剛才危急之時，若非姑娘賜贈珍貴的虎胆精，黃四叔和我……」

月眉沒等他說完，截口道：「你謝錯人了。」

康浩訝道：「怎麼又錯了？」

月眉道：「虎胆精是百禽宮的藥物，也就等於是你自己的東西，要謝應該謝你自己，跟我有何相干？」

康浩吶吶道：「這個……這個……」

他本來就不善言辭，又被月眉連番頂撞嘲諷，一時間，竟窘得面紅耳赤，說不出一句話來。

月眉雖然沒有回頭，却好像已經看見他的窘態，冷漠的一笑，說道：「一個大男人，有話就說，何必吞吞吐吐，那麼不乾脆！」

康浩紅着臉說道：「是的，我……我……唉！我眞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如果我說是特來看望你的，你一定不會相信……」

月眉却道：「你又沒說，怎知道我不信？」

康浩垂首道：「因爲……我知道，你心裏對我誤會很深。」

月眉道：「這更奇怪了，你又不是我，怎麼知道我對你誤會很深呢？除非你自己做過什麼對不起人的事，心虛胆怯，怕人知道……」

康浩急道：「我可以對天發誓，决沒有做過對不起人的事。」

月眉輕哂道：「既如此，你又怕人誤會什麼？」

康浩只感到她那冷冰冰的態度令人受不了，却沒想到她那張小嘴詞鋒犀利，更咄咄逼人，竟比刀劍更難招架，不覺嘆了一口氣，道：「我自知口舌笨拙，說出來的話總是辭不達意，反惹姑娘生氣，如果姑娘嫌我站在這兒厭煩，我就告退了…」

月眉冷冷截口道：「我可沒有說過厭煩兩個字，你要走儘管走，別把惡名推在我的頭上。」

康浩動輒得咎，說既說不過她，走又走不得，呆呆站在門傍，好不尷尬。

月眉目光望着窗外，漠然問道：「怎麼不說話了？」

康浩只好學金人三緘其口，沒有回答，也不出聲。

過了片刻，月眉又冷笑說道：「本來嘛，咱們又不是知書達理的堡主千金，跟咱們這種俗人談話，自然無味得很，早知如此，又何必來找這份罪受呢……」

說到這裏，仍然不聞回應。月眉只當他已經賭氣走了，回頭一看，却不料康浩正望着她露齒傻笑。

月眉險些嚇了一大跳，又好氣，又好笑，低頭啐道：「死人！笑你個大頭鬼——」話沒完，自己却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這一笑，宛若冰河解凍，大地春回，滿天陰霾，頓時消散了大半。

康浩長吁一聲道：「姑娘現在不生氣了吧？」

月眉白了他一眼，哼道：「誰說不的！老實告訴你，這口氣，我一輩子也消不了。」

康浩含笑道：「別氣！別氣！天大的煩惱，一笑置之度外，好啦，我去拿些酒菜來，陪你喝一杯，消消氣！」

月眉撇撇嘴，一扭頭道：「你去拿吧！誰要吃一口，誰就不是人。」

康浩笑道：「那又何苦來呢？就算要生氣，等吃飽了再氣不好麼？」

月眉道：「誰跟你嬉皮笑臉，你們男人呀，除了臉厚，就只會欺侮女人。」

康浩道：「我可沒敢欺侮姑娘……」

月眉沉聲道：「你還說沒有？」

康浩連忙說道：「姑娘說有，那一定是有了，大約是我健忘，一時竟記不起來了！」

月眉忍俊不住，「嗤」的掩口失聲，却狠狠瞪了康浩一眼，道：「看不出你倒挺會做戲的。」

康浩聳聳肩，道：「我本來不會，是姑娘硬逼出來的。」

月眉低罵一聲「該死」！臉上神情已不似先前那般冷漠了，站起身在屋裏踱了兩圈，忽然正色問道：「黃老前輩的傷好了沒有？」

康浩道：「業已痊癒大半，已不碍事了。」

月眉沉吟了一下，道：「我有幾句很重要的話問你，假如現在你沒有旁的事，咱們到城外去走走，尋個清靜地方，細談一談，怎麼樣？」

康浩詫道：「姑娘有話見告，這兒不是很清靜麼？」

月眉搖搖頭道：「這兒往來的人多，我不想被人偷聽去，如果你不願意，那就算了……」

康浩連聲道：「願意！願意！咱們現在就動身吧！」

月眉順手取過一件披風繫在肩上，臨出房門，又道：「郊外風大，假如你想帶點酒去喝，我也不反對。」

康浩欣然鼓掌，微笑說道：「妙極了！偷得浮生半日閒，携醇醪佳釀，偕如花美眷，怡心性以悠遊，滌塵囂以俱去，美景當前，迎風舉杯，何難使滿腔憂煩，盡化雲烟……」

月眉頓足道：「你再胡說八道，我就不去了。」

康浩忙道：「好！不說就不說，姑娘，請吧！」

兩人離了靜室，相偕向外行去，剛穿過花園，迎面却遇見齊效先，攔路問道：「姐！你們要到那兒去？」

月眉道：「咱們有事，出去一會兒，如果駱老前輩問起，就說咱們很快就會回來。」

齊效先笑道：「姐！帶我一塊兒去，好不好？」

月眉搖頭道：「不行，你在店裏等着，別去碍事。」說罷，向康浩一揚頭，舉步而去。

齊效先望着兩人遠去的背影，氣得哼了一聲，低語道：「一會兒不理人家，一會兒又跟人家出去玩，哼！下次別想我再替你送藥了……」

他在生氣，駱伯倫却在窗後捋鬚而笑，喃喃說道：「眞是女貌郎才，一對璧人，看來再大的仇恨，終敵不過一個『情』字。」

× ×

石泉城西郊，面向漢水，有一塊巨大的方石，名叫「半枰石」。

相傳呂洞賓曾以此石作枰，和張果老賭奕，結果輸了，一怒之下，拔劍將棋枰砍爲兩半，一半被踢落江中，只賸一半留在岸上，故名「半枰石」。

傳說固然不足採信，但那塊大方石却是眞的，而且石上還有殘缺的縱橫綫紋，宛如棋枰模樣，大石就在距江岸不遠的山坡上，石後有株古松，斜斜伸展枝幹，覆罩石上，狀若傘蓋，倒的確是個敲碁怡性的絕妙所在。

康浩將酒菜安放在半枰石上，展目四顧，不覺由衷的讚道：「這地方依山面水，景色如畫，想不到小小石泉縣城，居然也有如此佳景。」

月眉道：「我選上這個地方，倒不是爲了它的景色，而是選它地勢幽靜，視野開闊，不慮有人偷聽。」她雙手抱膝倚坐在古松下，凝目望着江岸，語氣和神色，都顯得異常平靜，和在客店裏已經截然不同。

康浩笑問道：「姑娘這般愼重，想必那要說的話，一定十分重要了？」

月眉道：「不錯，事關名節生死，自然重要，否則，咱們也不必老遠跑到這兒來了。」

康浩已猜到她要談的事，必定和湘琴有關，微微一笑道：「時間還早，先吃飽了，有話慢慢再說。」順手撕下一大塊風

鷄，遞了過去。

月眉搖頭道：「我不餓，給我一杯酒吧。」

康浩替她斟了大半杯酒，她接在手中，就像吃藥似的，歛眉閉目，一仰頭，全都倒進喉嚨裏。

她顯得從未喝過酒，那辛辣的酒液一入口，頓時嗆咳起來，杯子也摔了，臉兒嗆得通紅，連眼淚都咳出來了。

康浩急問道：「覺得怎麼樣？很難過嗎？」

月眉一面拭淚，一面搖頭，連聲道：「啊！好辣！」

康浩道：「你喝得太急了，快吃口菜壓一壓，我去取水來……」

月眉喘息畧定，却逞强道：「不要緊，再給我一杯，我還想喝。」

康浩連忙攔阻道：「不能喝了，這是有名的烈酒，喝醉了更難受。」

月眉不理，一把搶了酒葫蘆，抗聲道：「怕什麼？醉死了是我自願，我偏要喝，偏要喝……」說着說着，又猛可灌了一大口。

酒烈力猛，嗆咳更甚，月眉好像橫了心，竟然不顧一切，舉起酒葫蘆直向口裏倒……

康浩見她迹近自虐，不禁吃了一驚，急急上前奪下酒葫蘆，兩手緊攬着她的雙肩，大聲問道：「月眉！月眉！你這是爲什麼？」

月眉忽然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哽咽着說道：「讓我喝！我求求你，我心裏煩死了……」

康浩道：「你心裏煩，可傾吐出來，何苦這樣折磨自己的身子？」

月眉連連搖頭道：「我沒有人可以傾吐，奶奶去世了，阿毛年輕，告訴他，他也不懂……」

康浩柔聲道：「月眉，你忘了？這世上至少還有一個人，那就是我！」

「你？」月眉抬起淚眼，痴迷的望望康浩，突然尖叫道：「你好大胆，快些放開我！」敢情她到現在才發覺自己竟是依偎在康浩的懷中。

康浩雙臂一收，就勢將她摟得更緊些，低聲道：「月眉，咱們名份已定，等於就是一個人，你心裏如有委屈，當然應該告訴我，怎麼竟說無人可以傾吐呢？」

月眉閉着眼睛，搖頭叫道：「我不要聽，我不要聽，放開我！放開我！」口裏雖然拒絕，却沒有用多大力氣掙扎，她彷彿覺得康浩的兩條手臂不僅有力，更有一種難言的磁性，使她推拒不開，也不願意推拒。

康浩低沉的聲音又道：「其實，你心裏的話，不說我也猜得到，你是爲了易湘琴，而耿耿於懷，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對嗎？」

月眉不再掙扎了，却幽怨的道：「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多問？」

康浩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我知道你對這件事誤會很深，可是，你一再用冷漠的態度對待我，不讓我有解釋的機會，這怎能全怪我呢？」

「哼！不怪你，難道應該怪我？你和她要好是千眞萬確的事，還有什麼可解釋的？」

康浩道：「月眉，你把男女之間的感情看得太狹窄了，難怪會因此煩惱，『要好』只是朋友之情，並不是兒女之私，更不能和夫妻之情相比……」

月眉搶着道：「我不懂這些大道理，也懶得管你們是友情或是私情，我只恨你既然已經結識了她，爲什麼又答應咱們的婚事？既然答應了婚事，爲什麼又對她念念不忘？你這樣三心二意，準備置我於何地？」

康浩正色道：「我受歐陽夫人囑託，携帶湘琴離堡避禍，這件事發生在前，也是黃四叔預定的策畧，如今中途失散，自然要設法打聽她的安危下落，這是情理中事，和婚約並無關連，月眉，你怎麼竟不能體諒呢？」

月眉道：「可是你別忘了，奶奶是被誰害死的？她和咱們仇深似海，你却認爲關心她的安危下落是情理中事？而且拿她當作『要好』的朋友？」

康浩感嘆道：「提到這椿憾事，憑心而論，不能全怪人家，當時彼此處在敵對立場，同時，事情也是由效先弟夜闖後園，先用毒蜂傷人而起……」

月眉怫然不悅道：「你就知道帮她說話，反來編排咱們的錯！」

康浩道：「事實上，你們都沒有錯，而是我錯了，如果我不給她們陰陽菓，就不會發生這場不幸了。」

月眉道：「撇開奶奶的仇恨不談，你也應該想想師門沉寃，她父親易君俠假扮復仇會主，這總是眞的了吧？」

康浩道：「此事尚在存疑，還沒有確切的證據。」

月眉道：「如果有了確實證據，證明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那時候，你能割捨得下嗎？」

康浩肅然道：「這不是捨不捨得的事，果眞證實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我自然以師門沉寃爲重，不過——」

月眉道：「不過什麼？」

康浩仰面長吁道：「月眉，咱們必須恩怨分明，罪魁禍首固然不能放過，却也不能連累無辜……」

月眉用力推開康浩，氣憤的站立起來，冷笑道：「說了半天，你還是捨不得跟她分手，還是千方百計想替她開脫，好吧！從今以後，你別再理我！」

康浩急道：「月眉，你先別生氣，聽我說下去……」

月眉一扭頭，强忍住盈盈欲墜的淚水，咽聲道：「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有她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她，反正咱們兩個人總得死去一個才能了結。」說完，忿忿一摔衣袖，轉身便走。

康浩慌忙叫道：「月眉！月眉——」隨後追了下去。

這時候，江邊正有一艘客船泊岸，船上走下兩位身穿綠衣的少女，迎面望見康浩，其中一個竟揚手招呼道：「請問……是康少俠嗎？」

康浩和月眉不期然都停了下來，但康浩打量那兩位綠衣少女，却不認識，詫道：「二位姑娘怎會識得在下？」

兩名綠衣少女彼此互望一眼，臉上同

時流露出欣喜之色，其中一個年紀較小的低聲說道：「姐姐，果然不錯吧？我說很像，可不就是他……」

年紀畧大的點點頭，道：「讓我再問仔細些，別像上次那樣又認錯了人。」

於是，舉步上前，向康浩端詳了好一會，含笑問道：「康少俠的大名，是不是叫做康浩？」

康浩道：「不錯，在下正是康浩。」

那綠衣少女又道：「令師是不是風鈴魔劍楊君達楊大俠？」

「不錯啊！」

「敢問康少俠，可認識一劍堡的易湘琴？」

「正是相識！」

綠衣少女輕吁一聲，道：「這就不錯了，唉！上天有眼，竟讓咱們在此地碰上了康少俠。」

康浩詫道：「兩位姑娘是……」

那綠衣少女笑道：「康少俠不認識咱們，想必也聽小琴提起過，咱們姓李，家住懷玉山馬金嶺下……」

康浩恍然道：「啊！原來是白雲山莊李家姊妹，前在洛陽本當拜訪，不幸交臂錯過，如今，却無意中相遇，這眞是太巧了。」

李櫻兒道：「康少俠還記得洛陽白馬寺的約會？那一次，咱們都上了人家的當，險些連命也斷送了呢！」

李梅兒接道：「那次咱們雖然沒有見到康少俠，却遇見一個假冒的，依稀記得少俠的相貌，所以剛才瞧着眼熟，才冒昧動問一聲。」

康浩問道：「二位姑娘準備往何處去？是路經此地嗎？」

李櫻兒道：「咱們是特意去一劍堡探望小琴，爲了抄近路，才由石泉經過，不料竟和康少俠巧遇。」

梅兒接口道：「琴姐姐病了，你知不知道？她就是爲了你才病的哩……」

櫻兒又道：「小琴本來和咱們在一起的，後來聽說你被東海火燄島的船擄去，在銅瓦廂附近失火沉舟，才得了病，如果她看見你和咱們一塊兒去，準會高興得發瘋，咱們趁此機會，好好敲她一下，叫她請客！」

姊妹倆一團高興，圍着康浩又說又笑，而且句句都和湘琴有關，全沒留意到旁邊還有一位月眉。

月眉冷眼旁觀，聽了這些話，自然如火上添油，怒上加怒，含着兩眶淚水，向康浩恨恨的說道：「難怪你舊情難忘，原來人家爲你害了相思病呢！是該去看看人家，好讓她去高興，讓她去發瘋，讓她好好請客！」

她越說越氣，用力跺着蓮足，大叫道：「我恨死了你們這些無恥的東西了，快滾吧！去發瘋吧！讓你們一個個都瘋死了最好！」說完，掩面大哭，飛奔而去。

康浩連聲呼叫，欲要攔阻，却已來不及了。

李家姊妹被罵得滿頭霧水，愕然相顧，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梅兒困惑的問道：「這女子是誰？怎麼這樣凶？」

櫻兒張目道：「她好像在罵咱們嘛？康少俠，你認識她嗎？」

康浩點點頭，嘆道：「二位別見怪，她心緒欠佳，言語失禮，由我替她向二位姑娘賠罪。」

櫻兒道：「她是你的什麼人？」

康浩道：「她姓齊，乃是在下的未婚妻子。」

櫻兒姊妹倆吃了一驚，失聲道：「什麼？你……你……已經有妻室了？」

康浩垂首道：「是的……」

櫻兒勃然大怒，叱道：「你既然已有妻室，就不該再用假情假意去欺騙小琴，她和你有什麼仇恨？害死了她，對你又有什麼好處？」

康浩慚然道：「李姑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下訂定婚約，乃是最近幾天的事，並非在與湘琴結識之前……」

櫻兒怒目道：「那更不應該，難道相識這麼久，你還不知道小琴對你的情意？她爲你受了多少苦，到現在病猶未癒，你却昧着良心，另結新歡，你說，你還是人嗎？」

梅兒在旁邊勸道：「姐姐，你先別發火，也聽聽人家少俠的苦衷……」

櫻兒大怒道：「這種薄情寡義的人，還有什麼狗屁苦衷，算咱們瞎了眼睛，認錯了人，走吧！」一手挽了梅兒，扭頭便走。

康浩道：「二位要到哪兒去？」

櫻兒瞪眼道：「咱們高興去哪兒就去哪兒，你管得着嗎？」

康浩道：「在下只想請問二位是不是欲往一劍堡？」

櫻兒冷哼道：「你猜對了，咱們正是要去一劍堡告訴小琴，讓她知道你是天下最可惡的大騙子。」

康浩長嘆一聲，道：「姑娘不諒過我，我無法勉强，但小琴現已不在一劍堡，二位大可不必再徒勞往返……」

梅兒對康浩尙有好感，聞言詫道：「爲什麼呢？她怎麼不在堡中？」

康浩道：「不瞞姑娘說，小琴是和我一同離開了終南的，不料，竟在途中失散了。」

梅兒驚道：「眞的嗎……」

櫻兒却冷哼道：「妹妹，別聽他胡說，他是怕咱們見到小琴後，拆穿他的假面目，才故意騙咱們的。」

康浩搖頭道：「在下句句實話，决沒有欺騙二位。」

櫻兒道：「哼！你就是想騙咱們，咱們也不信，妹妹，不用再跟他廢話了，走吧！」

說完，不待康浩再開口，拉着梅兒忿忿而去。

康浩木然望着她們遠去的背影，無限委屈擁塞心頭，再也吐不出一個字來，過了許久許久，才發了一聲輕微的嘆息——他並不抱怨李櫻兒不肯給他解釋的機會，因爲他深深知道，這些錯綜複雜的情形，根本不是言語所能解釋的，他雖然並不介意別人的誤會，却不能不爲這些情感上的糾結而憂心忡忡。

江中舟楫紛紜，岸上人羣喧嚷，這亂哄哄的江岸，恰似紛擾的人生，使人心煩意亂，沒個遁避之處，康浩忽然覺得有一種迫切的需要——那就是「酒」！

是的！酒！那醇郁的液汁，至少可以使人暫時忘却煩惱，獲得片刻快樂，古人說：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如果眞能「一醉解千愁」，爲什麼不暢飲一醉呢？

康浩一頓足，轉身直趨「棋枰石」，抓起酒葫蘆，正待痛飲逐愁，忽然，身後一聲輕咳，有人低低問道：「朋友，能分潤一杯給不速之客嗎？」

那語聲細如蚊蚋，但字字清楚入耳，而且，發話之處分明就在身後數尺內，以康浩耳目之靈敏，事先竟毫無所覺，顯然這人必非平常人物。

康浩心頭微震，緩緩放下手中酒葫蘆，也不轉身，只鎭靜的反問道：「閣下是誰？」

身後那人答道：「一個不揣冒昧的酒徒。」

康浩仰面笑道：「既稱酒徒，想必是能喝幾杯的了？」

那人道：「不敢，嗜酒之徒，未必能喝多少，只不過適逢其會，見朋友獨飲無伴，故而毛遂自荐，願與朋友共享這醇冽佳釀，如畫景色。」

康浩聽他談吐不俗，心裏越覺驚疑，點了點頭，道：「好極了，在下正感獨飲無聊，難得朋友有此雅興，來！在下先敬你一杯。」

說着，從石上取了一隻酒杯，反手一擲。

同時旋身揚臂，將內力逼入酒葫蘆中，一股酒箭，循杯射去。

他爲了敵友未明，出手已留分寸，先擲杯，後注酒，杯子擲出的方向，亦並未正對那人，而是畧偏了半尺，以便萬一那人無法接住酒杯之時，也不難從容趨避閃讓。

誰知道這些顧慮却全屬多餘，當他旋身注酒的刹那，只見那酒杯已被一個藍衣人輕輕接住。

那藍衣人頭上戴着一頂寬大竹笠，帽沿前垂着一幅黑紗，幾乎將整個面龐全部掩去，用左手中食二指挾住酒杯，迎着激射而來的酒箭，連聲道：「多謝盛情，實在愧不敢當！」

奇怪的是酒射入那傾斜的杯口內，居然點滴不漏，頃刻之間，竟凝結成一團冰丸。

藍衣人屈指輕彈杯身，那酒液凝成的冰丸應手飛起，直投入口中，但入口忽又化爲液汁，藍衣人「咕都」一聲嚥下肚去，讚道：「好酒！好酒！至少是窖藏二十年以上的陳年佳釀吧？」

康浩看得心驚不已，暗忖道：此人武功已達爐火純青境界，身形又如此眼熟，倒像曾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只怕不會無因而來……

心念轉動，口裏却笑道：「酒質粗劣，枉承謬譽，倒是閣下這一身精純內功，少說也該有三十年以上的苦練吧？」

藍衣人哈哈笑道：「朋友看走眼了，在下今年才二十一歲。」

康浩輕哦道：「這麼說，閣下必是出身名門，習練的是武林絕技神功了？」

藍衣人搖頭道：「也不對，在下師門只是武林中默默無聞的人物。」

康浩趁機探問道：「敢問令師——」

那藍衣人似乎不願再提，截口笑道：「佳釀在手，美景當前，在下肚子裏的酒虫已經等不及了，能容我再討幾杯，先解解饞麼？」

康浩聳肩一笑，道：「是我太失禮了，朋友，請坐吧！」

藍衣人毫不客氣在大石對面盤膝坐下，却把竹笠向下拉了拉，連頭帶頸全部遮住。

康浩看不見他的面貌，越加好奇，便斟滿兩杯酒，舉杯相邀，道：「朋友，乾杯！」

藍衣人道聲謝，却不仰面乾杯，仍然用手指輕輕一彈酒杯，凝酒成冰，直投口中。

一顆頭始終掩藏在竹笠下。

連飲三杯，俱是如此，康浩疑心更盛，含笑道：「朋友，此地景色不俗，何不除下竹笠，以免遮住了視綫？」

那藍衣人答道：「正因此地景色不差，在下這頂竹笠才不能除下來。否則，閣下就沒有雅興再喝酒了。」

康浩道：「那是爲甚麼？」

藍衣人道：「鄙貌醜陋不堪入目。」

康浩正色道：「朋友錯了，在下雖不敢自誇高明，却也不是以貌取人的俗夫，如蒙不棄，還請以本來面目相見，不然，在下亦不敢高攀！就此告辭。」

那藍衣人喟然道：「區區非僅貌醜，簡直猙獰可怖，只怕會驚了閣下。」

康浩道：「君子相交之心，縱然形同鬼魅，又何懼之有？」

藍衣人道：「這麼說，閣下是一定要區區當面現醜了？」

康浩道：「在下已經說得很明白，旣承下交，就該坦然相對。」

藍衣人輕吁道：「閣下一定要見識我這副醜像，我無法拒絕，但見了之後，最好別再追問我的貌醜的原因，這一點，尙盼俯允。」

康浩爽然道：「謹遵台命。」

那藍衣人緩緩舉起左手，掀開了黑紗和竹笠，說道：「朋友，請看吧！」

康浩早已凝目而待，一望之下，不覺機伶伶打個寒噤，險些驚呼失聲……

原來竹笠黑紗掩蔽之下，果然是一張滿佈疤痕的醜臉，難怪他總覺得這藍衣人的身形十分熟眼，敢情就是曾在一劍堡後山峭壁頂上見過的那個神秘少年。

藍衣少年醜臉牽動，目光炯炯凝注着康浩，似笑非笑的問道：「朋友看清楚了？可是覺得區區『才不壓衆』，但却『貌很驚人』，對嗎？」

康浩忙道：「啊！不！在下只是覺得這些傷痕……」

藍衣少年截口道：「朋友，別忘了咱們的約定，不要問我原因。」

康浩語聲微頓，道：「如果在下請問朋友的尊姓大名，這總可以吧？」

藍衣人說道：「姓名不過是一個人的記號，朋友若不吝賜告，區區自然也不隱瞞。」

康浩拱手道：「在下名叫康浩，敢問兄台——」

藍衣人應聲道：「區區姓黃，賤名無

父。」

康浩施禮道：「原來是黃兄……」忽然神情一楞，驚詫問道：「黃兄的台甫，莫非是化名？」

黃無父道：「不！這就是小弟的眞實名字。」

康浩道：「但是……黃兄爲何要取這古怪的名字呢？」

黃無父哂道：「小弟本來就沒有父親，以實情爲名，有什麼不妥？」

康浩吶吶道：「黃兄請恕小弟交淺言深，人無父母，身從何來？世上豈有『無父』之人……」

黃無父冷然一笑，道：「怎麼沒有？小弟就是一個。」說着，抓起酒葫蘆，連飲了幾大口。

酒液淋漓滿腮，黃無父也不去拭擦，烈酒下肚，使他醜臉上泛現一片血紅，看來越加猙獰可怖。

康浩默默的看着他，心裏雖有許多疑問，却不便追問太急，直等黃無父將一葫蘆酒喝完了，才含笑道：「得與黃兄相識，足慰平生，可惜酒帶得不多，難能盡興，小弟寄寓的客棧就在城中，如果黃兄有暇，何不結伴入城共謀一醉？」

黃無父搖頭道：「那倒不必了，小弟有幾句話想請教康兄，倘蒙不棄，此地清靜幽僻，正好暢談。」

康浩問道：「不知黃兄有何見教？」

黃無父道：「康兄可是剛由終南一劍堡而來？」

康浩微驚道：「不錯，黃兄怎麼知道的？」

黃無父沒有回答，逕自問道：「康兄既與一劍堡相識，想必瞭解一劍堡主易君俠的爲人如何了？」

康浩一怔，道：「這個……黃兄怎會忽然問起這個？莫非與一劍堡……」

黃無父道：「小弟與一劍堡毫無淵源，只是想向康兄打聽打聽那易君俠的品格和心性而已。」

康浩道：「品格心性包含甚廣，但不知黃兄想知道的是哪一方面？」

黃無父沉吟了一下，說道：「譬如說，易君俠頗負盛名，被譽爲正道武林翹楚，他實際的爲人，是否眞如傳聞的那麼高超。」

康浩默然良久，搖頭道：「這一點，小弟很難妄論，因爲小弟和易堡主僅有一面之識，從表面看，其人氣度雍容，平易近人，的確不愧一代大俠，但是——」

黃無父注目問道：「但是什麼？康兄怎麼不說下去了？」

康浩苦笑道：「據小弟所知，環繞在易君俠週圍，却有許多心懷叵測的陰險小人，而那些人又甚得易君俠信任，究竟是他不能知人善用？抑或另有內情？小弟就不敢肯定了。」

黃無父輕哦了一聲，又道：「康兄是怎麼認識那易君俠的？如果彼此僅只一面之識，怎會去一劍堡作客？」

康浩道：「說起來，可說是緣於一段巧遇，小弟最先結識的並非一劍堡主，而是他的女兒易湘琴……」

黃無父笑了笑，道：「能說給小弟聽聽嗎？」

康浩並未推諉，遂將自己認識湘琴的經過，大約地說了一遍。

黃無父聽得津津有味，聽完之後，笑道：「這不是巧遇，而是一段艷遇了，看來那位易姑娘對康兄情有獨鍾，康兄早晚將爲終南一劍堡的嬌客了。」

康浩赧然道：「黃兄休要取笑，此中尚有許多複雜內情，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釋的，何況小弟業已訂了親，此事決不可能。」

黃無父道：「訂過親倒不要緊，大丈夫三妻四妾，原也算不了什麼，但小弟却有一點不明白，以康兄的人品相貌，又深獲琴姑娘芳心，婚事得諧，只是遲早間事，爲什麼竟在易君俠回堡前夕，匆匆離開了一劍堡？」

康浩一楞，一時竟感無詞以對，心裏暗忖道：此人語鋒犀利，來意可疑，而且對我的行止知道得很清楚，他究竟是一劍堡的朋友，抑或是復仇會的爪牙呢？

繼而一想，又覺得兩者都不像，皆因他如是一劍堡的朋友，何須再向自己打聽易君俠的爲人，如果是復仇會爪牙，以他一身精湛武功，儘可跟自己正面動手，又何必攀談套問，繞這個圈子？心念及此，便率直的問道：「黃兄與小弟素昧平生，怎麼知道小弟適由一劍堡而來？又怎知小弟是在易君俠返堡之前離開的呢？」

黃無父笑道：「咱們雖是第一次交談，却不能算素昧平生，至少，小弟對康兄，早已有幾分熟悉了。」

康浩驚訝道：「你以前見過我？」

黃無父坦然頷首道：「前後已見過三四次，只是小弟都隱在暗處，未曾和康兄正式照面罷了。」

康浩忽然哈哈大笑道：「有趣啊，有趣！可惜酒喝完了，不然，爲了黃兄這句話，就值得痛浮三大白。」

黃無父詫道：「莫非康兄不信？」

康浩笑道：「黃兄句句實話，怎能不信。不瞞你說，小弟也藏身暗處偷窺過你一次呢！」

黃無父愕然道：「當眞麼？在什麼地方？」

康浩道：「黃兄暗窺小弟，大約是在一劍堡後園內，小弟偷看黃兄，却是在峭壁頂上小溪之旁。」

黃無父畧一怔楞，也仰面大笑起來，說道：「好呀！原來石壁上那些樹樁，竟是你弄的手脚？」

康浩笑了笑道：「百丈峭壁，上下不易，小弟沒有黃兄那份輕功，只好弄些樹樁了。」

黃無父道：「這麼說，咱們是早已相識，却在這兒裝模作樣，互相猜疑盤問，豈不可笑？」

康浩道：「怎麼不是，這就叫『爾虞我詐』。」

兩人拊掌大笑，剎時間，胸中猜忌一掃而空，四手相握，在這緊緊的握持中，兩顆赤誠的心，已緊緊連接在一起。

笑聲驚動江邊船戶，許多人放下手中的工作，仰面向土坡上張望——如果聽到的不是笑聲，人們很可能又要疑心是呂洞賓和張果老爲了下棋爭吵起來了。

黃無父站起身來，道：「此情此景，

不能無酒，康兄請等片刻，小弟去向船戶們搜購一罈來。」

康浩道：「老兄相貌驚人，還是由小弟去吧！」

黃無父咧嘴一笑，道：「不妨，你瞧我的。」

話落，一壓竹笠，抖落黑紗，轉身向江邊走去。

只見他步履從容，似乎毫不急迫，但每一跨步，距離却在數丈以上，由土坡至江邊，雖有百丈遠近，不過霎眼工夫，便已抵達，竟比御風飛行還要快速。

船戶們遠遠望見人影閃動，轉眼便到眼前，一聲驚呼還未出口，來人已進入船艙中，自己取了一罈酒，又飄身下了船。

一名船伕張口叫道：「喂，你不能拿走呀！喔……」呼聲未畢，口裏忽然多了一塊硬東西，急忙吐出來一看，竟是一塊銀子，足有十兩以上。

再抬頭看時，取酒的人早已回到「半枰石」了。

那船伕懊悔不已，暗道：這不就是騰雲駕霧的神仙嗎？早知道，眞不該叫嚷，由他多拿幾罈倒可發一筆小財……

「半枰石」上，兩人開罈暢飲，越談越覺得投契。

康浩不勝羨慕的問道：「黃兄適才施展的身法，迥異一般輕身提縱術，不知是不是絕傳已久的神行縮地玄功？」

黃無父搖頭笑道：「我也不知道這功夫叫什麼名稱，反正從小由師父傳授，日夕苦練，十數年不曾中輟，施展起來，好像比輕身提縱術要快速一些。」

康浩道：「黃兄是幾歲拜師的？」

黃無父道：「大約一歲不足，那時我全家慘遭殺害，房舍猶在焚燒，幸虧師父趕到，從一處狼窩中救了我……」

他仰面乾了一杯酒，掀起竹笠，指着自己臉上疤痕道：「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我這些傷痕，都是被狼爪抓傷的。」

康浩驚呼一聲，問道：「是誰殺了你的全家？」

黃無父搖頭道：「不知道。」

康浩又問：「那麼是誰將你拋進狼窩的呢？」

黃無父又搖搖頭道：「不知道。據師父告訴我，他曾在狼窩附近找到一具女人的屍體，而且，當我被救出狼窩時，啞穴早經封閉，以情推想，可能是家中發生變故之際，那女人偷偷抱着我向屋後亂山中逃走，不幸被仇人追及，情急之下，將我點閉了啞穴，誤投狼窩，徼倖窩中只有幾頭小狼，才留下一條殘命。」

康浩感嘆說道：「原來黃兄竟是家遭慘變，幼失怙恃，跟小弟同樣是不幸的孤兒。」

黃無父詫異地道：「怎麼，你也是孤兒？」

康浩黯然點頭道：「小弟的身世和黃兄相比，雖然幸運得多了，但咱們却有一個相同的遭遇，黃兄因有狼窩掩藏，才能逃脫大難，小弟倒是靠狼乳維生，才沒有變成溝中餓殍……」接着，也將自己幼時遭遇，說了一遍。

黃無父激動的道：「康兄，同是無家可憐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如不以猥瑣見鄙，咱們就結爲異姓兄弟如何？」

康浩大喜，說道：「正合我意，你我撮土爲香，指石爲誓，如負此盟，人神共厭。」

兩人便在半枰石旁併肩跪下，望天祝禱，互敘年歲，黃無父畧長，康浩年幼，彼此通誠結義，永爲異姓骨肉。

祝拜完畢，重新席地而坐，黃無父慨然長嘆道：「愚兄自解事之日起，終年獨居，從無一個朋友，又因面貌醜陋，自慚形污，是以除家師之外，將世上的人都當作仇敵，今天與二弟一席坐談，竟然十分投緣，才知道自己從前的想法實在太偏執了。」

康浩誠懇的道：「初見面時，小弟對大哥同樣猜忌甚重，如今才知大哥是個面冷心熱的人。」

黃無父道：「這也難怪，皆因江湖險詐，令人防不勝防，而咱們又都是無父無母的孤兒，對一切本就懷着太多猜疑。」

康浩道：「大哥請恕小弟冒昧，你果然是沒有父親的人麼？」

黃無父臉上忽然掠過一抹陰影，木然良久，才仰面苦笑道：「人皆有父，豈我獨無？不過，在我的記憶中，既不知道父親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容貌，所以家師替我取了『無父』這個名字。」

康浩詫道：「那麼大哥怎知道自己姓黃？」

黃無父道：「我母親姓黃，我是跟從母姓。」

康浩想了一下，又道：「大哥家遭變故的時候，只有一歲多，尚未解事，怎麼會記得伯母的姓氏呢？」

黃無父道：「這是家師後來告訴我的，家師和母親乃是同師姊妹，情誼一向極好。」

康浩接口道：「既然如此，令師一定也知道伯父的姓名了，難道她沒有告訴大哥？」

黃無父搖了搖頭，說道：「她老人家只告訴我說，那種薄情薄義的男人，不配爲你的父親，他只是一個連野獸都不如的畜牲……」

康浩駭然道：「她怎麼會這樣痛恨伯父！」

黃無父道：「此事說來話長。二弟，你聽說過武林中有一個名叫『太陰門』的門派嗎？」

康浩搖頭道：「沒有。」

黃無父又道：「當年的大荒三老中，有一位『太陽叟』東方烈，你總該聽說過吧？」

康浩吃驚道：「大荒三老名滿天下，莫非大哥的師門竟是——」

黃無父道：「不！愚兄並非大荒三老門下，只是太陰門却與三老中的東方烈頗有淵源……」

話聲微頓，然後緩緩說道：「太陰門的創教祖師，名叫『陰婆婆』慕容冰，也就是太陽叟東方烈的妻子，皆因她身具異稟，武功專走陰柔路子，久而久之，漸漸影響了性格，竟與太陽叟的陽剛性格相背而馳，夫婦倆終於反目仳離，陰婆婆一怒之下，便在北天山寒冰谷自創『太陰門』，專門收錄女弟子，授以獨門陰柔武功。

「陰婆婆收徒極苛，除了資質之外，並且訂下兩項嚴格的門規，第一：不許門下弟子擅入中原；第二：必須終生不嫁，永保處子之身。如果違背了這兩項，輕則廢去武功，斬斷四肢，重則五陰絕脈手法，追索性命。

「北天山遠在西域，太陰門弟子又絕跡不至中原，是以武林中人知道太陰門的並不多，當時太陰門下，共有十二名女弟子，號稱『太陰十二釵』，其中，最得陰婆婆寵愛的兩人，一個名叫龍姑，也是就愚兄的救命恩師，另外一個，就是我的母親……」

康浩輕哦了一聲，張口欲說什麼，却又強自忍住。

黃無父問道：「你覺得很意外是不是？太陰門下既然終生不嫁，怎麼又會生下我來，對嗎？」

康浩赧然道：「是的，小弟猜想後來一定發生了不幸的變化了。」

黃無父點點頭道：「一點也不錯，那不幸的變化，就是我的母親在偶然的機會中，邂逅了一個由中原去的男人，更不幸的是一時情不自禁，竟跟那男人相偕私奔，逃離了北天山……」

康浩嘆道：「這樣一來，豈不是觸犯了太陰門的門規了麼？」

黃無父道：「觸犯門規還是小事，叛師潛逃更使陰婆婆大為震怒，當時便頒下追魂金牌，嚴令限期追殺我母親，那受令的人，就是龍姑。」

康浩被這段故事引起莫大的興趣，不由問道：「龍姑既是奉命追殺伯母的人，後來又怎會救了你的性命，反而成了你的師父呢？」

黃無父道：「天下的事，往往出人意料，龍姑和我的母親一向感情就很好，當她啣命追來中原，找到我母親，却發現我母親已經有了身孕，猶豫再三，都不忍心下手，只好獨自轉回天山向陰婆婆諉稱業已達成任務，並且將自己的頭髮剪下一綹，假充證據，暫時騙過了陰婆婆。尚幸沒有過多久，龍姑繼承了掌門大位，心裏始終對我母親惦念難忘，於是再度來到中原探望，竟恰巧趕上我家發生變故，她老人家來遲一步，未能及時援救我的母親，便將我帶回天山，安頓在寒冰谷外一個幽密的洞穴中，每日以獸乳為食，撫養我長大，唯因格於門規，僅能授我武功，始終未行拜師之禮……」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眼中閃現着激動淚光，一連飲乾了三大杯酒，接着又道：「我孤零零一個人在山洞中長大，自幼習於獨處，沒有遊伴，也沒有朋友，實際說來，根本就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二十年來唯一能見到的親人，只有師父，她老人家不僅救了我的性命，傳授我的武功，也等於是我的慈母，我只恨自己不是女人，否則，寧可老死天山，也不會再到中原來了。」

康浩聽完這番敘述，黯然良久，才凝容說道：「大哥，從你所說的這段往事看，令師必定知道你的父親是誰，你有沒有問過她老人家？」

黃無父嘆道：「自然問過，但是她老人家好像不願提起這件事，總是推說不知道。」

康浩沈吟道：「那麼，她讓你到中原來，又有什麼目的呢？」

黃無父道：「她老人家並不願意我離開天山，但我既不能一輩子躲在山洞裏又無法皈依太陰門下，加以殺母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才決心返回中原，尋訪仇人。」

康浩問道：「關於當年殺害伯母的疑兇，令師可曾提供什麼綫索？」

黃無父搖搖頭，黯然道：「師父對我為母報仇的事，一直不表贊同，當我離開北天山的時候，她老人家對我說：『情孽禍根，由人自招，你母親當初一念之差，為情私奔，才惹來了殺身之禍，這是她自己心甘情願的，怨不得誰，孩子，你雖然不是太陰門下，但為師已經將本門武功傾囊相授了，如果你要返回中原創一番事業，為師深表同意，那報仇的事，還是別再想它了吧！』……」

康浩詫道：「這就奇怪了，以令師和伯母的情誼，怎麼會勸阻大哥替母報仇呢？莫非她心裏另有隱衷和顧忌麼？」

黃無父道：「我不知道她老人家有什麼隱衷和顧忌，但殺母之仇，勢在必報，這是任何人勸阻不了的，所以，回到中原以後，我便全心全意的查尋可能涉嫌的仇人。」

康浩道：「你連一點綫索都沒有，怎樣去查尋呢？」

黃無父得意的道：「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我才二十一歲，來日方長，縱然化上五六十年時間，相信總能尋到仇人。何況，綫索本來是人推斷出來的，我自信並不太笨，為什麼不能從情理中推想出綫索來？」

康浩問道：「大哥是如何推想的？」

黃無父道：「首先，我猜測仇恨的起源。我母親自幼遠居西域，回到中原才短短一二年，不可能結下如此深仇大恨，是以我判斷仇家多半是為那誘騙我母親的男人而來，只因尋仇未遇，遷怒妻孥，才殺害了我的母親。」

康浩點頭道：「不錯，這項推斷大有道理。」

黃無父又道：「其次，我再推測仇人的身份。太陰門的武功雖不敢誇稱舉世無匹，至少也是武林第一流的，我母親既得陰婆婆鍾愛，應該很不差了，換句話說，那仇人若非出類拔萃的高手，決難加害我的母親。」

康浩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

黃無父接着又道：「最後，我又想到那誘騙我母親叛離太陰門的男人，據我私下猜測，那人既能獲得我母親的心，為了他，不惜背叛師門，總該有幾個理由，第一，那人可能很英俊漂亮；第二，他的武功必定也很了得；第三，那人多半是個能言善辯的人物，善於甜言蜜語，表面忠厚，心術却很奸詐。」

康浩不禁對這位一見如故的盟兄大感佩服，含笑道：「大哥推斷事理，有條不紊，實令小弟衷心敬服，經過大哥這一描述，小弟也好像看見那人的形貌了。」

黃無父道：「愚兄在荒山石洞中長大，獨居無聊，便常常沉思幽想，有些東西我從未見過，但若細心忖測琢磨，所得結果，往往不會相差太遠……」

說到這裏，神色忽又變得十分凝重，輕嘆着又道：「不過，中原廣幅萬里，單憑這些推斷去尋找仇人，何異大海撈針，所以，我又擬定了一項查訪的計劃，第一步，我先把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列成一張名單，然後把那些年紀太老，容貌醜陋，以及聲名惡劣的人，逐一刪除；第二步，再暗中打聽那些可疑的涉嫌人物，誰的心機最深沉奸險？誰在二十年前，曾經離開中原，去過西域？如果能夠查出那欺騙我母親的人，再尋找仇人就非難事了。」

康浩急問道：「你找到那人了嗎？」

黃無父搖搖頭道：「還沒有，但我心中已有了一個可疑的目標……」

康浩道：「是誰？」

黃無父緩緩說道：「一劍堡堡主易君俠。」

康浩駭然一驚道：「怎麼會是他？」

黃無父道：「據我側面查證，那易君俠有幾項可疑之處！其一，中原武林高人，以他年紀最輕，成名最晚，但聲譽却駕凌『三莊二島一竹林』之上，這證明他頗有沽名釣譽的才能……」

康浩道：「大哥太武斷了這——」

黃無父道：「你先聽我說下去，這只是我忖測之辭，並沒肯定說定就是他。」

康浩笑笑道：「好！大哥請說吧。」

黃無父又道：「其二，易君俠結婚成家的時候，正是我母親被殺之後，在時間上說，未免太巧了。」

這一次，康浩沒有再開口，只微微頷首，等待着他繼續說下去。

黃無父一頓又道：「其三，易君俠相貌堂堂，二十年前正當少壯，在年齡上說，也以他涉嫌最重，如果他真是復仇會主，這更證明他是個外貌忠厚，內心奸詐的壞蛋，二弟，你不是也正懷疑他就是那假冒令師的復仇會主嗎？」

康浩沉吟了一下，點頭道：「不錯，小弟也正在懷疑他就是那復仇會的會主，但亦僅只懷疑，迄今尚無確證。而且小弟以為，即使他真是復仇會主，這也不足證明他就是大哥要查尋的人，咱們總不能因為他幹過一件壞事，便認定天下的壞事都是他一個人幹的，大哥，你說對不對？」

黃無父毫不猶疑的道：「對！二弟立論公正，足見胸襟磊落，但愚兄也絕非無的放矢，平空誣陷他，愚兄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根據，就是易君俠仗以成名的那柄紫電劍……」

康浩詫問道：「紫電劍怎麼樣？」

黃無父道：「據說那柄紫電寶劍，正是二十年前，在大戈壁出土的。」

康浩駭然失聲道：「這話真的麼？」

黃無父道：「愚兄僅是聽人傳說，目前還不知道是否確實，假如這傳說確實，那就證明易君俠曾經去過西域大漠，也就證明他便是當年誘騙我母親叛門私奔的男人……為了尋找證據，愚兄曾先後潛入一劍堡查探過四五次，更在後園峭壁頂上，苦苦守候了將近三個月之久，可惜始終沒有查到有力的佐證。」

康浩劍眉微皺，默默想了好一會，說道：「小弟有一句話想請問大哥，不知當問不當問？」

黃無父道：「你我義結金蘭，有話但說無妨。」

康浩道：「如果有一天，證實那一劍堡主易君俠就是大哥的生身之父，大哥準備如何處置這件事呢？」

黃無父仰天發出一聲冷笑，切齒說道：「這很簡單，我會親手殺了他，替母親報仇出氣。」

康浩道：「可是，他無論如何總是大哥的父親，也是伯母傾心相愛的丈夫，大哥這樣做，只怕……」

黃無父冷漠的搖搖頭道：「不！他生而不養，不配為人之父，他始亂終棄，連累我母親慘死，自己却另娶妻室，安享榮華富貴，更不配為人之夫，這種薄情寡義的人，不殺他豈有天理？」

康浩本待勸勸他，但想到自幼孤獨，以獸乳為食，與虫蛇為伴，二十年荒山石洞的生活，不知捱受過多少艱苦，孕育了多少仇恨，這些憤世嫉俗的思想，決非三言兩語所能化解，是以話到嘴邊，又忍了回去。

黃無父似乎也看出康浩欲言又止的神情，轉變話題，微微一笑道：「今天是咱們結拜的好日子，過去的事，說完就算，別再提它了，來！乾了這一杯，愚兄有一份見面禮送給你。」

康浩舉杯飲乾，笑道：「道義之交，不當有此俗禮，大哥何必破費呢？」

黃無父道：「這禮物是現成的，愚兄不須化費一文錢，賢弟却千金難買。」

康浩訝道：「哦？那是什麼東西？」

黃無父含笑搖頭道：「不是東西，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於是，便將自己趁隙刼走易湘琴的經過，略述一遍。

康浩大喜道：「多謝大哥厚情，如今她人在何處？」

黃無父取出一支小鑰匙交給康浩，說道：「人就在石家客棧西跨院第二間客房中，這是房門鑰匙，等一會賢弟自己去接她吧！時間不早，咱們也該分手了。」

康浩急道：「大哥怎麼不和小弟同返客店去？」

黃無父站起身子，誠摯的道：「我知道你有許多朋友，都住在石家客店，但現在我還不想跟他們見面，我是孤僻的人，不慣與人交往，你不必勉強我。」

康浩垂首道：「小弟謹遵大哥的吩咐，只是今日一別，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大哥。」

黃無父笑吟吟道：「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賢弟，這世界能有多大，還怕見不到嗎？」

說完，舉手一拉竹笠，洒步便走。

康浩忽然想起一件事，連忙叫道：「大哥請留步！」

黃無父回過頭來問道：「賢弟還有什麼話要說？」

康浩道：「談了許久，小弟竟忘記請問伯母的尊諱了，日後如有機會，也好相助大哥查訪。」

黃無父輕哦了一聲，答道：「她老人家名叫黃蓮花。」話落，把手一拱，大步而去。

什麼？黃蓮花？

康浩心頭猛可一震，幾乎懷疑是自己聽錯了，可是，就在他微一怔楞之際，黃無父業已走得影無踪。

他既驚且詫，不由暗自忖道：「奇怪，難道世上眞有一位黃蓮花？難道歐陽佩如所說的故事竟是眞實？」

念頭在他腦中飛快的閃過，顧不得再尋黃無父，急忙奔回城中。

甫抵店門，迎面碰見石掌櫃，老人家一見康浩，立刻滿面含笑道：「少俠回來正好，六爺和七爺都到了，東家正想派人去尋少俠呢！」

康浩點了點頭，隨即問道：「石老，你可知道西跨院客房裏住着什麼人？」

石掌櫃畧一凝神，道：「是兄妹倆個，那妹妹患了病，還在房裏，哥哥去替她配藥尙未回來……少俠怎麼突然問起這件事？」

康浩道：「那哥哥是不是穿一件藍色外衣，臉上有許多疤痕？」

石掌櫃訝然道：「不錯啊！莫非少俠認識他們？」

康浩長吁一聲，笑道：「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石老，快帶我到西跨院去。」

那石掌櫃雖然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見他神色歡悅，猜想總是件值得高興的事，連忙興沖沖在前領路。

進入西院，指着兩間緊閉房門的客室，道：「喏！他們兄妹倆住的，就是這兩間。」

康浩取出房門鎖匙，微笑說道：「現在，你可以下令將各處人手全都撤回來，並且請你告訴駱伯父，就說易姑娘已經找到了。」

石掌櫃吃了一驚，說道：「少俠，你是說那患病的女子，就是咱們要尋的易姑娘？」

康浩點頭道：「一點也不錯，咱們派出許多人去打聽她的消息，誰知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她竟和咱們僅僅隔着一重院子。」

石掌櫃睜大了眼睛問道：「這……這話當眞……」

康浩一揚手中鎖匙道：「自然是眞的，否則，我怎麼會有這柄房門鎖匙。」

石掌櫃臉上陡然變色，吶吶道：「可是……那位易姑娘，她……她……」

康浩笑道：「她就在他房間裏，雖然受了一場驚嚇，想必沒有遭到損傷，石老，你若是不相信，請跟我一齊進去看看就明白了。」

說着，舉手投入鎖孔，畧一試探，門鎖果然應手而開。

推開房門，康浩便迫不及待跨了進去，揚聲叫道：「小琴！小琴！小……」

叫聲未落，突然一驚住口，原來房中空空蕩蕩，何曾有半個人影。

再看床上枕蓆方正，被褥也叠得整整齊齊，根在就不像有人住過的模樣。

康浩心頭一沉，失聲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石掌櫃囁嚅的道：「少俠可是問原來住在這間客房的那位姑娘？」

康浩道：「是啊！她的人呢？」

石掌櫃道：「剛才老漢的話還沒說完……那位姑娘已經被人接去了……」

康浩大驚，反手一把抓住老人家的胳膊，急急問道：「被誰接去了？快說！」

石掌櫃道：「少俠請放寬心，那接人去的車子，是本城太和堂藥舖的私用車，隨車來的人老漢也認識，就是太和堂的少掌櫃，有名有姓，不怕他跑上天去……」

康浩頓足道：「別說閒話，那太和堂藥舖在什麼地方？快些帶路！」

石掌櫃道：「容老漢禀告東家……」

康浩道：「來不及了，快走！」不容分說，拉了他脚不沾地向外就走。

途中，石掌櫃才把經過情形大畧告訴了康浩，原來就在康浩返店之前不久，太和堂藥舖少掌櫃親自駕車到石家客店，自稱是受客人之托，專程來接一位寄寓西跨院的黃姑娘前去診病，店裏夥計都知道西跨院裏住着一位患病的女客人，見姓氏實情俱都相符，藥舖少掌櫃又是熟人，不疑有他，便任由那車子將人車走了。

康浩聽了，心裏更急，但暗忖易湘琴困在石家客店的事，除了自己和黃無父，別無第三個人知道，那利用藥舖車輛將人接走的，會是誰呢？

他首先想到白雲山莊李家姊妹，會不會是她們躲在暗處，偷聽到自己和黃無父的談話搶先進城，接走了湘琴？

稍一細想，又覺得不可能，一則李家姊妹如知道湘琴被困在客店裏，儘可正大光明去救人，何必繞這個大圈子？再說，黃無父是在臨別的時候，才提到湘琴的事，時間上李家姊妹也不可能如此從容。

接着他又想到月眉，會不會是她因妬生恨，暗暗劫走了湘琴……可是，她又怎麼知道湘琴在石家客店中呢？

想到這裏，忍不住問道：「石老，可曾看見齊姑娘回店裏來？」

石掌櫃答道：「回來過，但沒有多久，又和齊少俠一塊兒出去了。」

康浩道：「他們離去是在易姑娘被接走之前呢？還是之後？」

石掌櫃道：「齊姑娘和她弟弟先離去，約莫半個時辰以後，太和堂的車子才來接走易姑娘！」

康浩頓足嘆道：「糟了，這樣看來，八成是她們姊弟倆了……」他深知月眉性情偏激，對湘琴始終懷有仇恨之心，如果是她挾忿劫走了湘琴，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 × ×

太和堂藥舖在鄰近西門不遠的轉角處，這時候，藥舖中正人頭攢動，一輛精巧的馬車，停在門前，車門兩側漆着鮮明的店名標誌。

石掌櫃吁了一口氣，指着那輛馬車道：「還好，車子在，人一定還沒有離開，咱們總算趕上了。」

康浩眉峯微皺，搖搖頭道：「不，咱們來得已經太遲了。但是，有這輛車在，多少能够得到綫索。」

兩人剛到藥舖門前，只聽衆人紛紛嚷道：「好了，石掌櫃也親自趕來了，大家別亂猜，且問問石掌櫃是怎麼一回事！」

一個頭髮斑白的長髯老人大步迎出店來，探手一把拉住了石掌櫃，顫聲叫道：「石老哥，你來得正好，這究竟是怎麼一

回事？」

石掌櫃一楞，道：「我也正要問你，是誰叫你派車到我店裏接人的？如今人在哪兒？」

那長髯老人吃驚道：「是貴店一位客人患了急病，托咱們火急派車去接來診治，怎麼石老哥竟不知道？」

石掌櫃道：「我若知道，何必再趕來問你？現在休說這些閒話，我只問你，那病人在什麼地方？」

長髯老人愕然道：「病人根本沒有到店裏來，半路就出了岔子，我正想請問石老哥呢……」

康浩連忙搖手，說道：「二位先不要爭執，且容在下請教幾句話，這位老人家尊姓——」

長髯老人道：「老朽李太和，就是本號店主。」

康浩拱手一禮，道：「久仰。李老人家能否將今天發生的事情經過，說給咱們聽聽呢？」

李太和焦急的道：「這沒有什麼不能說的，只是老朽三代單傳，就這麼一個兒子，如今眼看活不成了，叫老朽那有閒情說那些不關重要的事。」

康浩吃驚問道：「莫非是令郞受到了傷害？」

李太和道：「傷倒沒有傷，但却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叫他也不知道答應，就像中了邪一樣。」

康浩輕哦了一聲，道：「人在哪兒？請帶在下看看。」

李太和連忙分開人叢，領着康浩和石掌櫃穿過店堂，直入內室，只見床上仰面躺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張口瞪目，直挺挺一動也不動，旁邊圍着幾個少婦，正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痛哭。

康浩畧一掃視，不禁失笑道：「令郞沒有受傷，更沒有中邪，只是幾處穴道被制了而已。」

李太和道：「不會吧？老朽一家是祖傳習醫，頗精歧黃，對人體穴道也畧曾涉獵，如果一個人穴脈被制，氣血不通，一定會呼吸短促，脈象虛浮；血行受阻，一定會四肢冰冷，濁氣上昇，一定會面紅目赤……他怎麼全沒有這些徵候？」

康浩笑道：「老人家說的是病理，令郞受制的却是一種武功，而且是一種比較奇特的手法。」

李太和捋鬚搖頭，說道：「武功也得遵循脈理，天下豈有這種不合脈理醫道的功夫……」

康浩也懶得跟他爭辯，舉步走到床前，左手將那年輕人翻了一個身，右掌倏起倏落，在他背上連拍了三掌。

三掌拍完，那人喉中「咯」的一聲響，長噓一口氣，翻身坐了起來。

幾名少婦破涕而笑，有的道：「謝天謝地，相公的病已經好啦！」

李太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連忙叱道：「別吵！別吵！重病初癒的人最要靜養，快讓他躺着，先餵他一盅『人參大補湯』，給他調氣補元，我陪這位少俠到客室談話，回頭就來替他診脈開方子。」

一家人忙忙碌碌，分頭辦事，把個骨瘦如柴的寶貝兒子，像捧鳳凰似的扶持躺下。

李太和這才躬身肅客，親自陪同康浩和石掌櫃到客室落座。

賓主分坐，小學徒獻茶，李太和少不得要向康浩寒暄道謝，却把康浩急得不耐煩了，攔住話頭道：「現在令郞已經沒事了，老人家請將經過賜告，我等還要趕去追人呢。」

李太和連聲道：「好！好！老朽這就要奉告二位了，少俠如此急迫，想必跟那位生病的姑娘是親人吧？」

康浩不願多解釋，只好點頭道：「不錯，正是親人。」心裏却暗暗焦急，忖道：眞要命，這是什麼時候？偏偏急驚風碰上個慢郞中……

李太和仍在搖頭幌腦，不住嘆氣，慢條斯理的道：「唉！這件事說來眞叫人難以相信，老朽偌大年紀，一向懸壺濟世，與人無尤，眞想不到是誰要跟老朽過不去，唉……」

石掌櫃截口道：「世上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你快說正事，少扯閒話！」

李太和臉一紅，這才言歸正傳，說道：「大約一個時辰以前，來了兩位客人，聲稱有個朋友罹患急症，住在石家客店裏，欲來求治，無奈行動不便，要敝號派車去接。當時小犬子適在店中，老朽便命他隨車去一趟，不料去了許久未見回來，後來却在西城門外發現派去接人的車子，駕車的學徒被人殺死了，拋棄在城牆邊，拉車的馬匹也不見了，只有小犬子直挺挺躺在空車內……」

康浩駭然一驚，急問道：「你是說，還殺傷了人命？」

李太和道：「怎麼不是，可憐那駕車的學徒，不知被什麼東西將頭部砸得稀爛，那孩子性情粗魯，準是見賊人搶奪馬匹，不肯甘休，才遭了毒手。」

康浩又問道：「貴號那輛車，用幾匹牲口拖拉？」

李太和道：「若出城遠行，都用兩匹馬拖車，今天因爲是在城裏，只用了一匹馬。」

康浩眉峯一皺，道：「那事先來相托派車的人，是不是一男一女？」

李太和道：「是的。」

康浩道：「他們交待之後，就先行離去了嗎？」

李太和點頭道：「他們說另有急事，必須先走一步，留下十两銀子作爲醫藥費用，要老朽替那位姑娘把病治好，一二日內，他們再回來接她。」

康浩聽得雙眉深鎖，喃喃道：「這就奇怪了！」

石掌櫃低聲問道：「怎麼樣？會是齊姑娘他們幹的嗎？」

康浩道：「以情形忖度，一定是他們，可是，他們怎會爲了一匹馬，竟然殺死那無辜的學徒？這就令人費解了。」

石掌櫃嘆道：「一個人在盛怒之下，任何事都幹得出來的。」

李太和道：「石老哥，你們知道賊人是誰嗎？若是知道，須得早早呈報上去，現在屍體還停放在城門口，等着縣太爺驗屍緝兇哩！」

（未完）

新派武俠中篇連載

梟魅

單于紅・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終於重睹光明，經不起小慧的糾纏，携同她前往三水鎭，擬找六鬼神報仇，抵達鎭上，六鬼神已離開三水鎭前往洛陽，六鬼神手下金三，誤把君之楓認作是呂飛，殷勤巴結，君之楓乘機向他盤問殺死皇甫安的兇手，知是黑旋風寨的飛箭絕鈴的兇徒下的手，君之楓再欲盤問，萬花帮總護法白玫瑰驀地來到，擊殺了金三等人，揚長自去。君之楓偕小慧趕赴洛陽，途遇風雪，人雖仍可勉强支持，但馬已乏力，二人只好步行，正感前路茫茫，小慧忽然發現在左前方不遠處，有絲燈光——

情海生波折　聖地來强徒

君之楓聞言轉首望去——果是不錯，左側傳來一絲閃爍不定的光來！

心頭大喜，君之楓道：「那一定有住戶人家，咱去避避風！」

於是兩人轉身向後走，摸索了一陣子，終於摸出一條小徑來，便循着這條小徑走去……

這條小徑寬有二尺多，路面非常平坦，只是蓋上了一層雪，看不見路底，君之楓懷疑這條小徑有加過工，這證明住有大戶人家，心中竊喜非常……

走了一陣子，那一絲豆光依然模糊遙遠，顯然還遠得很，這時平坦的小徑忽轉成一階一階的石級了，似乎那住戶人家是在山頭上……

剛踏上石階，小慧突然低聲叫道：「噢，胡兒，瞧！那兒有塊石碑！」

君之楓連忙轉首望去，只見右側方正豎着一塊與人同高的大石碑，那塊大石碑呈長條形，似乎是刻着有字，但因被一層雪片蓋住了，看不太清楚，君之楓把馬韁交給小慧，走近前去用手抹去那層雪花，他終於看淸了上面的字——正中央是「佛法無邊」四個斗大的正楷字，另外左下角也有一行小字體：萬重山朝宗寺。

這幾個字都是用刻勒的，然後再用朱砂塡上去，但似乎是終於經過的年代已久，那些字體大部都已剝落模糊。

君之楓接回韁索，說道：「看這樣子，山頂上有座古寺。」

小慧握住他的手掌，輕聲道：「太好了，咱快走吧！」

君之楓忽道：「等等！」

抬眼望他，小慧問：「怎麼啦？」

君之楓望着她，說道：「照這光看來，不知道還有多遠，而且又是往上爬，還沒到那，可能就要累倒了。不如把坐騎先擱在這兒，我們上去之後，我再把坐騎牽上去。」

君之楓這般做，無非是顧慮到小慧，怕她支持不住，不如先帶她到寺廟裏去安歇……

小慧自也明白君之楓這番心意，芳心裏頭三分感激，七分甜蜜……

把兩匹馬安置在一株葉子都落光的樹下，君之楓和小慧便展開身形激射而上！

小慧的輕功顯然是差了君之楓一大截，總落在君之楓之後，於是君之楓便又拉住小慧的柔荑，助她一臂之力，使得小慧省了不少力氣……

但祇見兩條身影快若激星，大鵬般的疾竄而上，一閃即逝……

這山好高，兩人奔馳了一陣子，越了至少好幾千級的石階了，方見那盞燈光逐漸前來，映清，這條石階忽兒直，忽兒斜，一忽兒又成了盤蛇環狀，蜿蜒迤邐，洋洋洒洒，君之楓和小慧只覺未見萬重山，倒先見「萬重階」了。

再過一陣子，幾要流汗了，他們這才跑完了這條漫長如蛇的石階……

甫一停住身形，但祇見一座龐然大寺聳立於前！

其實說大也不怎麼大，只是說在深山裏有這麼一座不算小的寺院，在感覺上就大了不少。

君之楓猜測得不錯，果然是座古寺，這寺看來失修已久，似乎平日也沒什麼香客來，叫人有股荒涼的感覺……

此刻這座古寺兩扇紅門緊閉，門上的朱漆都脫落了，斑斑剝剝的，簷下一塊木質匾額，上書「朝宗寺」三字，字體已糢糊得看不清楚，要不是他們在山腳下已看到那塊石碑，還眞要認不出來呢，匾額上端掛有一盞燈籠，那隻燈籠隨着風搖盪得很厲害，忽明忽滅，眞担心要熄掉或者着起火來，君之楓與小慧在山腳下所見的閃爍不定的光，顯然就是這盞燈籠射照出來的……

兩人踏上了石階，君之楓伸手在門上用力擂了兩拳口中叫道：「請開門呀！」

不過捶了兩下門，叫了一聲，門「咿啊」一聲大响，被打了開來，門口現出一名和尚……

那名和尚身穿黑色佛衣，頭頂上也戴着一頂黑色布帽，顯然是太冷的緣故，他看起來有點畏縮的樣子，他朝君之楓和小慧，上下打量了一眼，雙掌合什，宣了一聲佛號，祇聲說道：「阿彌陀佛，兩位施主……」

君之楓連忙抱拳恭謹道：「大法師，在下因天寒風強而迷了路，想在貴寺投宿一宵，暫避風雪，不知大師是否可行個方便？」

哦了一聲，那名和尚垂下眼簾，輕聲說道：「這──貧尼不能做主，兩位施主請稍等一會，貧尼進去請示敝寺住持，再來回報兩位施主。」

說着，頂了一禮，便轉身進去……

眨了眨眼，君之楓哦聲道：「原來是尼姑庵，我還以爲是和尚廟呢。」

挑了一下眉梢，接道：「廟嘛，講慈悲爲懷，我們來此暫住一宵，也要向住持的請示麼？」

拍去身上的雪片，泥塵，小慧道：「這難怪，有的尼姑庵雖也容八方之客，納九流之人，但有的尼姑庵爲了清修，却也不收男客哩。」

恍然大悟，君之楓點頭道：「原來如此。」

對話間，已見裏頭邁出二人，一名是原先開門的尼姑，另一名服飾相同，年紀却老大，雙眉俱白的老尼姑，大概就是這「朝宗寺」的住持了。她單掌打了個問訊，宣了聲佛號，說道：「阿彌陀佛，兩位施主如此天寒登臨敝寺，不知……」

君之楓趕忙上前一步，抱拳施禮道：「住持法師，在下迷路，想在貴寺打擾一宵，不知是否……」

住持老尼又宣一聲佛號，說道：「施主困境，我佛慈悲，貧尼理該答應施主所求，只是本寺向來不留宿男施主。」

心頭暗暗叫苦，君之楓好不容易找個這麼的棲身地方，却又被摒拒於外，心中雖很不是滋味兒，但也不敢強人所難，當下欠身說道：「既是如此，在下也不敢壞了貴寺法規，但敝友是不是可以留宿貴寺呢？」

住持老尼姑道：「這當然可以，這位女施主請進。」

小慧搖頭道：「不，讓胡兄自個在外面受寒受凍，我於心怎安？不，我不想進去。」

心中輕微一顫，君之楓連忙道：「不，慧姑娘，我受得了的，妳陪我活受罪於事何補？妳還是進去歇息吧！」

小慧只是望着他一勁子的搖頭，意態甚是堅決！

心頭猛地泛起一股暖意，君之楓凝視了她片刻，柔聲道：「慧姑娘，憑我的武功修爲，這天雖冷也决冷不倒我的，我只需要在牆角下或什麼的，避避風頭就可以了。」

小慧眨了下眼，轉首向住持問道：「這位聖姑，敢問平時連一位男施主也不能入貴寺朝拜麼？」

住持道：「進香當然是可以的，但敝寺礙難留宿這位男施主。」

小慧道：「那麼我們入貴寺拜佛，聖姑您是否也供些齋食讓我們充充饑呢？」

住持點頭道：「這可以的，兩位請入寺休息。」

說着，往旁挪步，讓君之楓與小慧邁入門裏……

兩人隨着尼姑之後，循着迴廊走到供佛祖的大殿上，這時有五，六名尼姑顯然剛做完了晚課，正陸續離開，似乎對君之楓與小慧的駕臨，有着一絲驚訝。

兩人上了香，拜了佛，便在寺裏用些素食，雖是淡齋素食，但對飢腸轆轆的他們而言，無異是山珍海味……

這座古寺似是香火不盛，寺的規模雖不算差，但裏裏外外都很古舊了，單從送上來那份素食便可以看出這座古寺很窮。

吃完齋食，一名尼姑送上一盆熱水讓兩人暖和身子，君之楓怕山腳下的坐騎走失，遂又下了山來，牽着兩匹馬，一步一步的循着石階走上……

上了山來，足足花去了半個時辰，只見君之楓已累得滿頭大汗，這幾趟路也眞够他瞧的了……

小慧早在門口等他，見君之楓上山來，便躍步前來，喜道：「胡兄，她答應讓你住在裏頭了！」

似是料想不到，君之楓楞了楞道：「怎麼……」

睨了他一眼，小慧嬌道：「還不是我再三的向她關說。」

揩下了額角上的汗，君之楓笑道：「還是妳行。告訴我，妳說了些什麼？居然使她答應。」

喜悅自得的笑了笑，小慧却賣了個關子道：「你猜？」

君之楓道：「妳一定說了很多好話，對不？」

笑着搖頭，小慧道：「才不是呢，我連一句話也沒說。」

君之楓眨眼道：「我不信妳這般神通廣大。」

聳了下香肩，小慧笑道：「其實也沒什麼，我只不過是給了她二十兩的香油錢吧。」

恍然大悟，君之楓暗叫了聲要得，口中却故意說道：「二十兩！妳眞濶哪！」

小慧轉了下烏黑的眸子道：「錢能使鬼推磨，不是麼？」

攤了下手，君之楓聳肩道：「方外人也不例外啊！」

這時他們已到了門階，小慧轉首道：「你也別高興她只答應讓你睡在馬廐。」

「馬廐？」叫了一聲，君之楓顯然很吃驚，但隨即淡淡道：「這也沒關係，總比餐風露宿强得多了，不是麼？」

正說着，迎面走來一名尼姑，掖下挾着一牀被子，她朝君之楓稽首道：「施主，請往這兒走。」

她把君之楓和小慧帶到了寺院後面的一座小木屋，原來這小木屋和寺院嚴格說起來是隔離而不相連的，君之楓還以爲主持當眞破例留宿他呢。

這間馬廐小得可憐，也破舊得可憐，一陣風刮起，整座屋呀呀價响，像是要塌了似的。

那名尼姑在屋角鋪上一片乾草，把被子放下，道：「施主，礙於本寺門規，只得委屈施主了。」

說着，拿了兩束乾草和一桶水給馬兒吃。

馬廐已有一頭馬在那兒，君之楓上前去端詳了一下，讚口道：「這是匹好馬，是貴寺豢養的嗎？」

尼姑道：「是另外一名女施主的，她比你們早了一個時辰到這。」一頓，接口問道：「施主，還需要什麼嗎？」

君之楓連忙抱拳道：「不，謝謝法師了。」

那名尼姑說了聲客氣，稽首宣佛便退出屋外……

美目掃了一下，小慧蹙眉道：「這種地方……」

君之楓微笑道：「二十兩銀子的代價哪！」

凝眸望着他，小慧道：「我眞抱歉，我不知道她們的馬廐是這個樣子，否則我再多花二十兩銀子，說不定她們能騰出更好的房間來。」

君之楓笑道：「小丫頭，別用銀子壓死人。」

蹲下嬌軀，小慧把乾草弄平，把被子展開，說道：「要不是佛門聖地，我可眞想陪你聊到天明呢。」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我的天，我可沒妳這麼有勁呢！」說着，掩嘴打了個呵欠……

小慧望着他道：「你看起來一點不像累的樣子啊！」

避開她的眸光，君之楓淡淡道：「難道要倒在地下才算累麼？」

掩唇輕笑，小慧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吵擾你了。」

又打了個呵欠，君之楓道：「不多聊一下嗎？」

口中說着，却走到門邊把門打開……

這明顯的「下逐客令」，小慧怎會不明白，她走出門口臨走前，又轉過身子道：「希望你睡得好。」

君之楓微笑道：「會的，明早我將告訴你在馬廐睡覺的滋味。」

唇角露出甜甜的微笑，小慧凝視了他瞬刻，說了聲明兒見，這才轉身離去……

把門關上，君之楓反身靠着門板，輕輕吁了口氣，心中覺得亂亂的……

瞇眼望着牆上掛着的油燈，那一豆燈蕊搖幌不定的跳躍着，就像他底一顆心一樣起伏不定──其實他一點也不累，他只是有點兒受不了她那雙美眸的凝視，眞的，那水汪汪的眸孔裏，似乎包含着甚麼甚麼的……

閉下了眼簾，他聽得見自己的心跳聲，他覺得自己在恐懼她，爲甚麼？他也不懂……

這時他忽然又想起了另外一張臉孔──

──那是皇甫霏霏的。

皇甫霏霏是坦率直率的，她甚至給了自己一個甜甜的吻，小慧是隱隱含蓄的，尤其每當她凝睇自己時，彷彿就在告訴自己甚麼……這兩者沒甚麼區別……

事實上，他並不能說出她們有甚麼不好，但一股强烈的潛在意識却一直在逼他害怯，畏縮，甚至於拒絕……

爲甚麼？

一片茫然……

一陣風吼震斷了他的思維，君之楓眨眨眼，甩甩頭，一把躺在「牀」上，他竭力屏去思維，他不想再想甚麼，但兩張艷麗嬌媚的臉龐却一直壓着他的腦海……

實在要壓得他透不過氣來，君之楓一挺腰子，跳站起來，索性到外頭去吃吃風吧，說不定會好些。

可是當他走到門口，却又瞥見了那匹馬，情不自禁走前去細細端看……

那匹馬，確實好，通身雪白，一丁點兒雜色也沒有，渾身散發淡淡的光澤，鬃毛蓬鬆而立，再加上牠本身的肥壯碩大，看起來就是這般的雄偉傲悍，尤其配掛着的金鞍銀蹬，紅藍相夾的絲韁，可又增添了幾分的「帥勁」。

看着，君之楓讚不絕口，禁忍不住的伸手去摸牠頸上的美麗鬃毛……

那隻馬像是在站着閉眼養神，可是一當君之楓的手指觸摸到牠時，却猛然張口嘶鳴，豎身一站，揮舞着前蹄砸向君之楓的頭顱！

做夢也想不到有此一變，君之楓瞿然一驚，不容他有任何的念頭，慌忙斜身一躍，正好躍在他的「牀」上……

幸好那匹馬沒鬆韁，只是站在那兒瞪着眼，彷彿是在警告君之楓似的……

透了一口氣，君之楓驚魂甫定的揩了

一下嚇出來的汗水，心中噗噗說道：「幸好閃得快，換了旁人準腦瓜子被砸爛！想不到這畜牲還這般地兇啊！」

拍拍屁股，君之楓站了起來，但他不敢再走前去，深怕那匹馬再發狠，可吃不了兜着走……

突然就在此時，門被一腳踢了開來，竄進來一條人影！

君之楓定眼一瞧，可眞睜大了眼，儍住了！

來人不是誰，正是在三水鎭一連宰了金三五條人命兒的萬花帮總護法——白玫瑰左菁！

她依然是那副嬌悍樣兒，俏臉凝煞，杏目含威。可是當她看清君之楓時，却又泛上了一絲驚訝之色，但隨卽冷沉一哼，叱聲道：「青衣客，原來是你呀！」

君之楓料不到會在此碰上這潑辣妮子，委實有點兒驚異，心知她就是那匹馬的主兒，顯然是聽到了馬兒的嘶鳴聲而奔來看個究竟的……

果然不錯，君之楓正在思忖，尙不及打話，白玫瑰却又冷哼一聲，怒聲道：「那青衣客，你是啞巴麼？你怎這般落魄，成了個馬賊了哪？」

有點兒啼笑皆非，君之楓道：「那匹馬是姑娘的？」

美眸圓睜，白玫瑰冷聲道：「你這不是廢話麼？」

一連的咄咄逼人，令他有點不是味道，君之楓微微一笑，緩緩說道：「姑娘，你認錯人了，在下不是青衣客呂飛，也不是偷馬賊！」

雙手環胸一抱，白玫瑰睨着眼冷聲道：「那麼你是啥？烏龜？王八羔子？」

一股氣竄了上來，但君之楓委實好胆量，他不願把事情弄僵，他知道她只是誤會自己，而且她那身蓋世武功決非好惹之輩，目前，在他還沒有到達洛陽找到回春仙子恢復記憶時，他實在不願意樹立這般強敵，更何況事情完全純出誤會？

心中迅快的衡量利害得失，君之楓打了個哈哈，按捺住心頭的怒氣，笑臉道：「左姑娘，如果你放溫柔點，不是更美麗麼？」

俏臉泛怒，白玫瑰一睜杏眼，就待駡出，但忽又改口道：「噫，你怎知道我姓左？」

洒脫一笑，君之楓道：「姑娘大名，正如桃李滿天下，誰人不曉？」

揚揚眉梢子，白玫瑰低叱道：「你胡說，在江湖上我從來沒說出我的姓名！」

唇角微笑依然，君之楓平心靜氣地說道：「姑娘姓左，芳名單字菁，在下說錯了麼？」

更加驚楞，白玫瑰道：「我是問你如何知道的？」

一個念頭在他心中昇起——何不戲耍她一番？君之楓眨眨眼皮兒，嘖聲道：「姑娘，你想知道是誰告訴我是麼？」

不耐的嗤了一聲，白玫瑰道：「少廢話，你快說！」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是萬花帮主告訴在下的。」

陡地一怔，白玫瑰滿臉驚異，楞了半晌，才眨了眨眼簾子，詫聲道：「是帮主告訴你的？」

君之楓含笑點頭不語……

從頭到腳，白玫瑰圓睜杏眼重新把君之楓打量了一番，只見眼前之人神態安詳自若，而且唇角的那絲淡淡微笑，使他覺得瀟洒異常……。半晌，她才輕聲道：「你到底是誰？」

輕咳一聲，君之楓始終和顏善色，一點兒也動肝氣，他溫文儒雅的道：「不敢，在下也單名單姓——胡智是也！」

「胡智？」輕唸一聲，白玫瑰道：「我完全沒聽說過，你不說假話麼？」

君之楓看在眼裏，心知她已被自己糊了幾分，心中一陣好笑，唇角浮着一絲玩世不恭的笑意，他用手掌撫了撫下顎，緩緩說道：「在下也和姑娘一樣，從來不在江湖上對人說出自己的姓名，所以姑娘對在下很陌生了。」

輕輕一頓，接着道：「不過有一點地方和姑娘不一樣，姑娘你算是老江湖了，提起白玫瑰這字號，無人不曉，如雷貫耳，而在下素少涉足江湖與人爭長短，論英雄，所以至今在下不才，也沒弄出舍名號來，論輩份，姑娘你算是前輩，在下不過是武林末流，無名小卒吧！」

這番話，君之楓一氣說完，看不出有一絲兒假，白玫瑰似乎有了幾分相信，尤其君之楓的話裏帶了幾些的奉承，讓白玫瑰聽來有點兒喜不自禁的樣子……

微一轉美眸，白玫瑰道：「你認識我們的帮主？」

輕一頷首，君之楓道：「這當然是了，貴帮主如不認識在下，怎會告訴在下姑娘美姓芳名呢？姑娘，你這話，豈不是問得太……」

君之楓本想說你這話豈不問得太沒頭腦，但一想眼前之人潑辣如悍婦，莫要激怒了她，反把事情弄僵了，那才糟，於是硬把「沒頭腦」吞回嘴裏，所謂話到口中留半句，點到爲止吧。

瞧白玫瑰那樣兒精靈十足，自然不會毫無感覺，事實上，當他話一出口，便發現那句話說得太沒學問了，但她兩片吹彈得破的粉腮兒，倏地一紅，忑感不好意思似的……

她這一害羞，倒把她原先那股嬌悍，潑辣之味冲得一乾二淨，顯得嬌羞萬態，馴如小貓……

伸出如削筍般的玉指，輕輕的在鬢髮上拂了兩下，藉以掩飾她的窘態，白玫瑰輕啓櫻唇，嬌聲道：「你和我們的帮主是甚麼關係？我怎不曾見過你到我們那？」

這回，她可沒那般的冰冷叱語了，這一細，一柔問，眞可謂嬌嬌細語有如黃鶯出谷，玉珠兒滾盤，是這般的輕柔悅耳，聽來叫人渾酥酥的……

這轉變，讓君之楓看在眼裏，笑在心裏，忖道：所謂老江湖也不過如此吧！

心中雖這般想，口中却可不敢這麼說，君之楓雙手負後，悠雅至極的踱了個方步，這才緩緩說道：「左姑娘，你爲萬花帮的總護法，可謂在一人之下，衆人之上，而姑娘你不認識在下，顯然是帮主不願意或者是認爲沒有必要把她和在下的關係告知姑娘，我想，在下還是保留不說吧。」輕輕一頓，接着又道：「但姑娘如果定想知道不妨回去之後請問貴帮主就是。」

這瞎說胡扯帶着濃重的神秘味道，君之楓不僅故弄玄虛，而且賣了個關子，擺個架子。

楞楞的發了下呆，白玫瑰怔怔的望着君之楓，似乎她是想看出君之楓是否在撒謊，但擺在她眼前的君之楓形色從容，態度安詳，那看得出一絲兒的破綻？她半信半疑的猶豫了半刻，張口道：「你在酒樓的時候，我明明聽見你說你自己叫呂飛，難道我聽錯了不成？」

搖了一下頭，君之楓道：「不，你沒聽錯，我是這樣說過。」

更加奇怪，白玫瑰說了一聲：「那，這又是怎……？」

君之楓連忙道：「那是因爲金三錯把在下當成呂飛，在下爲了要探聽他們的消息，就將假做假，把自己當成呂飛，我想姑娘你大概沒見過呂飛本人，否則也不會有這個誤會了，對不？」

輕哦一聲，白玫瑰道：「那當時你爲甚麼不表明身份呢？」

輕聲一笑，君之楓道：「左姑娘，你太會說笑了，當時在下向你說明我不是青衣客呂飛，姑娘你不相信，指在下的鼻尖大罵狗東西，烏龜孫子，然後一走了之，姑娘，你叫我如何向你解釋呢？」

君之楓雖說在解釋，又何嘗不是在諷損她？白玫瑰如粉桃腮又是一紅，她低下玉頸，然後抬起臉龐，掛着一絲歉意的笑容，怯怯道：「這麼說來，是我錯怪胡公子？」

這聲嬌嫩嫩的「胡公子」叫得君之楓一慌，連忙嘿聲含笑道：「誤會在所難免的……」

白玫瑰雙拳抱胸，一彎柳腰，微紅着俏臉，嬌聲道：「賤妾唐突冒失之罪，尙請胡公子不予見怪！」

似是料不到有此大轉變，君之楓連忙一回禮，連忙說道：「誤會旣已冰釋，但盼左姑娘別將此事橫亘於心。」

嘴唇邊含着一絲隱隱笑意，增添了好幾分嫵媚嬌麗，白玫瑰轉了轉兩隻透了水似的眸子，輕盈問道：「胡公子，你睡在這兒？」

說着，眼角抛向牆角的草墊被子……

搓了搓手，君之楓微笑道：「是的，在下因風雪大，迷了路，錯過了尖兒，幸好摸上了這古寺，否則眞不知要怎辦才好，但這座廟寺不留宿男施主，在下只好將就睡在這兒了。」一頓，又道：「在下睡在這兒發現了姑娘的馬兒漂亮非凡的，禁不自主的想去撫摸牠，想不到牠精靈非常，嘶鳴揚蹄，在下差點就被踢個正着！」

「這畜牲對生人一向兇悍非常。」轉首瞥了一下馬匹，白玫瑰嬌聲道：「沒傷了胡公子吧？」

君之楓含笑道：「傷倒是沒有，却是吃了一驚。」

瞟了他一眼，白玫瑰道：「那眞抱歉了。」

這般謙虛，倒叫君之楓有些兒不知所措，連忙道：「左姑娘這番話，在下我可眞受不住哪！」

美目流盼，白玫瑰此刻嬌柔非常，和先前的那股潑悍樣比較起來，眞有天壤之別，判若兩人，她微揚蠑眉，輕聲道：「胡公子，你也和六鬼有仇怨麼？」

一股怨氣泛上了眉宇，君之楓冷澀一笑，緩緩的透了一口氣，這才道：「他們殺死了我兩個朋友！」

白玫瑰也切齒道：「六鬼神這般人在江湖上爲非作歹，無惡不作，令人不齒，叫人得而殊之才甘心！」緩和了一下心緒，君之楓道：「六鬼神辱殺貴帮一名婢女，眞是一般禽獸畜牲不如的狗東西！」

甚感訝異，白玫瑰望着君之楓道：「胡公子怎麼也知道這事兒？」

霎了霎眼，君之楓故作神秘道：「妳以爲是誰告訴我呢？」

怔怔的望着他，白玫瑰說道：「帮主嗎？」

只是笑了笑，君之楓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她以爲他是默認下來，越發相信了他，白玫瑰像是喃喃自道：「我眞不明白，帮主什麼事情會瞞過我？」

君之楓深怕她想下去而會起疑，連忙岔開話題道：「左姑娘，妳怎麼也到這古寺來呢，也和在下一樣迷路了嗎？」

微搖蠑首，白玫瑰含笑道：「不，找和這廟的主持很熟，路過這裏，順便看看她老人家吧。」

輕哦一聲，君之楓道：「這麼說來，主持法師也是武林中人嗎？」

白玫瑰道：「偶而雲遊四方，走走江湖吧，人稱『仙鶴神尼』就是她老人家。」說着，似是想起了什麼，又道：「胡公子不是和一位姑娘同行的嗎？對了，她叫『金鳳凰』是吧！」

君之楓心中好笑道——人是眞的，金鳳凰是天曉得！但口中却應道：「是的，她在寺裏，可能早就睡了吧。」

「想是我一直在房裏，所以才沒碰面。」白玫瑰道：「麻煩胡公子把我的歉意轉達與她，好不？」

君之楓連忙道：「左姑娘，妳太客氣了。」

這時，外面的風已停了，一勾牙月斜斜照進來，白玫瑰望了望門外，抱拳道：「夜深了，不便再打擾胡公子了。」

說着轉身步出門外，君之楓連忙跨步送出門外也抱拳道：「左姑娘請慢走。」

白玫瑰又抱了一拳，蓮足輕彈，柳腰微旋，嗖一聲，平身射入院寺裏……

「好俊的輕功！」目送着她消失的纖纖嬌影，君之楓不自覺的張口說了一聲。

驀地，他一轉身喝道：「誰？」

「是我！」嬌聲響起，左側馬廐旁的一顆柏樹上射下一條人影來！

定睛一瞧，君之楓訝道：「噢！是妳，慧姑娘！」

來人正是小慧，只見她神情怪異的望着君之楓默默不語……

在皎潔的月光掩照下，君之楓似乎也發現了她有點不對勁，連忙問道：「慧姑娘，妳怎在這兒？」

小慧仰臉冷聲道：「怎麼？你不歡迎嗎？」

大大一楞。「我不懂妳的意思？」

一抬眼，小慧瞪着他道：「你想把我當金三一樣糊我嗎？」

確確實實的楞住了，這沒來由的話頭，攪得君之楓莫名其妙，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腦瓜子……

正當君之楓發楞發呆，滿腔疑惑之時，忽地傳來一聲輕喚：「慧兒。」

扭頭一望，小慧驚喜至極的叫道：「啊！娘，是您！」

君之楓也轉身瞧去，只見五尺外不知什麼時候站着一個人，細看下，竟然是金蛾子！

君之楓着實吃驚，想不到這時候金蛾子居然會出現，忙不迭舉步前去。

小慧早就一個箭步跨了前去，欣喜萬分的道：「娘，您怎麼也來了？」

恭謹的作了一禮，君之楓恭聲道：「大夫。」

金蛾子一身素羅淡裙，外罩淺灰色披風，頭罩白色紅纓帽，臉上神色却有些兒灰澀，她迅快的掃了一下君之楓和小慧一眼，這才緩沉道：「你們倆剛走，我便回家了，家中却發生了事，所以急急趕來，總算找到了你們……」

小慧吃驚道：「娘，家裏發生了什麼事嗎？」

緩緩的點了一下頭，金蛾子平靜的道：「是的，出了一件大事，慧兒，妳得馬上跟娘一道兒回家。」

「回家？」驚楞非常，小慧急急道：「娘，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您快說嘛，急死人了！」

面無表情的瞥了她一眼，金蛾子淡淡道：「你別多問，先把馬兒牽到山下去，娘的馬匹也在那，妳在那兒等我，娘和胡少俠交待兩句話，隨後便去。」

跨前一步，君之楓一抱拳，說道：「大夫……」

淡淡的掃覷了他一下，金蛾子沉聲道：「胡少俠，你先別說話。」

君之楓只好住口不言，這突如其來的轉變，使得他和小慧不僅詫異，而且茫然不知所措，小慧嚅了嚅嘴，張口說了一聲：「娘……」

一揮手，金蛾子短捷的說了一聲：「快去！」

小慧顯然不敢違抗母命，她望了望金蛾子，又望了望君之楓，才提步走向了馬廐……

但君之楓已先她一步走進馬廐，把馬匹牽出來……

兩眼怪異的望着君之楓，金蛾子近似冰冷的道：「胡少俠，你留在這兒，讓小女自個兒下去。」

君之楓本想堅持送小慧到山下去，但一見金蛾子表情嚴肅，只得依言把馬韁交給小慧，小慧牽着馬，張了張嘴，似想說什麼，但又見金蛾子近似冷峻般的不言不語，也只得閉下了嘴。她轉首凝視着君之楓，面露不捨之情，美眸浮上一層淺淺的淚光，那晶瑩的淚水裏似乎包含着一股無盡的情意，看得君之楓心中爲之一顫，連忙垂下目光……

輕扯嘴角，小慧微顫着聲音道：「胡兒，你到洛陽辦完事情會不會來看我？」

君之楓用力的點了一下頭，含笑回道：「會的，一定會！」

悲悽的臉上浮上一絲笑容，小慧哀怨的望了他一眼，這才牽着坐騎，緩緩抬步走去……

可是，每走幾步路，她便回過來望君之楓一次，直至下了階梯，才見她轉身彈淚，沒去身影……

心頭怪難受的，君之楓目送着她隱去的身子，心中有一股若有所失的樣子……

金蛾子始終不發一言，見君之楓和小慧的依依不捨樣，面上表情千變萬化，陰晴不定……

君之楓仍兀立着，他不自覺的在想，小慧方才說些令他莫名其妙的話，顯然是在生自己什麼氣似的，可是一旦分別時，離愁情緒却溢於言表，兩相對照，令他奇怪不解……

凝視着君之楓，金蛾子突然開口道：「胡少俠，你是不是愛上小女？」

猛是一忡怔，君之楓顯然是料不到會有這一問，但他馬上一搖頭，淡淡道：「沒有。」

像是要看穿他的心底，金蛾子凝注了他片刻，又道：「你說實話。」

君之楓凝了一會，平靜的道：「慧姑娘麗質天生，嬌柔嫵媚，在下榮幸和她相處了有百來日之久，時間是情感的培育，再且慧姑娘對在下有治明之恩，憑心而論，在下多少有點……」

神情一動，金蛾子截口道：「這麼說來，你是愛上小慧她了？」

「不，在下對慧姑娘只是有敬慕之心吧。」緩緩的搖搖頭，君之楓道。

臉上流露着不解之色，金蛾子道：「這有什麼不同呢？」

君之楓緩緩的說道：「慧姑娘醫我眼疾，三個多月來，廢寢忘食，對在下悉心治療，無微不至，在下感敬她，在下與她相處三月之久，人孰無情？如果說在下對慧姑娘沒有一絲愛慕之心，那未免太矯情了！」一停頓，接着又道：「在下不願做假的說，我是愛慧姑娘……」

神情一變，金蛾子脫口道：「你當眞愛她？」

「是的，我愛她。」輕頷了一下首，君之楓緩沉的道：「但那僅只是人與人之間的愛，並非男女間的愛，她有恩於我，所以我愛她，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愛她。總之，我對慧姑娘的愛，不是佔有，更不是情慾！人與人之間本來就該互愛，不是嗎？」

定定的望着他，金蛾子停了有片刻，才緩聲道：「你是成熟的。」

抱了一拳，君之楓傾前身子，恭謹道：「敢問大夫，您要說的就是指這麼？」

「可以這麼說。」輕頷螓首，金蛾子仰望着明月，像是喃喃的自道：「時間是感情的培育，我怎麼疏忽了這點呢？」

君之楓有點茫然，事實上，打從他見到金蛾子的時候，便覺得有很多的事情令他茫惑不解，他覺得金蛾子很神秘，尤其她突然出現在這，命小慧回去，又對自己說了這些話，更令君之楓感到不明白，他隱隱覺得，金蛾子是專程爲着某種事情而來的！

金蛾子抬眼道：「可是，終究是太慢了，小慧她對你却動了眞情！」

一震，君之楓連忙道：「沒有這事，

我和慧姑娘之間是純潔的！」

苦澀的笑了笑，金蛾子道：「知女莫若母，胡少俠，自你們離家後，我就一直跟着你們，小慧的一舉一動，我看得清清楚楚……」

大感詫異，君之楓道：「大夫，您一直跟着我們？這是爲什麼呢？」

微微嘆了口氣，金蛾子緩緩說道：「我不該讓她醫你的雙眼的，那麼你們就不會有這麼接近的機會，可是當我想到這點時，匆匆趕回來，你們已離家出發，我隨即追跟你們，本想立即叫小慧回來的，但我忽然又想，何不暗地裏看看你們是否眞發生了感情……」

君之楓怔怔的望着她，他對金蛾子更加的不了解了，面上露着怪異的神色，金蛾子接着道：「果眞，小慧愛上你了，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君之楓連忙截口否認道：「沒有！慧姑娘根本沒說過愛我！」

晦澀一笑，金蛾子有些迷惘的搖了搖頭，說道：「愛，有時候是不需要用語言表達的。你看不出她對你凝視時的眼神，說話時的神情麼？那在在說明了她對你的愛！」

輕顫了一下身子，君之楓垂下了頭，瞇着眼。

他不能否認她說的是事實，他雖然感覺到，但一直不願意去承認它，想不到金蛾子却爲他直說出來了！

抬起臉龐，金蛾子仰望着穹蒼，聲調迷惘的道：「自小就嬌縱了她，才養成今日她強傲，和近似怪癖的性情，她佔有慾強，凡是她要的，一定要到，既然她愛你，就決不死心！唉……蒼天，你又在玩弄人了嗎？」

迷惑的望着她，君之楓用力的閉了閉眼，他壓根兒不明白金蛾子在說些什麼？怯怯的，他道：「大夫，說眞的，我有很多不了解……」

「你會了解的！」悽苦的一笑，金蛾子望着君之楓道：「只是不是現在吧。」

俯首沉思了半晌，一絲訝異掠過了君之楓的眉宇，他抬眼道：「大夫，您跟着我們一日之久，顯然，您說家中發生事情，這……」

「這當然不是眞的。」金蛾子接口道：「這只不過是要使小慧離開你的權宜之計吧，免得使她愈陷愈深，終至不能自拔，否則日後的後果就不是你我所能想像的了！不是嗎？」

輕哦一聲，眉宇間的那絲訝異逐漸變成了迷惘，瞇着眼，君之楓抖了一下喉結，低聲道：「我依舊不太願意相信，這是事實，大夫，您爲什麼不再多觀察些時日呢？」

迅速的瞥了他一眼，金蛾子淡淡的道：「你這番話，恐怕是言不由衷吧！」

仰首凝視着遠處，接着道：「知女莫若母，我的觀察是九不離十，決沒有錯！方才我如果不及時現身，可能就把事情弄得很糟了……」

微揚眉梢，君之楓截口說道：「怎麼講？」

轉首望着他片刻，金蛾子緩慢的說道：「方才白玫瑰與你說話，她一直躲隱在樹上，待白玫瑰走後，她已經向你表示了她的不高興，不是麼？」

神情一震，君之楓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小慧對自己說了些莫名其妙的話兒，那就是「吃醋」哩！

君之楓微張着嘴，他感到吃驚，但也感到好笑，小慧她想到那兒去了？

金蛾子一直注視着他的表情，她停了片刻，才又道：「我說過，她佔有慾強，她已很明顯的要向你表示她的不高興，她的嫉妒，我如果不出現，你豈非要感到難堪嗎？」

這是實話，君之楓知道金蛾子如不及時出現，那將會是一個多麼尷尬的局面？儘管，君之楓是隱隱知道小慧已對自己動情，而自己也曾爲這迷惘，徬徨過，但總覺得那並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還用不着去勞神費思，他總以爲小慧對自己的情意不過是在「萌芽階段」吧，又怎會想到她是如此的強烈呢？

輕輕喟嘆一聲，金蛾子流露着痛苦不堪的神色，她顫啞道：「這不能怪她，是我養成了她這種性情，我應當及早想到的，我應當防範你們的接近，唉！我……」

垂眼思索了一會，眼神裏含着不解，君之楓低聲道：「大夫，我有一句話可以問麼？」

望着他，輕頷了一下螓首，金蛾子沒開口。

用舌尖潤了一下凍乾的唇角，君之楓沉聲道：「大夫，您是不願意慧姑娘和在下接近是麼？我是說假如我也愛慧姑娘的話。」

瞇了一下眼角，金蛾子的臉上漾起一陣令人難以查覺的神色，她用力一點頭，道：「是的！我反對你們之間有任何的感情發生！」

心頭浮起了一絲異樣的感覺，君之楓垂下眉睫低聲道：「是的，在下不過是個身世如謎，前途茫茫，無所定向的人，自是不敢有高攀慧姑娘的妄想……」

抬起眼光，君之楓定定的又道：「方才在下對大夫所說的話，句句屬實，在下對慧姑娘決沒有動一絲非份之心，請大夫相信在下。」

凝視着他好半晌，金蛾子令人難以發覺的嘆息一聲，簡短的說了一聲：「我知道。」

旋即接道：「但你千萬別誤會，並不是我對你有所輕視……」

輕輕一嘆，金蛾子黯然神傷的又道：「反正，日後你或許會知道的。」

這話，又澆了君之楓滿頭霧水，他總覺得她有時候所說的話並不能使他了解，他用疑惑的眼神，望了望金蛾子，張口欲言。……

金蛾子却淡淡一笑，先他開口道：「胡少俠，看來你的眼睛已完全沒有問題了吧？」

雙手抱拳，君之楓連忙恭敬施禮道：「這都是大夫您的恩典，在下畢生難忘，請受一拜。」

微一回禮，金蛾子平靜的說道：「這我感到抱歉，我本來答應你帮你回復記憶的……」

眨眨眼，君之楓截口道：「大夫不是

說到洛陽去找『回春仙子』就可了麼？」

「是的。」臉上漾起一陣怪異之色，金蛾子眼望他處，徐徐說道：「事實上，據老身的觀察判斷，你如果想要恢復你從前的記憶，只要此去洛陽，必能碰見你昔時的朋友，便能使你想起從前的事兒來了，這並不需要用藥物來治療。」

神情一震，君之楓大喜，說道：「眞的麼？」

輕頷螓首，金蛾子平淡的道：「我想是不會錯的。」

君之楓緊接着道：「如此說，回春仙子就是我的朋友麼？」

「這……」臉色忽地一變，金蛾子張口吐了一聲便停頓下來，但旋卽淡淡一笑，平靜的道：「不，我是說如果你找到了你昔日的朋友，而仍然不能恢復記憶的話，你最後才去找回春仙子。」

凝神聽着，君之楓問道：「回春仙子一定能使在下恢復麼？」

面無表情的點了下頭，金蛾子道：「我想是的。」

轉了一下眸子，君之楓面露不解的神色道：「大夫您說只要碰見我從前的朋友，便能恢復記憶，不需要用藥物治療，那回春仙子既不是我的朋友，又不用藥物治療，那他如何使我恢復記憶呢？」

一窒，金蛾子唔了兩聲，似答不上話來，但隨卽道：「這你勿庸操心，到時你便知道，」輕輕一頓，岔開話題道：「還有什麼問題嗎？」

君之楓想了一下道：「我如何找到我的朋友呢？卽使我找到了我的朋友，我喪失記憶又怎麼知道誰是我的朋友呢？」

沉默了半晌，金蛾子才徐徐道：「我的意思是說，只要遇到你從前所認識的人，當然啦，這你認識的人不是平泛的認識，而是有很深刻的知交，你一見到他，自然而然的會使你想起從前的事來了。」

似懂非懂的哦了一聲，君之楓搖了一下頭，輕聲道：「大夫，我……」

不等他說完，金蛾子截口道：「我知道你有很多疑問，以後你就會知道了。」

君之楓連忙道：「大夫，您是不是認識在下的朋友？」

一怔，金蛾子楞然道：「沒有啊，我什麼時候說的？」

君之楓道：「那您怎麼知道我的朋友在洛陽呢？」

一窒，金蛾子哦哦了兩聲，才道：「依我的觀察，你的擧止，口語和一切，都充分顯露了你是在江湖上跑得很久的人，而洛陽是中原首善之區，更也是武林人物薈萃之地，你此行前往洛陽，相信能碰上你從前的朋友，要不然，你也可以在洛陽找到回春仙子，不是麼？」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君之楓恍然大悟道。

金蛾子道：「我們談得不少時候了，小慧可能早就等得不耐煩啦，我想就此和胡少俠別過！」說着微微一欠身子。

君之楓連忙躬身回禮，恭謹道：「恕在下不能遠送大夫。」

一抬頭，已見金蛾子的身影，直飄而去……

遠處，隱隱傳來她的話聲：「你勿須再來看小慧，我們回去後立刻搬離……」

語聲漸去漸遠，終至不聞……

留下君之楓孤單的站在那兒，嗒然若有所思……

良久……一陣冷風括起……

打了個寒噤，君之楓如夢初醒的甩了甩頭，拍了拍肩上的雪花，悵然步入了馬廐……

連衣帶鞋的躺在草鋪上，雙手墊在腦勺，君之楓的嘴裏含着一根草屑，無意識的轉動着，他此刻看起來一點睡意也沒有，儘管夜已是這般的深沉。

牆上的那隻如豆燈蕊，在他微瞇着的瞳孔裏跳躍着，幌着，閃着……

他思緒起伏，澎湃如潮……

他想着——不僅止是今夜和金蛾子的談話，打從他帶着皇甫霏霏向金蛾子求治開始，他在細細忖想……

尤其今夜他終於一睹金蛾子的廬山眞面目——以往他雙目未明，只聞其聲，而不見其人，使他不期然的想見這對他有「轉變性」的名醫，如今他見着了，但金蛾子却給他一連串的驚訝和不解，以致於疏忽了見到了金蛾子的那份應有的感覺……

現在，他細細的回憶着：他總覺得她很神秘，他不太看清楚她，一來是在夜間的緣故，二來是他被她提出的問題吸引住了，而忘了該細目打量她。不過，他仍可以知道她是個美麗的中年婦人，事實上，只要瞧上一眼小慧那美俏模樣，便該知道她長得不俗了。

令君之楓感到詫異的是，金蛾子不僅止是一名大夫，她看來像是經歷了人世間的無數風霜，嚐盡了人世間的酸甜苦辣似的，與其說她讓人有一種冷漠，淡楞的感覺，勿寧說她令人覺得有着淡淡的挹鬱、隱傷、淺憂……

君之楓又想到了小慧，一想到她，他莫名其妙的感到心中一陣怪味，他並不吃驚她愛自己，只是她愛自己愛得那般强烈，倒使他感到意外……

他想起了皇甫霏霏，他惦掛她，不知怎麼樣了，他想起了她的吻，那甜蜜蜜的吻……

他不自覺得將那兩張臉龐並列比較。

他覺得皇甫霏霏生長在荒野山郊，純粹是個鄉下姑娘，有一股淳樸、敦厚和善良的氣質，也許她見的世面不多，看起來令人有點弱的感覺。可是她雖出生鄉下，却沒鄉下人的那股鄙陋俗氣，相反的，處處的顯露出有教養，知書達理的良好修養來。她彷彿像是生長在深山幽谷裏的一朶百合花，散發着淡淡幽香氣質上顯得雅、美。

而小慧又是不同一個典型。她雖非生長在千金萬富之家，但却也十足的養尊處優，嬌生慣養，一派的大富千金作風；她像是生長在溫室裏的一朶玫瑰花，看起來，雖是那般的孤傲，但却又並非眞正的堅韌，只稍一陣狂風暴雨，也够使她搖搖欲墮……

約略講來，她們兩人有很明顯的分野；皇甫霏霏是較傾於內向型的，易於羞赧，較保守、含蓄；小慧則屬於外向型的，開放、豁達、活潑。論外貌，所謂少女無醜婦，她倆是各有千秋，十分姿色裏具有七、八分，不能傾國，也足以傾城。

如果說眞讓君之楓去選擇的話，他將猶疑，正所謂魚與熊掌，難予取捨也！

正當想着，突然君之楓的腦海裏又湧上另一張臉孔來得很突然而且强烈，但却異常的糢糊，只隱隱的一個輪廓而已。可是這却使君之楓大大的顫慄了一下，他竭力的想去捕捉那張臉孔，可是却很快地消失了……

君之楓此刻的腦海頓時變成了一片混沌，他覺得額角隱隱作痛，痛得他不敢再去思索，他連忙努力使自己趨於平靜……

他感到非常驚異，怎麼會有那麼一張臉龐冒上來呢？一剎時，他覺得那張臉龐非常熟稔，但當他認眞去追憶時，却又感到那般的陌生，只是一片糢糊、混沌、茫然，緊接着只有一片的空虛了……

用力的閉上了眼，君之楓幾乎要承受不住腦海的壓力，一剎時，他覺得耳鳴嗡嗡，頭痛得厲害，連忙透了口氣，用兩指輕揉太陽穴，停止了思維的轉動……

這樣經過好半晌，他方感到好過了一點。

不由自主的，他又去捕捉那張臉孔；可是，任他怎麼想，他却再也想不起來。

說也奇怪，他此刻再也不會去想小慧或是皇甫霏霏了，他直覺的那張臉龐使他顫慄、興奮；當然，也一陣茫然……

此時，儘管夜已是這般的深沉，可是他再怎麼也睡不着，一夜裏，他就這般的翻來覆去，輾轉反側……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突然，他被一陣沉濁的脚步聲驚動！

他連忙側耳傾聽，只聽得那些步履聲不僅沉而重，且雜而亂顯示着人數衆多。

君之楓感到奇怪，現在什麼時候了？居然會有這麼多人出現……

正當疑惑，耳中忽又聽得一陣急如雷雨的擂門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一連串的敲門聲中，响起了一陣粗暴的嗓子：「喂！快開門哪開門喲！」

「咚咚……」

擂門聲一直沒有停，彷彿有十萬火急事情似的。

再也沉不住氣，一股强烈的好奇心驅使君之楓走出屋外看個究竟……

身形如夜貓般的輕輕一躍，君之楓一把躍到了寺院後面的牆角，然後悄悄的探頭望去——

寺院的正門離牆角雖有四五丈遠，但藉月光依稀，且君之楓運足目力，却也不須怎般的費心便瞧清了眼前之景——但祇見約莫有十來人的光景站在門口，俱皆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漢，身着淸一色的黑色緊身夜行裝，卽頭上也包着黑巾，且腰間掛着鬼頭刀。夜雖冷，但他們却皆汗漬斑斑，似乎經過了一番的波騰、衝折。君之楓再細看一下，發見有五、六人肩上扛着一個長方形的鐵箱子；那鐵箱子顯然很沉重，把他們的腰幹都壓得彎彎的。

打量間，顯然那陣如急雷驟雨般的擂門聲已驚醒了沉睡的尼姑，但祇見門呀一聲被打了開來，走出一名年輕的尼姑來！

開門的尼姑一看竟是十幾個粗壯大漢，本能的一驚，圓睜着惺忪的睡眼，退了一步，驚詫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落話間，寺裏急急的又跑出了四五名尼姑來，顯然已驚動了整個寺廟。她們一看眼前情景，也齊齊一驚……

這時站在前頭的一名虎目、鷹鈎鼻的漢子，兩拳當前一抱，粗聲道：「我們弟兄想向貴寺討個方便，不知……」

話落一半，忽見那五六名尼姑向兩邊分開，當中正緩緩走出一名老尼姑來——正是這朝宗寺的主持「仙鶴神尼」。

抬了抬披眼白眉，仙神鶴尼掃視了眼前衆人一眼，單掌豎胸，宣了聲佛號，稽首頂禮道：「阿彌陀佛，諸位施主如許深夜登臨敝寺，敢問……」

話沒說完，方才那發話的漢子桀聲截口道：「我們想向法師要點吃的，以及要個地方歇息歇息，請大師你高抬貴手。」

嗓子雖大，喉頭雖粗，措詞還蠻有那麼樣子的有禮。

微一點頭，仙鶴神尼徐徐道：「吃的是沒問題。但敝寺却無法容納施主這麼多人，再且敝寺有個陋規，夜晚當中，佛門淨地不留男施主，還請諸位施主見諒。」

虎目漢子微微一楞，隨卽大聲道：「我們弟兄又餓、又累、又冷，難道大師不能行個方便，做件好事嗎？」

「阿彌陀佛，施主言重了。」仙鶴神尼垂下目光，連忙說道：「我佛慈悲，普渡衆生，施主有困難，貧尼等自當鼎力相助，此乃份內之事；只是礙於淸規，恕貧尼無法延請施主入內，但敝寺願意供給諸位施主一些淡齋素菜，聊以充飢。」

一挑眉梢，虎目漢子臉上泛起一絲怒色，哼聲道：「難道大師就叫我們在這大寒天之下啃東西嗎？」

緩緩抬起眼光，仙鶴神尼徐徐道：「諸位施主如果願意屈就委屈，敝寺後面有一馬廐，但恐也容納不了諸位……」

語聲未畢，虎目漢子已青筋直跳，陡地一聲粗喝道：「放你娘的狗屁！你他媽的居然叫我們大爺到你的臭馬廐去！告訴你，爺看你們是出家人才這般客氣，否則那跟你嚕哩嚕囌的？廟嘛，乃衆善男信女朝拜之地，誰人不能進？哼！」

一聲冷哼，虎目漢子怒氣冲冲的一跨步，硬是要闖去……

這副樣子，直把那些尼姑嚇得猛向後退！

兀立不動，仙鶴神尼不動神色的朗聲宣了聲佛號，緩聲道：「施主顯然是武林中好漢，難道也和貧尼這等與人無爭的方外人家計較嗎？」

這時藏在暗角的君之楓心中一陣蠢動，但一想仙鶴神尼人家也是有武功的，非普通的出家人，況且寺裏還有那白玫瑰左菁的妮子，何不靜觀變化？

心念轉定，君之楓也按兵不動……

虎目漢子似乎也只是想嚇唬的樣子，他一跨上門階，見那些尼姑驚慌失色，也就止步不前，不再逼進；稍微緩和了一下臉色，說道：「大法師，老實說，我們就是因爲看在你們是出家人的份上，才這般客氣，否則老早就動粗了！講明白點也沒關係，自弟兄都是在刀尖上討生活的人，性子不太好，你休惹了我們弟兄，不如讓我們弟兄進得寺裏去歇歇，香油錢是不會虧待你們的。」

馮嘉著

發行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緊張！曲折！神奇！

新潮奇俠小說

陸續搬上銀幕

風雨逃狠

戴歷

血嶺亡魂

馮嘉著

奇俠司馬洛故事

爆炸狂人

馮嘉

索命金神

馮嘉著

火鳥明珠

馮嘉

近期佳作

索命金神……3.60
金馬一號……3.00
碧眼金剛……2.20
逃亡女神……3.00
飛輪太保……3.00
百變紅顏……2.50
風雷殺手……2.80
火鳥明珠……2.70
巫道劊子手……2.7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仙鶴神尼面無表情，接口道：「這位施主請平心靜氣聽貧尼道來；我們非常願意幫助施主，我們願意爲諸位施主暖菜熱湯；至於請諸位施主屈就馬廐，實礙於本寺寺規，決非有意輕侮諸位，事實上，這就是我們所能做的最大尺度了，還請施主明鑒是幸！」說畢，單掌輕頂一禮。

虎目漢子臉色倏地又一變，輕嗤一聲，陰冷的道：「好！你他媽的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我『黑蛟龍』易某人跑遍大江南北，就不信這個邪，堂堂正正的佛廟聖地，竟也拒人於千里之外，難道是怕我們强姦了你們老禿驢不成？」

這污言穢語使得仙鶴神尼平靜的臉泛上了一絲怒意，她低首宣了聲佛號，低低道：「阿彌陀佛，施主說話請放自重些，別污瀆了清明聖地。」

桀桀一笑，虎目漢子黑蛟龍粗眉一挑，冷聲道：「好個清明聖地，爺就叫你成了修羅屠場也吧！」

說着，昂首邁步前去……

這架勢，顯然是動粗了……

「慢着！」驀地一聲嬌叱揚空傳來！

衆人俱是一怔，只覺一條嬌小纖影刷一聲，自寺裏翻過了院牆，急竄而出！

「慢着」那聲冷叱還在諸人耳膜中激盪，只見那條身影已霍然佇立於地！

不用說自然是白玫瑰左菁那妮子了。她迅快的掃視了衆人一眼，然後向仙鶴神

小啓：「天殺星」作者慕容美君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尼一抱拳道：「師太，原諒我來遲了，沒怎麼樣吧？」

凝肅的臉上展起一抹和詳可親的笑容，仙鶴神尼顯然是很高興白玫瑰的來到，她展笑道：「小菁，吵醒你了是麼？其實也沒什麼，這幾位施主想借宿敝寺吧。」

兩人對答之間，黑蛟龍已有很充裕的時間來打量白玫瑰。他的臉上泛起一絲驚異之色——如不是驚異白玫瑰那俏俏的輕功，便是驚異白玫瑰的絕世姿容了；不過他馬上又恢復了他的狂傲之色，顯然，白玫瑰一個女人家並不能使他放在眼裏。他轉過身子，邁下石階，面對着白玫瑰，一陣嘿笑，輕浮道：「想不到如此荒山古寺，竟有這般好貨，莫怪老禿驢要閉門拒客，嘖！」

冷冷一瞪眼，白玫瑰瞧了瞧黑蛟龍，然後拋眼環掃了一下那些黑衣漢子，唇角勾起一絲冷笑，似乎對對方的身份與來路十分摸了五六分；她並不回答黑蛟龍，轉首向仙鶴神尼道：「師太，很明顯的，他們想用硬的是不？」

仙鶴神尼朝她微微一笑，輕輕的一點頭……

泰然一笑，白玫瑰平靜的道：「想不到我一來，便逢到這等事，眞是躬逢盛會，三生有幸吶；師太，動拳脚的事兒，不宜你們方外人家，還請師太安歇去，別躭誤了晨間的早課，你說是麼？」

微微一猶疑，但隨卽點了一下頭，仙鶴神尼道：「我佛慈悲，能化干戈爲玉帛最好不過；要不然手脚放輕點，別傷了人才是。」

輕啓櫻唇，白玫瑰答道：「這當然是了，佛門淨地怎能塗上一片血腥！」

仙鶴神尼凝聲道：「他們人多，須加幾分小心。」

說吧，轉身走入寺裏去，自然那幾名尼姑也隨着進去；然後門呀的一聲，關了起來……

很顯然的，白玫瑰與仙鶴神尼壓根兒沒把黑蛟龍這十幾條漢子看在眼裏，她們的談話，打發黑蛟龍這般人似乎是件輕而易舉……

這怎麼受得了？狂傲的臉上又加添了幾分的震怒，黑蛟龍只覺得有一股被侮辱的感覺，他怒極長笑，驀地伸手一指，喝道：「好！這太好了！姑娘的豪言壯語，簡直把我黑蛟龍易某人當成了四脚爬蛇！

想來姑娘必有一番不得了了不得的武功，在下請教啦！」

白玫瑰毫不動容的望着他，輕展貝齒道：「好說！好說！閣下高抬我姑娘了，不得了了不得是不敢，不過本姑娘自信打發你們是足足有餘！」

好個狂言，直氣得黑蛟龍直跳脚，他冒着青筋道：「當今武林中能如此對大爺說話的人還不多，姑娘，你何等了不起啊！你願意我知道你是誰麼？」

白玫瑰一眨眸道：「說出來也無妨，說不定你們聽了本姑娘的大名會乖乖的離開呢！」

一頓，一斜眼，接着道：「聽着，白玫瑰就是你家姑奶奶！」

（未完）

·名著預告·

作者以縱橫之筆，寫人間奇文，請看譽滿港、台及東南亞小說家**臥龍生**先生撰著之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

（一）降龍伏虎

（二）碧血丹心

（三）素手飆香

本故事分三大主幹陸續刊出，情節新穎緊凑，故事撲朔迷離，克當公餘飯後解暑消閒佳品，特爲鄭重推介，快將刊出，請留意爲盼。